

# 关塔那摩男孩

这是一个人间噩梦开始的地方  
它叫做「关塔那摩湾」

(英)安娜·佩雷拉 / 著  
赵华 / 译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2010-075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关塔那摩男孩 / (英) 佩雷拉著; 赵华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2-07915-1

I. ①关... II. ①佩...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1 ) 第085505号

GUANTANAMO BOY by ANNA PERERA

Copyright:© 2009 BY ANNA PERER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CHILDREN)(ILA CHILDRE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YING TE SONG CULTURE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关塔那摩男孩

【英】安娜·佩雷拉◎著 赵华 译

策 划：英特颂·阎小青  
责任编辑：马 清 钱 勇  
特约编辑：张丽川 高勤芳  
责任印制：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162千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7915-1
定价	26.00元

经销电话：021-56550055

## 关塔那摩男孩

十五岁的哈立德喜欢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耍，在公园里踢足球，做十五六岁的孩子该做的事情。听说要去探望巴基斯坦的家人，他可不怎么向往，但他的父母亲希望他和他们一起去。于是，他和他们踏上了巴基斯坦之旅。

一个人间噩梦就此开始。

哈立德被绑架了，被强行带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本该是青少年的禁区。酷刑和恐吓是那个地方的家常便饭。他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逃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关塔那摩湾”。

### 作者的话

虽然《关塔那摩男孩》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但是它的灵感来自真实的事件。在司法的名义下，孩子们被绑架、被虐待，未经审判就被关押在关塔那摩和世界各地的秘密监狱里，这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眼还眼，整个世界将很快失明。

——圣雄甘地

# 目 录

第一章 游戏 .....	1
第二章 血浓于水 .....	13
第三章 卡拉奇 .....	24
第四章 失踪 .....	31
第五章 复活节 .....	39
第六章 权力 .....	45
第七章 面包 .....	59
第八章 马苏德 .....	61
第九章 坎大哈 .....	66
第十章 审理 .....	69
第十一章 红十字会 .....	79
第十二章 韦德 .....	86
第十三章 灯光 .....	93
第十四章 溺水诡计 .....	94
第十五章 睡觉 .....	102
第十六章 关塔那摩 .....	112
第十七章 汗水 .....	119
第十八章 支离破碎 .....	126
第十九章 精灵 .....	135
第二十章 放风 .....	141
第二十一章 头发 .....	149
第二十二章 消息 .....	156
第二十三章 莉·安迪 .....	162
第二十四章 哈利 .....	176

第二十五章 回音 .....	187
第二十六章 归途 .....	193
第二十七章 着陆 .....	202
第二十八章 回家 .....	208
第二十九章 集会 .....	217
第三十章 家 .....	224

## 第一章 游戏

有时候，哈立德在学校又无聊地过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他心里会想，真是宁愿跑到其他地方也不要呆在这里。一想到要向爸爸解释昨天发生的事情，他就不禁胆战心惊，暗自祷告那封投诉他在理科实验室捣乱的学校来信不会在家里等着他。可是一打开奥斯沃斯特里路9号的门，地垫边上的信封就映入眼帘。

一看到白色信封后面的罗奇代尔中学的校徽，哈立德就摇了摇头。他赶紧把信捡了起来，书包扔在脚旁，校服抛向墙上的挂钩，然后嗅着昨晚的咖喱味道，匆匆跑进更为明亮的厨房。

哈立德扫视了一下家里的开放式厨房：餐刀整齐地插在木刀架的槽里，蓝条纹抹布很整洁地叠在金属碗架上，浅粉色的肥皂放在亮晶晶的水龙头之间的透明塑料盘上。所有的一切都干净明亮、整洁美观，一点儿也不像他想象中爸爸读到他理科老师来信后的那种混乱和恐慌。他在一把椅子上屁股坐下来，倾听远处车辆的轰鸣声。他看了下挂在墙上的钟。秒针嘀嗒嘀嗒地走着，哈立德分分秒秒地数着，直到听见前门吧嗒一声打开。最近三天，爸爸总是到六点左右才下班。他在曼彻斯特的第一素食餐馆上班，担任餐馆的午餐大厨。他已经在那儿干了十年了。现在才三点四十五分，离他到家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哈立德身旁，一张小木桌挨着黄色墙壁摆放着，散发着好闻的油漆味。哈立德把脚跷到桌子上面，手里拿着学校的信，耐心地等着妈妈和两个妹妹。六岁的阿达柏和四岁的古尔会一路冲到门厅，而妈妈呢，紧跟在她们后面，拎着的购物袋沙沙作响。

“哈立德，很遗憾，我实在难以相信你在实验室里会有适当的表现。”翰伍德先生说，“我打算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你父母。”

谢天谢地！

“我从来就不喜欢他。”哈立德大声叫嚷。昨天发生的事情根本不是他的过错。他的哥们儿尼科被戴维惹恼了。戴维欠尼科钱，可是当尼科开口让他还钱的时候，戴维叫尼科滚开，尼科怒急了就抓住了他的衣领。戴维抓狂了，拿他的理科书使劲砸向尼科。尼科闪身躲过

了，书却正好砸到了哈立德的脸上。哈立德顺手就把他的书包向戴维扔去，可偏偏把摆在工作台上的器材打翻了，结果搞得鸡飞狗跳。汉伍德现在走进实验室就只看见哈立德在扔书包。

可惜，现在一切都太晚了。除非他把信丢掉……邮寄途中不是经常丢东西的嘛？但是没过多久，前门就被撞开了，他听到了阿达柏和古尔的尖叫声。

“哎唷！妈妈，古尔在掐我。”阿达柏大声地抱怨。

“哈立德，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不要把你的书包丢在地垫上，不要把外套扔在地板上！”妈妈大声地呵斥哈立德，不去理会两个女儿的争吵。

“我没有！”哈立德大声地回答，赶紧把脚从桌子上挪开，同时把信快速地塞到裤兜里。“我把外套挂在挂钩上了，肯定是掉下来了。”

“嗯，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挂好。”妈妈话音刚落就突然在哈立德身边出现了，胳膊下面各夹了一个大大的白色塑料购物袋。在她身后阿达柏和古尔狂奔冲上楼梯，急着换掉校服。

“对不起！”哈立德跳起身来，从妈妈那里接过沉重的购物袋。“爸爸今晚什么时候到家？”

“现在快到家了吧，”妈妈说道，“他可别再晚回来，否则我得找他们老板好好谈一谈。你爸爸工作那么辛苦，可从来不抱怨。”

哈立德凝望着他的妈妈。妈妈皱着眉头，一天到晚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于是原本厚实、光亮的头发也开始变成灰白色了。妈妈的眼睛就像老鹰一样，巡视着整个屋子，搜寻是不是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她该去整理一下。当然了，也许该把信给妈妈看，但是她看上去非常疲惫，而且忙着把买的东西从购物袋中取出来。况且妈妈不管什么事情总会说等到爸爸回来以后再说。

哈立德尽量装得和平常一样，蹑跹到起居室，打开电视。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则关于关塔那摩湾的新闻报道，就是昨天塔格先生在历史课上说到的那个位于古巴的监狱。电视屏幕上闪现出一张照片。照片

里一队士兵举着枪对准穿橘色囚衣的人。囚犯们躬身伏在地上，周围是高耸的铁丝网，几只恶狠狠的大狗蹲在一旁。

“为了关押更多的塔利班罪犯，监狱的扩建工程正在进行中。”新闻主持播报道。

可怜的家伙，哈立德心想。

“9·11 都已经过去六个月了，这个世界反而变得越来越疯狂了。”爸爸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噢，嗨，爸爸，没听见你进来啊。你可好？”哈立德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但他竭力保持冷静。

“我的脚疼死了。”爸爸咕哝着，拖着脚走开了，没有注意到异常情况。

半小时以后，大家都坐到了饭桌旁。爸爸坐在哈立德旁边，开始给孩子们讲述他这一天的经历：多少扁豆炖菜被浪费了，多少吃了一半的印度薄饼被扔掉了。他絮絮叨叨地讲着餐馆垃圾桶里的被扔掉的东西，脸上带着痛惜的表情。阿达柏和古尔随他一起皱起了眉头，并在他长长的停顿间隙尽量不咯咯地笑，耐心地等他打开锡纸包，里面包了几片豆蔻蛋糕，是他从甜点里留出来放在口袋里拿回来的。

哈立德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不敢把手伸进口袋里，把信拿出来。

“事情在好转之前总是会变得更糟糕，”爸爸说，“今天餐馆里来了一个人，他用手指头指着服务员说，‘伙计，你最好在这儿当心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那个男孩子又没有做错事，他只不过穿了件纱丽克米兹。仅此而已。”

“饭桌上可不是讨论世界大事的地方，”妈妈说，“心里忧虑，食物就难消化。”和她哥哥一家人一样，她也不喜欢坐在地板上吃饭。“我们现在生活在英格兰，”她说，“不是土耳其，也不是巴基斯坦。不管有没有垫子，英国的地板都很冷。”

茶点以后，哈立德负责洗刷餐具。他六岁的时候，爸爸就教他这么做了。“帮助妈妈就是尊重她。”爸爸这么说。哈立德呢，也总是很

乐意帮妈妈做事，因为妈妈在当地的小学办公室里上班，工作很辛苦，回到家的时候已经非常累了。

今天妈妈洗餐具，哈立德帮忙擦干。他拿起抹布擦拭餐具，为了节省时间，一擦便罢。他快速地把红色玻璃杯在架子上整理成一排，急切地想要抓紧时间干完家务，因为他和他的巴基斯坦表哥塔力克约好六点在网咖碰面。塔力克住在拉合尔，所以这个时间对他们两人都合适。

妈妈注意到哈立德在看钟。“塔力克不是一个坏孩子。”她看穿了哈立德的心思，微笑着说，“可是你舅舅说他对什么事情都不专心。”

“不专心？他正在学阿拉伯语，不是吗？”爸爸笑着说，一边翻开报纸，“我可学不来阿拉伯语。塔力克会说英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现在能说阿拉伯语。这个年轻人，他会有出息的！你等着瞧吧。”

哈立德瞥了下他的妈妈，可是妈妈脸上没有露出微笑。

“妈妈，你为什么不喜欢塔力克呢？”

“他对你影响太大了。你总是说塔力克这个，塔力克那个，就好像他是非一个常重要的人物。”妈妈交叉起双臂，抬头向上看，“连你爸爸也这样说。”她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朝爸爸看了一眼，而爸爸则是一脸的茫然与无辜。“是的，是的，你就是这样说的！”

爸爸偷偷地冲着哈立德笑，仿佛在说，随她去吧。可是妈妈不会那么轻易放手，她紧盯着角落里的电脑，仿佛它是一只邪恶的怪物。

“我哥哥说塔力克在电脑上花的时间太多了，而且不听劝，”妈妈继续说道，“什么样的年轻人是这样生活的？太没规矩了！你们不要跟我争。”

“我才不会跟你争论呢！”哈立德抗议道，回想起来当初是在妈妈鼓励之下他们才开始交往的。因为她的缘故，他把表哥当做英雄崇拜了相当长的时间。大约两年前，妈妈告诉哈立德，塔力克宠爱的妹妹，两岁的拉德华去世了，于是哈立德给塔力克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妹妹的病拖了很久才离开了人世。妈妈说，塔力克当时完全疯掉了，他不相信拉德华已经死了，连续几周不停地做恶梦。那时塔力克十五岁，

哈立德只有十三岁。对于拉德华的死，全家人都很伤心，可是塔力克是最难过的一个。

“给你表哥写封信吧，”妈妈叮嘱道，“安慰安慰他，让他好起来。”于是哈立德就给表哥写邮件，给他发去关于自己家乡罗奇代尔市和足球俱乐部的热门网站链接。写邮件给一个你不怎么认识的人，开始的时候感觉有点儿奇怪。可是渐渐地，他们成了朋友，有许多话题可以聊，比如电脑、电子游戏、足球、电影。这是不管你住在罗奇代尔还是拉哈尔，大家平常都会喜欢的一些东西。

要是妈妈发现深更半夜大家都熟睡的时候，哈立德悄悄溜到楼下，和塔力克聊上好几个小时，她肯定会大发脾气。虽然哈立德什么也没告诉妈妈，但是如果她知道哈立德从表哥那里学到了好多东西，那么妈妈也许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哈立德和塔力克能聊一些他的朋友们根本就不会关心的事情。他们也许要在罗奇代尔待上一辈子，可是哈立德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不想象他爸爸那样，一辈子给别人辛苦打工。哈立德总是跟爸爸说，让他开一家自己的餐馆，可是爸爸从来听不进去。

“我什么都见过了，”塔力克在给哈立德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去过土耳其、麦地那，见到了伊斯兰教第一座清真寺——库巴清真寺。你无法想象清真寺圆顶是多么的绿。”

哈立德绞尽脑汁想象一种比任何其他绿色更加明亮、更加鲜艳的绿色，可是他实在想不出来。对他来说，绿色只不过是一种颜色而已。

塔力克还跟哈立德讲述了伊斯兰教的圣地，特别是麦地那，那是埋葬先知穆罕默德的地方。可是这些地方难以引起哈立德的兴趣。每当塔力克邮件中提起这些的时候，他的好奇心会消失殆尽。哈立德感兴趣的是那些寒冷、蛮荒的地方，诸如遥远的冰岛和北极。他喜欢人口稀少、漂浮着大量冰山的国家。他讨厌炎热的天气，所以要是能去格陵兰那样的地方，他就高兴极了。

另外，他讨厌被说教。一被说教，他就觉得恼火，因为感觉又回到了学校，而不是在家里和表哥聊天。塔力克只不过比他大两岁，然

而有时候，塔力克把他当成小孩子。刚开始，哈立德都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他只去过一次巴基斯坦。那是十一年前去拜访他舅舅，他妈妈的哥哥，他舅舅那时刚从土耳其搬到巴基斯坦。那个时候他没有见到塔力克，因为塔力克和他奶奶住在一起。哈立德所能记起的就是燥热的天气和尘土飞扬的马路，另外就是挂在他舅舅起居室墙上的弯弯的黄金刀。这些根本都不算上什么记忆。

哈立德从来没去卡拉奇拜访过他爸爸的姐妹们，但是，在他的想象中，那也是个很无聊的地方，就像塔力克和他家人住的那个拉哈尔附近的小镇。

塔力克电子邮件里让哈立德感兴趣的是有关电脑游戏的部分。塔力克自创了一款游戏，哈立德怎么玩也玩不够。

“哈立德现在学会盲打了，你该去瞧一瞧。”爸爸向每个乐意听他啰嗦的人吹嘘。大多数时候，这个人 是麦克，住在 11 号的苏格兰邻居，他的两个女儿和哈立德的妹妹们同岁。“他打字的速度比风还要快。”麦克每次来的时候都会拍拍哈立德的脑袋，惹得每个人哈哈大笑。然后，爸爸和麦克蹑跹到屋外，聊一堆其他人不感兴趣的话题，比如汽油压力表、传动轴、转向器。

妈妈忙着把阿达柏和古尔拉进浴室洗澡，厨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对哈立德来说，这才是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光。

厨房门刚关上，塔力克就接二连三地传话过来。角落里的那张桌子被电脑占满了，而哈立德终于可以一个人呆在电脑前。

“嗨，表弟！”邮件开头这么写着，“我星期六没时间看罗奇代尔足球俱乐部的比赛结果。他们踢得怎么样？”

“平局，踢得很艰难。”哈立德告诉他。

“这就是说他们必须赢得下一场的比赛，否则他们就会面临降级的危险，是吧？”塔力克回话说。

“看起来是这样的。”哈立德叹了口气，一边等着塔力克的回应。

“这对罗奇代尔来说，真是件丢脸的事情。我今天学到的唯一的真理就是学无止境。读的书越多，就越觉得知道的太少！我本来以为那场比赛会很劲爆。告诉你点我今天做的高兴的事情……”

哈立德匆匆地读了下塔力克阿拉伯语课上发生的新鲜事，然后快速滚动页面到他想看的地方。他身子前倾，手肘支在桌子上，尽力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从看到表哥提到的“最新的游戏新闻”开始，哈立德就抓着每一个能表达他表哥想法和计划的字眼，也不去管自己理解与否。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称呼它，”塔力克开始说道，“可是我认为分别在不同国家的六个人物会是绝佳的，然后多个玩家在线同时开战。你觉得呢？”

“嗯，六个很棒，”哈立德键盘敲得飞快，“不过，要给它起个超酷的名字!!!”

哈立德忙着阅读复杂的实施编程语言的方法，没有注意时间过得飞快。加上目标、规则，和塔力克一直在作的把游戏组织好的数学框架，他的发明看起来比《反恐精英》更棒。哈立德超喜欢《反恐精英》这款游戏。这款射击游戏以战争为背景，他在尼科家里玩过。一队是恐怖分子，另一队是特种部队，后者需要潜入敌后，化解炸弹危机。哈立德和塔力克也都很爱玩《侠盗猎车手》，对炸毁东西和偷车兴奋不已。他们目前最喜欢的是《星际争霸》，一款以太空为背景的在线策略游戏。在塔力克完成他自己发明的游戏的同时，他们也聊了许多其它的游戏。塔力克那还未命名的游戏虽然只是一款基础游戏，但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创的游戏，所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乐趣。

塔力克的邮件让哈立德感觉好多了，甚至忘了把学校来信交给爸爸。这时门开了，妈妈悄悄地穿过厨房，从水果碗里拨拉着什么东西。

“已经七点半了。哈立德，关电脑！”

总是这个样子。总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塔力克聊天。哈立德很不情愿的快速地敲入“表哥，等会儿再聊！”然后关闭了电脑。

“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反恐法律。巴基斯坦为美国提供了更多的军事基地和机场，供其开展对塔利班的攻击行动。”新闻播音员的声音从客厅里的电视上传来。

“难道你就没有功课做吗？”妈妈叹着气说。

“电视在那儿开着，我没法做功课，”哈立德回答。

“噢，这可真是个好借口！”妈妈才不会被哈立德的借口糊弄过去，但是过了一小会儿，她露出了微笑，表示这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然后就走向客厅，从身后关上了门。

哈立德把书包拽到桌子上，很快就沉浸在伽利略的世界里。

伽利略真是个天才，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造诣都很深。他甚至设法改进了望远镜。哈立德坐下来，双臂交叉。伽利略怎么知道望远镜需要改进的呢？他的头脑一思考起这些问题来就开始迷糊。有太多东西需要去学，但是大部分东西哈立德通常需要读两遍才能理解。无论如何，哈立德确信伽利略是很酷的。这一点历史上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甚至信奉了天主教。

“我们都是这个悲惨世界的一部分。”爸爸走到门口倒水时说。哈立德不明白爸爸的意思，也不明白他在谈论什么。哈立德也没有去问，但他还是想了一会儿。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的事情，你很难搞清楚。这也是他们之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当他把信交给爸爸的时候，他会作何反应呢？哈立德想不出来。

哈立德的脑袋里闪现出一个想法——如果他的朋友们在这里，或许会认为爸爸有点古怪，冷不丁地说那样的话。然而，他的家庭不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妈妈在土耳其长大，但她从来没有戴过面纱，妈妈的妈妈也没戴过。或许爸爸是在说最近社区里的人对穆斯林的敌意日益增长。虽然哈立德从来没被骂过，没被殴打过，也没有其他什么不好的遭遇，可是学校里的几个穆斯林说他们晚上出去觉得不安全了，在“9·11”之前，就没觉得有任何问题。

不错，他们有时会作星期五祷告，一般吃清真食品，可是这就是哈立德家里所保持的所有的穆斯林传统了。爸爸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长大。爸爸已故的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家具店。爸爸是他妈妈最后一个孩子。生他的时候，她已经三十九岁了。他的三个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只有最大的姐姐结婚了，所以其他人和父母一起生活。

“那些爱搬弄是非的傻瓜！”爸爸这样叫她们。他不怎么喜欢她们，几乎从来不提她们。

“你爸爸和我爷爷一样，”尼科说，“总是告诉你离家前要理好衬衫，梳好头发，就好像有人关心似的！”

每次哈立德在街上看到尼科，他总是穿着黑色的T恤衫，骑着蓝色的酷骑手车，一边吃薯条。尼科总是笑嘻嘻的像个疯子，就好像他刚刚看到了什么疯狂的事情。尼科是个好哥们儿，可是，他也卖酒给这个地区的孩子们。他很幸运地有一个十八岁的哥哥，皮特，他俩看起来很像。尼科只需要在当地的店里晃下他哥哥的身份证，就能买到成箱的啤酒，然后再高价卖出去。哈立德想不通他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薯条吃，可是尼科总是有理由。

“吃薯条、喝啤酒、惩罚公园里的那些类固醇激素脑袋，这是多么棒的生活啊，嗯，哥们儿？”他深沉的大笑像狗在吠叫，完全不像一个年仅十五岁的男孩子。哈立德跟着也大笑不已。尼科从来没说过惩罚穆斯林，哈立德猜他不会那样做。他不是那种孩子。他的哥们儿一个是那样的。他们不在意肤色、种族、或者信仰之类的东西。他们把一伙住在学校后面房子里的男孩子叫做类固醇激素脑袋。那伙人十一二岁，剃短了头发，以胆大妄为和欺凌老太太为乐。

“你做完作业了吗？”妈妈回到厨房，一边沏薄荷茶，一边用眼角瞟着哈立德。

“嗯，我想出去找尼科说下明天的比赛。”

妈妈撇了下嘴，拿了本杂志在桌子旁坐下来。“先问下你爸爸，哈立德。我不喜欢那个傲慢自大的男孩！”

“妈妈！尼科的数学在班里名列前茅，他哥哥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电气工程学。爸爸说你也并没有那么聪明。”

“我不管你怎么说，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噢，噢，随便你吧！”哈立德亲了亲妈妈的面颊，装作对她的《世界十字绣杂志》产生了一点兴趣。妈妈身上的茉莉花香突然扑鼻而来，哈立德以闪电般的速度抓起了他的酷蓝色帽子，冲了出去。

“等会儿，儿子！”当哈立德飞奔经过的时候，爸爸的头从麦克的旧福特菲亚特款的软帽下面抬起来，“别穿着校服出去，你会弄坏它们的。”

哈立德摆出一脸无辜的样子，“我就是去尼科家检查下数学——问几个问题就好了。”

这个回答让麦克没来由地发笑。

“我们在你这般大的时候，脑袋里可不会光想着数学和足球，只会想着去追满大街的女孩子。”

爸爸叹了口气，他讨厌麦克灌输这样的想法给哈立德，可是五十四岁的麦克总是与时代有点脱节，所以爸爸根本不担心哈立德会好好听他的话。哈立德会想象麦克和他的哥们儿在公园里闲逛的样子，再看看现在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唉，你不能按照我们的方式里追辣妹！”麦克边说边自个乐了。

“噢？酷！”哈立德咧嘴一笑，走开了。“回头见。”

走到路的尽头，哈立德把他的衬衫袖口挽上去，将他的校裤拉低到松松垮垮的样子，右转，然后第二个路口左转，抄近路穿过一个死胡同到了公园。一到那里，他就跑过秋千架，径直跑到橡树旁，大家都在破长凳那里晃悠。

“哎呀，哈立德！怎么了？”托尼·班达问，“哥们儿，这儿没啥好玩的。”

他们都在那里，尼科、迈克尔、浩吉、托尼，还有随兴来玩的其他学校的一些孩子。他们都在自娱自乐：装模作样地打拳、说说黄色笑话、抽根香烟、喝点剩下的罐装啤酒，还有抢夺最后一品客薯片。

“白痴！还给我！”浩吉从托尼那里抢绿色的薯片盒。

“不给，上周你把我的薯片全吃光了！”托尼把薯片盒在他头上虚晃一下。随后，浩吉，顶着一头厚重的棕色头发，用胳膊肘顶托尼，一

直到他松开薯片盒。浩吉一边往回跑，一边竖起薯片盒，把细碎的薯片全倒进嘴巴里。这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浩吉是个疯子。

“进球，进球，耶！”迈克尔叫喊着在他头脑里闪现的画面，哈立德也不由地跟着微笑起来。除了一起上学外，他们也都参加了每周四晚上的五人制足球队。大家都很关注他们的小团队，特别是迈克尔。

“我们需要为明天的比赛制定一个计划。”托尼·班达看着尼科说。

“让我们努力赢一次吧，”尼科叼着香烟说，“来个改变怎么样？”

“好啊，我们上周踢得有点儿迟缓。”哈立德补充说。

“有点儿迟缓？”浩吉咆哮大笑，“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进球了。托尼，明天不要再从裁判那里吃牌了，行吗？”浩吉是身手灵巧的守门员，小腿肌肉粗壮。精彩扑球的时候，会像海狮那样低吼。他是这个地区最好的球员。

“算了吧，”托尼说，“那根本就不是我的错。”

哈立德觉得，托尼是一个很棒的前锋。没人能像他那样奋力进攻。可是，尽管托尼踢球踢了很久，他仍然不会遵守比赛规则。他的大脑通常游离在其他地方，真是丢脸。

“托尼，莱克茜今晚跑哪儿去了？”迈克尔问。提到莱克茜，托尼就会伤感起来。莱克茜是个金发碧眼、身材曼妙的女孩子。事实上，提起她，所有人都会伤感。每场比赛她都站在球场边线那里，不管天气怎样，她总是穿着粉红的粗呢外套。托尼被罚下的时候（每场比赛都会如此），她会踩着黑色的高跟皮靴向他跑去，伸出双臂搂紧托尼，就好像他刚进了一个球似的。

“不知道，”托尼回答，“希望她会出现。”然后，就像托尼说的那样，她来了，踩着她的高跟鞋轻快地向他们走过来。

“托尼，她看上你哪点了？”莱克茜穿过公园的时候，尼科难以置信地摇晃着他的脑袋。

“莱克茜需要检查下视力。”迈克尔发表看法，逗得大伙都大笑起来。

“她太需要检查了。”哈立德赞同道。莱克茜是不错，可是他钟意学校里的那个爱尔兰女孩——妮阿弥。可是，我怎么那么害羞，不敢行动呢？他一边问自己，一边在潮湿的草地上躺下来，伸展四肢。哈立德终于鼓足勇气从口袋里拽出那封信，这时候日渐暗沉的乌云一下子带来了寒意，让他更加紧张了。

“哇！”尼科瞧见了信上的学校徽章，大声地笑闹起来。

“来吧，翰伍德，想怎样使坏就随便你吧。”哈立德宣布，把信向上高举着，撕开信封，开始用老师的腔调念信，娱乐大家。

“亲爱的艾哈迈德先生：

今天学校举行了委员会议，商讨定在下学期的七月二号举办学校宴会，会上特别提到了您的名字。您去年的咖喱摊位办得非常成功，我们想知道您是否乐意今年再办一次？等等，等等，等等。”

哈立德狂笑不已。他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提心吊胆上了，结果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翰伍德说他要写信说明我在实验室的捣乱行为。”

“他和我说过一万次了。学校宴会？现在才三月而已。”尼科说。

“原来你学会了一年中的各个月份，尼科，对吧？”浩吉咧嘴笑道。

“一月，”迈克尔插嘴，“二月。”

“闭嘴！”尼科踢他一脚。

于是，斗嘴之外，一股温情慢慢地在他们之间涌起。这帮少年同岁，住临近的街道，上同一所学校，受同一个老师管教，梳一样的涂满发胶的锥子头，说同样的愚蠢的笑话，有时候分享着同样的梦想，也许某天就能梦想成真。

## 第二章 血浓于水

第二天晚上，古尔和阿达柏在温暖、舒适的厨房里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整个厨房都笼罩在吊顶灯的红色光晕下。全家人围坐在桌子上，吃着可口的薄煎饼，咖喱和蔬菜炒饭。屋子里弥漫着炒洋葱、番茄和大蒜的味道。这是哈立德最喜欢的味道。今天他很高兴，不仅是因为吃到了可口的饭菜，更是因为泰格先生给他的论文计划评了个 B+。他的论文是关于西班牙宗教法庭。

“下周复活节放假，我们去卡拉奇。”妈妈轻描淡写地说着，就好像在说盐刚好用光了。

哈立德停滞身子，一时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什么？太糟了！”他咕哝着。妈妈对他皱起了眉头，似乎在说，不许那样，不许发牢骚。可是这个决定肯定是不对的。“去那里什么也不能做，如果必须要去，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住在你弟弟那边，拉哈尔附近？我宁愿去见塔力克，也不想见到那些爱搬弄是非的傻瓜。爸爸，你不是一直这样抱怨她们的吗？你们都去吧，我留下来跟我的哥们儿待在一起。”他跌坐下来，刚才突然迸发的抗议让他筋疲力尽。

“不要闹了！”哈立德的发作让妈妈吃了一惊，她向他晃起了手指头，而爸爸垂下了眼睛。“从你出生前算起，你爸爸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的姐姐们了。唔，你的奶奶刚刚去世了，我们是去奔丧的。知道这些或许你会再考虑下是不是应该去。”

“什么？”哈立德向他们一一看去，突然觉得很羞愧。这是爸爸典型的处事风格，总是瞒着不说，等着妈妈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哈立德懊恼不已，他刚刚的一番话冲口而出，结果却弄得自己很尴尬。

“当然，葬礼在二十四小时内已经举行了，所以我们现在去奔丧已经太迟了。”妈妈补充说。

没人再说话，虽然沉默只有几分钟，但好像过了很长时间。然后，妈妈起身。古尔和阿达柏跟着她收拾桌子，两人冲着哈立德扮鬼脸，只剩下爸爸和他坐在桌旁。死寂般的安静。爸爸没有提装在口袋里的肉豆蔻蛋糕，平时他们总会在饭后你争我夺的。爸爸也没有提今天餐

馆里吃了一半的土豆和鹰嘴豆被扔到垃圾桶里的事情，也没有提哈立德刚去世但是从未见过面的奶奶。

哈立德暗想为什么他没有早点注意到呢？爸爸今晚就不怎么爱说话。为什么他没想到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大概是因为他太陶醉在他的成绩 B+ 里头了？太过于沉醉在家人的称赞中，而没有注意到爸爸神情肃穆。现在他觉得很羞愧、非常尴尬，反而难以开口向爸爸道歉，或者请求他的原谅。

阿达柏在水槽里噼里啪啦地一个接一个地擦着盘子，而古尔漫无目的地四处跑动。最后，妈妈领着她们走出了厨房。哈立德继续坐着，手里把玩着不锈钢盐罐。他的手上下移动着，左右晃动着，等待着爸爸训话。他不敢径直离开，可是爸爸没有说什么，只是看着他好久。爸爸看他的样子让哈立德觉得糟糕透了。然后，爸爸站起来，把松木椅子往后拉，停了一会儿。哈立德能够感受到压在爸爸身上的犹豫不决，连着椅子都有些忸怩不安。

过了一会，爸爸转过身，很快地走开了。哈立德紧闭着嘴唇，不发一言，极力克制自己说出什么调节气氛的蠢话。

这就是最近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疏远。两个人都遭受了很大的感情重创，难以言表，更难以去分享彼此的心情。尼科说得很对，他更像个爷爷，而非爸爸。他太守旧了，一点儿也不像他同伴们的父亲那样，和其他人一样总会喝上一杯。哈立德希望能够和爸爸说说他感兴趣的事情，比方说塔力克的电脑游戏，然而仅仅是这么想一下，他脑子里马上就会闪现出爸爸的啧啧声和紧锁的眉头。“游戏和生活毫不相干。”他会这样说。

如果爸爸能去下公园，哪怕就一次，去看哈立德踢足球，或者如果他能了解下他的哥们儿，那就好了。爸爸从来不对别人凶，可是他似乎总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有时候，哈立德想他也许心都不在这里。况且他最近很容易动怒，而以前哈立德认为爸爸是一个有趣、和气的。

比如，尼科的爸爸总是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和 T 恤衫。他最近还把头发剃了，在脖子上刺了一个五厘米大小的文身，写着“保护她”。“帅呆了！”他的哥们儿说，“对他这种年纪的家伙来说，真酷！”而哈立德的爸爸每天穿着白色的 T 恤衫和黑色的裤子，就好像是个去上学的小孩。黑色的头发整齐地梳着，偏分头，这让他看上去非常沉闷。可是，爸爸的五官比尼科的爸爸长得好看多了。这点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如果能剪个好看的发型，或者做餐馆大厨之外的什么工作，每天回家，弄干净鞋子，看看电视。或者和隔壁的麦克聊聊汽车就好了。

哈立德整理着被他的手指头拨弄得乱七八糟的盐，这时妈妈出现在门口，他赶忙把盐攥到手窝里。

“看得出你在反思你的无礼行为。”她说。

“没有，我什么也没想，真的。”哈立德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烦躁。

“我了解，哈立德。不要这个样子，不要用你对待朋友的一贯方式对待家里人。要了解家人是唯一的，家人比朋友更重要。”

“血浓于水，妈妈！”哈立德微笑了，他的烦躁消失殆尽。

“我就是这个意思。”妈妈原以为哈立德会争辩，可是他反而闭紧了嘴巴。

“我不知道她死了，对吧？”他试着解释。

“听父母的话是对父母的尊重。哈立德，你知道这点的。”

“妈妈，你说过千万次了。如果我们去巴基斯坦，你真的不打算让我见塔力克？”

妈妈叹了口气，说道：“拉哈尔离卡拉奇太远了，去那里只会增加开销。”她开始像小孩子似地拨弄她的头发，大大的棕色眼睛看着天花板，思绪早已飞到其他地方了。随后，妈妈快步走到电话机后面，拿过便签本和铅笔。她飞快地写着一份要带的东西名单，准备带给哈立德在巴基斯坦的姑姑们。她一动笔就停不了。

哈立德扫视着妈妈无聊的清单，慢慢地，非常慢地，放弃了和他的哥们儿共度美好复活节假期的愿望。

1. 洗发水

2. 肥皂
3. 梳子
4. 牙膏和牙刷
5. 指甲锉刀
6. 护手霜
7. 润肤露
8. 铅笔
9. 纸
10. 书

……

清单写得很长很长，唯一有意思的东西是“21. DVD”，哈立德笑了。噢，不要。妈妈不会真的要带给她们她喜欢的电影《音乐之声》吧？

过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走到电脑旁，开始用谷歌搜索卡拉奇。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从第一个网页了解到，卡拉奇有一千五百万人口，有很多国际性饭店和摩天办公大楼，还有一个叫做桑兹皮特的海滩。这个怪异的名字让他大笑起来。另外他还了解到，巴基斯坦百分之六十九的民众没有使用自来水或者抽水马桶。失业队伍庞大，水污染严重，高文盲率，这一切让他完全灰心失望。在他还没来得及转而搜索西班牙宗教法庭时，妈妈开口说道：“快去买点辣椒粉和罗望子酱，到大马路那边新开的那家商店。快点吧，哈立德，全都用光了。”妈妈给了哈立德一些钱。

“非要我去吗？”哈立德呻吟着。

妈妈愤愤瞅了哈立德一眼，哈立德就立即快步冲向门口，猛地穿上校鞋，一眼也不敢回头看。妈妈一旦生气就会眯起眼睛，通常就会大声叫爸爸过来。

“嗨呀，哈立德。”哈立德刚跑到一排明亮的商店前就听到身后传来叫他的声音。是浩吉和托尼，他们碰巧在拉希德的电器店外面闲逛。

哈立德真不希望在店里这边碰见他们，若是回去路上在公园里碰见他们就好了。

“公园里刚有打群架的，一些呆子受伤住院了。一会儿不要去那边了，因为他们今天早早就锁门了。”托尼从他漂亮的自行车上跳下来，一边大嚼着口香糖。黑色的套头衫拉得很低，露出他圆圆的、天真的脸庞。他的耳机里隐隐传来舞蹈音乐声。

“是吗？出了什么事？”天黑以后，那儿总是有打架的。哈立德不希望有他认识的人卷在里头。浩吉扮了个鬼脸，托尼耸了耸肩。这两个人都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坏事传得很快。如果他们的哥们儿或者什么亲近的人出了事，他们很快就会听说。

“顺便说一下，”浩吉大笑着说，“迈克尔的父母亲周六在别的地方过夜，所以他在办一个派对。”

哈立德从来没去迈克尔家，正当他要获悉更多细节的时候，几个门面远处的一家炸鱼薯条店外面突然起了一阵骚乱。一个穿着灰色运动套装和运动鞋的女人，正在和学校的那帮长着类固醇激素脑袋的家伙吵架。她身材苗条，大概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一个略微矮胖的小孩子大口喝着一瓶啤酒。他像个白痴一样，开始上蹿下跳，就好像在蹦床上弹跳，而其他的人围着这个女人，抢夺她的薯条，抛向空中。“又掉了一个——呜呼！”

他们用一连串的虚晃身势嘲笑她，用肩膀挤对她，这样他们中的一个就能把手伸进她的运动服口袋里，偷她的手机。

他们又在偷了，哈立德心想。“嘿！”他尖声大叫着。他时不时地也喜欢喝罐啤酒，还从市场的几个货摊上偷过一些东西来打赌，他经常发现自己故作狂放、自大、强壮，来证明他能和年纪大点的孩子混在一起。可是，对这帮类固醇激素脑袋的家伙，他从没像今天这样那么的憎恶他们。

哈立德生气地跑过去把那些孩子推开，而浩吉和托尼则笑得前仰后合。“放下！”他把手机从一个金发的小孩手里抢回来，然后又从矮胖的小孩手里把那包薯条夺下来。

“对不起，”哈立德把手机递给这个女人，一边道歉，“他们是一伙笨蛋。”

她点点头表示感谢，却面露不悦，不肯拿回那包剩下的薯条。哈立德觉的她根本不稀罕他的帮助。然后，她昂着头，甩着马尾辫，大踏步走开了，那架势就好像她从没遭遇过危险。

“你为什么那样做？”其中的一个小孩皱着眉头说道，“我们正玩得开心。”

“走开，你们这些混蛋！”哈立德说，“再这样的话，我就打你们。”

他转身回到浩吉和托尼身边，而他俩依然笑得不可开交。

“你怎么了？老实讲，哈立德。你没注意到吗？哈哈……她的脸色变得多苍白，哈哈……当你冲他们尖叫的时候？”浩吉说，“我是说，你个子很高，哈立德。她更加害怕你，哈哈。”

“哥们儿，要是你有胡子，就和本·拉登一模一样。”托尼补充说。他俩又笑翻了天。

“是吗？”猛然间，哈立德想明白了——那个女人或许以为他是恐怖分子或其他什么坏人。“对穆斯林来说，这是危险时期。”爸爸前几天说过。他是对的。哈立德确实明白了。

哈立德走向新开的印度杂货店，但还没转过街角，雨就倾盆而下。学校的一个少年马特·噶卫，从人行道对面招呼他。他很精神地舞动了一下，展示了下他被淋湿的样子，他浓密的棕色头发湿漉漉地垂下来，就像虫子一样贴在他那哈叭狗似的脸上。

“嗨，哈里德，我湿透了。”马特跑开了，这时哈立德看到了他下垂的白色T恤衫上的大黑字：固执己见的强烈爱国的仇外者。嗯？哈立德停下来思考了一下“仇外者”这个词的含义。

哈立德双手深插在口袋里，站在店外的绿帆布下面，眼睛盯着显示屏上的蔬菜——西柚、卷心菜、番茄、辣椒、生姜和大蒜。突然间，他记不得他为什么在这里。他记不起任何东西，脑子里只有那个苗条女人脸上露出的憎恶表情和托尼的话，他知道托尼是在开玩笑，可是

即使是如此……这是他第一次切身领会到世界大事和乔治·布什所谓的“反恐战争”。

他脊梁骨突地打了一个冷颤，一种潮湿、可怕的寒意席卷了他，渗进了骨髓，全身变得软绵无力。他从家里跑出来的时候，穿着开领的学校T恤衫和裤子，只想着在十分钟内就会回来。可是，刚刚的一个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为什么会被憎恶，会让人感觉害怕？只是因为他的棕色皮肤和黑色头发吗？还是因为他是一个穆斯林？一种痛苦的嫌恶感油然而生。这使他生起自己的气来。为什么要帮那个肤浅的女人呢，难道她看不出他只是在帮忙吗？

后来，杂货店老板推开门，他在等待别人送货过来。他两手放在胯上，张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假装没有注意到哈立德。而哈立德已经盯着一堆又大又圆的西柚好久了。

终于，他们目光相接，两人都是黑黑的眼睛。

“我好像没做错什么事吧。”哈立德生气地说。

“没有。”这个男人注视着他，抚摸着泛灰的胡须说，“我能看出来。”

“对不起！”哈立德生着自己的气。没必要仅仅因为那个女人让他觉得他一无是处就把气撒在这个老家伙身上。

“要是你要的话，我楼上有一件旧羊毛夹克。”男人说。

“不用，我很好。谢谢，哥们儿。”哈立德冲他咧嘴一笑。“不过，我倒是需要一些辣椒粉和罗望子酱。”

看到哈立德没事，这个男人很高兴，点头招呼他到亮堂的店里，硬是给他倒热茶喝。他挥手示意让哈立德坐在柜台后面的凳子上，然后闪身到蓝条纹的布帘后面，去给哈立德倒茶。柜台上堆满了巧克力、软薄荷、口香糖和便签卡片。空气里有生姜混合着地毯清洁剂的味道，给商店增添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善良是通向天堂的捷径。”杂货店老板转身回来的时候说道，就好像哈立德的想法都写在他脸上似的。接下来，他自己介绍说他叫纳

瑟，已经在英格兰住了二十五年了，可是到罗奇代尔才三个星期。“我总是想自己作老板，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店。”

哈立德摆脱了神思恍惚的状态，暗自希望他的爸爸能像这个杂货店老板一样。

纳瑟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山村长大。他年迈的母亲还住在那里，和从前一样种菜、养鸡。

“她住的离卡拉奇远吗？”哈立德问。

“大概有五十英里，”纳瑟答道，“怎么了？”

“我们复活节去那里拜访我的姑姑们。”哈立德挤出一丝微笑。

“小伙子，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我太太的家人有很多朋友住在那里，他们说美国人花大价钱悬赏举报任何可疑的人。有兄弟两人从沙特阿拉伯来到卡拉奇，做食用油业务。刚刚来了两个星期，一天晚上，美国士兵带枪过来，绑架了兄弟俩。”

“邻居看到士兵们把兄弟俩从房子里拖出来。她说他们是非常好的男孩子，一点儿也不可疑。第二天，她听说另外一个邻居从美国当局那里领到了一大笔举报奖金。记住，在巴基斯坦，大多数的人都没什么钱。美国人为这样的举报提供的奖金，相当于他们五年的工资。”

“那太蠢了，”哈立德说，“一旦他们发现这俩兄弟是无辜的，他们会要回他们的钱。”

“兄弟俩再也没有回来，”纳瑟摇了摇头，“这个暴富的邻居拿美国人给他的钱，买了辆车，租了一个大房子，现在他的朋友们都想这样赚钱。他们总是在寻找新来本地的人。”

哈立德难以相信：“那听起来像旷野西部的赏金猎人回来了！”

“是的，现在就是完全一样的无法无天。”纳瑟点头赞同。

“为什么他们不找一些真正的恐怖分子？”哈立德问。

“就像乔治·布什？”纳瑟大笑起来，灰色的眉毛向上扬起来。

“可是我们来自英格兰，我们说英语，”哈立德说，“我们肯定是安全的吧？”

“你出生在英格兰？”纳瑟皱起了眉头。

“是的。我妈妈来自土耳其，爸爸来自巴基斯坦，可是他住在这里已经二十年了。”

“啊！可要是去了那里，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他警告道。

“老实说，我们家现在是典型的英式家庭，”哈立德说，“无论如何，我才刚满十五岁。”

“那可能还不够小，”纳瑟神情凝重，“举报一个外国的塔利班，就能得到五千块美金，那可是一大笔钱了。”

哈立德大口喝完剩下的茶，同时隐约觉得这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旅程。突然，从窗帘后边传来吸尘器的嗡嗡声，这让他突然意识到纳瑟要关门了，于是他从凳子上跳下来。

“我打赌他们最后肯定放了那兄弟俩。”哈立德说，点头告别。辣椒粉和罗望子酱放在一个蓝色的塑料袋里，他把袋子夹在腋下，游荡着回家。哈立德一路上困惑不解，他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为了钱出卖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

然后，他开始质疑纳瑟所说的真实性。美国人检查那兄弟俩的背景后，肯定把他们释放了，他们说不定已经安然地回到沙特阿拉伯的家中了。哈立德急切地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他打开后门，决定不和爸爸提起纳瑟，因为一旦说了，爸爸也许会贬损纳瑟，不让哈立德再和他说话。

幸亏爸爸正站在水槽边，背朝着他，忙着一页一页地铺开报纸，擦他的黑皮鞋。这正好给了哈立德机会，他趁爸爸没来得及反对就打开了对面墙角的电脑。爸爸对擦皮鞋一直很小心仔细：先准备好两把鞋刷和一块软布，整齐放好，然后翻盖打开一管黑色的奇伟鞋油，再解开鞋带，从鞋尖到鞋底，有条不紊地擦拭着。这时候，哈立德正在手忙脚乱地给塔力克发信息。

“嘿，表哥，你认识基地组织的人吗？”

“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哈立德，你这个笨蛋，除非你想被打死。”塔力克马上回复他。这个回复有点稍微过分地打击了哈立德。谁会怀疑他有什么骗人的事情呢？

“好吧，对不起，冷静点，我刚听说美国人付大笔的钱让巴基斯坦人举报任何可疑的人给他们，是真的吗？”

“表弟，这儿是个偏执的鬼地方。那只不过是现在发生的糟糕的事情之一。好了，告诉我，阿达柏和古尔好吗？”

什么？这是塔力克下线之前总会问的事情。他也不是仅仅表示礼貌，不是的。因为拉德华的不幸离世，妹妹们从来不是他们谈论的话题。可是，他仍然会问候一下，或许是为了表示他现在已经释怀了。

哈立德像往常一样回复：“一如既往地讨人厌！”可是它没有发送出去，因为屏幕暗掉了。真让人崩溃！哈立德生气地盯着黑色的方形屏幕，一边重新启动。这时，爸爸擦好了鞋子，他微笑着把它们举向顶灯，灯光下皮鞋越发漆黑锃亮。

“看到上面的闪光了吗？看！”

“看到了，爸爸！”哈立德点头附和，一边等着电脑重新启动，一边拿出手机给迈克尔发短信，问周六晚上派对的地址。

哈立德有两种朋友：喜欢足球的朋友和不喜欢足球的朋友。迈克尔是前一种朋友。相对于他的年纪，迈克尔长得矮小，而且比其他人都要安静。迈克尔是一个很棒的后卫，他的步伐和哈立德一样快，防卫顽强。迈克尔总是第一个称赞队友，从来不让意外受伤、恶劣天气或者缺席浇灭他踢球的热情。哈立德对着迈克尔的照片大笑，照片中迈克尔在足球场上像火箭一样出击，其他人在他身后的泥地上打滑。

哈立德希望他们的球队能踢好球。本赛季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差了。现在，他意识到卡拉奇之行会让他错过好几场重要的比赛，而晋级的梦想取决于那些比赛。

“曼德拉街 48 号，晚上见。”迈克尔回复了短信。

哈立德想也许他不该去参加这个派对。晚上十点半之后他就很难出去了。然后他抬眼看了下爸爸，而爸爸正担心地注视着他。很显然有点失望。

“爸爸，怎么啦？”

“你的校鞋一团糟，哈立德。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擦的鞋？”

“弄干净他们有什么意义?我一出去，鞋子又会脏得一塌糊涂。”

哈立德看了下爸爸的神色，知道该放弃重启了，于是他关上了电脑。无论如何，塔力克也没再上线。在爸爸的注视下，他擦干净了他潮湿、磨损的鞋子，希望这能弥补他之前的无礼。

“鞋尖拿远点，就这样擦!”爸爸对哈立德三心二意擦鞋的样子皱起了眉头。

“鞋油非常容易沾染到白衬衫上。”他大笑着说。他们黑色的眼睛目光交接，轻柔地触动彼此，这也意味着过去的争执现在已经被遗忘了。爸爸对他笑一下，而没有罗列所有让恼人的事情，比如，哈立德的衬衫领子总是紧贴着脖子，而不像他那样干净平整；哈立德总是无精打采，眼睛四处乱转，轻率地回答问题，而不努力完善自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清单会越列越长。可是，现在他们达成了和解，这种感觉真好。

“爸爸，他们说盗车、武装抢劫和谋杀，每天都在卡拉奇上演。”

“儿子，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去那里，要去祭奠下我的妈妈，然后安排下我姐姐们的生活。你知道法蒂玛吧，你年纪最大的那个姑姑?她的丈夫病得很重，根本无法工作。或许，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他了。我要给他们带些钱和物品去。也许会让她们搬到另一个地方住。我们在那里会安全的，不要担心。再去趟巴基斯坦，对你也有好处，让你记住自己的根在哪里。古尔和阿达柏还从来没见过她们的姑姑，所以对她们也是有趣的经历。另外，在我出去办事的时候，你得照顾妈妈。你觉得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

哈立德意识到他自己是多么的自私。“爸爸，我当然会了。可是我们怎么会有钱买机票?那可要花一大笔钱。”他吹掉鞋子上的最后一粒灰尘，然后笨拙地盖上奇伟鞋油的盖子。

“我存了一辈子的钱，你知道的，儿子。我为将来攒每一分钱，为了你的将来，为了你妹妹们的将来。每天不浪费任何东西。不过，我也为现在存钱。这就是我为远在巴基斯坦的家人而准备的。”爸爸

仔细地更换了鞋刷和软布，把它们放在水槽下面的橱柜里。然后，他满意地看了一眼这个收拾整齐的橱柜，就稳稳地、轻轻地关上了。

哈立德看着爸爸拖着—双灰袜走开了，去看他最喜欢的一个电视旅游节目。他的脸上笑容灿烂，而空气里飘荡着鞋油的味道。

### 第三章 卡拉奇

哈立德把废纸团和空薯片袋塞进飞机里的清洁袋，然后朝窗口侧转身，欣赏机身下卡拉奇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从他左边的男人那里，传来浓郁的黑咖啡的味道。咖啡味刚一消散掉，他就往嘴巴里塞了一些口香糖。

哈立德全身放松，忧虑全消，对终于来到卡拉奇感到兴奋不已。坐在他右边的那个男人，看起来就像是你能在教堂遇到的那种最无聊的人。那个家伙面色苍白，一路都在看书，不和任何人交谈。哈立德看了三部电影，听了 MP3，尽量忽略那些妈妈和爸爸们呵斥他们孩子的嘈杂声，因为孩子们在去上厕所的时候，总是兴奋地在过道里跳上跳下。

这个无聊的男人离开他的座位后，哈立德终于可以伸展下胳膊和腿了。

妈妈、古尔和阿达柏坐在机舱的另一边，而爸爸坐在飞机的后头。爸爸检票的时候，隔壁检票台有位上岁数的老男人在抱怨，说他因为坐在厕所旁边的位子上而难以入睡。为了赢得爸爸的赞扬，哈立德当时想要和他换位子，可是爸爸抢先和这个老男人换了位子。爸爸总是毫不犹豫地帮助年纪大的人——这是他尊重他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没有古尔和阿达柏来烦我，我会一路休息得很好。”爸爸说，表示他自己并非完全没有私心。“有很多人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个旅程。”爸爸提醒哈立德，因为他觉察到哈立德因为那个男人没有表示感谢而有些不满。

哈立德不安地在座位里辗转，盯着前面的显示屏，他的思绪回到了迈克尔的周末派对上，以及和妮阿弥的简短聊天。突然间，他记起

了当和她擦身而过的时候，她黑色的大波浪头发齐刷刷地从她肩头滑下来，带着杏仁的味道。

“很棒的派对，嗯，哈立德？”妮阿弥眨了下眼睛，“真遗憾那个旧煤气炉一点都不散热！”

哈立德点头附和，局促不安。妮阿弥的声音会让他迷失自己，在她身边的时候，哈立德会不由自主地笨嘴拙舌。参加派对的其他女孩子都表现得像个明星，总是摇晃着腰肢，好像正对着隐形的摄像机，活在她们自己的梦幻电影里。妮阿弥一点儿也不像这些女孩子，她很真实，从不矫揉造作地撅嘴和摇头晃脑。从不，她只是轻轻地耸耸肩，脸上带有“就这样吧”的表情。

另外，妮阿弥喜欢艺术和书籍。哈立德印象深刻的是她在英语考试中总是名列前三。事实上，仅仅从她的穿着打扮就能看出她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其他的女孩子包裹着小短裤和松紧衫，一点想象的空间都没。而妮阿弥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走动的时候裙摆在脚踝处摆动，一件宽松的上衣，另外搭了一条彩色的腰带，手腕上带了很多叮当作响的银手链。

那一整晚，她就和他说了这些。然而，她的一举一动都让他心动不已：微笑，点头，双眸流转，眼睛又大又绿。对他来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了。可是他还没有约会她。唔，说不定哪天他会约她出来。

他看着她啪的一声又打开了一瓶啤酒，坐在煤气炉前面的地板上，和尼科聊他的新 MP3。然后，一帮混蛋出现了，弄得整个地方乌烟瘴气，哈立德气冲冲地走出房间。他不喜欢妮阿弥最好的朋友吉莉，她一来就掌控了全场，伸展着胳膊，和他们挤坐在一起。吉莉把她的粉色发带从她服帖的头发上拿下来，画着闪闪的眼妆，目光巡视着每个地方，盯着哈立德看。她疯狂地抛着媚眼，一如既往地搔首弄姿。

哈立德离开以前，吉莉就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每个人都醉了，可是哈立德只喝了几罐，因为他不想在妮阿弥面前出糗，然而遗憾的

是她也喝醉了。不管怎样，哈立德不喜欢酒喝多以后，头脑昏昏的感觉。

另外，他还要极为小心地隐瞒他喝酒的事情，否则妈妈和爸爸会勃然大怒。两罐啤酒是他的底线，再多喝就会视线模糊、言语含糊。

哈立德回想着妮阿弥醉酒后在地板上蜷曲的样子，然而，随着飞机在卡拉奇机场降落，哈立德把有关妮阿弥的一切暂且抛在脑后。

现在，他们终于来到了卡拉奇。虽然长途劳顿，哈立德眼皮沉重，但是大家心情还不错。他们一窝蜂似的急匆匆地通过航站楼。航站楼非常狭小、嘈杂，和他们起飞时整齐有序的曼彻斯特机场反差极大。

这儿是一片混乱。行李传送带仅有两个，各式板箱从其中的一个传送带上起伏传送。穿着皮凉鞋和纱丽克米兹的男人和女人们找寻着自己的各式行李，同时忙着搬运其他东西。绳子捆绑着的一堆堆行李，有些几乎和船一样大小。他们年幼可爱的孩子们，面带微笑，热心地帮着大人，用力地拉着打结的地毯、盒子和篮子。

走到外面，哈立德就感觉到异常闷热潮湿的夜晚。他曾期望卡拉奇晚上会很凉爽。

“是的，冬天的晚上很凉爽。”爸爸解释说，“可是，从现在开始会一直很热。”

他们挤进了一辆旧的棕色出租车。天气太热了，哈立德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看到司机的后视镜上挂着一副迷你拳击手套。手套是由小小的巴基斯坦国旗制成的。司机长着一双引人注目的黑色眼睛。他从后视镜里扫了哈立德一眼，脸上流露出善意的表情。

爸爸提醒他们：“恐怕这会是一次比较曲折的旅途，因为，你们知道的，和我同家餐馆工作的朋友，他的家人在卡拉奇，他让我帮忙给他的家人带了包裹、信件，还有钱。不过，你们也可以借机目睹这个城市的面貌。”

就这样，他们出发了。古尔和阿达柏挤在后座上，很快就靠在妈妈和哈立德身上睡着了。爸爸坐在前排，骄傲地介绍着他长大的城市的点点滴滴。

“看，这就是我买第一本书的商店，”他叹了口气，“那是克拉伯路上的同一家家具店，我告诉过你的。”

他们的车很快就超过了一辆黄色的巴士。那辆巴士用红红绿绿的流苏和彩带装饰，颜色非常鲜明，看起来就像一个生日礼物。哈立德瞥见一个规模很大的水果市场，堆满了柑橘、石榴、香蕉，而椰子更是堆积如山。然后，妈妈看到了“阿伽的天堂”，这是一个一站式销售西方进口食品的超市。妈妈为此激动不已。接着，他们驶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马路，到处都布满了乱扔的垃圾，还有旧罐子。敞开的垃圾袋子散发着腐烂了鱼的腥臭味。

没有看到劫车或是帮派争斗的迹象，这让哈立德好生失望。

出租车驶入了一条开满了豪华餐厅的马路：中国菜、日本菜、土耳其菜、法国菜。“有钱人才来这里吃饭。”爸爸说。车子驶过了低矮的灰房子，然后经过一条条空旷黑暗的道路。

一辆罕见的车停在外面。

灯光从突出的黑色铁栏门窗中透出来，这让哈立德感觉这里是很多罪案发生的地方。过了两站后，包裹被安全送达，出租车在一栋楼前停下了。这是一座普通的灰色两层楼建筑。一个带窗户的混凝土盒子。真是一个垃圾场，哈立德心想，立刻就觉得厌烦透了。

门一打开，三个老妇人一起冲出来迎接他们。她们是法蒂玛、芮哈娜和罗珊，都穿着深色的纱丽克米兹。她们唠叨着，大声笑着，上下打量着哈立德，让他无处可逃，被淹埋在她们热情的欢迎和那难以抑制的尖叫声中，而这种欢迎的喜悦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

“妈妈，我累了。”古尔终于说道，而阿达柏则生气地用手揉着鼻子。对这一切的忙乱和嘈杂，两个人看上去都很困惑。

至少，姑姑们还是很羞怯，没有上来亲吻、拥抱，甚至也没有触摸他们。

“还好，我们到这了。”哈立德耸耸肩。随即，他在想怎么婉拒那杯热热的黑色液体。他一坐到那条狭长而柔软的沙发上，姑姑们就端

给他们了，闻起来像是含糖卷心菜。头顶上面，木制吊顶风扇呼呼地旋转着。

最后，哈立德妥协了，他一口把它喝了下去，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巴上的残留物。然而，这时他就看到他天使般的姑姑罗珊又把他的杯子添满了。大家开始讲话。这次，哈立德把饮料悄悄挪到一棵高大的蕨类植物后面，暗自做着最好的打算。古尔做了个鬼脸，把她的饮料倒到了阿达柏的杯子里。阿达柏看上去很喜欢这个味道，一口喝下去，就好像她等不及还要再喝一杯这种恶心的东西似的。爸爸对古尔皱起了眉头，提醒她注意礼貌，而妈妈假装没有看到。哈立德长久地瞅着他最小的妹妹，期盼她喝完自己的以后，能把他藏起来的饮料喝掉，可是，最后计谋没有得逞。

喝完茶后，忙乱消停了一会。礼物也派发了，它们被礼貌地放在一边稍后打开。哈立德无聊地打着哈欠，凝视着脚下花纹复杂的东方地毯，直到最年长的姑姑法蒂玛开始体恤他。

“过来，过来。”她指着门，带着他从大厅走出去，走了几步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铺着红色的地毯，挂着金色的窗帘，摆着一个大镀金镜子。

角落里放着一张木床，上面躺着一个熟睡的男人。他身穿淡绿色巴基斯坦传统两用衫，像个老旧的稻草人。薄薄的黑裤子，在脚踝处收紧。哈立德知道这是法蒂玛的丈夫，他的姑夫艾米尔。眼前的景象比之前的东方地毯更加让人难以领会。

法蒂玛和他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然后领着哈立德到了另一扇门前，门上挂着巴基斯坦国际航空波音 777 的贴纸。法蒂玛很骄傲地指着贴纸，她似乎以为哈立德或许会高兴看到这个看上去有一百年历史的飞机照片。

“我要上厕所。”哈立德说，心想这可有点吃不消。

“不，不，不。”法蒂玛似乎在执行一项使命，要么把哈立德烦死，要么把他逼疯，或者两者兼有。她不肯让他走开，坚持让他打开那扇

有贴纸的门。她退到一边，让他看一看这个面积只比家里的烘干柜大一点的黑洞洞的隔间。

“哇！你有一台电脑！”哈立德吃惊地全身僵住了，几乎不能相信他的运气。

“有！有！”法蒂玛开心地笑着，手指着屏幕，努力地用英文说他随时可以用它。再没有比这更让他愿意听到的话了。他灿烂的微笑温暖了法蒂玛的心，几乎让她落泪。可是他暂时还不能马上使用。他跑回到客厅和每个人道晚安，表现得很有礼貌。直到整个房子变得安静了，他才返回到那个隔间，开始玩来到卡拉奇后的首次电脑游戏。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哈立德才摸索出不靠读懂系统的操作语言而使用这台电脑。他登陆进电子邮箱，发现塔力克的游戏“轰炸机一号”已经完成了。这时候他已能自如地操作这台电脑了。塔力克在拉哈尔的一个神童朋友帮他完成了编程和下载工作。塔力克发给他指令，告诉他如何设置自己的个人资料，这样他们很快就能一起在线玩了。哈立德测试了几次，身体渐渐开始因倒时差而疲惫不已。

哈立德回复给塔力克说他很激动，然后就关闭了电脑。电脑屏幕一变黑，哈立德立刻身心俱疲。他蹑跽到前面的房间，脑子里使劲回想今晚他该睡哪个房间。妈妈告诉过他，可是那时候他满脑子想的是电脑。她说的是这个靠近洗手间的房间吗？还是说那是他妹妹们的房间。无论如何，哈立德不想因走错房间而打扰到任何人。他摇摆不定了一小会儿，随后踢掉运动鞋，蜷作一团瘫倒在散发着霉味的沙发上。身上仍然穿着昨天早上就穿着的牛仔裤和蓝色的兜帽衫。

过了短短几天，哈立德就愉快地安顿下来，过起了一种有规律的生活。早上在餐厅的一个大角落里吃早餐，那里布置着舒适的垫子和毯子，围绕在两侧的是一个大玻璃窗。早餐有新鲜的水果、果汁、咖喱、米饭和面包。接下来他要花两个小时看护艾米尔姑父，直到法蒂玛从市场回来接替他。这也给了他和经常来拜访的人聊天的机会。然后，他和古尔、阿达柏一起玩耍、读书，借此让妈妈休息一下。

阿富汗北部发生了地震，房子被夷为平地，很多人冻死在屋外。相关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哈立德很想念他在罗奇代尔的足球队比赛，如果没有这些有关地震的新闻和议论，他或许会感觉更糟糕，但是看着电视里无家可归的人们，没有合适的鞋子穿，没有毯子盖，还在白雪皑皑的山上寻找食物，他知道什么也不能抱怨。

来访的客人中有一个名做阿布杜拉。他年纪轻轻，二十六岁，留着浓密的黑络腮胡，头上缠着头巾。哈立德觉得他很奇怪，因为他从来不谈地震，唯一的话题就是伊斯兰教。他是会计师，眼睛直愣愣的，脸颊上有一处伤疤。他惯于每天来一会儿，极力说服爸爸和他一起去清真寺。可是爸爸不喜欢他，觉得他太过严肃了。

哈立德很厌烦阿布杜拉的那双直愣愣的眼睛。厌烦的感觉大概会传染，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互不理睬。

这所房子比他在罗奇代尔的家热闹多了，这点哈立德很喜欢。而他吃惊地发现卡拉奇的生活和罗奇代尔的差别。比如说，这里人更懂礼貌、更友好。那发生在薯条店外的一幕，哈立德想不出会在这里发生。人们谈论着上涨的价格、下滑的服务质量，还有良好水管设施的匮乏。他们大声地抱怨自来水每到下午就断流。哈立德不会说乌尔都语，出于某种原因，阿布杜拉翻译了全部这些谈话，虽然没人请他帮忙翻译。

下午，姑姑们喜欢睡午觉，这也正合哈立德的心意。与塔力克玩了一整晚游戏，他也得好好补个觉。

爸爸经常外出查看便宜点的房子，好让姑姑们搬过去。有时候，他帮助街道为地震受灾地区募集东西。在他们到达的第四天，哈立德决定玩一整晚“轰炸机一号”。只要他白天乐于帮忙，屋子里似乎没人介意他晚上做什么。哈立德的小房间在浴室旁边，大家大概以为午夜过后，他就会睡在温暖的床上，从来不会猜想到他要将近凌晨五点才回床睡觉。当然他的作息时也取决于塔力克第二天的计划。

塔力克现在正忙于准备几门会计考试，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哈立德觉得这种考试就像英国的高级程度考试。可是，无论如何，塔力克总会抽空玩上一两场游戏放松一下的。

现在有了更多的玩家：两个在埃及，一个在伊拉克，一个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在美国，游戏真的在升温。一群秘密的战士集合到一起，计划歼灭一个叫做阿赤帕克卫的假想城市。他们所有的人都喜欢在同一时间碰头作战，想出一些疯狂的取胜策略，但是，实际上，他们属于同一阵营。

这个游戏仍然是基本款的，不像《反恐精英》或其它游戏那样好。可是，这个游戏是自己研发的。有谁知道呢，也许某天，塔力克就能卖掉它，赚很多的钱，他或许会分一些钱给哈立德，因为哈立德帮忙给游戏命名。

“说不定哪天会大卖，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要花钱才能玩。”美国玩家说。

“这比其他那些东西好多了。”哈立德撒了谎，他突然间哈欠连天。当他把鼠标点到高层建筑的时候，“轰炸机一号”的闪烁灯光又亮起来了，而他暗想，能玩一会儿《星际争霸》就好了。

## 第四章 失踪

哈立德把背靠到座位上，这时候，祷告的钟声开始在城市里回响，他才意识到现在是五点了，几乎是早上了。

他想了一会儿该不该上床睡会儿觉。或许，该冲杯咖啡让自己清醒一下，然后回复尼科从罗奇代尔发来的邮件。现在去小睡一会儿似乎来不及了，因为最迟九点要起床吃早餐。

为什么尼科聊起了妮阿弥？难道他也喜欢她吗？

这个想法让他担心了一会。之后，卡拉奇晨起的声音和渐渐减弱的祷告声，又把他拉回到这个狭小黑暗的电脑房里。

哈立德用谷歌搜索各种最新的电脑游戏的信息。过了一会，他又匆匆读了尼科的邮件：“嗨呀，哈立德。妮阿弥跟你问好。我昨晚在商

店里见到她，她说让我告诉你，你不该那么早就离开派对，派对后来很棒，老兄。”

哈立德思考着该怎么回复。他想问尼科，妮阿弥有没有在和谁交往。他只知道，她并没有和聚会上的任何人谈恋爱。可是，如果他问，那么每个人都会知道他喜欢她。而且，如果尼科也喜欢她的话，那么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 4000 英里以外的巴基斯坦。最后，他决定冷静以对，什么也不回复。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妈妈咔嗒咔嗒的脚步声，从一个房间跑向另一个房间。哈立德快速地关上了电脑。

“妈妈，怎么了？”哈立德急切地问。

“爸爸。看到他了吗？”妈妈显得很慌乱，穿着蓝色的睡衣，头发披散在肩膀上。

“你说什么？”

“爸爸！他不见了，就是这样。昨天晚上，他吃过晚饭后去看一所公寓，到现在还没回来。”

“妈妈，他可能睡着了。”

“睡着了？在哪里？在街上？哈立德，有时候，你心里知道出事了。我敢说情况不妙。”

“坐下，妈妈，我给你倒点咖啡。我们想想办法。”

妈妈突然注意到了角落里闪动的电脑屏幕，眯起眼睛生气地说：“别告诉我你又玩通宵了。”

“我没有，老实讲，”哈立德抗议道，“我就是睡不着。”

这次妈妈摇头表示怀疑，“别胡言乱语地来蒙我！”

“我在度假，玩会儿电脑没啥问题。”

“现在不许玩！我提心吊胆的。你一定要去把这个地方找到。这个地址，爸爸写在什么地方了。快去洗下脸、梳下头发。”

哈立德喝了两杯味道怪异的浓咖啡，快速地冲了一个澡，然后抓起昨天出炉的烤饼吃。此时，妈妈研究出了爸爸究竟去了这个城市的哪个地方。因为妈妈对这个城市不熟悉，大部分的街道名字都是陌生

的，所以花了一些时间才搞清楚地址。另外，她心里恐慌，需要时不时地坐下来，拍一拍胸口来好让自己平静下来。

“或许我们应该等姑姑们起床？或者等邻居过来？”妈妈说。

“那么，我们就要坐在这里等到九点了。现在才七点刚过。妈妈，我会找到那个地方的，不要担心。”哈立德把卡拉奇旅游地图折起来，放进口袋。他已经搞清楚只要出门后右拐，然后一直沿着左边走，就能到达他要去的区域。到了那里以后，希望能遇到好心人给他指路。他又检查了下纸片上的地址，那是爸爸用铅笔潦草地写下来的，然后就出门了。

天气很热。阳光从远处高楼的间隙中照射下来，蒙蒙亮的天空让人产生一种满怀希望的感觉。哈立德深吸一口气。他很少出门，更没有独自一人出过门。在这个他还没有探访过的陌生城市里，他害怕遭遇抢劫、被人殴打，甚至迷路。附近的一个院子里传来鸡叫声。街道很空旷，只见到一个门道里堆着几袋垃圾，一辆锈迹斑斑的汽车旁边放着一只废弃的可口可乐罐和一个有凹损的松节油桶。

一辆大卡车滚动而过。车上塞满了男人，他们就像面粉袋一样挤做一团，包裹着围巾也阻挡不了轮胎滚过而扬起的尘土。他们手交叉放在胸前，低垂着头，面色惨淡。

工人，哈立德心想。他的心跳得比他急匆匆的脚步声还要快。

转过第一个角落，哈立德看到前面聚集了一群人。他想要避开他们，可是狭窄的小巷子里挤满了向前涌的人，他们奔跑着赶上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恐慌的气息，也许只有哈立德感受到了？

然后，传来了叫喊声。一些男人站在平台上，向空中挥舞着胳膊，叫嚷着。其他人加入也进来，他们更加激烈地挥舞着拳头。一帮青年男子推开人群走过去，他们身上穿着和哈立德一样的棕色纱丽克米兹，哈立德的衣服是法蒂玛姑姑给的。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喊叫着些什么，而哈立德一点也听不懂。

很快，人越聚越多。哈立德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去，想找另外一条路来避开这个混乱的场面。但是，附近的小巷子里突然冒出来一帮

人，把他困在人群里。哈立德身陷在一种无法无天的愤怒潮流中，被裹挟着向前走。这一切让他想起有一次曼联输了球，球迷们从老特拉福德球场出来，他也像这样被困住在人流里。同样的、疯狂的、令人窒息的、感觉侵入哈立德的身体。同样的恐慌，害怕摔倒、害怕被踩踏。唯一的不同是刺鼻的椰子香和麝香的味道，从这群人滚烫的皮肤和头发上散发出来。

经过一番疯狂的侧身推动和跨步避让，哈立德终于从人群中间挤到木制平台那边。他看到平台上那个人挥舞着衣袖，大声叫喊着，阳光直射在他的光头上。哈立德发现如果他和其他人一样尖叫和击打着空气，他就会比较容易地挤过人群。很快，哈立德就痛快地向后跳跃着，一挪腾到路边，他就止不住地大笑起来。周围的尘埃在他身边涌动，他开始享受这个正在上演的笑话——他只不过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而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他一直跑到路的尽头才停顿下来，平息了一下呼吸，然后转到了旁边一条安静的小马路。

路边没有路标，于是哈立德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旅游地图。周围到处是沙子。他的眼角被吹进沙砾摩擦而红肿起来，连地图都看不清。

哈立德跌跌撞撞地走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用力地挤压着眼角，想把眼睛里的沙砾挤出来，可是他手上满是沙子，越擦越糟。他顺着一条隧道般的通道走下去，路上满是提着篮子匆匆赶去集市买东西的人。他红肿着眼睛，依稀辨认出门口有个男人在售卖石板碑文。另一个商贩把一个木制托盘拿到他面前，指给他看上面的绿松石珠和肉桂棒。哈立德低下头，拉扯着好几根睫毛想把沙砾挤出来。他眨巴着眼睛，等到他能看清身旁这个卖珠子的老商贩，两人已经离得太近了，让哈立德感觉不舒适。

哈立德给他看公寓的地址，可是很显然，他看不懂英文。于是哈立德想也许该原路返回，否则会更加迷失方向。这时候，一个宽肩膀、脸色苍白的白种男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对卖珠子的商贩用乌尔都语说了几句，然后点头示意哈立德给他看地址。

“你迷路了?”他说话中带有浓重的利物浦口音。哈立德大吃一惊。这个人眨了下眼睛，说：“哥们儿，我清楚你的感受。这个地方像疯人院一样。我叫吉姆。”

“我叫哈立德，你好，”哈立德眨了下眼睛，惊奇地问：“你怎么会说乌尔都语?”

“我在伦敦学习东方语言。另外，像所有利物浦人一样，我是一个天才。你看不出来吗?”吉姆笑起来，哈立德立刻被他友好的微笑感染了。

“是啊，哥们儿，你怎么说都行。”哈立德开起了玩笑。

哈立德终于找到能帮他的人，顿时放心下来。他和吉姆绕来绕去，穿过人潮拥挤的集市。吉姆和他聊起他的巴基斯坦之旅，他是和两个一起在伦敦读书的同伴一起来的。

“我的朋友穆罕默德邀请我来这里度假，我想，为什么不来呢?无论如何，它给了我一个练习语言的机会。明白我的意思吗?哥们儿，你有点泪眼模糊，你没事吧?”

“刚刚我眼睛里进了沙子。”哈立德解释道，还说起刚才遭遇到的游行示威，爸爸没有回家，他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来过市区。“所以我拿了这个地址，虽然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你来找你爸爸的?如果你找不到他，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哈立德出门的时候，脑海里也闪过同样的问题。

“你看，我能带你去这所公寓。但是，如果他不在那里，我建议你快跑回家等消息。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去找警察，除非有一帮男性朋友在身边，另外对警察要顺从，回答任何问题。你听明白了吗?”

哈立德点点头，说：“那么，我连警察也不能相信?”

“这么说吧，这个城市里贿赂盛行。”吉姆皱起了眉头，“还有贩毒，诸如此类，很多美国中情局的人花大价钱悬赏捉拿所谓的基地组织嫌疑人。”

“这儿就像离我们家最近的城市，曼彻斯特，然后呢?”哈立德笑着问。

吉姆咧嘴笑了，可是他的笑容很快地消失了。“他们一门心思找脏弹。”他解释说，“到处都有人失踪。”

哈立德回想起他和纳瑟还有塔力克的谈话。“可是，不会是我的爸爸。他是一个西化的巴基斯坦人。他甚至不喜欢这儿，他来这只不过是帮他的妹妹们搬家。”

吉姆摇摇头说：“现在，穆斯林国家的每个人都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

他说话时的某个神情突然让哈立德比之前更加焦虑了。要是他能找到爸爸，然后一起回到罗奇代尔，过他们正常的生活，那该多好啊！

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了公寓所在的街区。沿着狭窄的水泥楼梯，吉姆带着哈立德走到顶楼。他有力地敲着 26 号公寓的门，一边四处看看有没有人。然后，从一扇比信封大不了多少的小窗户，他极目向里面张望着，而哈立德焦急地等着他爸爸来开门。

毫无动静，只有一片死寂。在哈立德的脚边，一只发霉的苹果核被扔在布满灰尘的水泥地板上。

“看上去不妙。”吉姆说，然后用乌尔都语大声叫喊着。只听到门锁和门栓咔哒作响，然后滑开，25 号公寓门慢慢地打开了。接着一个老年男人拉开少许门缝，探头出来张望。他满腹狐疑地盯着他们。

“日安！”吉姆抓紧机会，匆匆给他鞠了一躬。他手指着 26 号公寓，快速地解释有关哈立德爸爸的情况。

这个警惕的老年男人不急不忙地回答，好像不能肯定吉姆说的是实话。他上下地打量着他们，然后吐了口痰。这时候恐惧感蔓延到了哈立德的全身。即便在吉姆用当地的方言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依然用怀疑的目光瞪着他们。最后，他快速说完，关上门，迅速栓门、锁门，踏着吱吱作响的地板边回到屋里，好像要迫不及待地摆脱他们。

吉姆转向哈立德，举起双手。“对不起，哥们儿。我尽力了。他说公寓里没人。房东是个有钱人，打算把房子租出去。他觉得昨晚好像有人咚咚地敲门，可是不太确定。”

哈立德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就好像之前一直在屏住呼吸。哈立德没有说话，他从公寓的小窗户看进去。那只是一个红瓦小厅，棕垫上是一堆未开封的邮件。“那么，我想他不在这里。”他最后说了一句。

他们一起往回走。哈立德心情沉重，沉默不语，而吉姆一直不停地在谈论他的意中人，一个叫卡拉的女孩子，研究考古学的学生，他们正在热恋中。吉姆想用这种方式转移哈立德的失望，让他好受些。

“你知道的，当你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她。”吉姆微笑着说。他带着哈立德走上一条小马路，特意避开集市和更加庞大的游行队伍。可是，每走一步，就可以听到人们的诵经声、叫嚷声，还有附近汽车戛然刹车的声音。这一切让哈立德的全身心都淹没在难以想象的恐惧和慌乱中。

爸爸？爸爸？哈立德很害怕再也见不着他了。突然，一股燃烧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哈立德一时六神无主。要是他回到家中，爸爸仍然不在，那么他的人生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哈立德走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全身被一种奇怪的麻木感萦绕。他在噪声和沉默中移动着。吉姆的声音把他带到悬崖边缘，然后又带回来。他漫无目的的絮絮叨叨，听起来仿佛来自什么地方的一个无底洞。

“她真的很迷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吉姆问。

“喔！”哈立德连微笑力气都没有了。“她很迷人——迷人——喔”等字眼像个螺旋一样在他头顶上盘旋，而爸爸可能已经死了的想法，像个钳子一样夹紧了他的心。他们沉默地走了一会儿。哈立德的思绪毫无由来地回到了去年九月的某天。当时，他和妮阿弥坐在公园里的一棵橡树下。而浩吉一直冲着他扮鬼脸，尼科朝长凳上扔着树枝。妮阿弥告诉他，她打算成为一名律师，去纽约生活。她一有能力就会搬出罗奇代尔，因为她妈妈离婚后让她觉得很抓狂。

“你必须娶一个穆斯林女孩吗？”妮阿弥问他。

“我可以娶我喜欢的人。”他回答说，心里不想讨论这个话题，但是脑子里在想，我该不该跟她说，如果不是穆斯林，可以皈依成穆斯林呢？很多人都这样的。

“妈妈说，最好嫁给一个天主教徒。哈，她嫁了一个，可看她现在怎样。不过，对我们来说这都过去了，是吧？哈立德，谢谢你听我讲这些。”她跳了起来。这时候公园门口响起了冰激凌车上播放的愚蠢调子。

“你想吃点冰激凌吗？”

“呃，不……嗯，好！”哈立德记得自己咧嘴笑了。他像只迷路的小狗坐在那里，直到她拿着两个双球冰激凌回来。哈立德默默地祷告她会再坐到他身边，可惜她没有。

派对结束后的第五天，哈立德最后一次看到妮阿弥。那时他已经感到特别伤感了。后来他们就去了卡拉奇。现在，爸爸失踪了，他更加伤感了。也许，他应当提醒爸爸绑架之类的事情，就是那个杂货店老板纳瑟告诉过他的。

吉姆突然停下来。“那是你姑姑家的马路，是吧？你说过是这条街道的吧？”

“是的，是的。他们住在74A。”哈立德点点头。

吉姆凝视着他，说：“你没事吧？你想让我和你一起回去，告诉你的家人吗？”

哈立德摇摇头，知道没把爸爸带回来，反而带个陌生人回家，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好的，呃，那么再见吧！我打赌你爸爸已经回家了。”吉姆说，可是语气并不那么自信。“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万一你需要什么帮助。照顾好自己，好吗？”

“非常感谢！”哈立德终于开口说话。他想多说些什么，比如没有吉姆，就找不到那个公寓，或者感谢他帮忙询问隔壁公寓的老男人。可是，他担心说得太多就会忍不住哭出来或其他什么的。吉姆明白他的

心情，就冲他亲切地笑了下。哈立德转身朝回家的街道走去，举起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挥舞作别。

吉姆的身影一消失，哈立德的某处心弦就被触动了。在飞扬的尘土和团团热气中，他气喘吁吁地狂奔回家。体内释放的肾上腺素使得他脑子里有千百张图片不停闪动——爸爸受伤了、流血了、被绑架了、被枪杀了。要是打开了门，发现爸爸并没有回来，那么无疑他的这些想法是真的了。

轰隆隆路过的卡车渐行渐远，哈立德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油炸大蒜和孜然的味道。

## 第五章 复活节

关上房门，屋内是一片沉寂。深色的墙帷营造出了洞穴般的幽暗感觉。哈立德停下脚步，透过敞开的黑漆漆的里屋的门，看到他的姑父艾米尔蜷缩在那个远远的角落里，像往常那样熟睡着。虽然他已经熟悉了这个临时的家，可是仍然觉得不自在。

他能感觉到，其他人都在另外的房间里倾听着。从他踢掉凉鞋，犹豫不决地走向他们的声响，大家都知道是哈立德回来了。

哈立德看着人们满是疑问的脸庞，觉得似乎整个街区的邻居都挤到了客厅里。小桌子上再也放不下一碗方糖或放回喝了一半的咖啡。一时间，他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立时，邻居和远亲围挤在他身边，各种用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询问的声音，连环炮般地朝他轰炸。姑姑们拧着手，抽泣着。妈妈站在角落里，号啕大哭。古尔和阿达柏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几乎要尖叫出声了。

“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当所有人最后安静下来，哈立德开口说。他尽可能快地说了一遍经历的事情，但是没有提起他遇到的游行和那一群愤怒的人们。

哈立德说完后，大家显得一筹莫展，然后每个人开始讲述自己的想法，时不时做出向老天祈求帮助的手势。祷告声开始从他们低弯的嘴巴里流淌出来，显得那样的迫切。没人注意到哈立德溜开，去喝了

一杯水，洗了洗脏兮兮的脸和手，然后砰的倒在厨房的地板上。过了一阵，他坐起来，沉思默想他那徒劳的寻找，是那样地让人难以置信。

哈立德的脑子一直在不停地运转着，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于是用红色的垫子在地板上作了一个窝。木头吊扇在头顶上隐约可见，风扇呼呼地在头顶旋转，发出嘀答声，极具催眠效果。哈立德享受着片刻的宁静，直到人们来来去去从他身上跨过，不时传来杯子碰撞的声音、煮咖啡的声音以及窃窃私语声。他们看得出哈立德并没有睡着，但是也尽量不吵到他。

后来他们来来往往更加频繁，于是哈立德被只好起身回到客厅。在客厅里，古尔和阿达柏左右瞅着这一张张哀伤的面孔，琢磨着如果她们吃掉绿色玻璃碗里剩余的方糖，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注意。古尔伸手抓了一把，递了一些给阿达柏。两个人享受着甜腻的方糖，同时又要装着没吃任何东西的样子。她们和哈立德一起，难过地注视着妈妈。法蒂玛和罗珊背朝着他们站在窗户旁，向外张望。芮哈娜姑姑面无表情地听着一个邻居说话。这个邻居刚送来一罐蜂蜜和一些胡桃，表示下心意。

每个人都沉静在各自的悲伤中。这个房间里的一半人，他们的脑子里上演着从报纸上读到的故事——人口失踪，之后被发现死于炸弹爆炸、意外事故，以及谋杀。在卡拉奇，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最糟糕的情况。

后来，哈立德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从床上跳下来，迅速地提起牛仔裤，赶紧去听听有没有什么事发生。他窥视了一下客厅，看到同样的面孔，感受到同样的无望，于是回转身，快跑到电脑隔间，期待能收到某人、任何人的来信，告诉他爸爸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打开了门，惊讶地发现阿布杜拉在用电脑。“你在这儿干吗？”

阿布杜拉点击了一下鼠标，关闭了他正在浏览的页面，然后飞快地扭转头对着哈立德。他面带微笑，丝毫不惊讶，镇定自如地问：“你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的电脑！”哈立德结结巴巴地说。

“这家人允许我使用这台电脑，我现在已经用完了，你可以继续玩你的游戏了。”阿布杜拉用令人厌烦的正式英文回答，然后推开了椅子。

哈立德突然想起，虽然他从来没有把塔力克的游戏告诉过阿布杜拉，可是呢，他上次用完电脑后没有退出，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他上网做什么。从现在开始，他每次都要正常地退出和关闭。

“不要担心。你在网上做什么，我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可不是间谍。”阿布杜拉看出了哈立德的心思。“我不过是像往常一样，看了看新闻。我弟弟和我妹夫，他们也会过来上网的。你们一家人来了，我们就好几天没来上网了。我刚刚在查，看有没有你爸爸的消息。”说完，他转身走开了。哈立德怔怔地站在那里，无言以对。

哈立德内疚了一会儿，但是看完邮件后，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收到三封邮件：一封来自塔力克，建议今晚一起玩“轰炸机一号”；一封是尼科的，说他下载了一大堆免费的歌到他的MP3里；另外一封是他同学杰米的，他和哈立德一样也在做关于伽利略的历史课作业。

“他可能中风了。”有人在客厅里说。各种想法与空气中弥漫着的咖喱味道相互冲击着。

过了一会，哈立德关上电脑，从黑暗的隔间走出来。他又惊讶地发现阿布杜拉和他的妻子回来了。他俩手里抱着热腾腾的食物，冲着每个人微笑。

“葫芦罐咖喱和薄煎饼，还有鹰嘴豆！”阿布杜拉说。

有人在敲门，不紧不慢地敲着，不像会带来有关爸爸的紧急消息。一个邻居穿过走廊，打开门，一张熟悉的脸映入眼帘。

“嗨呀，怎么样了？”吉姆微笑着说，“我在去机场路上了，想顺便过来看下你。一切都好吗？”

哈立德摇摇头，说：“不太好，爸爸还没回来。”妈妈和姑姑们见来的人和重要消息无关，便从大厅里走了出去。

“我们仍然，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哈立德站在门口说。哈立德听到阿布杜拉和他的妻子在厨房分发食物，突然间，他的胃因饥饿而抽搐起来。

“你们去医院看过了吗？”吉姆问。

“邻居们去过。”哈立德点点头。他突然间想说点别的事情，不然又会情绪激动起来。“我们正准备吃点东西。一起来吧？多一张嘴没关系的。”

“不了，谢谢，我得走了。只是想看看事情怎样了。希望会是个好消息呢。”吉姆叹了口气说，“嗯，哥们儿，祝你好运吧。希望余下的复活节假期过得好。”

“谢谢！”哈立德回答。然后吉姆跳回出租车，哈立德关上房门。他想起了在家乡罗奇代尔，大家一起过复活节的画面。恍惚中，他和他的伙伴走在一条漂亮的铺满了鹅卵石的路上——约克街。他们正朝着商业街走去，路边的商店里布满了巧克力做的复活节彩蛋。哈立德突然对这个可爱的老工业城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近感。在他生命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热爱那个地方。阿布杜拉突然出现在他身后，脸上满是疑云。

“嗯，怎么了？”哈立德问，又觉得被惹恼了。

“那个男人是谁？”他问，焦急地想要立即得到答案。

“就是一个家伙。”哈立德想说他是一个扔手榴弹的，但是没讲，因为他不相信阿布杜拉会认为他在开玩笑。“我在市集上碰见他。他在伦敦读书，他帮我找到了爸爸去的那个公寓。”

“还有什么？”

“没有其他的了。你什么意思？”哈立德问，心想这根本就不关你的事。

“他告诉你什么事情了吗？”阿布杜拉问。

“事情？什么意思？什么事情也没有。他是从利物浦来的英国人。嗯，我饿死了。我从昨天起就没怎么吃东西。”哈立德一边说一边闪身走开。他怀疑阿布杜拉知道更多的关于他爸爸失踪的事情，虽然他没讲。

但他伤疤脸上浮现的表情很可疑，有点不对劲。哈立德心里一直对他感到厌恶。幸好，阿布杜拉回来取食物的时候，没在其他人面前提起吉姆。

晚些时候，邻居们都回家了，妈妈和姑姑们也被劝说着睡觉去了，整栋房子再次陷入沉寂。最后的决定是一早去报警，邻居里的一帮男人准备了一份问题清单。

哈立德本来有些问题想问阿布杜拉，但是妈妈把手指放到嘴边示意制止他。尽管哈立德心里有疙瘩，但是妈妈提醒他不要鲁莽开口。哈立德打开电脑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还在他的头脑中翻腾。熟悉的开机声是他一天中听到的最悦耳的声音了。

“嗨呀，表弟。”塔力克发来一个信息，他已经在线等着了。

“我爸爸失踪了。”哈立德飞快地敲着键盘。告诉了塔力克整个故事，虽然他自己都不太完全相信。

“我父亲告诉我了。”塔力克回复。“每个人都很担心。他们说反恐战争日益严重。”塔力克知道哈立德自从来到卡拉奇后就没怎么看报纸，就给他发了一些链接，全是在线的英文文章。

“可是，为什么是我的爸爸？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哈立德浏览了报告后问道。

“你这个笨蛋，他是一个男人，对吧。”塔力克回复说。“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充分的理由了。”

“我不明白。”哈立德疲倦地说，又开始担心不已。

“来吧，登录“轰炸机一号”！我们打完游戏的时候，你爸爸说不定就回来了。”塔力克说，“其他人都准备好了，都在等着呢。”

哈立德于是点击登录游戏，仅仅希望借此散散心。其他的玩家快速地调整阵容，把他们的士兵移动到开始的目标点。战斗机也出现在视线中。战斗开始之前，上场游戏的所有积分都飞快地累积到最高点。

哈立德疯狂地敲击着键盘，一心求胜。他的手指头敲打着，力图 and 屏幕上的出现的图片保持一致的节奏。渐渐地，键盘似乎是在自己打游戏，自然而然地打击出现的每架飞机，轻而易举地发射炸弹轰炸

目标。哈立德开足了火力，把敌人的船只炸毁，用炸弹轰炸每一个目标。终于，他不再想其他的事情，全身心地玩着游戏。虽然这个游戏的评分系统非常复杂，但是他的脑子突然间变得轻松了一点。

最后，稍事休息，哈立德暂停游戏向厕所冲去。还没完全拉上牛仔裤，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出来，一心想着在轮到他操纵火箭前返回到电脑前。正在这时，前门被打开了。哈立德立刻兴奋不已，他快速地从黑暗的大厅冲到门口。晚上的这个时候，肯定只有他的爸爸回来才不用敲门吧？

但是，他大错特错了。堵在走廊的是一伙神情凶残的男人，都穿着黑色的纱丽克米兹，头上缠着黑布，手上带着黑色手套。两只愤怒的蓝眼睛，其余的是棕色的眼睛。他们的身影向他移动过来，样子就好像卡通片里的身体方正的歹徒。哈立德对眼前一幕困惑不已。他摇晃了一下，撞到后面的墙上，举起手臂试图阻止他们靠近。这伙人用肩把他顶到厨房，关上门，把他推倒在地。哈立德双膝着地，又震惊又恐惧。他们冲他挥舞着一杆枪，就好像他是一个强暴的罪犯。然后，他的嘴巴被老虎钳似的手夹紧，用胶带封了起来。哈立德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更别说大声尖叫了。

这伙人抓住哈立德的脚踝和胳膊，给他戴上手铐，然后往他头上套上一个破布罩。哈立德震惊极了，身体不停地摇晃着，感觉他的世界已经慢慢滑向一个瞬间即成的恶梦中。然后有人连贯地朝他的后背踢了一脚，哈立德头朝下撞击在地板上。紧接着，一只厚重的皮靴紧紧地压在他的脊椎上。哈立德痛苦不堪，低沉地呻吟着。地毯上的灰尘吸进了鼻子，他抑制不住在破布罩里打起了喷嚏。这一简单的反应又让这帮陌生人抬起更多的靴子打他。巨大的痛苦在哈立德身体里面爆炸，心里震惊着，身体摇摆着，鼻子拼命地喘息着，想从被胶带密封住的嘴巴里吸进空气来。

爸爸！爸爸！哈立德无声地喊着。这肯定就是爸爸的遭遇。哈立德身体扭曲着，转动着，他无法呼吸，无法尖叫，也无法平息他那嘭嘭乱跳的心脏。他们把他像箱子一样提起来，攥紧了他的腿和肩膀，静

悄悄地把她带出屋去。哈立德恐惧地蜷缩起身体。他被扔到一辆敞篷卡车的后面，脸和身体结结实实地撞在地板上。卡车突然开动，把他从一边颠簸到另一边。这帮人挤在哈立德身旁，呼吸沉重，闻得到他们的体味和烟草的味道。

哈立德被吓得浑身瘫软，他迫切地想要知道他们要带他去哪里。他们是谁？为什么是他？为了什么？但是这些问题他都不能大声地说出来。

城市的声音渐渐地消失，卡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越驶越远，每一次颠簸都使得哈立德在卡车里面痛苦地滚动。他呼吸着油污和动物的恶臭，头不停地撞击在凹凸不平的金属板上。每次他滑到一边，就有人用他沉重的大靴子把他踢回到中间。他被绑架的情形一幕接一幕地在他脑子里闪回，无法抗拒的恐惧汹涌而来，他或许随时会被抛在路边，任由死掉。

## 第六章 权力

卡车颠簸地驶过又一个坑洼。哈立德那被蒙住的脸，挤压在炙热坚硬的地板上，灰尘在上面四处飞扬。头被撞得咚咚作响，胳膊被绑在身后，疼痛得难以忍受。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把枪指向我的头？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在爸爸身上了吗？目前的情况超越了哈立德的日常生活，令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他的世界里的，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他身上的。这更像是一部电影，或是一个电脑游戏。一次又一次，他回想起阿布杜拉总是在屋子里转悠。纳瑟和塔力克告诉过他，有的人为了钱而撒谎的事情。这些人是美国士兵吗？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对他这样的英国小孩子感兴趣呢？肯定是弄错了。如果他们抓了爸爸，那他们很快就会搞清楚的。

卡车转了一个弯，哈立德滚到了一边，一只大靴子把他踢走。在卡车边上的一个男的很生气地大声叫喊着，这让哈立德想要尖叫。当他的妈妈、妹妹们和姑姑们，发现他也失踪了，他们肯定会不知所措。先是爸爸失踪，现在又是他不见了。

过了一会，卡车停下来了。两个男人把哈立德提起来，带他穿过水泥地前院，周围是脚步声和汽车声。

到了楼里面，头上的布罩被扯下来。明亮的吸顶灯让哈立德眼花缭乱了一会。他试图辨认出绑架他的人，但是他们的脸都被黑布缠绕着，只有他们愤怒的目光和粗糙的拳头给了一个小提示——那个蓝眼睛的人可能是个西方人，而且他粉色的手上有雀斑。猛然间，一个人从哈立德身后把他嘴巴上的胶带撕了下来，拉伤了他的嘴唇和皮肤，几绺头发也被扯了下来，疼痛的感觉就像是被大个的蜜蜂给蜇了一下。哈立德痛苦地尖叫起来，眼睛里泪水汪汪。他们攥住哈立德的下巴，可是并没有打开手铐脚镣。

此刻，哈立德内心的害怕与愤怒、身体的疼痛几乎将他逼疯，但是他还能低头凝视他的牛仔裤。裤子上满是灰尘，完全被扯坏了。他感觉极度虚弱，头晕目眩，几乎不能呼吸，发不出声音来。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没人会相信这个，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疯狂。如果他告诉浩吉或尼科这些遭遇，他们会怎么说呢。想到这里，他近乎神智错乱地微笑起来。

“你们是谁？”他绝望地问，几乎是耳语般的声音，可是没人说话。

那些人都坐在那里，然后一个矮胖的巴基斯坦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纱丽克米兹熨烫得平平整整，右手上戴着一个硕大的金戒指。这个男人把哈立德拖进一个灰色的房间。他们一进去，他就立刻把门锁上了。这个男人上下打量了一下哈立德，一脸诧异地看着哈立德的那极度肿胀、满是淤伤的脸。哈立德舔了下嘴唇，上面有从嘴角滴落下来的鲜血。下眼皮疼痛地抽搐着，哈立德要斜着眼睛才能看清这个灰色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两把椅子、一块地毯和一张小黑桌子。桌子上有一堆散乱的文件。房间弥漫着狗饼干的味道。

这个男人指着其中的一把椅子，示意哈立德坐下，然后弯腰解开哈立德的脚镣。这个人让哈立德觉得他的苦难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可是，后来他把哈立德戴着的镀铬手表扭下来，那是爸爸给哈立德的

圣诞礼物。这样看来哈立德的苦难不会结束。这个男人把手表藏在口袋里，然后坐在哈立德对面。

“姓名和地址。”他拿稳钢笔后问道，英文字正腔圆。

他英文说得这么好，哈立德开始怀疑这个男人是不是巴基斯坦人。

“把我的手表还给我！”哈立德用嘶哑的声音说。

“回头会给你的。”这个男人回答。

“这儿是警察局，还是什么地方？为什么那帮人要暴打我？”

“回答问题。”这个男人愠怒地说，“你在巴基斯坦做什么？”

“在巴基斯坦做什么？我和我的家人在度假，然后我会回英格兰上学，我住在那里。我的名字是哈立德·艾哈迈德。你们刚去过我姑姑家，你知道我的地址。”哈立德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英格兰？在大学上学？你的名字是哈立德·艾哈迈德？”

“我在上中学。都是小孩。我刚说了我的名字。”哈立德叹了口气，说“你是谁？让我离开这里。”

这个男人把头侧到另一边，想把哈立德看个清楚。“你到卡拉奇以后，都去了哪里？”他说，好像他知道一些哈立德不知道的事情。

“没去哪里。你要说什么呢？”哈立德说。这个男人从他的后兜里拿出一张小照片，哈立德更加困惑了。

“这个人是谁？”他生气地指着这张模糊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穿着棕色纱丽克米兹的人，向空中挥舞着双臂，被数百名穿着类似的人包围着。这家伙可能是任何人。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他叫什么？”

“哥们儿，我不认识他。可是，你知道我爸爸在哪里吗？这一切都是在干吗？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把我的表还给我。”

这个人盯着哈立德，面无表情。很明显，只准回答不许提问。

哈立德生气地交叉起了双臂。他见过很多小孩被警察拦截并盘问，他知道他有哪些权力。

“我要一名律师，在此之前我不会再开口。那块表花了我爸爸三十五块英镑。还给我。”

“这儿是卡拉奇，不是英格兰。”这个人说，“在这里你没有任何法律权力。告诉我们你知道的，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已经告诉你真相了。我要见英国大使馆的人。他们会帮我离开这里的。我没有犯罪。”

“你还不明白，你被通缉了。我们干涉不了，真对不起。”听上去这个人似乎是真的在抱歉，这让哈立德有点吃惊。

“有人通缉我？省省吧。我没做什么事。你们疯了吗？”哈立德既困惑又紧张，快速地讲述自己、他的家人，以及爸爸的失踪。他还提到了吉姆，和寻找那所公寓的经历。“我只有十五岁。”哈立德补充说到。

“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里。”那个男人说，口气好像是他的手被绑住了，而真相并不重要。“你看上去比十五岁要大得多。太晚了。明早再见。”他起身离开。

“你不能这样铐着我！”哈立德大喊，“我的胳膊很痛！”门砰地关上了。“你偷了我的手表！”只听到锁门的啪嗒声。

哈立德感到困惑和震惊，他没法理解为什么会被绑架、被殴打、被带到这里。事情越这样发展下去，他觉得越怪异，越严重。一想到妈妈早上要面对他失踪的噩耗，他就崩溃了。他感到内疚，虽然这都不是他的错。爸爸的失踪，再加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所有的这一切都很怪异，很疯狂。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像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呢？

哈立德现在感到身体的一侧疼痛难忍，心想也许一根肋骨被打断了。手臂和肩膀很疼，胸部和腿也是阵阵抽痛，另外加上刺痛的脸和酸痛的眼睛，所有这些都让他疲惫不堪、困惑不已，他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

房间里脏乱不堪，哈立德根本无法入睡，于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大声地咒骂着。他边狂喊，边在脑子里骂得更凶，用咒骂劈开空气。他回想起他把手机放在隔间的电脑旁，为没有把手机放在口袋里而生

自己的气，尽管他们也会把它拿走。在凉凉的水泥地上躺下来之前，他想着要不要用光脚去踹门。然后短短几分钟，他就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醒过来，全身上下被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着。天花板上的吊灯直晃他的眼睛。他掉转头对着门，凝视着桌子和椅子的阴影，痛哭流涕。

当天早上，半睡半醒之间，哈立德挺直了身体，下决心保持头脑清醒，设法离开这个地方。相信这些人，不管他们是谁，现在肯定知道他们抓错人了。他再三安慰自己，哈立德·艾哈迈德并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

脚步声传到门口，哈立德决定按照吉姆建议的，要尽可能地合作。他知道他昨晚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今天如果他多加合作，事情可能会好转。叫这个矮胖的家伙“叔叔”或许会表示下尊重。哈立德微笑着，对他会在几个小时之内离开这里充满了自信。

门锁转动的时候，哈立德做好了准备，面带微笑。可是，来的并不是昨晚的那个家伙，而是一个年轻点的巴基斯坦人，他带着茶和面包片来引诱他。

“那个人在哪里？”沉默。哈立德试图表示友好。“你叫什么名字？”沉默。然后，这个人带着茶和面包片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很显然他不会说英文。

“再见。”哈立德喊道。没有反应。门啪地关上了。

几分钟后，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带着一本笔记板进来了。她披着棕色直发，穿着灰西装和白衬衫。陪同她的是两个男人，他们穿着白色细条纹衬衫和海军蓝裤子，站在门口。这个女人拉开另一把椅子坐下来。随后，一个穿黑衬衫的家伙出现在他们后面。

“嗨，卡立德。”她的美国口音显得很友好，好像她会帮助他似的。“我是安吉拉，这是布鲁斯。”她指着身后一个默不作声的男人说。另外一个人她没有介绍。“现在开始询问，你上周在阿富汗究竟干了什么？”

哈立德的脑子又混乱了。“我名字读作哈立德，我从来没去过阿富汗！”

安吉拉冲着他甜甜地微笑着。“好了吧。我们知道你去过那里。我们有你的护照。”

事情变得荒唐起来。

“这不可能。我们所有的护照都由我爸爸保管。你怎么会有我的护照？你们抓了我爸爸吗？”

“你的爸爸？为什么你总是在谈论他？”

“什么？我告诉过另外那个家伙——我爸爸失踪了。”

“你爸爸为基地组织工作？”

“什么？没有！他是在曼彻斯特工作的一个厨师。不要犯傻了。你可以打电话给餐馆。他们会告诉你的。问下我的姑姑们，还有我的妈妈。”

“你一点也不知道你的爸爸在哪儿？”安吉拉皱起了眉头。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现在，哈立德愈发糊涂了。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安吉拉向后靠在椅子上，和门口的男人交换了下眼神，好像在说，这可能要花点时间。

哈立德现在是完全地莫明其妙。“我只有十五岁，”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的手表在哪里？”

“我叫詹姆斯，我来自军情五处。”个子高大的那个家伙冷不丁插了一嘴，他长着大大的红鼻头和浓密的头发，神情严峻地盯着哈立德。

“那么，把我放了！”哈立德大吼。

“恐怕不行。”他说。

“你必须把我放了。我只是一个小孩。”

“最好跟美国人充分合作，告诉他们你在阿富汗做过什么，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游行队伍里。”

“什么游行？那天早上的事情吗？我只不过是穿过人群去找我的爸爸。你把我和其他人搞错了。”如果英国佬不帮他，谁会帮他呢？哈立德终于崩溃了。“求求你们了！”他乞求道，泪水盈满了眼眶。可是，这些男人毫无表情，毫无怜悯之心。

不久，门开了，男人们离开了。另外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家伙加入进来，他的脸圆圆的，微笑着。这给了哈立德一点希望。和这个女人耳语了一番后，他说，“我们已经抓到其他人了。”

“什么其他人？你们绑架了我的妈妈和妹妹们吗？”

如果他们能说明他们究竟怀疑他什么，他会解释清楚，可是，不管他怎么看他们，他们根本不理睬，转过头悄悄地耳语，根本听不清说什么。

“什么其他人？”哈立德大声的喊叫。

然后，这个圆脸的家伙开始用脚踢踏地板。此时，安吉拉站起身，两个巴基斯坦警卫抓住了哈立德的手铐。

“送我回家了吗？你们带我去哪里？”哈立德大喊道。他们带着他向门口走去，穿过散发着霉味的走廊，来到室外。阳光炙热地烤着，他们把哈立德带到一辆停在外面的布满灰尘的棕色卡车上。这次，他们懒得用布罩蒙住他的头，因为他们清楚哈立德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没地方可逃。

这个时候，哈立德才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会带他回家。哈立德被从后面推搡着，脸再一次被朝下按住，他只能辨别出另外四个穿着纱丽克米兹的男人爬上来坐在卡车边上。他们用手抓住哈立德，身体倚在他身上防备他突然逃跑。他们的呼吸带有烟草味道，这让哈立德感到恶心，但是他根本没法挪动。他们的凉鞋和毛茸茸的脚指头在他的面前晃动。没人说话。司机开上一条开阔繁忙的高速公路，哈立德又颠簸在凹凸不平的金属板上。灰尘沾满了他的脸、眼睛和嘴巴。他像一只空的棕色瓶子，四处碰撞着。他尽力避免颠簸到他的耳朵和满是淤伤的头部。

突然一个急刹车，哈立德被两个汗渍渍的男人从车兜里捆绑着推出来。他们推着他走向一栋装着高耸窗户的大楼，猛推着他通过一扇闪亮的黑门，到了一个他生平所见过的最豪华的地方。那里挂满了镀金镶框的照片，摆满了奢侈的红色和金色的椅子，大理石大厅闻起来

有银色抛光剂的味道。他身旁站着男人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如果没有他们，哈立德可能会以为这是哪个著名巴基斯坦板球运动员的家。

同车来的两个男人消失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其他人和哈立德紧挨着，把他推到大厅尽头的小房间里。

哈立德一进到里面，房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钥匙在锁眼里转动，响亮地锁了双层。这让他觉得，短时间内这个门不会被打开。哈立德跑到窗户边查看他能否逃跑。可是，在停着的汽车外面站立着另外两个男人，严防有人从窗口逃脱。沿着宽阔的街道，还有其他大楼，有的楼前立着黑门。哈立德的对面是一个像公园似的空地，围着用狭窄的栏杆。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地方。安全、富足。若是在家，哈立德会设法避开这种地方，免得有人以为他是一个窃贼或者有什么不轨企图。这种马路让哈立德感觉自己很贫穷、很邈远，格格不入、不自在。

为什么他们不请他过来？为什么要拿枪绑架他，把他暴打一顿？如果他们最后是他带到这样的一个豪华地方，为什么还要愚蠢地给他戴上头罩和镣铐呢？

哈立德茫然不知所措。他坐在深黄色的沙发上，把脚架在一个小咖啡桌上，用他后背的T恤衫揉搓着酸痛的手腕，试图把手铐往胳膊上移一点儿。他受伤的肩膀无比得疼痛。身体一侧的疼痛迫使他向前倾，几乎要蜷缩起来。他盯着木地板上华丽的地毯，想知道他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处置他？

没过多长时间，两个穿着牛仔裤和蓝色衬衫的男人嘎的一声打开了门。哈立德赶快把他的脚从咖啡桌上放下来，坐直了身体，尽力作出不害怕的样子。又是两个美国人。这两人介绍自己是丹和鲍比。就像上次一样，没有说姓氏。

“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丹说，口气却并不令人信服。他懒散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一双大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相貌温和的鲍比拿出了一张放大的照片，点了几次头示意哈立德看，照片上拍的是哈立德在卡拉奇的游行中，他跳得高高的，胳膊高举在空中。

“这是你吗？”

哈立德点点头，惊讶地看着这张照片。游行中的每个人他们都有照片吗？这是基地组织的行为还是其他？他们跟踪他了吗？

“我告诉过你们！我在找我爸爸的时候，被困在游行队伍里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活动！”

“你在游行时候做什么了？”

“你旁边那个戴便帽的家伙是谁？”

“在你右边的这个男人叫什么？”

“你为什么从阿富汗来到卡拉奇？”

“你在阿富汗见过谁？”

“你带来了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去游行？”

这开始让人感觉像电影《偷天情缘》的一个场景。无休止地问同样的问题，却忽略同样的回答，因为这不是美国人想要的答案。丹和鲍比的脸刮得很干净，头发梳地很整齐，连同他们大张的嘴巴、露牙的微笑和愚蠢的问题，这一切让哈立德不得不怀疑他们也许根本不了解状况，也许嗑了药，或者有其他什么毛病。

哈立德按捺住自己的脾气，耐心地告诉他们他是谁，为什么他会出现在他们拿的那张照片里。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解释着，提醒他们他从来没去过任何接近阿富汗的地方。哈立德同时心想如果再这样下去，他自己会发疯的。

“我十五岁，”哈立德第一百万次说，“我还在学校上学。”

这次丹靠回到椅子上，不耐烦地摇晃着脑袋。“快点！回答问题。”

“承认你二十二岁，是基地组织的成员！快点！”鲍比说，脸上露出无比恶毒的微笑。

“什么？没门儿。你怎么会那么想呢？”哈立德辩解着。

丹终于看上去要放弃了。“好吧，带你去坎大哈！”他得意地说，向正在跑向门口的鲍比弹了一个响指。“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他幸灾乐祸地补充说。

“坎大哈?你什么意思?”哈立德大喊着,一面非常感谢爸爸在他小的时候,让他学亚洲地图。“那是在阿富汗!我告诉过你我没去过那里,你居然想要把我带到那里!你疯了吗?我想见我的家人。我的妈妈在哪儿?有人编造了谎话来陷害我——我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了!不要给他们钱!是阿布杜拉举报的吗,那个疯子?”

“你应该信任我!”丹掉头走向门口,无视哈立德爆发着的情绪。

五秒钟以后,警卫重新出现。哈立德跳了起来,准备抵抗,可是,他的双手被铐在后背,他根本无法抵抗。接着警卫粗野地把他推开,在门边等着丹和鲍比离开房间,然后迅速地跟着他们出门,最后把钥匙插进锁眼里锁好门。

哈立德再次独自一人坐在深黄色的沙发上,慢慢地觉得也许他们真的是要带他去坎大哈。他回想着他们问的问题,绞尽脑汁地想要搞清楚他们到底把他认成谁了。

“我看上去像一个恐怖分子吗?”他大声地问。这一切让他困惑不已。他发散性地思考着各种可能性。是因为爸爸吗?他作了什么坏事吗?那个游行是有关基地组织的吗?他们认为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一直在谈论阿富汗?

他只知道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而且,爸爸不在身边,事情会变得更糟糕。

一个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警卫拿进来一瓶水。他的动作和脸部表情都很轻柔,一点也不像上个警卫那样粗暴。哈立德感觉他能和这个家伙说上话,于是打了下手势说需要上厕所。这个警卫就给他打开了手铐。哈立德终于看到卡车的颠簸给他的胳膊造成的伤害,上面布满了红肿的印痕、伤口和淤青。胳膊滑落到身体两侧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种被牵引着的疼痛。

警卫瞅见了哈立德的胳膊,皱起了眉头。他把哈立德领到外面,另外一个警卫抛来一条白毛巾盖住哈立德的头,防止他看到往哪里走。第一个警卫抓紧哈立德的胳膊肘,带他慢慢地走向走廊另一头的厕所。

毛巾被拿掉了，哈立德听到两间厕所中的一间传出低低的说话声，这让哈立德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个人。门在他身后飞快地关上，他注视着这个黑暗潮湿的厕所，有点像恐怖电影中的一幕。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滴水的水龙头和两个污秽的瓷便器。这么豪华的房子，这样臭气熏天的厕所，这比学校的厕所还要糟糕十倍。

“喂？”哈立德知道警卫正在外面听着动静，于是小声地对着关闭的灰色厕所间说到。低低的说话声突然停下来。门开了，一个表情警惕的印度男人走出来，眼神茫然，面无表情，他经过哈立德身边而没有看到他。

“嘿，哥们儿！”哈立德小声说。

突如其来的问候让这个男人吃了一惊，他焦急地捶着门想要出去。一会儿，他就走了，而哈立德更加困惑了。还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被关在这里？这个豪华的房子只是一所伪装的监狱？谁是这里的主人？一会儿，门为哈立德打开了。他又一次被戴上了手铐，毛巾也被扔过来盖住了他的头。他被领着往上走了几级台阶，下来到了另外一个走廊的另外一个房间，然后毛巾又被取下来了。

哈立德受不了了。“我需要帮助！”像一只受了伤的动物，哈立德的嘴巴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求求你！求求你！”他泪水汪汪的眼睛与警卫扁平、低垂的眼睛相对。一种绝望的认同感在两人心底深处传递着。哈立德哀求着寻求帮助，而这个面色温柔的警卫低下了头，眼睛盯着地板。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是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请你帮我离开这儿！”哈立德知道这也许是他最后的逃生机会。

“我帮不了。”警卫叹了口气。

“为什么你帮他们，不帮我？至少去我姑姑们的家，告诉他们我在哪儿。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如果你不能帮我，帮帮我的妈妈吧！”

“我们有纪律，不能提供援助。”他回答。从他的口气里听得出他也很难过。

“谁会知道？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求求你了！我可怜的妈妈！”

哈立德心潮汹涌，他想他也许该踢他一脚，然后冲楼梯跑去，被从后面打死算了。怎么也比被关在这儿好。这时，这个警卫沉默了。他一脸忧虑，还带有一丝内疚，然后就急匆匆出去了。门锁在快速转动，啪哒声，然后是沉闷的撞击声。整个房间又陷入了一片死寂，仿佛这种死寂会永远持续下去。

哈立德从门口转过身来，他喉咙抽紧，全身疼痛，身上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随时都有可能瘫倒在地。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的房间要小一点，一点也不豪华，里面放着六把硬木椅子，一张抛光的桌子和几块地毯。窗户用黑胶带封住了。这是一个餐厅，哈立德心想。突然间，附近楼里传来锤钻声和激烈的枪击声，给这一切增添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似乎是被困在其他人的恶梦中。他落入圈套，完蛋了，没人来帮他，无路可逃。

哈立德从来没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只不过是来自罗奇代尔的一个普通孩子，足球踢得还过得去。如果再努力点，他会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他长得不难看，可是他的五官并不突出。不像他的哥们儿托尼·班达，长得像电影明星，有个光彩照人的女朋友莱克茜。不像浩吉，他是一个超棒的守门员。不像尼科，他是这个区域最出名的酒商。不像迈克尔，人很聪明，踢球踢得棒极了。除了自己的好朋友之外，哈立德还能说出他认识的所有小朋友的与众不同之处。而他，他什么人都不是，一无是处，无足轻重。所以这整件事情显得令人尴尬，甚至更加糟糕。如果他的朋友们听说哈立德·艾哈迈德被绑架了，他们肯定都要笑翻天！

哈立德坐到一把硬木椅子上，盯着周围的其他五把空椅子。谁在用这个房间？感觉没有被使用过。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他会坐在这里，而且双臂被铐在背后，遍体鳞伤，全身疼痛？

过了一会儿，这个和气的警卫打开门，扔给他一条棕色的薄毯子。毯子闻起来有股老鼠的味道，这就是他今晚的铺盖了。这是哈立德最后一次见到这个警卫。另一个警卫端来了一份咖喱鸡冷饭，他给哈立德打开手铐，看着他吃。哈立德刚把最后一点米饭放进嘴巴，他就抓

起哈立德的手肘。这次他善意地铐松了一点，哈立德猜想，这会让他晚上过得舒服点。

他已经毫无理由地被拘禁了二十四个多小时。为什么？哈立德躺在红色的东方地毯上，身上盖着发臭的毛毯，蜷缩起身体。他思索着地毯工匠怎么编得出这么复杂的几何，脑海里想象着一个工匠独自待在黑暗的小屋里，研究哪里放菱形和十字架，哪里用红色的花朵滚边。

几年前，爸爸硬是带他去罗奇代尔市政厅，参观东方地毯展销会。哈立德一路抱怨着，而爸爸却像小孩子一样兴奋。他揉搓着双手，想象着他们就要去看到的美丽的地毯。

“东方地毯的图案总是令人赏心悦目。”爸爸告诉哈立德。“图案的样式各异，但是都一样地漂亮。你在听吗？地毯上有一种魔力。同一块地毯上有许多图案，但是展现出了和谐一致。”

当然了，他们一块地毯也买不起，因为最便宜的也要好几百磅。哈立德可毫不在意，当时他只觉得无聊透顶，一点都没有看明白那些地毯的样子。当他们到达市政厅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买地毯的人。拍卖商一块接一块地举起地毯，就好像那是镶在皇冠上的宝石。对于这样的场面，哈立德觉得不可思议。

“爸爸，地毯就是地毯！它是铺在地板上的。”此刻，哈立德后悔当初说了那样的话，心里觉得很内疚。虽然爸爸什么也没说，但是看到哈立德对地毯那样地不感兴趣，他肯定很失望。后来，爸爸开口说了一些哈立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话。

“对美好的事物心怀感恩，你就能找到内心的平安。”

现在，哈立德躺在地毯上，看得越仔细，上面的图案就变得越深邃，越赏心悦目。这多么奇特啊？哈立德猛地坐起身来，他能看到自己戴着手铐、坐在一块陌生的地板上、被吓得要死的模样。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盯着这块地毯看。可是，他看得越久，重复的菱形图案就越看起来越完美。一条粗重的黑线出现在这里，而在头部那边毫无理由地掉转，以一种奇怪而令人惊讶的方式，打破了固定的编织模式。

这让他猜想为什么这个形状突然逆转，然后有时候又像以前那样延续。他猛地灵光一闪，突然间明白了爸爸为什么带他去看地毯展销会。

没过多久，哈立德就情不自禁地感激那些现在还在劳作的编织工——是他们辛苦劳动，用羊毛、棉花和丝绸做出了这么漂亮的地毯。他们不会想到，这对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来说，意味深长，因为他平时都是在打电脑游戏和同伴们玩耍中度过的。

这是真的，心存感激确实让哈立德感觉好受了一点儿，就像爸爸说的那样，甚至内心也安宁了一些。瞬间，爸爸笑意盈盈的样子又在他眼前闪现。无论何时，他看到特别的東西都会开心地大笑，甚至包括长成鸡蛋形状的怪石头。

“这个世界充满了类似的惊奇。”爸爸曾这样告诉他。

也许，在卡拉奇的某个地方，爸爸也在某个房间里盯着地毯看。可是，事实上，他躺着的地毯是现在和爸爸唯一有关联的东西。哈立德拼命地想要想些其他东西，免得自己发疯，他一个劲地辨识着地毯的形状和颜色，就像一个小宝宝在撕扯一条喜欢的毛毯。

他从地毯上抬起头来，盯着天花板看，希望电灯泡的黄色光晕能旋转成一个妖怪。一个胖胖的、笑嘻嘻的妖怪或者精灵，就像阿拉丁神灯里的那个。永生的、有着人类外形的精灵，来到这里把他带走。他能看到他，就在那儿，现在，带着他坐在一条魔法地毯上回到妈妈身边，他的妈妈。

“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精灵说。接着，哈立德似乎退回到了电脑隔间，这次他关上了电脑。他拿起手机，把它好好地放在牛仔褲口袋里，镀铬手表又戴回到手腕上，走上楼梯去睡觉。几分钟后醒过来，闻到了热气腾腾的茶香，妈妈站在他身边，微笑着说：“爸爸还在睡觉。”

可是，精灵不见了，也没人过来。过来一会儿，灯泡闪烁着熄灭了。哈立德又跌入绝望，感到他渡不过这个难关。他侧躺下来，听着深夜的各种噪音：吱吱作响的大房子，偶尔路过的脚步声和过路汽车的低鸣声。他的眼睛盯着这些美丽的地毯，然后慢慢转向房间里那些

隐蔽的黑暗角落，那里散发出一股霉味和蜡油的味道。从门缝下面透漏出来一点淡黄的微光，那就是黑暗中唯一的一线光亮了。

## 第七章 面包

早上另一个警卫给哈立德拿来了茶和面包。他长着一张长脸，胡须蜷曲，浑身全副武装。像上次那样，警卫给哈立德打开手铐，然后站在他身旁，看着他吃。脚步声匆匆地经过门口，哈立德抿了一口甜甜的热茶。伴随着楼上房间传来的重击声和愤怒的呼喊声，他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包片，三大口就吃了个精光，手指头上留着变味的白面粉味道。

“能冲个澡吗？”哈立德问，虽然不抱一线希望。警卫转过身，目光茫然地盯着光秃秃的墙，哈立德的希望破灭了。刹那间，哈立德向他扑过去，茶和盘子被摔在地板上。哈立德的愤怒暴涨起来，他用双手使劲地攥住警卫柔软而又温暖的脖子。警卫挣扎着要扯掉哈立德的手。哈立德的手指阵阵刺痛，但是仍像一个拳击手一样用拳打击着。警卫发疯似的大叫救命，并试图挣脱禁锢。

四个警卫冲进来，举起枪，对准了哈立德的头。他们像行刑队那样两脚分开，一旦哈立德一松开警卫的脖子，他们就随时准备杀死他。可是，哈立德已经被自己狂怒的神经折磨得精疲力竭，他松开了双手，瘫倒在地板上，头低垂着。浓密的黑发从他的前额耷拉下来，他开始流汗，一种灵魂出窍的绝望感把他全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现在，他倒下了。一只靴子踹向他身体的一侧，把他踢趴在地上。他的胳膊被扭到后背，双手被铐紧。另一只靴子猛踢到他肩膀上。更多的靴子踢向他的肚子，一直踢到哈立德无处可躲，不挡着警卫们的道。哈立德痛苦地蜷曲着身体，鲜血从他鼻子里流下来，他呕吐不止。

他躺在那里，似乎过了几个小时，然后昏睡过去。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里又黑了。一记起之前发生的事情，哈立德不由自主地恐慌起来。他的肚子痛、胳膊痛、脸颊痛，全身上下几乎无处不痛。泪水奔涌而出，哈立德看不清他未知的将来，看上去没有值得活下去的理由。这是一个残忍的世界，到处是恶毒的人，他们对谁都漠不关心。

正在这时，门开了，一盏荧光灯照进房间。哈立德蠕动着身体想要看清门边的身影，可是在幽暗的光线下，怎么也看不清。一个人大约用乌尔都语说了什么，哈立德分辨出一个熟悉的单词。

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他只会说英文。”

“从那儿站起来！”另外一个沉稳点的声音命令道。在哈立德脚边的木地板上，一把枪的影子清晰可见，于是他挣扎着站起来。脚踝处一阵刺骨的疼痛，哈立德弯了一下腰，一时站立不稳。但是他挣扎着，挣扎着——他知道如果跌倒了，他们就又会对他拳脚相加。

两个长相粗犷的男人从哈立德的两旁攥着他的手肘将他带出房间。那两个男人的脸上带着愉悦的神情，他们带着哈立德快速地通过走廊进到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装了一个顶灯，放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黑色的塑料椅子。

他们在和我玩什么把戏？哈立德心想。他们把我移来移去，是为了不让我记起呆过的地方吗？

三个人匆匆离去，只留下一个面目和善的人。当哈立德和他四目相对，他露出了羞愧的神情。他很快地垂下眼睛，悄悄地把哈立德的一只手铐锁到椅子上，然后往后站。哈立德的另一只胳膊软绵绵地垂在他的大腿边。哈立德查看着自己受伤的棕色皮肤，上面有大面积的紫青淤伤。他的手很肮脏，布满灰尘和血污，上面还沾着几缕地毯的丝线。他的指甲盖乌黑，看上去仿佛在墨水里浸过。哈立德抬起了胳膊让这个警卫看看他的伤口，同时用手指牢牢地指着他，就好像这个警卫该为他目前的境遇负责。但这个警卫似乎并不在意，他离开了，几分钟后又回来了，用他脏兮兮的歪牙啪的打开了一瓶水，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谢谢你！”哈立德对他突然的微笑心生疑虑，只不过给了他一瓶少得可怜的水，他不要也不相信他的善意。哈立德宁愿他对自己怒目相对。那么，或许这种狱卒——囚犯的关系还有渺茫的机会变得纯粹点。哈立德低下了头，避免和他目光接触。

他喝干了最后一滴水，把空瓶子狠狠地扔给警卫。警卫一边密切地注意着哈立德，一边和一个等在门口的警卫急促地说话。最后，这个警卫甩着手，一副愤怒的样子，砰地关上门，匆匆地走开了。

“耶，总算走了！”哈立德大声地叫出声，然后又暗想早饭会不会因为这番粗鲁的言辞而没有了。幸好，没有，门又开了，一个脸色冷峻的警卫给他带来一块薄面包。哈立德快速地把面包塞到嘴里，跟自己打赌这肯定是他今天最后一次能吃到的一点食物。警卫还没有转身走到门口，哈立德就急着把整个面包吞下去了。就是要让他感到震惊，给他看看自己有多么饥饿，他们有多么残忍。

接着呢？然而，那个警卫连瞥都没有瞥他一眼就关门出去了，这让哈立德几近崩溃。有些事情你能解决，有些事情你无能为力。哈立德明白他这一生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听着门砰地被关上，急匆匆的脚步声渐离渐远，哈立德不由得自我怜悯起来，甚至差点昏厥。在这间满是污垢的房间里，他等待着，等待着，这已经够糟糕了，可是，最令人痛心的是他无法理解所发生一切。

## 第八章 马苏德

哈立德被震耳欲聋的声音给吵醒了，是楼上传来的拖拉家具的声音。不知道什么原因，栗色的天鹅绒窗帘是拉开的。哈立德睁眼看到满屋的阳光，这让他困惑了一阵子。一定是有人在他睡着的时候进来过，把窗帘拉开了。

房间里没有什么其他的改变。小桌子仍放在地板中央，两边各放着黑色的塑料椅子。天花板上还挂着裸灯泡，墙上散发着已经熟悉的恶臭。

这时候，他注意到固定在窗户的那两块胶带已经被撕掉了，但是窗帘没有动过。哈立德想起来，昨晚那个歪牙的警卫进来过，他神情抱歉地看着哈立德，试着叫醒他，因为哈立德靠在椅子上，几乎要掉下来。警卫把铐在座位上的手铐打开，然后又轻轻地在哈立德背后铐上他的双手，这样哈立德就能在木地板上的粗糙棕垫上躺下来。他从

门口扔给哈立德一条臭烘烘的毛毯，然后关掉了走廊上那盏暗黄的灯——哈立德记得这些。

哈立德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把所有的胶带都撕掉。如果能打开窗户，他大概可以设法逃出去。想到这些，他的胳膊开始疼痛起来。他换了几种入睡姿势，可是被禁锢的手腕怎么放也不舒服，他努力调整着身体，最好的姿势就是趴着。只有这样，他肩膀上的疼痛才能缓解一点。

不知什么原因，碧蓝的天空让哈立德感觉到了希望。或许，今天是他回家的日子，虽然根据他的推算，这是他被抓之后的第五天，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事情给他带来过希望。

哈立德突然浑身间充满了力量，他跳了起来，奔到窗口，背对着窗户，开始刮蹭窗框上贴的胶带。终于，胶带的一角掉下来了。胶带两边的线像绳子一样被剥离，可是主要的带状区域根本触及不到。哈立德焦躁不安，他膝盖跪地用牙齿咬。但是，除了嘴巴里咬进了凌散的粘稠的线，他根本撕不掉胶带，它们像棉花一样难扯。

这时候，门开了，一个新面孔的警卫冲他微笑，说着结结巴巴的英文。

“你想去厕所。对吗？”

哈立德点点头，从地板上慢慢地爬起来，生气地把嘴巴里的胶带吐了出来。“告诉我，干吗把我关在这里！”

“美国人，他们想要你。”警卫关切地冲他笑了笑。

“胡扯！”哈立德回复道，“我没有冒犯过他们，我对他们做了什么了？”

警卫睁大了眼睛，耸了耸肩，仿佛在跟哈立德说他无可奉告，然后，微笑很快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和上次一样，哈立德被蒙住眼睛去上厕所。和上次一样，几分钟之后他又被带回到这个朴素的房间。又一次，门砰地被关上，哈立德觉得就像背后被重击了一下，那仿佛就是一种侮辱。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哈立德用他那被铐住的手腕，嘭嘭地撞击着门，然后掉转身，猛踢起门来，直到门再次打开。“你们不能把我

单独留在这里!”他冲着刚才的那名警卫喊叫，另外一个警卫也飞快地赶过来。

他们俩看了他一会，然后彼此对望了一眼，小声说了会话，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随即，哈立德的头又被布蒙上，他被带着通过先前的走廊。

很快，一扇门被打开了，他被推了进去。布从他头上扯下来，门立刻关上了，哈立德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间光线暗淡的灰色房间里，看到里面有一张旧桌子和两把椅子，另外还有奇特的一幕：一个人盘腿坐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他戴着手铐，满身脏污。他肿胀的脸上满是淤伤，灰色的毛发横七竖八，沾着灰尘。然而，他面色平和，流露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尊严感。

“我是马苏德·艾都萨狄。”他骄傲地说，“你呢？”

“他们绑架了我，毒打我，还偷走了我的手表！他们是一帮歹徒！”哈立德喘息着说。

马苏德疲惫地点点头，问：“你有名字吗？”

“哈立德·艾哈迈德。我是英国人，来自曼彻斯特旁边的罗奇代尔。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罗奇代尔？”马苏德想了一下这个地名，摇了摇头。

“我十五岁，就是这样。”哈立德说，“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我——四十八岁。”

他们俩都露出了一丝微笑。哈立德在粗糙的地板上躺下来，试着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来缓解他累累的伤痕。他刚一伸展脊椎，肋部又开始隐隐作痛。但是，他很想听听马苏德的故事，于是忽略了种种不适，斜着身体听他讲，不漏掉每一个字。

“你的脸怎么了？”哈立德问。

马苏德叹了口气，说：“最初他们作出决议，说我是危险分子，用大铁管毒打我。然后，他们不让我睡觉，让我整晚站着。一倒下，他们就猛打我的头。然后，又开始用铁管浑身上下地打我。”

“谁？谁干的？”哈立德惊恐地问。

“巴基斯坦安全人员，是美国人命令他们这么干的。”马苏德说，“你以为是谁？”

哈立德全身骤然变冷，脊椎上打起了冷颤。“为什么？”

“我是埃及人，”马苏德解释说，“他们在阿富汗边境抓到我，因为我口袋里装了两千美金。村庄没了，我没有进到货。他们轰炸了那里，我没处买东西，现在反倒成了我的过错。”

“因为钱？”哈立德突然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被怀疑。

“五年来，我一直从那里进货，放在我开罗的店里卖。绿松石项链、蓝色陶瓷碗、木制品。在阿富汗，鸟笼是非常非常值得买的。有什么好东西，我都带回来卖。”他微笑着说，“我很了解这个国家，许多东西很好看，总有友好的人邀请我吃饭，非常好的人，不像你以为的那样。”

“可是，你明知道有战争，为什么你还要去那里？”哈立德觉得他是一个友好而又和善的人，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丁点儿的怨恨，但是哈立德想不通既然大家都知道阿富汗有战事，他为什么还要去那里。

马苏德把头抬得高高的，眯缝着满是淤伤而又肿胀的眼睛，开始讲他的故事。“你问我为什么？路况很糟糕，城镇也不像什么城镇了，只不过是一些摇摇欲坠的小房子。但是，阿富汗是一个很棒的国家。这次，我犯错误了。我和一个好朋友从被轰炸过的山村出发去喀布尔，因为我们想去看看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苏德停下来喘了口气，扭转了下身体让自己更舒服点，然后继续讲。

“美国人时时刻刻都在到处寻找本·拉登。我的生意也毁了。喀布尔城满目疮痍。轰炸天天上演，妇女、儿童横死在街头。爆炸随时随地发生。我想办法离开，可是成千上万的难民情况一样，都想离开。”

哈立德记起了新闻图片中那载满了人的卡车。憔悴不堪的人们，他们的头上缠绕着土黄色的布，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注视着镜头。爸爸说，“他们看起来像恐怖分子吗？还是难民？”但新闻播报员说他们是

塔利班成员，或许他们是的。无论怎样，怎么分辨得出呢？当时，哈立德心里想的是，管他呢？他们和他毫不相干，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后来我得了伤寒。”马苏德说，“幸运的是，我的朋友照顾着我，直到我好得差不多，能穿过边境到巴基斯坦。他们察看我的护照，问我为什么老从开罗去阿富汗？为什么我在喀布尔待了好几个月？为什么我口袋里有那么多钱？我告诉他们我的生意，可是没人相信。我没有鸟笼，口袋里只有项链。”

“你的朋友呢？”哈立德问，“他怎么了？”

“他们说他没有签证。他现在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后来，他们说我的护照过期了。我告诉他们我得了伤寒。病了好几个月了，可是他们根本不听。”

“他们也许只是想要你的钱。”哈立德说，“他们偷了我的手表。”

“可能吧！”马苏德叹了口气，“但现在他们拿了钱，你认为他们会放了我吗？他们说美国人在通缉我，控告我是敌方战斗人员。”

“一个毫无能力的人？为什么？”哈立德知道这个词。他记得塔格先生说尼科是一个没能力的人，因为他上交的关于西班牙宗教法庭的论文计划上，只有三个词：开始，中间，结束，中间留着很多空白。

马苏德看上去比尼科聪明多了，这讲不通。

“不是毫无能力的人，是战斗人员，敌方战斗人员。”太累了，马苏德闭上了他的眼睛。

“哦，嗯。抱歉！”哈立德点点头。

“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马苏德摇晃着头。

“我看着呢。”哈立德说，希望听到更多的故事。

“他们以为我在跟他们作对，跟美国作对，但我没枪，没子弹，没刀，只有口袋里的绿松石项链和钱。”

“他们不会一直把你关在这里的。”哈立德静静地说，想安慰他。

“是的，他们告诉我，我明早就要被转到阿富汗的坎大哈，接受审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先带我来这里。”只一会儿，马苏德就沉默下来。

“坎大哈!”哈立德重复着,把头埋在胸前。记起了那个叫丹的家伙说的话,他也会去那里吗?他被绑架的回忆又开始困扰着他,在他的脑袋里快速地旋转不已。为什么他没有尽力阻止他们?为什么他没有反击或是逃跑呢?为什么他没有尖叫?做点什么呢?虽然他和马苏德目前处境相同,但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点。两个星期以前,他在罗奇代尔的公园里踢足球。罗奇代尔,看在老天的分上,那里远离战争区域和危险边界,没有爆炸和绑架。而马苏德是一个成年人,到了一个危险的城市,然后被发现口袋里携带着大量现金,而他自己,他只不过待在姑姑们的房子里,上完厕所后准备回去玩电脑。有人向当局出卖了哈立德,编造了关于他的谎言!哈立德现在能肯定就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没人听他讲话。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他要怎么做才能改变他们的看法,让他们相信他是清白的呢?

微弱的脚步声在走廊上回响。哈立德瞅着门,心里期待会有人进来,告诉他这只不过是一个错误。

“以真主的名义……”马苏德回应着从附近的清真寺传来的祷告声。

哈立德喃喃自语,说自己有些累了,他的脸微微地涨红了,但他不想加入其中。现在,他真希望马上改变他与生俱来的宗教信仰。

## 第九章 坎大哈

马苏德的沉稳庄严启示了哈立德。当他被带回原来的房间时,他发现自己有好多事情要思考。他躺了下来,但是睡不着。外面有一辆车在不停地按喇叭,硬地板和令人发痒的地垫,都让他无法安睡。这里还有其他人,他们不仅失去了家人,还丢了生意。马苏德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开罗,现在他一无所有。这个世界怎么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疯狂的事情,哈立德一点想不通,感觉一天比一天怪异。

天亮的第一缕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照射进来,哈立德这时才趴着躺下来,睡了过去。

几个小时后,哈立德醒了过来,从窗户顶部又看到了湛蓝的天空,可是无法将厄运即将到来的感觉从心头挥去。由于睡觉的时候手腕被

铐在身后，所以胳膊抽搐着疼痛。痛得愈发厉害，他感觉恶心、头晕目眩，身体的状况更加糟糕。

他在地板上蜷缩成一团，哭泣着。他总是以为自己很坚强，可是现在，他明白了，以前他犯了错，比如学校来信，偷喝酒之类，总有爸妈给收拾残局。可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不一样。现在，没人能缓解他疼痛的胳膊。他都不能摸眼睛下面疼痛的皮肤，也不知道消肿了没有。上厕所要得到许可，就像小学里那样。

地垫粗糙的硬毛摩擦着他泪水涟涟的脸，五分钟就已经受不了。哈立德停止了哭泣，侧转了身体，肩膀猛地硌在硬地板上。他坐起身，痛苦地呻吟着。他垂下头，慢慢地转动着头来舒展僵硬的脖子，但疼痛丝毫缓解不了。

他根本就不想来卡拉奇。为什么不和爸爸争论呢？他本来可以和隔壁的麦克、尼科，或者爸爸餐馆的朋友待在一起？他不喜欢巴基斯坦，他是彻底的英国人。当姑姑给他纱丽克米兹穿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礼貌的微笑呢？根本就不酷，土黄的颜色简直很难看。如果那天想方设法穿过游行队伍的时候，他没穿纱丽克米兹，或许现在他就不会待在这里了。

哈立德感到既恐慌又害怕，被无休止的疼痛禁锢着。他开始想象他仍留在英格兰，在机场和他的家人挥手告别——他们去卡拉奇，他留下。太棒了！他感觉好受了一点。然后门啪的一声被打开，早餐的煎熬又开始了。两个面无笑容的警卫——温水——一块薄面包。哈立德吃喝的时候，那双警惕的黑眼睛内疚地向下瞥。这次与往常不同，哈立德被带出房间上厕所后，镣铐铐得更紧了。唯一的声响就是他光脚走在警卫中间的时候，牛仔裤摩擦发出的微弱的沙沙声，他的泪水刷刷地流下来。

他们把他推进一辆车子，车里混合着油脂和汽油的味道。警卫一边一个坐在他身旁。哈立德根本就不抱希望，认为他们这是要带他回姑姑家。被铐得这样紧，似乎是没可能回家的。然而至少，这次头上没有用布罩蒙住。尽管天气炎热、空气黏湿，透过肮脏的窗户，哈立

德能模糊地看到高楼大厦。车子拐了个弯，在宽阔的高速路上汇入了车流。

司机衣着邋遢，凹陷、暗黑的眼睛紧盯着前方的道路。他身边坐着的人深情肃穆，只用简短的怒吼给司机指路。在哈立德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一个被罩得严严实实的人。他一路上低垂着头，青筋暴突的双手放在大腿上。哈立德看不到他长什么样。他不敢惹恼他，也不敢为了逃跑而伸手去抓门把手。车内的气氛既紧张又阴郁，糟糕到极点，哈立德知道，如果他敢稍动一下，他们就会很高兴地把他杀死。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车从主干道上驶下来。哈立德感觉是到了机场附近，不由得担心起来。他能听到飞机在头顶飞过的声音，发动机呼呼作响。车驶近了，他看到穿着纱丽克米兹的人站了好几排，头低着，像他一样戴着手铐，被领着从活动舷梯登上一架货机。哈立德快速地扫视，寻找马苏德。一些穿着军装的人喊着命令，带着明显的美国口音。接着，一些人用乌尔都语喊着，还用另一种他从没听过的语言喊着，大概是阿拉伯语。他们叫嚷的声音都很尖，让哈立德觉得毛骨悚然。一路从车上下来到被带到活动舷梯那儿，他浑身颤抖着，无法克制内心的恐惧。一个脾气暴躁的士兵尖声辱骂着，从后面踢了哈立德一脚，让他赶快进舱。一进入黑暗的机舱门口，令人窒息的、不堪忍受的热气就扑面而来。一架人满为患的飞机！他们把哈立德推到中间一排，他蹲到过道上，庆幸身旁还有一点空间。不一会，一个人瘫倒在他身边的地板上。

当飞机滑行到跑道尽头，哈立德终于确信这是去坎大哈。发动机突然的轰鸣声撕裂了他的心，他的思绪飞回到那天，现在看上去似乎是很久以前，那时他正坐在舒服的位子上飞往卡拉奇，座位上的口袋里塞满了薯片和汽水。突然，响起可怕的噪音，飞机轰鸣着起飞了，满载一飞机的囚徒，他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罐子里。哈立德感觉他仿佛就是被塞在一个滚筒洗衣机里。

哈立德突然间感觉到他正在离他的家人越来越远，一种疯狂的恐慌在他心中蔓延。现在，他们怎么找得到他？混乱、疯狂——哈立德感觉像是突然被高压电流击中了，失去了清晰思考的能力。

阳光从飞机窗里照进来，照着那些蜷缩在地上的身体。哈立德呼吸着那弥漫着绝望气息的恶臭。

## 第十章 审理

过了一段时间，飞机迎着恶劣、粘湿的热气，重重地降落在跑道上，然后一边滑行一边发出尖锐的摩擦声，最后声音戛然而止。这时候一个士兵大声喊着：“哥们儿，欢迎来到坎大哈！”兴高采烈的响亮嗓音回响着，哈立德几乎崩溃，但同时也弄明白了他现在身处何地。

两个戴着手铐的大个头把哈立德夹在中间，他们一路上都在祷告。他们双目紧闭，头上下晃动，引得旁边的人也加入祈祷的行列。包括哈立德在内的每个人都被拖拉着、推攘着走下活动舷梯，在别人带领下跌跌撞撞地走到尘土飞扬的空地上。耳旁传来引擎和发电机的轰鸣声和疯狂的狗叫声。

哈立德被从背后重击了一下，膝盖着地跌坐下来。飞扬的灰尘冲进他的鼻孔，他的头又被蒙上了一个塑料罩子，然后，他被推搡到一边呆着。

哈立德听到旁边一个人开始恸哭着乞求帮助。哈立德希望这个人不是马苏德。几分钟后，哈立德被推着走进一栋回声缭绕的大楼里。在那儿，士兵们用硬邦邦的皮靴踢着囚犯，让他们排成队列。整栋楼回响着士兵的怒吼声和囚犯的哀嚎声。

一个士兵狂吼着绊倒了哈立德，他立即轰地倒在水泥地上。一种熟悉的疼痛撕裂着身体的一侧，让他觉得他的胳膊快要脱臼了。头撞得很重，哈立德几乎昏厥、神志不清。士兵们用脚踩按着他疼痛的脊椎，这时哈立德清醒过来。紧接着，他们用金属切割器嗡嗡地打开了坚固的手铐，哈立德的胳膊像抹布一样摊在地上。

然后，他们把他的T恤衫和牛仔裤扒得精光，他赤身裸体地站着。他的头罩被围在他身旁的一个人拽掉了。哈立德眯眼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壮观景象：士兵们尖声辱骂着赤裸裸的人群，他们沿着机库的白墙排成一列。机库规模庞大，装着金属天花板。囚犯们羞愧地低垂着头，而有一个人在依次给他们拍照片。这一切就像是恐怖电影里才会有的场景。

一些人带着手套开始搜查哈立德，他们把他上上下下摸了个遍。有些人受不了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暴力搜查而痛苦地尖叫起来。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士兵们的每一次触摸都令人作呕，让人倍感屈辱。全身赤裸的囚犯们又被带到一边拍照。轮到哈立德的时候，他不肯前行。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招数，他都傲然站立着。可是，突如其来的一拳又把他打回到队列里。

他被拍了好几张脸部的照片，正面的、侧面的。之后，一个理发师剃掉了他稚嫩的胡茬、剃光了他的头发。理发师动作轻柔娴熟，就像还要剪一千只羊的剪羊毛机。哈立德被剃光了头后又被拍了一张照片。

“好了，快点走。你的全拍好了！”摄影师放过了他，然后骂骂咧咧地让队列里的下一个人快点跟上来。跟上来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他面容温和、赤身裸体、脆弱不堪，他眼眶里噙着泪水，瞅着哈立德，似乎在说，有了这样的经历，他这一辈子算是完蛋了。这点燃了哈立德心里的怒火，因为他知道男人的胡须对穆斯林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剃光胡须无疑是对他最后的侮辱。

中年男子赤裸着坐在那儿，理发师刮着他脸上的胡须，他悲哀地哭泣着。理发师一个接一个地剃头刮须，按部就班地欺侮着这些成年男子。他们像婴儿一样哭泣、叫嚷着。这悲惨的一幕幕啃啮着哈立德的心。离他最近的两个人，像刚出生时那样赤裸着身体，闭上了眼睛，安静地祷告着。就在这时，哈立德注意到了两个比他还要小的孩子：一个男孩子瘦骨嶙峋，大概十三岁，他看上去像是大脑受了伤，舌头耷拉在嘴巴外面，眼睛骨碌碌乱转；另一个男孩子排在队列的后面，满脸的惊恐，他看上去年纪很小，大概只有十一岁或更小。哈立德伸

长脖子想要看个清楚，可是他们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就在这时候，他们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到附近的一栋水泥大楼里。

哈立德在两旁的士兵的挟持下，被塞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美国士兵人数众多，他们提取他的手指印，从他的嘴巴里擦拭唾液，然后把他赶到另外一个门内。那里有两个人，他们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衣，坐在一张绿色的塑料桌子后面。

个子偏大的那个美国人对着哈立德微笑，然后伸出手，仿佛在欢迎浑身赤裸、打着寒颤的哈立德来到阿富汗。

“嗨，我是安东尼，这是山姆！我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哈立德不知道是该哭还是笑。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对他命运的宣判，他不知道是否该回应他们的招呼。

山姆淡粉色的脸庞表情僵硬，他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基地组织的？”

不要再来这一套了！“听我说，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他们。我不认识基地组织的任何人。”哈立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山姆尖锐的声音所预示的想法让哈立德感到害怕，他不知道还要说什么。

这时候，安东尼抬起眉毛，说：“你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是英国人！”

“哦，是吗？你的家乡？”

“罗奇代尔！”哈立德注意到安东尼感兴趣了，因为他不知道罗奇代尔在哪儿。“离曼彻斯特很近！”哈立德身后的队列排得越来越长，这两个美国人的目光不时越过哈立德的头顶查看后面的队伍。哈立德觉得问这样的问题只是他们例行公事。

“你最后一次见到奥萨马·本·拉登是什么时候？”

“什么？”哈立德皱起了眉头，“我只在电视里看见过他，如果你是这个意思。我从来没见过他。你们都不能找到他，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哪儿？放我走。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说下你和在英格兰的恐怖组织之间的关系。”

“什么？”哈立德困惑不已，无法回答。

“你用手机代码和其他的恐怖分子沟通。”

“不对。谁说的？”哈立德问，“什么电脑？”

“但你认识奥贾比尔？”安东尼问。

他是谁？你们在说什么电脑？”

山姆用手指头敲击着绿桌子。“和往常一样，又一个浪费时间的！”他点头示意警卫把哈立德带走，以便让出地方给下一个赤裸着的人。他们又开始问同样的问题。

他们把哈立德带到一边，给了他一件大号的白色 T 恤衫和一条海军蓝裤子，那裤子摸着像块塑料布，腰部有松紧带。他们没给他内衣穿。哈立德刚一穿好，就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在那儿另外一个人问了他的名字、地址、婚否，以及他孩子的名字。

“我才十五岁！”哈立德尖叫着，“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然后他就昏倒了，因为背后被重重地打了一记。醒来后，哈立德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被锁在了一个临时性的铁栅栏牢房里。一座低矮而狭长的大楼被密密麻麻地分割成一间间的牢房。哈立德的这间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的牢房中的一间。囚犯们穿着同样的蓝色裤子，其中有一些还戴着阿富汗白帽。附近的发电机发出嘎嘎的摩擦声，像道路挖掘机一样一刻不停地运转着，搅得每个人不得安宁。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尿味，然后飘过来一阵烹调油的味道。

“在这儿不许说话！”一个军警一边在牢里巡逻，一边警告。

哈立德借着牢房两边四处照射的耀眼的聚光灯，打量着四周。他难以置信地看到了角落里放着一个水桶，旁边是一瓶水。毛毯折叠着放在一个薄垫子旁边，最上面放着羊毛围巾。

旁边囚室里的囚犯长着高耸的颧骨、浓密的眉毛，他紧紧地注视着哈立德，眼睛里流露着同情的神情，他摇着头，似乎在说，保持安静，别乱看，你会没事的。

监狱的两头是敞开的大门，布满了士兵，他们装备着大步枪、机枪、手枪，他们互相开着玩笑，开怀地大笑着。他们每隔几秒就会扫

视下牢房，检查下是否有异动，就好像囚犯们还会有零星逃亡的机会。事实上，犯人们就连上厕所也都要得到许可。

离哈立德最近的那个人，用围巾遮着下身，往那个铁桶里撒尿。哈立德没有觉得太吃惊，但是总该有厕所给这些人用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哈立德绝望而疯狂地挨个扫视着牢笼，寻找着马苏德，还有爸爸，搜寻任何一张熟悉的脸庞，甚至寻找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们。他一个牢笼接着一个牢笼地查看着，一张又一张的脸回看着他，脸上是同样的逆来顺受的凄惨表情。黑色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被彻底击垮的神情——愤怒、害怕、迷茫、被遗忘，就像他一样。

一个人跪下来祷告，两手紧握在胸口。他嗡嗡的祷告声慢慢地在牢笼里传播着，很多人也都跟着跪下来。他们的声音汇集成了一个很高的调子，应和着外面飞机的轰鸣声和犬吠声，变成了一种怪异的回音。

哈立德背靠着栅栏坐下来，一边感到深切的同情，同情这些人的虔诚，一边又义愤填膺，为美国人只看到他们是穆斯林而感到愤怒。在美国人眼里，他们只是难以分辨的危险的外国人。他又为穆斯林的信仰把他卷入到这个乱局中而感到愤怒。他曾经听到一个新闻播报员讲，穆斯林是世界上教众人数上升最快的宗教。哈立德记得他当时认为媒体不该那么说。人们不想听这些事实，他也特别不想和他根本就不认识的人混为一谈，无论他们是不是穆斯林。穆斯林都不尽相同，就像基督徒们也都不一样。他是哈立德——他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教。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什么都还没有经历过呢！

时间缓慢地流逝着。禁止交谈让时间过得特别慢。他们无事可做，只有看着背着机枪的士兵们走来走去，盯着每个牢笼，查看异常情况。

牢房两头的士兵们懒散地聊着天、大声笑着，走来走去地去喝咖啡，吃午餐。十分钟不见，就见面击掌，好像他们有好多年没见了。他们仿佛是在守卫一仓库的烤豆子，而不是四十个被绑架的人。这些人请不了律师，也没办法联系到他们的家人。

哈立德想起有关监狱的情况，他都是从电影中了解到的——美国电影。惊险刺激的电影里，主人公在越狱前，连最顽固的囚徒也对他敬重有加。然后，他就想起美国也有死刑。

死囚牢房！是啊，人们总是被电刑处死。哈立德记起了一个新闻，说一个人在死囚牢房里被关了二十年之后，人们发现他是无辜的。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叫什么名字呢？他在尼科的电脑上看过，是尼科从网上下载的电影。没事可做的时候，他们看了许多类似的电影。他们通常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或者地板上看，其他家伙在尼科的哥哥皮特的房间里看，一直等到皮特回来，冲他们大叫：“从我床上滚下来！”于是所有人乱作一团，好像他们坐在那里就是犯了罪。

浩吉总是立马整理皮特的条纹羽绒被，把枕头拍松，道着歉：“对不起，老哥。”

“不许再坐那儿了！”皮特嚷嚷着，而哈立德和其他人会继续盯着电脑看，讨厌被他突然打断，可是都不情愿有所反应，他们都知道皮特脾气坏极了。尼科就不一样，他很少发脾气，脸上总是笑嘻嘻的。

哈立德突然觉得，回想起他的哥们儿和诸如此类的小事，他会觉得不那么无聊了。浩吉长着一张小狐狸似的脸庞，曾语出惊人地说：“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全息图？”哈立德现在想也许他说得对。他们那会儿大概是十一岁左右，还在上一年级，浩吉说错了话，但是他逮住机会就跟别人重复这个事实。正因如此，他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浩吉，虽然他的真名亚森，要好听得多了。显而易见，浩吉这个名字是由他说的全息图演变而来的。当然，除了尼科，谁会想得出来呢？

“你的真实生活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浩吉每次抓住机会都会这样辩解，“你只不过是一个愚蠢而又荒诞的映象。”

“我不是，你才是！”迈克尔纠正他的错误。毕竟，他才是绝顶聪明的人。

“不要再说全息图了，”托尼会补充说，“我是不死的星星。”

然后，谈话会迅速扯开去，说起黑武士、火星上的生命，琳·豪伍瑟的腿长得比珍茜·金的腿好看等等。哇，琳·豪伍瑟真酷，她在右脚踝上又新文了一个蝴蝶文身，这让他们直流口水。

事实上，哈立德是唯一一个喜欢和浩吉谈论全息图的人。浩吉让他思考一些超越他想象力的事情，比如，现实只是一个三维的感知。这都让哈立德感到不可思议，就像电极在他头脑中喷射火花。

烦恼的是，这里没人能和他谈论这些事情。没有电脑，没有书，什么也干不了，除了空想。他们只有一本古兰经的副本。一个人读完后，警卫就传递给另一个。可问题是，它是用其他语言写的。哈立德粗粗扫了几页后，就放下了这本圣书，也放弃了去读懂它的机会。

浩吉，要是他被困在这儿，他会怎么办呢？哈立德猜他也只能像他这样坐着，盘腿而坐，凝视着他对面熟睡的男人，思考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他自己一样乱糟糟的。

哈立德的思绪又转到了他的历史课作业，虽然功课现在看起来无关紧要。哈立德和他的哥们儿一样，总是担心功课，因为老师和父母抓得很紧。表面上他们大多装出不做功课、不在乎学校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都很在意。

“如果没有任何文凭，你这辈子怎么办？”爸爸总是这样说。

“呃，像你一样，成为一个大厨？”哈立德有一次傻笑着说。

“不要像我！”爸爸说，“现在的孩子，他们都要饮食烹调的大学毕业。眼下，就算做电工，也要有学历。大家都要考证书。”

哈立德知道爸爸是对的。他的好多哥们儿，嗯，尼科和迈克尔，还有他自己，他们大多数科目名列前茅，非常有希望在会考中拿到七个或以上科目的 A 或 B，所以他们一直挺有压力的。哈立德并没有因为躲在这儿就摆脱了功课的压力，因为怪异的想法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打转：要是被一直这么关着，那他这个假期就没有时间温习功课了。除非在开学之前能离开这里，否则他就会被甩到后头去了。老师们会考虑到他遇到的意外吗？应该不会的。连这儿的“官方”人士都不关心他出了什么事，他们又凭什么关心呢？

要是永远也出不去，每门考试都通不过，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成了班里的差生了吗？也许每门功课都要重做，再留级一年重新学习他那些几乎就要学完的科目。那样的话他就会被看成一个傻蛋。坐在低一级的教室里，也许正好坐在那个白痴德里克·斯莱特的后面，那个家伙身后总是跟着一帮蠢货，好像他就是上帝。真是这样的话，他就比班里的那帮家伙大一岁，这真是太耻辱了！

要是情况糟糕透顶，那么就干脆逃学！他会让邻居麦克帮他在超市里找一份兼职工作，因为麦克是超市的收银员。他可以堆叠货架，或者干点其他什么活。只要能赚点车费，去小镇另一头的六年级学院，他敢什么都行。他在当地报纸读到过，他们晚上教会考的许多科目。

现在哈立德有了主意，于是感觉稍微好了一点，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们能揍他，不让他睡，像罪犯一样对待他，但是一旦他从这里出去，就有机会生活得更好，这是他们摧毁不了的。等到他出去的时候，一定能出去……

“老兄，没人会敢那样对我！”哈立德不假思索地大声说出来。话一离口，他就觉得很尴尬。

一个士兵走在半路，转过来看着他。隔壁牢房里的人静静地放下那半瓶水，低声嘀咕起来，听起来像英语，可是哈立德不敢肯定。

哈立德闭上眼睛，心无旁骛地又把计划想了一遍。他喃喃自语着，让这个走上前来的士兵当他发疯了。这真的有效！士兵经过这儿，他棕色的沙漠靴在哈立德的牢房前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继续向前走。

哈立德幻想自己穿着松垮的牛仔裤和一件白色的长袖T恤衫，头发用发胶梳着，在巴士站等着搭乘23路车去学院。随着这样的一幕浮现在脑海里，一种怪异的感觉开始在他的体内涌动，让他觉得他的现实生活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许，浩吉是对的，我们都是全息图。

他想象着他现在正在等巴士，而不是坐在阿富汗的铁牢笼里。妮阿弥出现在他眼前，她戴了那顶只是偶尔会戴的奇怪的秘鲁帽子，红棕两色编制的，两边有绒线球。她两臂交叉在胸前，也正在等巴士。

“嗨呀，哈立德，你没事吧？”她冲他微笑着，粉红色的嘴唇光彩熠熠。

“还好！”哈立德回答。

“你的头发看上去棒极了！”她说。

“是吗？谢谢。我，嗯，你的帽子很出彩啊！”不，不！这行不通的。哈立德不能说他喜欢那顶愚蠢的帽子。她不戴帽子更好看点。

妮阿弥仍然在冲他微笑，流动着三维的色彩，像围绕着他的栅栏一样真实。但是牢房尽头的噪声把哈立德带回到现实世界中，妮阿弥的身影消失了。

车轮滚动的吱吱声引得他起身张望，只见两个围着白围裙的男人，推着一辆餐车走进了监狱。一些人站起来，抓着铁栅栏，焦急地看着警卫从餐车上拿起纸餐盒，然后把它们抛在牢笼的顶部，依次分发着。

“美味的咖喱午饭！”其中一个推餐车的人叫喊着。他的口音很奇怪，不太像美国腔。“饭来了！”

这样的喂食方式简直和动物园如出一辙。哈立德快速地抓住了纸餐盒，可是用手指打不开这个折得紧紧的盒子。没有办法，他只能用牙齿咬盒子的一个角。他撕扯着潮湿的纸板，直到露出一粒粒的白米饭和流淌的咖喱。

咖喱哈立德从没见过、从没尝过。淡黄色的花椰菜和葡萄干围绕着一一些小肉块。他希望那多筋的肉块是鸡肉，而不是猪肉。葡萄干？有谁在咖喱里面放葡萄干？

白米饭做得很粘，做饭的这个人真不该从事这个行当！要是妈妈看到他这样吃东西，不用勺，不用刀叉，不放胡椒、盐和其他调味品，她肯定会勃然大怒。在家里，他们从来不用手吃饭，因为她坚持他们首先是英国人，应该用英国人的方式吃饭。而在卡拉奇，他们住在姑姑家的时候，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用手抓米饭吃。在这儿，哈立德别无选择，只能像狗一样，埋头吃着溢出来的饭菜。他旁边的人饥饿地舔着食物。另外一个人则从中间弄破了一个洞，从洞里吮吸着吃。每个人都临时凑合着，用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让这流淌的咖喱饭

尽可能快地塞进他们的喉咙里去。学校的餐厅里供应过咖喱，可是，他们说学校做的咖喱比胶水还吃，而且味道难闻，吃起来像腐烂了的生菜。

等他们快吃完的时候，塑料袋装的饼干和奶酪扔给了他们。被包装得像航空食品一样紧，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打开。不幸的是，哈立德的饼干被扔在角落里的马桶里，因为马桶从早上起就没清理过，他决定不吃了。午饭后，士兵们指定一些人清理马桶。起先指定的两个人拒绝干这个活。最后，士兵们询问有没有自愿的，于是牢房另一头的三个人被带出了他们的牢室。

志愿者们先是伸展了下胳膊和腿。其中一个穆斯林男子看起来很像托尼·布莱尔，笑起来牙齿也会露出来，他轻轻地碰了下他身旁的小个子男子，点着头，似乎在说，干什么都比整天关在里面好。

哈立德仔细地观察着他们，有点改主意了。虽然清理马桶这个活计太恐怖了，但是或许他应该主动请缨，因为这活大有好处——志愿者们每次进入囚室收马桶的时候，士兵们都会离得远远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和囚室里的人聊几句，能弄清楚他们是谁，有什么样的遭遇。等他们去牢房的另一端倒马桶的时候，他们甚至有机会说说悄悄话。

当这个长得像托尼·布莱尔的人来到哈立德这儿，他已经准备好说什么了。

“我只有十五岁。英国人。我是无辜的。”他飞快地辩解着。

这个人微笑着，用一种什么语言温和地说了一些话，听起来好像是普什图语，这让哈立德很困惑。然后他闪身进入隔壁的囚室。哈立德看到他的邻居张开双臂欢迎他，就好像迎接一个失散多年的儿子。哈立德被孤立在他们的世界之外。这儿没人能和他说话。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兴许他和警卫倒是能聊得顺畅些。

这样的结局几乎将哈立德摧垮，他越来越沮丧。他不但被绑架了，被带到这个荒谬的地方，而且和别人说不上话。他似乎是牢房里年纪

最小的一个人。一些人看上去有二十多岁了，而他自己显得最小。他来这儿的时候看到的那两个孩子，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和比他年纪大的人交谈，他很不自在。他一直被教育要尊敬长者，但是面对长者，他发现很难坦然处之。他记得班里有同学和老师的关系轻松自然，可以随意开个玩笑。可是当他试着跟老师说些友好的话时，他会害羞得脸红，甚至对塔格先生也是如此，尽管塔格先生是这帮老师中最友善的一个。

哈立德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那样驰骋着。那两个孩子被关押在其他什么地方吗？因为他们年纪小，有特别优待吗？那时候看起来不太像，但现在，情况也许已经改变了。

哈立德越想越累，他孤身一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别人也早把他忘记了，不觉伤心极了。他躺倒在地垫上，恸哭起来。他把头埋在胳膊里，这样就不会被人看到了。

## 第十一章 红十字会

密不透风的热气将整栋监狱压在下面，令人窒息，飞机的发动机呼呼地转动，打断了哈立德断断续续的睡眠。他不想因为噪音就清醒过来，于是翻了个身，做起梦来，他看见罗奇代尔的足球场铺满了薯条和切达干酪。紧接着，他睁开眼睛，迅速平静下来，继续入睡，接着刚才的梦往下做着，可是连着整夜恶梦，他梦见自己和一帮乌合之众在干架，因为他们要破坏足球场。

哈立德盘腿坐在垫子上，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可是，卡车噪声、人们的喊叫声，以及发电机持续不断的嗡嗡声，都让他心烦意乱。哈立德一直对他周围的人感到好奇。通过层层栅栏，他很难分辨这些穿着蓝、白色衣服的人，他们到底是谁？

过了一段时间，哈立德终于认识了他隔壁的那个人。

“安塞莱姆，阿莱依库姆。”他每天早上都会这样问候哈立德。

没过多久哈立德也这样回应他，“瓦阿莱依库姆安塞莱姆。”就好像他是一位老朋友。

一天，他让哈立德大吃一惊。“我的名字是阿卜杜·艾法伦。”他说。

“你会说英语?!”哈立德喘着气，难以置信，这个人居然过了这么久才和他说话!他肯定听到他对警卫吼叫，但是哈立德不想为此生气而错过了和他说话的机会。

就这样出乎意料地，哈立德认识了阿卜杜。哈立德把脸紧紧压在栅栏上，他看到阿卜杜身材微胖，嘴巴下垂，脸颊肥嘟嘟的。他浓密的眉毛好像自有一番生气，随着他每次说话，眉毛抬起落下，像蜷缩的毛毛虫似的。

阿卜杜信任哈立德，告诉哈立德他出生在黎巴嫩，他的弟弟住在巴基斯坦。几年前，他搬到巴基斯坦，找了一份教数学的工作。他的英文也相当不错，助了一臂之力。

“我犯的错，就是一一直在四处旅行，我要找个妻子。我回到伊斯兰堡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人，跟他打了一场狠架。他说谎，跟警察说我在家里制造炸弹。我的妻子让我逃跑，所以我跑到了阿富汗，结果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那个地方。”哈立德觉得要跟上阿卜杜的思路有些困难，因为他总是从一个话题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中间没有停顿，让听的人觉得有些烦躁，哈立德有些时候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另外，阿卜杜跳动的眉毛让哈立德很难集中精神听他说话，但是哈立德还是喜欢和他聊天，因为这让他终于觉得他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你多大了?”哈立德打断他，朝他们之间共用的栅栏移动了一下。

阿卜杜微笑着竖起了他的手指头，快速地晃了三个十和一个五。

“三十五?”

“是的!”阿卜杜说，叹了口气。

“我只有十五岁!”

“十五岁!为什么带你来这里?”阿卜杜很震惊。

“不知道。天知道!现在我应该去上学了。”

“那么，你一定要找机会学习。我会把我所知道的都教给你。”阿卜杜咧嘴一笑。“真主党，你知道吗?意思是上帝的聚会!”

“上帝的聚会?”哈立德惊奇地眨着眼睛。在家的時候，他从新闻报道中听到过，真主党是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不是四处绑架西方人吗?

可是，也许阿卜杜是对的。或许，这个词的实际意义极为简单。即便如此，他四处张望了一下，确定没人在偷听。他很害怕，万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恐怖分子，或者有其他更加严重的意思，那么自己的处境就会更加糟糕，说不定而阿卜杜·艾法伦是故意让他上钩的。

“苦行僧的意思是穷人。”阿卜杜·艾法伦接着毫不在意地说，就像他轻轻松松地提及真主党一样。

“是吗？有趣！”哈立德努力平静下来，他还不能肯定阿卜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真主党这个词是某种暗号。

“嗯。”阿卜杜享受着再次当老师的乐趣，脸上挤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眉毛突然向两旁舒展开去。“伊玛目的意思是领导者。很多英语单词是从阿拉伯文字来的，是这样的。精灵、精神、沙发、床垫、将军-王被将死了、代数、桔子、季风、棉花、零，这些都是阿拉伯文。”

阿卜杜滔滔不绝地讲着。现在，他有了一个听众，哈立德不得不等待着，倾听着。问题是，他老是走神。这不是他的错。阿卜杜让他想起了他的地理老师，贾尔斯先生。虽然贾尔斯先生讲的内容很有趣，但是他的嗓音跟阿卜杜的一样沉闷乏味，把全班人都催眠了。

“‘糖浆’这个词，也是阿拉伯语！”阿卜杜微笑着说，“‘苏丹’也是。”

“是嘛？”哈立德咕哝着，对何时能听完这些没完没了的信息，不抱什么希望。他现在能肯定的一件事就是阿卜杜·艾法伦对字典钻研得不错。

“啊，当然了！我说完了。”阿卜杜看到哈立德把头从栅栏那儿挪开，显然内心有些受伤，于是打住不说话了，最后连他那浓密的眉毛也垂了下来。

一个军警踱着步，从他们身旁经过，但是没有在意他们聊了半个多小时，大概每次窃窃私语几分钟是没有关系的，起码在他当班的时候是没关系的。后面值班的是两个讨厌的士兵，他们喜欢把犯人的生活搞得苦不堪言。可是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名叫韦德，来自亚特兰大，对待他们还是比较和善的。

哈立德觉得刚才得罪了阿卜杜·艾法伦，心里极其内疚，特别在他梦寐以求，找到一个人能他聊天之后。

“你说的，我一下子吸收不了。”后来，哈立德跟阿卜杜解释，但中午的祈祷声从监狱的另一头传过来，阿卜杜高兴地离开栅栏，开始朝着麦加的方向朝拜。

祷告声从地面升起，然后从屋顶反弹回来，听着像珍禽的鸣叫声，在潮湿的空气里回荡。整个生锈的飞机棚就沉浸在那样的声音中。祷告者通过在监狱里发出的普通的声音将自己与神圣而纯粹的宗教联结在一起。

没多久，哈立德的眼睛就适应了那些将囚室一间一间分隔开的密密麻麻的栅栏，他不用从垫子上站起来就能看清楚阿卜杜。虽然囚室门的栅栏很窄，哈立德透过栅栏看得到士兵们每隔几分钟就来回走动，可以他没心情看他们。

韦德，这个友好的士兵，又从哈立德囚室门口经过。他停下脚步，整了下挂在胸前的机枪。

“你不喜欢祷告？”他问，脸上挂着做作的假笑。

“现在不。”哈立德说。

“但你是穆斯林！”

“是的，但我们不一直祷告。”哈立德恼怒地说，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心里纠结不已。

“或许你会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而不是穆斯林。我可以给你带一些小册子来，是我妈妈从亚特兰大寄过来的，你们能了解下耶稣。”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韦德态度友好。他们是迷失的灵魂，需要被拯救。在亚特兰大的妈妈很担心他们。

“不用，谢谢。”哈立德微微一笑，目送他离开。他在身后握紧了拳头，掩藏他的愤怒和沮丧。

过了一会，三个神情严肃的士兵走进来。两个拿枪的走在前面，用枪对着每个囚犯，个头大的那个开始隔行打开栅栏。走在后头的士兵两手抱着镣铐。很快，大家被戴上手铐，推了囚室，一条长绳子把

他们绑在一起，然后就被拖走了。哈立德伸长脖子去看他们要去哪儿。没过多久，他的问题就不解自答。他们回来了，水从他们茫然的脸上滴下来，头发湿答答的。另外，他们干净的白 T 恤衫湿了一大片。

“洗澡？”哈立德期待地喘着气。士兵点点头，铐紧了他。哈立德和其他十个人铐在一起，他满脑子想着喷涌而出的水和香喷喷的香皂。士兵们沿着队列双重警戒着，目不转睛，荷枪实弹。

炙热的阳光晃晃地照在哈立德的脸上，他眯起眼睛，走出灰色的飞机棚，来到监狱前院的空地上。大家被拉扯着很快地走过一片阴凉地儿，再稍微走了几步，就到了附近的一个屋门口，里面是湿漉漉、冷冰冰的水泥地板。灰色的墙里散发出厕所的味道，令人作呕。斑斑锈迹从淋浴喷头上沿着墙壁滴下来。水声哗哗，可是从这个水声里却听不出快乐。

站在哈立德身后的那个人因为惧怕公共洗浴而开始尖叫起来，惊恐地摇晃着头。另外两个人也加入进来，大叫着反对，而哈立德顺从地解开捆绑，打开手铐。他快速地跨到一边脱衣服，一双冷酷的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一只枪口对准了他，离他的额头只有几厘米。哭泣的人们被推到一边，衣服剥掉。他们的衣服扔成了一堆。其中一个人赤裸着身体，步履蹒跚，然后膝盖着地跌坐下来，他两手捧着头。士兵们很快把他拖起来，扔到喷淋头下面。

哈立德心里震惊，面对着墙站着，搓着小小的肥皂块，上面满是自来水的味道，几乎搓不出什么肥皂泡来。哈立德试着放松自己，享受着水带来的轻松感觉。可是，哭泣的声音让这一切毫无乐趣可言。哈立德不在意公共洗澡，在学校体育课和足球比赛后，他惯于和哥们儿一起冲澡。让别人看到自己身体赤裸，他并不觉得害羞。但对这些人来说，这比死亡更糟糕。

哈立德回到了囚室，脑子里翻滚着他刚刚看到的虐待的情景，他心情低落，连跟一个金发男子说话都不太乐意。这个金发男子在飞机棚里转悠着，一个军警的陪同在边上。他穿着牛仔裤、套着红色短夹克，胳膊下面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白色塑料包。这个家伙简直就是幸

福的写照。他用一两句阿拉伯语挨个问候囚犯，他分发着纸笔和一个印着红十字会徽章的小塑料杯。他来到哈立德的囚室，冲哈立德笑了一下，然后用浓重的美国腔说：“我是红十字会的。你想给什么人写信吗？”

“写信？”这是哈立德第一次想到写信。“就一封信吗？我能多写几封吗？”

“你想写几封都可以！”士兵打开了牢笼，递给哈立德三张纸和一只黑色的圆珠笔。另外还有一个杯子，上面夹着一个号码卡片。他是256号。

“我回头再来。”这个家伙微笑着说。

“等一下！”哈立德抓住了正在关上的囚室门。“我不该待在这儿。他们抓错了。我是一个上学的孩子。”

这个人看了他一会儿。“好吧，我想你看起来是没那么大。”他上下打量了哈立德，然后说，“但你现在不是战犯，术语是军方所称的‘敌方战斗人员’。恐怕这就是目前的情况。”他点着头。

随着令人宽慰的笑容从这个人脸消失不见，哈立德最后的一点希望破灭了。

“信件不会被送达的，是吧？”哈立德在他身后喊，看着他继续向前走。走到阿卜杜前面，用阿拉伯语问候他。

“这有什么意义？”这个男子离开以后，哈立德低声和他的朋友讲。

“工作。”阿卜杜摇着头说，“红十字会的工作，他们没有什么实权，美国制定所有的规则。没我们什么事。”

“敌方战斗人员！我？”哈立德大笑着说，“他们能有多疯狂？”无论如何，哈立德坐到角落里，纸放在大腿上，开始给妈妈和爸爸写信。尽管他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可是还是可以试着联系他们。他猜想妈妈在丈夫和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是不会回英国的。即使爸爸最终回到姑姑家，他也不会回英格兰的，因为不知道哈立德出了什么事情，爸爸是不会离开卡拉奇的。或许他也在坎大哈，在哪个房子的角落里。谁知道他在哪儿呢？

无论是哪种情况，哈立德都难以决定往哪儿寄信。信件大概也不会到达，因为红十字会非常有可能把它交到美国人手里。哈立德忽然想到写给塔格先生，要么写给他的邻居麦克。红十字会男子给了他三张纸，其中一封可能会到他的家人手里。如果到不了，那么其他人也许有机会读到真相。

“这就是我失踪前后发生的事情。”哈立德写道。他描述了他在卡拉奇被绑架，又详细描述了他怎么去的那个公寓，寻找他的爸爸。他一旦开始回想，话就像流水般涌出来。

哈立德越写越快，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审视着自己的人生。他还没来得及提到坎大哈，第一页纸就很快填满了，没有办法他只好在这张纸上画了一个箭头，指向纸的反面，在页边上写上‘故事待续’。

可惜，蓝色的航空纸张太薄了，吸收不掉圆珠笔的浓墨，结果写在纸反面的字混淆了正面的字。于是，哈立德补写了亲吻阿达柏和古尔之后，就停下了笔。

哈立德回头看着他最后写的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坐下来，看着他所写的信件。他并不关心他把当前的状况描述得如何逼真，因为事出紧急。

当他发现没有地方写地址，他胸口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他得把地址写在他首页画的箭头下面。他舔着下嘴唇，皱着眉头，设法把地址写上去。非常怪异地，这些字“英国，兰开夏郡，罗奇代尔市，奥斯沃斯特里路9号”完美地在信纸的底部挤上去了。他担心他们可能不会注意到地址在下面，所以他反复地用圆珠笔描画着，让地址突显出来。然后又把数字9涂了下，免得有人以为它是一个0。

哈立德试着摆脱担忧，开始用第二张纸写信，但他只拿到三张纸，再多就没有了。他尽力让自己不要担心他们是否会收到信，可是，和塔格先生说什么呢？圆珠笔的笔头像苍蝇一样在空白的纸上盘旋着。

塔格先生毕竟是一个老师，他会注意到糟糕的句子和拼写错误，是不是？所有的这些担心影响哈立德发挥自己的水准。划掉几个词以

后，他决定先把信放到一边，等他头脑清楚，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时候再写。

他扫视着其他囚室，看到一个人把塑料杯子扔到了马桶里，而另外一个把被子猛踩在脚下。无论从外观还是气味上来看，这个杯子都像是他们塞盒子的泡沫，不过，哈立德还是留着它。

后来，当这个红十字会的男子回来收集信件的时候，哈立德仍然没有想好和塔格先生以及麦克说点什么。于是，哈立德把写给家人的信给了他。他心里有一种悲哀的感觉，就是这封信永远也不会寄到家里，一瞬间，他的脑中浮现出妈妈坐在餐桌旁悲哀哭泣的一幕，古尔在一旁用胳膊搂着她的脖子。哈立德顿时潸然泪下。

## 第十二章 韦德

炎热的天气一天接着一天地流逝着。每周一次，哈立德被带去洗澡。每周一次，他写一封信，交给士兵转给那个红十字会家伙。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

“2002年9月!”他最近听到一个警卫大喊着这样回答一个囚犯的问题，可是，仍然没有放哈立德回家的迹象。熟悉的卡车声、发动机的转动声、吱吱作响的皮靴声、发电机的嗡嗡声，一直在他的脑袋里回响着，就好像有一台电视机被一直放在另一个房间里，一刻不停地播放着。今天，汽油和蔬菜汤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提醒他又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睡醒了。

他们中时不时有人被带去审问。每次都是如出一辙的例行公事。首先，军警喊号，这样大家就知道该轮到谁了。随后，士兵们抱着一堆镣铐过来捆绑要接受审问的人。

今天轮到阿卜杜·艾法伦。

“祝你好运!”哈立德低声说。士兵们面无表情地强迫阿卜杜跪下，两腿交叉，双手放在身后，然后给他套上枷锁。阿卜杜在戴上枷锁，锁上链条的时候，一直在安静地祷告着。

两个小时以后，他还没有回来。午餐时间到了，盒饭扔给了囚犯们，那是用锡箔包着的鱼酱三明治和一包咸花生，上面清楚地写着卡路里路的含量，还有花生产自德克萨斯州。

从监狱两端方形的门里照进来的阳光开始变成浓重的海军蓝色。屋外的飞机和卡车声终于开始减弱，只有发电机还在嗡嗡作响。夜幕降临了，阿卜杜终于被带了回来。他深弯着腰，头几乎垂到了胸口，被带着走过囚室之间的过道。哈立德踢得囚室的栅栏摇晃起来，他焦急地看着他的朋友慢慢挪动步子。他看不清阿卜杜的脸，焦急万分。士兵们把阿卜杜被推进囚室，然后打开枷锁就离开了。

哐哐的沙漠靴声刚一远去，哈立德就慢慢爬到他们毗邻的栅栏边。他看到阿卜杜一动不动，还保持着士兵们离开时的姿势——蹲在地板上，膝盖弯曲，两腿交叉，双手举过头顶。他向上看，正好与哈立德的目光对视，但是他表情漠然，就好像看到了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一个曾和他长谈过的人。泪水从他的脸庞上滑下，哈立德赶忙往后退去。

虽然晚饭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是一盒饭仍被扔给了阿卜杜，落在他的大腿上。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来，从每个角度研究，好像他辨认不出这个饭盒。哈立德看着他先看了看饭盒上的描述，然后用牙咬开饭盒。哈立德随后转过身去，让他的朋友独自吃着金枪鱼、冷面，还有豆子。阿卜杜最后停止了抽泣，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他才挪到公共的栅栏旁和哈立德低声说话。

“他们说我是间谍，他们带我去审问。有一个人，他说，‘承认你是间谍，你从事间谍活动，说你是间谍。’这一切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不对的！他们说、我在侦察秘密情报。他们怎么知道？”

哈立德无言以对，只能摇着头。阿卜杜一直不停地重复着，一遍又一遍地述说着这个指控，因为他无法相信会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间谍。哈立德说不出任何同情的言辞。阿卜杜被折磨得几乎难以把头从胸口抬起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你能说些什么安慰的话来呢？

哈立德在囚室里兜圈子，他的胃里纠结着愤怒。为了不让他朋友的话触动他的心，他不停的走动着。哈立德的步伐细碎，神思恍惚，他试图摆脱这可怕的确定性——阿卜杜和他会死在这儿。

哈立德绕着栅栏走了一圈又一圈，他步履沉重、毫无知觉。同一个军警又在哈立德的囚室附近停下了脚步。他看到了隔壁囚室里的阿卜杜盘腿坐着，两手捧头，自言自语。军警关切地注视着阿卜杜，似乎有点难过。

这时，阿卜杜觉察到有人站在他面前、冲他微笑。他抬起了头，脸上纠结着矛盾的情绪，挺直了身体。然后，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爆发了，他跳起来猛砸着栅栏，大喊：“美国必亡！”

这对他有好处，哈立德起先是这样想的。

更多愤怒的声音随之响起。嘎嘎响的栅栏声开始在整个监狱里回荡。紧握的拳头在栅栏之间挥舞。“美国必亡”的合声越唱越响。

哈立德也想要跟着喊，但他又想，你们怎么能够毁灭整个国家？为什么他们要仇恨美国？他们应该仇恨乔治·布什和他的同僚们，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他们都喜欢美国的动作电影、饶舌音乐、电视节目，还有运动鞋。

韦德从一边冲过去。他本意和善，现在他其实有点发抖。当他把机枪对准阿卜杜的时候，他的手轻微地抖动着。突然间，韦德的身边围上了一群士兵，他们不安地盯着啾啾作响的栅栏，仿佛栅栏就要被推倒在地。

就在这时，哈立德才意识到韦德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们都是。哈立德松开栅栏，后退到囚室的最里边，坐在了垫子上。他把围巾罩在头上，不再看韦德神情紧绷的脸。接着，他听到阿卜杜尖声叫着，被从牢笼里拽了出来。

一个士兵大叫：“闭嘴！”

终于，敲击声和叫喊声停了下来。手指头从冰凉的栅栏上松开了，发电机的嗡嗡声再一次充满了整个屋子。

第二天早上，韦德带着另一个士兵过来了。那个士兵大概二十来岁，高个子，他害羞地微笑着。

“这是我的搭档，迈克！”

“阿卜杜在哪儿？”哈立德问，对迈克毫不感兴趣。

“他很好。等他平静下来，很快就会回来的。”韦德说。

“你怎么能这样做？”哈立德质问迈克，“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犯了什么罪。”

“嘿，哥们儿，我只是一个兼职士兵，一个预备役军人。”迈克说，“他们只不过训练了我几个月，就是这样。我一年只服役六个周末和几个星期而已。我以为这次服役会很好玩，我想在服役的两周内，去看看德国和其他地方，你知道了吧？”

“你就来这儿两个星期？”哈立德几乎不能相信他所听到的。“他们让你来负责管理我们这些人？我们不是被认定为邪恶的恐怖分子吗？”

“我不知道我会被派到这儿。”迈克述说着他的疑惑，冲哈立德耸了耸肩，表示这也不符合他最初好玩的打算。这时候，他的无线电哔哔响了，他转过身回答。他说着数字，这让哈立德感到困惑。

“八十四，二一，隔五。好的，鲍勃，我知道了。太阳。右。”韦德转身对着哈立德解释：“是出去放风的时间了。”

“为什么？”迈克脸上的神情表明放风是个好事情，但哈立德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周末士兵。士兵没有回答，哈立德确信“太阳”是一个什么代码，要带他去审讯，就像阿卜杜·艾法伦那样。

然后监狱另一头有人开始大喊，脚步声咔嗒响成一片。哈立德很吃惊地看到一群囚犯被用链条锁在一起，整齐地排列在过道上。哈立德从身旁的一个士兵那里知道了情况。

“你们都可以停止抱怨晒不到阳光了。”

哈立德很惊讶竟然有人抱怨这个，更惊讶还会有一个处理结果。

一想到可以看到天空，哈立德突然兴奋起来，他想韦德也许帮了他的忙，把他列在晒太阳的名单里。哈立德提醒自己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一定要感谢他，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出去的。他

们中大概只有十二个人被套上枷锁，用一条散发着猫味的绳子拴在一起。

在二十一世纪目睹到这样伤感的一幕：囚犯们排成一排，用绳子一个一个地拴在一起，低着头。准备好被带着去铁路上工作？

经过这一繁琐的程序，一排人终于爬到了门外。自从哈立德六个月前来到这里，这是第一次被允许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只有在急匆匆地去洗澡和剃头的时候，哈立德才能经过监狱边上的荫凉地方，但从来不许站在阳光下。不知道为什么，出去放风的激动心情让他想起了一张数码照片。那是塔力克曾经发给他看过的一张照片，背景是塔力克在拉哈尔家的花园，他坐在一块石头上。照片里光线明亮，塔力克身后的混凝土屋子镶嵌的玻璃窗像波光般闪闪发光，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让这一切看起来很怪异。塔力克非常喜欢那张照片，他说正午阳光的威力使得玻璃变成了能量之河。哈立德微笑地回想着记忆中的这张照片。塔力克？他在哪儿？他也被从电脑旁绑架了吗？塔力克也像他一样，现在被从牢房里带出来晒太阳吗？哈立德注视着天空，突然间感觉好像平生第一次看到似的，灼热的阳光让他沉醉。一切是如此地精彩和完美，哈立德几乎可以感受到太阳带来的无限之感。其他人拖着被锁住的双脚，冲着棕色的卡车和混凝土的大楼，还有对面仓库里关着的人，拼命地眨着惶恫的眼睛。哈立德觉得似乎只有他看到了天上白云，那云彩像一条窄细的飘带，一端呈花瓣状，只有他听到了远处的鸟儿在拍打着翅膀唱歌。

站在这儿摇摇晃晃的还不错，可是，自从哈立德被剃光头以后，这是第一次晒到炙热的阳光，他的皮肤感到了刺痛。正在生长的头发茬很痒，而他的手不能动弹。哈立德想象着，他的光头看起来像只火鸡脑袋。这一丑陋的画面破坏掉了他凝望天空时候的美感。

古怪的感觉很快就过去了，这时候一个声音大喊着：“前进！”哈立德又被带回到了这一群被锁住的囚犯中间。这帮现代囚犯在短暂的时间里感受了新鲜空气和阳光，紧接着，就被带领着踢踢踏踏地走回牢

房。哈立德几乎难以相信这一切，士兵们那么麻烦地给每个人上枷锁，然后绑起来，仅仅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外面待上四分半钟。

第二天，当士兵们问“有人想出去放风吗？”哈立德坚决地摇头。所有那些愚蠢的做法是为了什么？不用了，谢谢。他宁愿坐在这儿，被蛆虫吃掉，也不要再去经历那些破事。

阿卜杜·艾法伦还是没有回来。不管哈立德怎么问韦德，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哈立德从骨子里就有这种感觉。当另一个人被带进了阿卜杜的囚室，哈立德就更加确信无疑了。

他的新邻居瘦小而又结实，他那神经质的眼睛四处张望着，仿佛希望能在栅栏上看到一道裂缝。只有一次，他停下来看了哈立德一会儿，然后又跪在垫子上祷告。他持续不断地祷告着，这让哈立德很抓狂，主要是因为他呜呜的声音很讨厌。可是，实际上，哈立德从内心里多么希望他是阿卜杜，或是从卡拉奇来的马苏德。他多么希望能在哪儿见到马苏德，或者就是可以在一起打发时间的其他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或者就像隔着几个囚室远的那个男人，哈立德刚注意到军方似乎对他比对其他人要更加尊重些。

哈立德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好像会讲好几种语言，包括英语在内。他们对待他的方式不同，他们给他香蕉吃，有时候是一纸盒橙汁，而其他人则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

哈立德没有机会知道他是谁，因为就在第二天，韦德向他宣布：“兄弟，你最好能老实交代，否则，你的名字就会被添加到去古巴的名单上。”

“古巴那儿有什么？”哈立德很恐慌。

韦德奇怪地看着他，说：“坎大哈只是一个中转站，临时安置的地方，去关塔那摩湾之前的中途站。X射线营现在关闭了，你去的地点是三角洲营，那儿有新的设施。”

韦德递给他一片薄荷味道的口香糖，然后说：“我休假了，准备回家。祝你好运！”

哈立德喃喃地说了声谢谢，脑子里还在思索着刚刚得知的信息。关塔那摩湾？他们肯定不能把像他这样无辜的人送到那儿。他把口香糖放进嘴巴里，慢慢地咀嚼着。这熟悉的味道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感觉太好了，他一直嚼个不停，直到把口香糖嚼得像块皮革一样。要被遣送到古巴的所有想法，都在他脑中的禁区里面储存起来。

后来吃完了那令人作呕的晚饭——灰色的肉和烂糊糊的土豆之后，哈立德的思绪就陷入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状态。他开始用一种他根本不知道的语言唱歌，一种没人知道的语言，就像小宝宝们咿呀学语时的废话。

“呜诶诶，噤住，噤住。”哈立德冲着三个半夜来抓他的士兵大喊着。“杜迪，杜迪。鱼眼杜迪！三个杜迪男孩子。家伙一，家伙二，家伙鱼，家伙头，三号，杜迪男孩。”

“闭嘴，傻瓜！”其中的一个人尖叫着，“你会直接下地狱！”

“跪下！”另一个守卫叫喊着，“把手举到头上。”

现在，他们打算怎么处置他？为什么他们不能等到早上？当他们给他戴手铐的时候，哈立德一直这样想着。他们强迫他弯曲身体，走出仓库，穿过了大厅，没有走向飞机，而是走向一栋混凝土大楼，在那儿他已经被审问过好几次了。

聚光灯无比炫目，哈立德有好几秒钟都看不清东西，然后他被带了进来。这次，他被带到一个钢屋，水泥地板上有一道波浪形的裂缝。

在后来的三天里，哈立德对这个房间熟悉极了，因为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有士兵闯进来叫醒他。在这最不安稳的睡眠中，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映象不停地在他的头脑中闪现，他甚至不知道这些想法和映象怎么会在他的脑中存在。

## 第十三章 灯光

灯光亮着……

……除了一个蓝色的垫子，牢房里什么也没有，牢房大小和他在罗奇代尔家的浴室差不多。

什么也没有，

除了角落里的一个钢制马桶……

没有窗户。

只有灰墙以及炙热的灰尘和汗水混合的味道……

……他们把他拖出去……他们把他扔回来。

现在他又在盯着空调看。

闻着他自己的体味。

独自一人。

这次有多久……？

……如果

他的大脑能停止运转一会儿，

那么他或许会忘记？

也许如果警卫们远离他，

他就能陷入绵长的睡眠中，而不是刚昏睡半小时，

就马上又被悲惨地叫醒……

……哈立德翻了个身。

在地垫上，

他仰面躺着听着他跳动的心脏。

意识模糊地想知道他能否有力气站起来去

方便一下。

他被干扰了吗？

其实

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

.....现在，这是他们连着第三天骚扰他了。哈立德知道自己可能再也睡不着了，便干脆不睡了。为了躲开灯光，哈立德已经使尽了方法：把垫子蒙到头上、把脸埋在胳膊里、埋在墙上。可惜，都没有用。他甚至还试过用手蒙着脸来睡，可是这只会让他的眼睛觉得更加的刺痛.....

这是他们连着第三天骚扰他了。

他再也睡不着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睡呢？他已经想尽办法躲避灯光了。把垫子蒙到头上、把脸埋在胳膊里，都没有用。他甚至还试过用手蒙着眼睛来睡，可是除了让他的眼皮疼痛之外，根本不管用.....

把垫子一次又一次地蒙到头上.....

他再一次把脸埋在墙上。

在墙上。

只看到他的双手盖在他的眼睛上面。

红色的手指头压着红色的手指头。

汗味。

走廊上的脚步声

在阴暗的脑海深处回响

太黑，他几乎记不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

## 第十四章 溺水诡计

终于，他们打开了隔壁房间的门，把他带到了一个小点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黑桌子、庞大的聚光灯和三把椅子。

以前出现过的两个审讯员大踏步走进来质问哈立德。同一副沉闷而愤怒的脸孔从上压下来盯着他看，一个审讯员拿出 9·11 受害者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给他看。炙热的聚光灯照在哈立德虚弱、溃败的脸上。

“你瞧见这个女人了？她的四个孩子现在都成了孤儿！瞧瞧这个从火焰中跳出来的人？他的母亲前一天刚过世，现在他的女儿患上了癌症！瞧瞧这个女孩子，她是清洁工，她才在那儿上了两天班！瞧瞧这个家伙？瞧瞧他.....？”

炙热的灯光也留在了这儿，哈立德完全精神错乱了。他开始追溯自己的人生。照片看得越多，记忆的形状也变得越多。记忆扩张、收缩、合并成故事的外形，再加上电影中的场景和足球比赛的片段，哈立德重温着他以前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直至这种回忆变成痛苦的折磨。

看着如此痛苦的这一切，哈立德的心慢慢地绝望了。太令人心痛了！这些普通的人，就这样死了！他们的生命被残忍地一刀切断。当哈立德被拖回到隔壁的囚室，他脑子里回想的都是他以前做的错事，他给别人带去的伤害。比如，有一次，他从市场那边的波兰人那儿，偷拿了一些黑色牛仔裤。他像疯子一样快跑着，胳膊下面夹着牛仔裤。尼科在他后面跑，一边大笑一边喊叫着。他们那时觉得他们真聪明、真酷。

他想起了所有他伤害过、背叛过的人。有一次，他在街上为波斯尼亚筹集善款，结果他用刀子把罐子撬开，取出英镑硬币放在自己口袋里，只留下了一点儿零钱上缴。有一次，他和托尼·班达跷课去仁邹家抽烟，大喝他爸爸的杜松子酒，然后告诉老师他妈妈会写信解释他缺课的原因，结果他冒充妈妈写了一封信。还有一次在马路上，他看到爸爸向他走过来，就快速跑开了，因为他觉得爸爸穿着的旧款衣服很丢人。还有妈妈，他总是冲她大喊大叫，仅仅因为她不准他玩电脑，除非先把功课做完。

哈立德被拽回牢房的时候，脑子还在想着类似的事情，清单越列越长，同时，那些可怕的照片也闪现在他的脑海里。那个可怜的女人！她可怜的孩子！现在他们举目无亲。

第二天，走廊那边传来哐哐的脚步声，地狱般的折磨又要开始了。哈立德从墙边转过身，仰躺在垫子上，盯着空调的绿灯，直到灯开始闪烁。突然间，一股难闻的脚臭味扑面而来，同时他内心交织着同样的失望和寂寞，一如昨天、前天、大前天。

又一个无眠的漫漫长夜过去了，今天，哈立德甚至不去想他们会问什么问题。睡眠的缺乏把他的梦撕成了碎片。夜晚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被警卫喊醒，刺耳的叫喊声使他的头脑混乱。他每次快要迷

迷糊糊睡去的时候，警卫们就冲进来掠夺他的睡眠，他又被急促地拉回到四面墙里。等到他们过来提审他的时候，哈立德已经意识模糊了。

哈立德被套上镣铐，从屋子里拖出来，突如其来的疼痛让他像小宝宝一样尖叫起来。

不要担心。这个想法在他脑中一闪而过。他们昨天审讯我，然后就离开了，任由我冻僵在地板上，可是我连续睡着了三个小时。

他们把他推进了一件黑暗的房间，里面冷冰冰的，就连坐在角落里的那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都裹紧了身体。哈立德知道这回有麻烦了。房间又黑暗又阴沉，他几乎看不清楚他背后的斜木板，一条旧布条挂在顶上，墙上还有一个水龙头。

这个穿西装的人瞥了一眼哈立德，就好像他是个败类。哈立德抬起头瞪了他一眼，但很快就闭上了眼睛。他的嘴巴干得要命，他不由自主地颤抖，随后，肚子里仿佛烧起了一团火。现在，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

水从水龙头里汨汨地流出来，水声在房间里回响着。地板上放着一个肮脏的玻璃壶，就在臭烘烘的排水孔旁边。哈立德猜想，他们的马桶不够用了。

继续吧，哈立德心想。他们把他的镣铐取下来，扯掉他皱皱巴巴的T恤衫和海军蓝裤子，把他扒个精光。冰冷的寒气突然袭来，哈立德全身痉挛，双手颤抖着遮挡不了自己的身体。

突然间，哈立德的头脑无比清醒，这个西装男冷酷的注视让他很震惊，他的眼神清楚地表明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你用秘密代码在网上发言？”他说。

“不是，那只是普通的电脑聊天，”哈立德说，“我们在玩一个愚蠢的游戏。”

“啊，所以你确实是用代码来沟通的？”

哈立德的头脑很混乱，他说话缓慢、用词夸张。“我们全部用文本行话谈的。不要！请停下来！我受不了！”哈立德全身发抖，记起了过

去的许多同样的对话。“求你们了!”他恳求着，抬头凝视着这个西装男，他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红肿。

“谁是‘我们’?”西装男说，无视哈立德的恳求。

“我们一起玩游戏的玩家。”哈立德结结巴巴地说，“让——我——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是你硬要拖延时间。”西装男说，挥舞着肥胖的手，在他难看的脸上投下一道阴影。“除非你现在好好交代，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来让你开口!”

“救救我……”哈立德抽泣着说。

三个警卫踢踏着走近哈立德。哈立德几乎站不起来，但他知道这些警卫希望诱使他反抗，这样他们就会饶有兴趣地制服他。闻着他们的体味，哈立德突然想呕吐，而比害怕更糟的东西郁结在他胸口。他心跳加速，希望幻灭，大脑一片空白，而牙齿打着颤，嘎嘎响个不停。

“不要。不要。”

只需一个点头，士兵们就对他动手了。哈立德被猛地推向被他们踢直了的木板，他们温暖的呼吸忽地吹到了哈立德脖子上的毛发，使他有种被针扎的感觉。然后他们取下了旧布条，抓住他的头脚，把他提了起来，直到他的脚、脖子和手成一直线。

哈立德喘息着，哭喊着：“你们在做什么?不要伤害我!不要……”一个警卫笑嘻嘻地用手背打了哈立德一记耳光。

木板下面装有内置的绑带，所以他们不需要用绳子就能把哈立德固定在木板上。松开绑带，就像松开皮带一样，他们用绑带缠在哈立德身上，用夹钳一样的力道绑住他的前额、胸脯，还有双脚。

他们把木板翻倒过来，哈立德就被砰地倒挂起来。血液涌到了头顶，冰冷的脚倒立在空中。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西装男说，他站在哈立德面前，抓住了他的脚踝。“告诉我们你知道的，我们就让你回家。”

“求求你了!没有什么……不要……”

哈立德双目紧闭，听到水壶被快速灌满了水，而他的肩膀被他们的手紧紧压着。他的脸被蒙上了一块布，许多只手扯着固定住那块布。哈立德呼吸进纱布的气味。这时，一股冷水倒到纱布上，流到了他的鼻子和嘴巴里。

哈立德一下子咳嗽起来，向外喷溅着水，连声作呕，布被吸到了他的鼻子和嘴巴里，哈立德几乎窒息。他挣扎着，双手拼命拉扯着、颤抖着想挣脱绑带，也想呕吐、想呻吟，但是粗糙的手又把他紧紧箍住。水在他的脸上流淌着。一瞬间，爸爸苍白的脸闪过哈立德那几乎丧失意识的大脑。

爸爸，救救我，救救我。不要让他们杀我。

一丝呼吸游离着，若即若离。哈立德张嘴来抓住它，为之奋战。他吐着痰。倾倒的水汨汨地响着，哈立德的脖子因为拼命呼吸，拼命咳嗽而变得僵直。污水喷溅到了他的耳朵里。

“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这个疯狂的人喊叫着。

爸爸，他们在杀我！救救我！水还在泼上来，慢慢地淹死他，呛死他，让他窒息。他那肿胀、几乎破裂的肺让他脖子上的肌肉瘫软。他吞咽着，吞咽着。

“你承认你加入了基地组织吗？你和其他人计划轰炸伦敦？”这个男人的声音像是从百万英里以外传过来的。

随着咔嚓一响，木板被扳直了。水停了下来，哈立德疯狂地呕吐着，胆汁都快要咳出来了。他急促地呼吸着，睁开了酸痛、模糊的眼睛。透过纱布，他看到西装男正自上而下站在他面前。

他俯身下来贴近哈立德的脸，他那臭烘烘的气息喷在了哈立德的脸上。“承认你参与了这个阴谋，我们就放你走。”

哈立德叫喊着，急促地喘息着。他喃喃自语，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说了些什么，因为他又很快地被翻转过来。他拼命地在蒙脸的布下面呼吸着。虽然爸爸的脸庞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但是他触摸不到。

几秒钟后，另一波水涌进了哈立德的鼻子，灌进了他的喉咙里，阻塞住空气。哈立德闭着嘴巴，直到往外喷水、呛水。他们砰的一声

把木板踢直，一股臭味从地板上的下水口处漂浮上来，哈立德不停地呕吐，随后就失去了知觉。他的肚子被手肘狠狠地猛击了一下后，他又开始呕吐起来。

“你准备好了吗？”

哈立德没有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相反，一股灰色、细小的液体呕吐物，从哈立德的口鼻处流下来，他的肚子剧烈地疼痛着。他大口地喘息着，拼命地吸进空气，储备呼吸氧气。他呻吟着、咳嗽着，被呛得快窒息了，而他们监视着他，矗立在他面前。时间仿佛停滞不前。

他们又把木板扳起来，让哈立德头向下冲，这时，外面传来狗吠声，在黑屋子里回响。哈立德的身体比之前颤抖得更加厉害，血液又猛冲到他的头里。

“这会持续不停，直到你承认你参与了和已知的同谋们策划的全球爆炸行动。”这个人语气坚定地说。

冰冷的水又流淌在哈立德的脸上。慢动作的溺死程序再次启动，但他这次准备好了，他闭紧了喉咙，吐出渗到他肺部的水。他的喉咙里憋着一口气—悬浮在生死之间的一个漫长而又静止的动作，然后呛水、挣扎着呼吸，尽管他已不再想吸进空气了。他过去的的生活像一部快进的电影，在他脑中闪回、下沉、降落、死亡。

没事，爸爸。我不要紧。

他刚一被倒置下来，他们就很快把他荡回去。他的身体被猛地扔回去，胸口剧烈地撞击在木板上，血液从头部嗖地回流到心脏。他的肚子被拳头击打着，水又吐了出来。哈立德的头剧烈地痛着，翻江倒海般地折磨着他。木板摇摆着，突然袭来一阵气浪似乎要把他的胸部撕裂掉。

哈立德喘息着，而折磨永无休止，这个人间地狱！此时，哈立德开始恢复知觉。他放弃了，他颤抖着竖起了一个手指，表明他已经受够了。

“是我做的。”他低声说，咳嗽让声音变得嘶哑。绑带刚松开，他赤裸着的身体就摔倒在湿滑的地板上，鼻子被撞得剧痛。西装男阴森

森地俯视着他，丑陋的脸上挤出一丝笑意。哈立德伸出了青紫、颤抖着的拳头，他摇摆着手想要击碎掉那个笑容，还有那个人的牙齿。可是，他瘫倒在地，前额撞在了潮湿的地板上。

“把他弄活过来。”西装男命令警卫，看都没有看哈立德一眼。在下水口旁边的一堆污秽旁，哈立德身体扭曲着、挣扎着、哭泣着。他浑身发抖，大口大口地吸气，同时能感觉到鲜血从头部又回流到了脸颊上。痛苦是如此的深刻和尖锐，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湿漉漉的手腕来擦拭哭泣的眼睛，然后放弃对一切、对生活，对全人类的希望。

警卫们抱起哈立德发抖的身体，给他穿上衣服。一个抱住他的腰，另一个把他的监狱服拉上。

“你只坚持了十秒钟，上一个家伙坚持了二十秒钟。”其中的一个人嘲笑着说。

没有毛巾擦干他的身躯，抹去头上的鲜血，擦净浸水的耳朵。他已被认定为危险的恐怖分子，这样的一个人怎会值得浪费一条毛巾呢？

套上镣铐以后，他们把哈立德拖到了隔壁，扔在了椅子上，脚绑在地板上拴着的金属圈上。在黑桌子的另一边，他的拷问者笑眯眯地坐着。

“现在让我走吧！”哈立德乞求着，这个男人笑起来。

他在微笑，哈立德心想。他怎么笑得出来呢？哈立德从肺里吐出更多的水来。他急促地呼吸着，尽量不让自己再被呛到。虽然喉咙很痛，但他试着正常地吞咽，他的鼻子疼痛难忍，眼睛酸胀。现在，他根本不介意就这样死掉算了。

“在四个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这是你所供述的罪行。签字之前好好看一下，你还可以随意更改。”审讯者把几页纸和一支钢笔推到哈立德前面。

哈立德想要呼吸，但他的喉咙紧闭，他的大脑在不停地转动着，他的眼睛感觉像被撒进了沙子。随后，他怀着最后的一点儿尊严和骄

傲，咽下泪水，坐直身体，尽管呼吸困难，但是仍惊讶地问：“为什么这都已经打印好了？”

审讯者眯起眼睛，停顿了一下，然后把他肥肥的大拇指放在他的下嘴唇上。冷酷的表情又开始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哈立德明白了他的意思。

“签了这些文件，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你可以回家了。终于，他听到了等待已久的话。很快，哈立德签了所有的八页纸，他疼痛、流泪的眼睛几乎无法聚焦在他眼前浮动着的文字上。

哈立德回到了牢房里。他们用水淹他，让他签了供词，但似乎这还不够。房间里的灯还亮着，一如既往地眩目。空调开到最大挡，比以前还要冷。和往常一样，绿色指示灯没来由地闪烁着。那么，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家？这个牢房？

哈立德满脑子就想着要杀死那个丑陋的家伙。愤怒在他体内沸腾着，翻滚着。这个想法超越了其他的愿望，甚至包括再看到他家人的愿望。他的头脑比他记得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的敏锐。他坚持了几秒？那个家伙说十秒。短短的十秒，一切就结束了，但感觉像是半小时。在那一刻，哈立德看到他的一生在眼前闪现。他看到妮阿弥在图书馆里，他看到了自己在公园里踢球，刚进了一个球，在讨论和海伍德队比赛的新计划，他看到自己在和妈妈吵架，看到在马路上因为怕丢人而走在爸爸后面，假装他们俩没有走在一起。你怎么可能在十秒钟里看到所有的这些，然后决定去死呢？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和生活说再见、放弃一切呢？还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重温了所做的所有的错事，看到了你曾经伤害过的每个人的脸？怎么可能呢？

现在，他们有了一份坚实的供词，证明他是一个危险的恐怖分子、世界公敌，没人会关心他。

他怎么就束手就擒了呢？他是多么可悲啊？托尼·班达或许会阻止住他们。在他们对抗博尔顿队的首场比赛中，对方的中场球员撞倒了他，结果，托尼发疯般地大叫了一分钟，纵横球场，踢进了他们队唯

一的一个进球，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的大脚指头被踢断了。哈立德不知道托尼会如何制止这帮疯子，但他确信他肯定能熬过十秒钟。他会熬得更久。可是他自己呢，就为了一丝他不怎么想要的空气，就放弃了他的生命。他为自己这么快就缴械投降而感到羞愧。太软弱无用了，都不能坚持超过十秒钟，而在他之前的家伙还坚持了二十秒，是他的两倍。

随后，这个古怪的想法突然让哈立德理智起来。这个家伙坚持了二十秒，真是个白痴、傻瓜。他不是英雄，也不是人们敬仰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像他一样被水淹的穆斯林。他只不过遭受了更长时间的折磨。为什么那个警卫告诉他，有人坚持了二十秒？是为了让哈立德觉得自己像个懦夫，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他要相信呢？如果哈立德告诉人们，他们想要淹死他，有人相信吗？除了他前额的伤口和肿块，他的身体上没有任何伤痕，没法证明有人想要杀死他。

空调机嘎嘎地响了一秒钟，然后继续嗡嗡作响。哈立德在垫子上蜷缩成一团，他把头埋在胳膊里躲避灯光，心里在想，他们不但要淹死他，还要给他留下了熊熊燃烧的怒火，无处发泄。他只能满腹仇恨地磨着牙，而神志渐渐地陷入混乱之中。睡着前的一刻，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他小妹妹画的一幅画。灯泡在头上闪耀着，像以往一样冷酷无情。灰烬烧过后的气味和水牢地狱般的记忆一直萦绕在哈立德的脑海中。

## 第十五章 睡觉

论是躺着，还是坐起身，哈立德都觉得不舒服，因为他那瘦弱的身体遍体疼痛。仇恨和内疚交替着啃噬他的内心。他为他的愚蠢感到内疚。要是他没有那样做，那该多好。疲惫的思绪把他带回到他过往的生活，带给他一丝慰藉。

有任何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吗？

整个晚上，在耀眼的灯光下，哈立德眼前浮现的都是古尔的画。画贴在罗奇代尔家中的冰箱上面。他记起画上有绿色的太阳、橙色的大海和红彤彤的草地。哈立德的胃不由地抽搐起来。所有的东西都画

错了颜色，还有蓝色的小狗，所以他会想起这幅画。想起怪异的颜色让他更加觉得自己被关在正常世界之外。尽管每次想起这幅画的时候，橙色的大海似乎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古怪，但是小古尔的画提醒了他还有一些平常的东西他能抓住。什么事情都比记得那一刻好——他手拿着笔的那一刻……

如果他能把自己的思维关上一点儿，那么，他或许能忘记。也许，如果警卫们离开一会儿……

不眠的一个小时之后，警卫们又冲进来唤醒他。他们猛地把他从垫子上拉起来，拖拉着他直到他睁开眼睛，同时冲着他的耳朵喊着一些污言秽语，不让他睡过去，仿佛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随后，哈立德的鼻子里涌入了一股柠檬味的刮胡水，叫人恶心，他的喉咙不由得收紧起来。

哈立德感觉像有一只粉红色的猫开始挠他的脸。或许，是有人用他粉红的双手来捏他的脸颊取乐呢？他们赢了。哈立德盯着这个士兵和他的有色眼镜。为了后世，记录下他那光亮润泽的脸孔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们一看到他完全清醒了，就会走开，留下他独自一人，他们只离开一会儿，留下哈立德和他那比空调声音还要响亮的嘭嘭心跳声。

哈立德躺倒在垫子上，昏睡过去。仅仅几秒钟，他就睡着了。他一直睡到疯狂的剧目又开始上演：狗叫声响起、飞机引擎开始轰鸣、有人扯着大嗓门发命令。难道他们现在还要给他多上几次溺水的刑罚？但这些噪声——它们是新的惩罚手段，不是吗？

哈立德凝神听着，噪声突然变成了轻微的砰砰声。

“嘿嘿！”两个警卫冲进来，镣铐在矮胖者的怀里来回摆动。哈立德眨了眨眼睛。脑子里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模糊地认出了这两个警卫，他们是晚上轮班喊醒他的五人中的两个。

其中一个警卫的刮胡水带有浓烈的柠檬味道，他大喊着“起来！”然后把哈立德从垫子上猛地拉起来。

这个长着细鱼眼的变态狂说：“给你三十秒钟吃完这个！”

一个花生酱三明治被递到哈立德的面前，另外还有一塑料瓶的水。这儿的分量只有一半，哈立德结结巴巴地说。他们生气地抓起他的腋下，砰砰地把他冲墙上撞去，用他们的拳头使劲按住他的肩膀。他们的粗暴表明了哈立德还有力气反抗他们，但是哈立德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他的身体几乎站不直，更别说逃跑了，而且他几乎神志不清。警卫们无比疯狂地折腾他——他们真是疯了。哈立德狼吞虎咽地把像纸板似的三明治吞了下去，什么味道也没有尝到。花生酱沾到了他的牙齿，他开始喝水，水是温的，有塑料的味道，一边喝，水一边从嘴角流下来。

哈立德每次吞咽只能喝下不超过一茶匙的水，他勉强一笑，说：“怎么没有可口可乐？”

“还想要可乐?!”矮胖的士兵把瓶子从哈立德手上打掉了，喊了句“混蛋!”蓝色的塑料瓶梦幻般地反弹了两次，才滚动到钢质地板上。水洒在哈立德的脚趾头上，这个家伙的刮胡水味笼罩着哈立德，气息浓郁得像一棵被砍碎的柠檬树一样，哈立德唯一想做的就是躺倒在地板上，永远永远地闭上眼睛。

之后，警卫给哈立德穿上一件橙色的衣服，然后把他的胳膊扭到一起。一个警卫把哈立德的手腕牢牢地铐起来，一边嘲笑着他瘦弱的胳膊和手腕，然后他们把手铐连接到绑定在他腰间的一条锁链。此时，哈立德的头垂到胸口，很快睡着了。他们快速地捆扎着他，把他的脚踝锁到腰间的锁链上。冰冷、沉重的金属突然碰到了他的伤口和瘀肿，他猛地醒过来，害怕他们又要用水淹他。

“太松了，伙计!”哈立德咕哝着，又醒了。但他们没有笑，他们从没笑过。

“再见!”一个警卫把一个黑布罩套到了哈立德的头上。连续几天面对着头晕目眩的灯光，突然而来的黑暗引来一阵震惊，这种怪异的解脱感一直持续到他们带他走上走廊。哈立德的身体根本无法保持平衡。他光着脚，脚趾甲尖尖的，他一路上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地前行。

“关塔那摩!”他们经过的时候,有人轻声说着。这把哈立德的思绪带到他又被蒙上眼睛之前。没关系,他要回家了。他们说他可以回家,他签了那些文件就可以回家。

踢踏的脚步声和哐哐的锁链声穿透了正午炎热的空气。阳光直射下来,就像沸腾的柏油一样,晒在哈立德被蒙着的头上。他能感觉到旁边的其他人。三个?或许一百个?他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英格兰?是的。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突然的举动,还有汽油难闻的味道?

“嘿,哥们儿,把他们带到这儿!”一个士兵尖叫着。

有人用耳塞堵住了哈立德的耳朵,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安静了。哈立德被灼热煎熬着,他弯着腰,拼命地喘息着。他跪在地上,就像一条被捕获的、半死不活的狗,几乎要在士兵们的袜子和沙漠靴散发的臭味里窒息过去。

或许他是要被送往关塔那摩,但他们说了,如果他签了字,就可以回家了。

几分钟以后,哈立德又被猛拉起来。一步一步,他们拖曳着他走上飞机的移动舷梯——上升的热气,隆起的金属台阶,似乎要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他蜷曲的脚指头被烫伤了,镣铐摩擦着他的脚踝。

疼痛的脚骨刚一踏上飞机的地板,哈立德就知道他要生病了,但什么症状也没出现,只是同样的头晕、恶心,和过去的几个小时一样。他脑子的一部分觉察到他的身体正在撕裂成碎片,而其他部分却不去想任何事情,只想睡觉。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响。

哈立德试着把耳塞从酸疼的耳朵里推出来。他手肘朝上,不断推着耳塞,手铐摩擦着他的手腕。头罩闷热,闻起来像塑料,这让他恶心不已。他扭动着手腕,慢慢地设法把耳塞推出来,同时,一种可怕的绝望感逐渐蔓延到全身。但是耳塞弹了回来,他等了一会,然后又低头开始推。这次,仅仅花了几分钟,他就成功地解救了他酸痛的耳垂。好多了。现在他的耳朵不再痛了,他能闭上眼睛,睡觉了。

“全听、全知的真主啊!”一个囚犯一遍又一遍地祷告着。

闭嘴!哈立德真希望这个家伙能闭上嘴,真希望所有人都停止祷告,停止呻吟,因为他现在对谁都漠不关心,他现在连对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一点都不同情。这些蒙着头巾的人别指望着都被送到英国去。

“三角洲营,多么愚蠢的名字!”哈立德记得当初韦德告诉他的时候,他暗自发笑。他真的笑出了声。他当时不知道,他们把他在明亮的牢房里单独关押了数天,只不过是这次旅程热身。那些日子里,他被禁止睡觉,不能和任何人说话,然后他们打算淹死他。哈立德又想起了这一切。

他又回想起那些他不想去想、不想承认的事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被拖到木板上之前,那个西装男说的一些话。

“你用秘密代码在网上发言?”

“不是,那只是普通的电脑聊天,”哈立德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在玩一个愚蠢的游戏。”

“‘我们’是谁?”

“我们一起玩游戏的玩家。”

哈立德喃喃低语着:“玩家、玩家。”

他强迫自己回忆起那一幕:他全身被剥光,被向后扔在木板上,身体被倾翻过来,脚悬在空中。

“这会持续不停,直到你承认你参与了和已知的同谋们策划的全球爆炸行动。”

“已知的同谋们”,这个表述一直在哈立德每个清醒的时刻困扰着他。

他想起了每个细节:带着旧绑带的布蒙在他脸上,使他喘不过气来。水塞满了他的鼻子和喉咙,他被呛住了。咳嗽,拼命吸气。有人一直在喊:“把你们的计划说出来,我们就会住手!”但他们没有停下来,而他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哈立德身旁的那个人仍然在喃喃自语着,哈立德闭上了眼睛,思绪飞转,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冒出来。

他们又在打什么主意呢?哈立德突然间无比清醒。那个家伙的脑袋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随后,在他心里埋藏了很久的疑虑又浮出水面。

塔力克和这个有关吗?

他们怎么会知道他玩电脑?难道塔力克真的背叛他了吗?他的亲表哥?他和阿布杜拉,卡拉奇姑姑家的那个邻居,聊过天吗?他发现阿布杜拉在用电脑。他知道哈立德一直在玩一个游戏。他知道那是塔力克的游戏吗?他们俩认识吗?还有其他牵扯在内而他还没想到的人吗?阿布杜拉说他弟弟和他妹妹的丈夫都用过姑姑家的那台电脑。他们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吗?无论怎样,哈立德的思绪总是转到塔力克身上。他是关键环节。其他的玩家不知道他在哪儿,但塔力克知道。这个想法如鲠在喉,很显然,自他们开始交谈起,他就太过于信任塔力克了。毕竟,哈立德又真正了解塔力克多少呢?他们连面都没见过,所以为什么他要对塔力克有所期待呢?除了他们是一家人,此外并没有任何特别的共同之处。

因为他,他签了所有的文件,一页又一页。这次的签字笔还不错,黑色、亮晶晶的。他扫视着文件上的名字,可是一个也不认识。哈立德并没有仔细看,他那时依然被呛得透不过气来,半死不活、身体发颤。

现在他真希望当时多留意一些就好了。也许,塔力克的名字也以某种形式存在那儿。

所有的玩家都用网名,而且定期更换。比如塔力克·范·达姆,简称为 TVD。一个家伙叫自己紫色比萨,之后改成粪土。另一个曾叫做害虫,现在是老板 X。除了塔力克,哈立德仍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哈立德的思绪又回到了他们丢开黑钢笔之后。他记得那时他全身心感到无比的宁静,因为知道他们不用再伤害他了。为此说谎是值得的,值得说谎去获取那片刻的宁静。但是,现在,哈立德觉得不值得了。

现在，他感到了悔恨，这种感觉要把他逼疯。为什么我就不能安睡下去？为什么我就不能停下思索、停下思索呢？

他来回摇摆着，飞机发动机持续的嗡嗡声穿透了他的耳膜，他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关心，唯一的念头就是从塔力克那里彻底地了解真相。他想象着塔力克承认参了绑架事件，以此让自己狂躁的情绪平息了几个小时。可是，他们在卡拉奇质问他的时候，关于阿富汗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的护照在哪儿？邻居阿布杜拉、家里随便哪个人人比如纳瑟、罗奇代尔的杂货店老板，难道他们是基地组织成员？吉姆，他帮忙寻找爸爸，他呢？爸爸呢？他见过谁呢？

愤怒！如此多的愤怒！他想摧毁那么多的人，他们的脸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周而复始地旋转，愤怒也被层层扩张。

哈立德大叫：“你们怎么敢淹死我？”但喊出来的声音却很无力，比被遗弃的小猫咪找寻食物的哭泣声还要微弱。

哈立德筋疲力尽，心跳放缓，正常地跳动了几秒钟。他的呼吸变得容易些了，入睡的念头又跳了出来。意识朦胧中，他的眼睛睁开了，又闭上。

哈立德紧紧地抓住希望，想象着他正在飞回英格兰的家，回到妈妈，爸爸和小妹妹们中间，生活里有商店，有牛奶、报纸、巧克力、福利彩票，以及其他平常的东西。可是飞机的引擎轰鸣着，震耳欲聋，一点也不像是在带他回家，也不像带他去任何美好的地方。

突如其来的厚重热汽油味道弥漫了机舱，使得机舱内的空气更加稀薄。哈立德不禁气喘吁吁。自从溺水刑罚后，他就一直拼命喘息，不管还有没有空气，他都拼命地吸气，仿佛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呼吸。

汗从他的前额流了下来，面罩里面已经湿透了，汗水的盐分使他的嘴唇肿胀得更厉害。哈立德唯一能做得就是摇摆着头，不让汗水流到眼睛里。不舒服的热耳塞紧贴着粘粘的面罩。哈立德要么忍受发动机的噪声，要么继续忍受耳塞的折磨而获得一些宁静。无论怎样，他都睡不着，眼睛也合不上。

哈立德用胳膊把耳塞稍稍往回移了一点，无意中移动了面罩，塑料面罩上露出了一个洞，这样他能清楚地看到外面了。

一个士兵，胳膊长得又肥又满是雀斑。他的一双大手正拿着一架银色的照相机，他在饶有兴趣地拍照片。闪光，闪光。哈立德心里的怒气又被煽动起来，他无法相信有人这样取乐，或许他想把照片卖给国内的报纸。无论怎样，每声咔嚓都锤打着哈立德的心。

这些家伙，他们自以为是谁？哈立德怒火中烧。

哈立德记起了他们在学校里跟着塔格先生学习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事情。塔格先生让大家热烈地讨论了酷刑问题，大家相互争论起来。很多孩子们说，这是从坏人那里取得信息的好方法。但最后，嘉森德·帕克的一番话，让大家都不这么想了，她家住在音乐店的上面。

“这样的方法很愚蠢！我哥哥每次把我的胳膊扭到背后，我的胳膊都疼得很厉害，于是，为了让他松手，他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如果你得到的是谎话，为什么还要去折磨别人呢？”

想起这些事情没有让哈立德好受点儿。要是他的脑子能停止转动就好了！哈立德的思绪没有停留在嘉森德·帕克和她那可怕的哥哥乔希身上，也没有停留在他们那栋建在黄漆粉刷的音乐店上面的漂亮的两层楼公寓上，他又想着他酸肿的胳膊和疼痛的脑袋，又觉得喉咙肿胀、眼睛发痒，又想到塔力克也许出卖了他。

他又想起关塔那摩湾。他真的要被送到那里吗？那里不是关押基地组织成员的地方吗？

有人说关塔那摩是人间炼狱，但哈立德当时没有仔细听，他还觉得他们是在编故事。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关塔那摩会设在古巴，而不是在美国。

他们肯定不会接收像我这样的孩子。

哈立德这样想着，呼出了口气。气一呼出来，他又开始拼命吸气。他被打败了，被完全击垮了。他的头脑开始找寻那深藏的、宁静的地方。那是储藏着美好回忆的地方。哈立德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开始想

念，想念他的妈妈，想念他的爸爸，想念他烦人的小妹妹们，想念他的朋友，迈克尔、浩吉、尼科、托尼，想念在公园里闲逛。

恍惚中他又回到了罗奇代尔，罗奇河水在主马路下面流淌着，但大部分的河段都被遮盖住了，哈立德走过市中心，思索着这个老工业城过去是怎么样的面貌。漂亮的老房子仍然伫立在老地方，那儿有全世界最棒的市政厅。那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装着漂亮的木制楼梯，贴着由威廉·莫里斯设计的墙纸。文科老师道林夫人说威廉·莫里斯是个天才。

市政厅还为退休人员提供便宜的午餐。去年的尊老周活动期间，哈立德和另外的两个学生曾去那儿帮过忙。他们只花了三英镑，就买到了三道菜的家庭套餐，然后在贴着威廉·莫里斯墙纸的漂亮房间里舒舒服服地享用。感觉多棒啊！

罗奇代尔是个适宜的城市，而且从哈立德的家到欧点电影院只要走十分钟就到了。

哈立德也想起了足球场的看台，观众为罗奇代尔队呐喊助威，在他们客场比赛的时候更是欢呼得热烈。他又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清真寺，他不确定有几个，但肯定超过六个，每个都在他眼前一一闪过。这个城市混杂着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徒、犹太教徒、佛教徒、塔法里教徒，还有很多无宗教信仰的人。其他人有时候相信宗教，但是从来不去清真寺、寺庙、教堂、犹太会堂。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什么让他们感觉好，他们就相信什么。此外，还有憎恶一切的人。这些人动不动就发怒，恶语相向。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一起居住在罗奇代尔，他的罗奇代尔。哈立德喜欢这样的罗奇代尔。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哈立德的思绪仍然完全留在他的家乡——他在公园里踢足球、在草地上来回滑动、在场地上疾跑，他尽量闪避开阿德南，他长得像耶稣，踢球极富攻击性。在罚球区，他完美地踢进一记角球，麦克在一旁为他加油。

爸爸的话在他的耳边回响：“儿子，当你十六岁的时候，你一定要决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而现在，与他做伴的只有心中郁积的怒气。

哈立德把同样的情况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交代了家庭住址、医生的名字、所有老师的名字，包括他最喜欢的塔格先生，另外还有邮政储蓄账户的细节，上面有六十一英镑和十八便士，是他花了五个月才存下来的。

反反复复地，他们问他同样的问题。

他们也许是把他和其他人弄混了。他在谷歌上搜索过自己的名字——哈立德·艾哈迈德，搜索结果有两百万条，他知道他们抓错了人，但是他们不承认。

他还能做些什么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呢？但是他们不想相信他。哈立德甚至告诉他们，他爸爸曾和朋友们募集钱财来帮助阿尔巴尼亚的难民。他们为难民们送去了食品、药品、衣服、毛毯和帐篷，整整装了两架飞机。据当地的报纸报道，市长先生说“穆斯林社团为难民们募集了大量的资金，这样的善举让他非常感动。”

“住嘴！”士兵把椅子踢掉，不让哈立德再说市长，仿佛他是在编故事，然后毫无理由地朝他的肚子揍去。令人伤心的是，他们根本就不关心真相，否则，为什么要让他昏死在地板上，不管不问呢？

真搞笑，哈立德想，又涌起极端震惊的感觉。我对信仰、任何信仰，根本就不感兴趣，甚至对自己的穆斯林信仰也不感兴趣。家里人对此的态度也很随意。爸爸总是说，他很快就会解决自己的信仰问题。真主，万能的一切，会高兴地等着他的到来。

爸爸，回来救我，爸爸。

哈立德突然便意识到了目前混乱的处境。难以想象的愤怒又开始在他心里涌动，他微笑地想着要复仇。八个月以前，他们绑架了他，仅仅因为他出现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总有一天，他会捉住这些疯子，把他们倒转过来，用水冲他们的鼻子，直到把他们淹死。他要把他们淹死！是的，这样是做了一件善事，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哈立德心满意足地想着，渐渐放松下来，闭上了眼睛，睡着了。

## 第十六章 关塔那摩

这次，没人来打扰哈立德。飞机降落了，另一种地狱生活开始了。

哈立德走出机舱，头罩和耳塞终于被摘掉了，奇怪的海腥味扑面而来。但这绝对不是家，不是甜蜜的家。耀眼的阳光在移动舷梯上投下阴影，哈立德沿着阴影走下舷梯来，和煦的微风扑在他的脸上，远处传来意想不到的鸟叫声。粘乎乎的热气包裹着哈立德，让他突然出了一身汗。他想起学校以前组织过的一次旅行。那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他们坐着大巴去黑潭游玩。一想到旅途中会有妮阿弥在旁边，哈立德就激动不已。

那天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在他脑中闪现。

罗奇代尔队赢了周六的比赛，哈立德高兴极了！他真想去和妮阿弥打个招呼，还想把胳膊甩在她的肩膀上，但是做的要看上去是一不小心绊倒在她身上。哈立德做好心理准备，万一进展不顺利，就回过头去瞥向浩吉责备他，到时候说是浩吉把他推到她旁边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学究气十足的吉莉夹在了他们中间。她抓起哈立德手，用她冰冷的手指头轻轻地捏了一下，然后舔着自己的嘴唇、眨巴着眼睫毛，逗他玩儿。当哈立德涨红着脸摔倒的时候，浩吉假装没有注意，而妮阿弥也涨红着脸，然后飞快地登上大巴，向后排走去。

哈立德听见女孩们的尖叫声，知道妮阿弥的朋友们正笑得不亦乐乎。谢天谢地，幸好，浩吉和尼科两人都在场，他没觉得太尴尬。

“不错，哈立德！”浩吉碰了碰他。

“下次，再离得近一点。”尼科眨了眨眼。

他们俩说的就好像哈立德下次还会这样摔一下似的。

后来，他们在码头旁边的咖啡馆吃午饭的时候，妮阿弥朝哈立德挥舞了下沾满了巧克力的叉子，示意他过去，然后往里给他挪出了地方。她的伙伴们也挤到了边上，结果迈克尔反而坐了下来。

“哎哟!”妮阿弥大叫。迈克尔冲过来抢坐在妮阿弥身边的地方，结果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脚上。他把一盘热气腾腾的意大利面放在光滑的桌子上，然后埋头大吃起来，就好像他一个星期没有吃东西似的。

“对不起!”哈立德替他道歉，然后像个傻瓜似的站在桌子边上，非常尴尬。尼科冲迈克尔摇了摇头，因为迈克尔破坏了本该浪漫的时刻。

“怎么了?我做了什么?”迈克尔问，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里塞满了一团意大利面，番茄酱滴滴答答地往下掉。

“你这个白痴!你抢了他的地方!”妮阿弥大笑起来，于是大家也都笑起来。

“没关系的!”哈立德说。

“没关系的!”吉莉应声道。

哈立德的脸上挂着一丝笑意，沉浸在回忆中。这时，一个声音咆哮着把他拉回到现实里，他随即被推倒在地。

“欢迎来到关塔那摩湾监狱!你们现在归美国海军陆战队管理!低头!”下跪的囚犯们排成好几排，士兵们牵着黑狗在他们面前走动。哈立德偷眼看了一下这个恶梦般的关塔那摩湾，然后，低下了头。那些撒谎的混蛋!一片开阔的空地围着高耸的围墙，围墙上装着两米高的铁丝网。围墙两端矗立着挂着美国国旗的瞭望塔。

往右看去是草木丛生的毛糙地面，上面有几片稀疏的草皮和很多的砖石建筑，被用石块和沙子标出来界限。在远处，有更多的围栏。成卷成卷的铁丝网锈迹斑斑、高耸入天，清脆的叮当声从上面传过来，像风铃似的。哈立德凝视着这片滚烫的土地，心想，这个地方有风铃?怎么会呢?

然后，有如电影中的场景一般，一条美洲大蜥蜴突然从一个表情冷漠的海军士兵面前疾驰而过。这个士兵正在吆喝命令，呵斥一群在炎炎烈日下快要被烤死的人，他们除了听命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哈立德心想，要是能打开一包多力多滋，听一会儿嘻哈音乐，在谷歌上搜索“疯子”这个词，看会辛普森剧集，这会是多么疯狂的事情。这些通常是他放学回家后做的事情，而他的哥们儿现在或许正在做着

这些事情。一只秃鹫一直在他的头顶上盘旋着，太阳照得他的发茬发痒、眼花缭乱，连盯着那些脏兮兮的沙漠靴看上一会儿都不行。

从这个海军士兵的声音听来，显而易见他们不会容忍浪费时间的人。这个地方比坎大哈更为森严，专门用来关押训练有素的刺客、威胁安全的人员，以及美国的敌人。海军士兵们大踏步地上下走动，用邪恶的眼神看着他们，气氛变得越来越恐怖。

哈立德很少能远距离地审视自己的生活。但是，瞬间，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己。他只不过是另一个毫无意义的橙色影子，佝偻在一个古怪的世界游戏里。太阳直射在这片凸起的停机坪上，站在上面的他感觉像是被飞标插中了后背。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堆橙色物品，可以让士兵们摇来晃去，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想要炸毁城市的恐怖分子。他们认为他憎恶西方世界，尽管他生活在西方，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炸弹毫无了解，也不知道纽约轰然倒塌的大楼。

“那么，你们有什么证据呢？”哈立德喃喃低语。他双目紧闭，像个小宝宝一样抽泣着。

没过多久，他们带着哈立德走进一栋长条形的楼里，就像他在电影里看到的监狱一样，一排排的菱形铁网门，全部上锁。一个标识上写着三角洲营。士兵们停了下来，把他猛推进其中的一间狗舍似的小牢房里。

“站近一点，256。”一个带着浓重美国南部口音的人拉着长声调说，一边咔嗒一声锁上了牢房。

哈立德拖沓着走近铁门，门上有两个长圆孔上下排列着，每个孔有三个塑料午餐盒那么大，可以上下摆动。

“离摆动盖近点！”这个慢吞吞的声音又开始喊着。

“手腕和脚踝离豆孔近点！”又一声大喊。

哈立德服从了，警卫从豆孔里打开了他的手铐脚镣。警卫把门孔叫做豆孔，而且极度小心翼翼地打开镣铐，这让哈立德不由地嘲笑其这些彻头彻尾的愚蠢行径。为什么他们不能在牢房外面打开镣铐呢？为什么门上会装这种愚蠢、夸张的门孔？如果提前打开镣铐，难道他

们以为他会逃脱吗?哈立德只能想象出这样的越狱情景：避开从屋子里射出的子弹，穿过炙热的地面，躲过瞭望塔上的士兵对他的火力扫射，以超人的能力爬过十米高的带刺铁丝网，潜入到海里，游向安全地带。他的哥们儿如果看到这些士兵通过这些愚蠢的门孔打开镣铐，他们肯定会捧腹大笑。

门盖被拉上来盖住了门孔，砰砰的声音回响着，一直到所有的囚犯们都被打开了镣铐，才听到雷鸣般的靴子声远去。

哈立德转过身，打量着这个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塑料床，圆床角嵌进墙里，床上铺着薄薄的泡沫床垫。两边床头各放着两条蓝色毛毯。另外还有一本英文版的古兰经、一双白色的人字拖、两条白色的毛巾，以及浴巾、肥皂、洗发水、牙膏、一瓶水。这次还有两个马桶。

于是开始另一种生活程序。放在塑料托盘上早餐有一盒麦片粥、白面包卷、一瓶水，有时候是稀薄的炒鸡蛋和煮得烂乎乎的豌豆，也有可能是一个桔子。

午餐通常是罐头里出来的一块硬邦邦的肉，加些土豆，捣碎了和甜玉米或萝卜混在一起，还有花生和水。有时候换成一包葡萄干。

晚餐的菜单连续两天没有变，吃的是嚼不出味道的白米饭、坚硬的红豆、令人作呕的灰色的鱼，外加面包和水。周五的时候加一根香蕉。

哈立德想不通他们怎么会做得出这样糟糕、这样没滋没味的饭菜。尽管他知道他们已经尽力做出清真饭菜，可是就算是脑残的人做得也比他们好。

两天以后，哈立德决定再也不要吃那些恶劣的面包卷了。如果他能选的话，这就是他的决定了。这儿的座右铭就是“吃或者饿死”，他慢慢地咀嚼着白面包，看到有人快要呕吐了，心里竟泛出了一丝满意。现在他让自己相信事情会好转，或者说他是那么希望的，因为他觉得他曾经经历过更加糟糕的待遇，曾经那么近地触摸过死亡，现在，反而死亡的念头慢慢地从他的头脑中消退了。

自从来到关塔那摩，除了推餐车的男子和士兵，哈立德没有见过其他人。每日每夜，从屋子的另一头传来极其恐惧的尖叫声，然后听到有人一直在咳嗽、咳嗽。这就是所有陪伴他的声音了，他不知道这两种情形哪种更糟糕。另外，金属孔盖的砰砰声让他很头疼，就像空气钻一直在他头颅的一侧钻个不停。

但是来这儿的唯一的好处就是他能花大把时间在睡觉上。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和痛苦之后，他已经习惯了思想空白，或者朝着怪异的方向游离而去。然而，当他食之无味的时候，抑或呼吸沉重的时候，溺水的感觉仍然在他心中悸动。不过，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不再感到那么的惊恐了。

但是最近，他开始想象他的脸出现在新闻里——一个恐怖分子的大头照，已被定罪，遭人痛恨，连他的哥们儿也痛恨他。他仿佛看到妮阿弥正在气急败坏地对她自己发火，因为她曾经冲他微笑，还和他眉目传情，而她的朋友吉莉会说，“我从来就没喜欢过那个笨蛋！”

另外，要是哈立德不忙着痛恨自己，他就会觉得精神空虚。想象着这样的场景，他就可以不再去想遭受的暴行、不再埋怨自己的愚蠢。对他来说，想象自己是恐怖电影的主角，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瞅着空荡荡的墙壁，身心俱疲到抬不起头来，这会让他感觉稍稍轻松点。至少，表面上看上去是这样的，但是他开始颠倒梦想和现实，开始相信在头脑里上演的场面是切切实实地正在发生的。

有好几次，哈立德醒过来，惊奇地发现大卫·贝克汉姆、妮阿弥、尼科站在他面前。他心里害怕，觉得他会和他们站到一起，和他们一起微笑，慢慢地相信那些踱近的脚步声或许只是一个幻想，而他身处其他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们这些塔利班家伙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幸运！如果你们在阿富汗，你们早就死了。感谢上帝，美国拯救了你们。”只有当士兵们吆喝着这些荒谬言论的时候，哈立德心中的荒废感、破碎感和本不该在此的感觉才会平息下来。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士兵对死亡的快感毫无感知。他愉悦声音里流露出来的欢快而又侮辱的腔调，正一点一点地把哈立德撕碎。

没人在意，他们不关心他，没有人关心他。要是他没有签那些文件就好了！他们说他可以回家了，这些骗子！如果他们让他睡觉，事情或许会不一样。那么，他可能就不会签下自己的监禁判决了。他告诉自己当初提笔的时候，自己已经心力交瘁了。但这无济于事，他不能原谅他自己，尼科和其他哥们儿也不会原谅他的。他知道，妮阿弥现在恨他。他的妈妈和爸爸、阿达柏和古尔都恨他。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恨他。

从此，他对自己再也没有自信了。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他怎么弄得清楚他自己是谁呢？

在他们试图淹死他的前一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起了那些在“9·11”事件中不幸遇难的孩子们的照片，妇女从双塔大楼里跳下来的照片。他们一直不停地晃动着那些照片，就好像他们的死是哈立德造成的。他们持续不断地折磨着他，直到摧垮他的神经，让他相信这全部是他的过错。最后，他签了那些文件，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把他关在了这儿。

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吗？哈立德心里疑惑。他双臂紧抱，坐在床上，盯着墙。墙面空空荡荡、坑坑洼洼，还粘着几只死苍蝇。囚室里很暖和，他能闻到自己的体味，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靴子的砰砰声，这一切让他觉得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后来，有一天……

“你，给我站起来！”警卫说，“你从来没站起来！”

他正在用塑料托盘派发捣烂的冷肉，他难闻的口臭和冷肉的味道混杂在一起。

“告诉你个揪心的消息！英国终于参战了，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布莱尔和我们站到一起了，欧洲现在就是一帮哭哭啼啼的婴儿。”他大笑着，然后停顿了一下，看看附近哪个囚犯在背诵古兰经，传出呼唤麦加的忧郁声音。

警卫不去理会诵经的囚犯，回过头来对着哈立德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我们会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他补充说,“伙计,你哪儿也别想去了!托尼·布莱尔做了这个决定,你们都卷进来了。”

“什么决定?”哈立德的托盘掉到了床上,回过头瞥见警卫把脸凑到了栅栏边上,一脸嗤之以鼻的表情。哈立德吃惊地看着这个警卫呼着他硕大的鼻孔兴奋不已。

“英国和我们在伊拉克并肩作战!”他喊得那么大声,牢里有人把这个消息翻译成了不同的语言。很快,信息被传递着,最终,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都走到牢房门口,又踢又撞,用各自的语言大喊大叫,宣泄着情绪。愤怒沿着一排排的牢笼传递着,就像势不可挡的决堤洪水。哈立德目睹着这监狱里的骚乱。

警卫们快速地冲过来,站成列队,用自动机枪瞄准这些羁押犯,一有动静,就随时准备开枪。英国和美国在伊拉克并肩作战,联合作战已经不局限在阿富汗境内。这个消息让哈立德震惊不已。为什么?没人会比他更吃惊了。那么他再也出不去了?警卫是这样说的,不是吗?外面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变动呢?

哈立德松开了紧握在门上的手,双臂像铅块一样重,滑落到身旁。他踉跄着走回床边,心理脆弱不堪,然后软弱无力地瘫倒下来。在持续不断的撞击声和叫喊声之下,哈立德自己的那层薄薄的保护膜破碎了,他原本指望借着那层保护膜保护他今天的思绪可以不再那么支离破碎。

暴力在哈立德眼里是如此的真实,他不禁沉思起来,思索着这个世界上日益增长的仇恨和战争会给他的家人带来怎样的问题,会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们带来怎样的问题。他知道爸爸会以他的方式完成穆斯林的天课——通过慈善行为来帮助那些在伊拉克战争中遭受创伤、需要救助的人们。但是,爸爸现在在哪儿呢?

最终,撞击和踢打声平息了下来,但是外面又传来可怜兮兮的啜泣声。哭声就在那儿,在这片是非之地以外的地方。哈立德依稀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高亢而凄切地哭喊着,有人正在伤害他。这惨兮兮的哭声又把他痛苦的回忆都带到了眼前。

## 第十七章 汗水

时间一天一天地流逝着，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毫无变化。哈立德感觉时间是那样的漫长。有时候，哈立德感觉早餐和午餐间隔的时间比在学校的时候要长得多。他记得在学校里，时间就过得很慢。经常在铃声响其之前，他已经不记得早上发生了什么，感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在其他时候，时间又分分钟钟地被缩短了。他吃完了索然无味的麦片，似乎刚刚过了两秒钟，午餐的托盘就叮叮当当地撞击着孔盖。哈立德满脑子一直在想着一个他曾经看过电视节目，关于一名奥运会跳水运动员。这个运动员解释说，在跳离踏板以后，他有两秒半的时间来做两个完美的旋转，然后入水，而且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他必须调整好有偏差的姿势。要在身体下降的同时，马上决定是该挺直背部，还是放低双臂。

怎么可能在两秒半的时间里完成动作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哈立德仅仅能够说出自己的名字？

哈立德大汗淋漓地醒了过来，汗水从他的脖子上流下来，脑子里仍然在想着那两秒半内完成的跳水动作。怎么可能有人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决定他们该做什么？哈立德有点头疼，口干舌燥，他看着安装在墙上的空调机，搞不清楚绿灯为什么不亮了。

后来哈立德看到空调的格栅上趴着一只蜘蛛，它颤抖着细小的腿，缓慢地在空调机组上爬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空调停了。这些士兵们，他们不检查空调的吗？他们整天都在干什么呢？

哈立德把黏糊糊的手放在胸口上，橙色的囚衣已经湿透了，热乎乎的汗水潮涌出来，让他的皮肤挂满了汗滴。

这密不透风的热气让人无法脱身，哈立德侧身躺下来，尽量保持不动，平息静气，好把体温降下来。他专注地呼吸着，直到有力气起身拿过放在床尾地板上的半瓶水。

哈立德想坐着，但是，猛然间，一阵头晕目眩，他的头痛得厉害。他使劲想拧开蓝色的水瓶盖，但是手指头像果冻似的绵弱无力。

终于，一大口温水喝下肚去，他感觉前额像是被金属夹给勒紧了。哈立德用超人般的意志集中精神，将瓶子放下，不然早就打翻在地了。他抬起下巴，灰色的囚室在他眼前旋转起来，给人不祥的感觉。囚室在他眼前上升、旋转，像山一样移动着，瞬间又紧挨到他的后脑勺，然后就跳动着，跳动着，最后又猛冲回来。

一个饱受摧残的男人从灰色的墙上跳了下来，他横眉竖目，像一个恶魔一样。他双臂大张着，伸出手来攥住哈立德的咽喉，一切像在梦魇中。

从哈立德的嘴里迸发出惊天巨响，是那种令人心碎的咆哮。哈立德双手撕扯着自己扭曲的脸，往墙上猛磕着他的后脑勺。他要麻痹他的大脑。他砰砰地捶着头，疼痛反而成了愉悦的解脱，只有囚犯自己心里清楚所遭受的折磨。他被关在了屋外，不在屋里。他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他根本就不是人了。只有疼痛、剧烈的疼痛、一次又一次的疼痛，才提醒他的真实存在。疼痛悸动不已，墙在眼前移动，留住所有残存的东西。但是，这些是墙吗？

空调的灯突然闪烁成绿色，墙静止下来，又默然立在囚室里。哈立德睁大了眼睛，汗水从每个毛孔里流淌下来，他的额头抽搐着。难道他已经疯了吗？疯了几分钟几个小时，还是几天几个星期？现在是几月了？他听到过有人说“圣诞快乐”，这是他臆想出来的吗？没有钟，也没有日历，他无法知道时间。另外，顶灯，它们变得越来越明亮了吗？还是在他的臆想中变得更加耀眼了呢？

哈立德痛苦地呻吟着，开始草草地浏览那早已烂熟于心的古兰经，很快就翻到摩西的祝福篇章。他希望能找到启示，来缓解他五脏六腑被侵蚀的痛苦。这本圣书是他从外界获得的唯一帮助。每当他想到表哥，他都要祷告一番，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变成一个痛苦、愤怒的家伙。他总是不由地想起塔力克。塔力克每次谈论的都是他自己，他去了哪儿，还有那个愚蠢的游戏。哈立德回想着他是多么全心全意地信赖他的表哥。当晚餐的推车沿着走廊吱吱叫着推过来的时候，哈立德已经被这个回忆折磨得要疯掉了。

“是的，表哥！不是，表哥！满满两袋，表哥，你真是太聪明了！”为什么哈立德没有让他走开呢？当大家都在熟睡的时候，哈立德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偷偷地溜下楼和他聊天。浪费了那么多夜晚，和塔力克谈论“轰炸机一号”会有多么棒。它并不出色，一点儿也不，只不过还可以罢了。但为什么，哦，为什么哈立德那么关心“轰炸机一号”出色与否呢？为什么他那么关心塔力克对自己的看法呢？

哈立德的脑子里面铺天盖地的都是塔力克的笑脸，这让他厌烦不已。他试着用其他方式让自己不再想着塔力克。餐车推到了哈立德的囚室外，一排排的牙齿印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胳膊上，他自己都吃惊不已——他一直在咬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伤，他不知道，但最近他一直这样对待自己。

哈立德没有感到胳膊在阵阵发疼，因为今天在他支离破碎的回忆中，他只记得塔力克发过来的照片。全部都是数码照片，拍的是塔力克和他的朋友们在做各种疯狂的鬼脸。一张是和他的爸爸和三个弟弟一起拍的，他真幸运，冲着照相机咧嘴笑着，似乎他家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片刻间，哈立德觉得自己听到了汽车的车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晚餐托盘啪的一声放了进来。

哈立德瞥见托盘上面的软骨肉、煮过的西红柿和煮的欠火候的饭团。他伸手先去拿香蕉，然后使劲地摩擦胳膊，想把上面的红色牙齿印擦掉。

他突然之间觉得精力充沛。

他的肚子好受多了。是的！他的心跳也放慢了。是的！但他的眼前仍然晃动他想读的《古兰经》的章节。亘古不变的经文在他的眼前，三四行一组地旋转着。这些旋转的影像困扰着他，似乎它们与他以前没有阴霾的思想毫不相干。

哈立德用塑料勺子把白米饭铺在灰色的肉块上遮住软骨，压抑着想把这堆东西扔到地板上的冲动。

吃完饭后有一两小时，哈立德陷入了神思迷离中。他把墙上的圆点连接起来，连成了一个长着兔子耳朵的长颈鹿轮廓。然后，他看着地板上的八块肉汁污渍，研究其中两个之间的距离比另外两个是小一点儿，还是大一点儿。有时候，他数着沿着一排牢房来回走着脚步声，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有时候，数着数着就走神了，尤其是当他把手指头放在小脚指头上，摩擦着上面褶皱的皮肤的时候。到晚上了吗？还是早上？今天吃早餐了吗？还是他们忘记拿给他了？

一觉醒来后，哈立德发现自己的脸上有红色的划痕，然后就看到一只蜘蛛正快速地向门口爬去，他如释重负地长叹了一口气。

或许他睡得太久了。有睡了几个星期了吧！祷告的钟声把他吵醒，他才知道还是清晨，于是想象着屋外的阳光破晓而出。

哈立德回想起过去在户外享受阳光的光景，全身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宁静。他全身心地关注着这种感觉，希望眩晕的头脑会清醒过来。他上次出去是什么时候？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但是他不能永远躺在这儿……

哈立德抓着墙壁，踉踉跄跄地走到了门口，手敲脚踢着牢房门。然后就听到有人喊他的号码：“256！”

金属孔盖没有关，哈立德猛地打开了。他砰砰地晃动着铁丝网，从豆孔里探出拳头来，大叫大喊着，不停地咒骂着。

两分钟以后，他们来抓他了，灵巧地把镣铐套在了哈立德身上。哈立德抬起了满是淤伤的头。

“谢谢！”他说。见到了平常的人，而非他脑中挥之不去的阴暗东西，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愉悦感。虽然他们是警卫，他却突然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起来！”一个警卫说，然后把他铐紧了。他说的“来”字，无意间带有一种很美好的意味。为什么呢？他现在要去哪儿？

能起来走路，哈立德觉得太好了。他穿过走廊，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那些糟糕的事情只不过是他的幻觉而已，美妙的事情也是幻觉吧。想着糟糕的梦境，想着有妮阿弥和大卫·贝克汉姆的那些奇怪的

幻像，他都已经分不清现实与想象了。他酝酿了那些消极的情绪，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内心僵死过去，但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他们相见了，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心里的压力仍然让他无法自拔，所以他要把头往墙上撞去。

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哈立德心想，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同时，他意识到清醒的头脑或许能救他一命。他打量着四周，看到了士兵们鞋带紧系的黑靴子擦得很亮，但上面有脏兮兮的折痕。如果视线仅仅停留在脚踝这儿，那么他们看起来很娘们儿，那些大靴子，加上那些迷彩裤子，有点儿像妮阿弥偶尔穿的裤子。

哈立德四处观望，也是为了让恶魔们离得远远的，让噩梦离得远远的。大卫·贝克汉姆可以滚蛋了。太多事情危如累卵。第一件就是变成一个疯子。

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白色走廊走到了尽头，所经过的牢房都完全被铁网封住了，哈立德只能看清灰色的亚麻油地毯，根本辨认不出里面人的面孔。有比我处境更糟糕的人关在这儿，哈立德想到，因为他看到一个人在用头疯狂地撞击铁网，头上鲜血淋漓。他的伤口有杯子大，散发着恶臭。

一被带到了外面，哈立德所有的感官都萌动了：附近的鸟叫声、炫目的阳光、无尽的阴影。强光突然的照射，他的眼睛几乎要瞎掉。他到这儿才几天而已，不是吗？哈立德的心脏怦怦跳动着，他被带着走过凹凸不平的地面，来到了一个木制的简陋地方。他看到自己的影子紧随身后，突然间，消毒剂的味道扑鼻而来，紧接着就听到了流水声。这个味道让他想起来了到这儿之前的例行生活。他们绕过一个角落，来到了一排淋浴喷头前面，这时候，他的身影赶到了他的前头。哈立德现在非常喜欢洗澡。他最初讨厌洗澡，但他现在非常喜欢。

用了一堆镣铐来捆绑他，就是为了把他带来洗澡？嗯，这样的行径总让哈立德忍俊不禁。

两个囚犯遮掩着他们裸露的身体。当警卫把他们赶到淋浴喷头下的时候，他们总会这样遮遮掩掩。喷头锈迹斑斑，流淌出细小的水流。

哈立德赶忙脱掉衣服，他已经习惯了，而其他人则把脸藏在臂弯下面，不去看别人，以此来掩藏尴尬。

哈立德站在水龙头下面，冷水冲着头，鸟鸣声听不到了。他闭上了眼睛，感受阳光照在他裸露的肌肤上的感觉。硬肥皂块闻起来像香草冰激凌，没什么实际用处，但用它来摩擦湿漉漉的脸，感觉刺痛而又清爽。哈立德感觉身体干净了，头脑敏锐了，不是之前那个大汗淋漓的疯子，而是刚在罗奇代尔初中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踢进了两个球的孩子。

当哈立德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到了面目和善的马苏德，那个来自开罗的项链商人。他曾被士兵用管子毒打过，他们很久以前在卡拉奇的黑屋子里见过面。

但是，哈立德不会再去那里了。哦，不，现在不要。不要在他享受室外洗澡的时候。无论想象马苏德在他旁边洗澡感觉有多好，出现的也许是大卫·贝克汉姆，一切只不过是他的幻觉。

“哈立德，你在这里？怎么回事？”幻想低声地问道。

怎么回事？问话穿透了哈立德的大脑，催促着他想出一个答案。但假如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也不知道，他想不出答案。洗澡水为什么在叫他的名字呢？

“哈立德！哈立德！”流水在不断地叫着他的名字。我的头倒过来了吗？快要被淹死了吗？

哈立德的身体趑趄地向前倾，大脚指头磕在了一块石头上。

“哈立德！把你的手从脸上拿开！看看我！看看！”

哈立德立刻睁开了眼睛，盯着这个人的脸看，一边稳住自己的身体。

“马苏德。真的是你吗？”哈立德非常震惊地意识到，他在卡拉奇认识的朋友真真切切地就站在那儿，正在用一角黄色肥皂清洗他的大耳朵。

“这个，我才知道，他们把年轻人也关进了关塔那摩？想不通！你现在认出我来了吗？”

哈立德点点头，平息了下呼吸，看着马苏德刮得净光而憔悴的脸，决定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他看到士兵们慢慢地聚到一边聊天去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囚犯们羞于公共洗浴，正好趁机自个聊会儿天。

“我就像，我在牢房里抓狂。”他和马苏德说，“太多时间来想事情了。我是，就像在坎……坎……坎大哈那样。”

“坎大哈？你？”马苏德惊诧地说，“我呢，他们把我从卡拉奇带到了摩洛哥。把我吊在墙上好长一段时间。”

马苏德述说着，他们这次没用管子打他，而是用拴在木架子上的皮带抽打他，打断了他的肋骨，然后把他关押在一个密闭屋子的一间地下室里，在那里根本不知道身处何方。一个人拿枪对着他的胸口有一个小时，扬言要杀死他，还说他的老婆已经死了。哈立德听着，脸色变得苍白。

“那个人，你看他。”马苏德指着一个被带走的瘦小男子说，“他被带到了约旦，他们弄瞎了他的一只眼睛。美国在世界各地建了这样的监狱。”

哈立德小心地掩饰着吃惊，免得被路过的警卫看到。他低声问：“他们怎么能这么肆无忌惮？警察在哪儿？”哈立德没有提起他自己被虐待的情形，因为他害怕一旦说到溺水，他们又会来抓他。他的声音混杂着滴水声，而他的思绪则漂到了他所厌恶的另一个自己那里，暂时还不要提起吧。

马苏德把水从他那又大又黑的眼睛上擦掉，继续说：“我确信这一切违反了他们在日内瓦制定的法律，肯定是的。这儿没有人接受过审判。他们不能把像你这样大的小孩留在这儿！这是残酷的折磨！你在哪个牢营？”

“斯盖塔三角营。”哈立德指着最近的那栋灰色建筑。

“他们把你从牢营里带出来放风？你头怎么了？你头上有淤伤，胳膊上也是。别弄伤自己的胳膊，不要再咬胳膊了！”

“我做不到！”

“哈立德，不要再这样伤害自己了，别这样！要求见律师，寻找帮助，跟他们要信纸。”马苏德快速地说着。就在这时，有个士兵对他们之间友好的比划起了疑心，急匆匆地冲着他们走过来。

哈立德转开脸，使劲眨着眼睛，尽力把他的泪水混在流淌到他脸上的冷水里。

“让你签什么就签字，说‘是的，本·拉登是个好朋友！’同意所有的建议。哈立德，别跟自己较劲！跟他们对着干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哈立德，记得要祷告、祷告，还有学习。我的英文学得更好了，我练得不错。”哈立德大喊着，被他们拖开，湿漉漉地穿上了衣服。“记住，总有一天他们要对上帝交代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

一个士兵逼着哈立德从浑水中挪开，腾地方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低着头，紧抓着一块破布冲洗自己。

哈立德弯腰提起橙色的囚衣，这时注意到了这个人的脚趾头。这个家伙需要剪脚趾甲了。刺目的颜色猛地在哈立德的眼前闪现，他那哀伤、哭泣过的眼睛一时间难以适应，他的手指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动、浑身打颤，突然间，他感到呼吸困难。

马苏德，我确实签了所有文件，可是，看看现在我在哪儿！

“你昨晚看了棒球比赛的电视转播了吗？”一个士兵问他的同伴，他的枪口对着哈立德。哈立德笨拙地挪动着，直到又被铐紧。

这时他头脑中唯一的问题就是，这花了几秒钟？

## 第十八章 支离破碎

一天早上，哈立德醒来后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音乐的声音。说唱音乐在他的耳朵里跳动，盖过了祷告的钟声，盖过了营地的晨起声和他早已熟悉的各种噪声。

哈立德想起了尼科家那满屋的音乐声。在尼科的卧室里，电子舞曲和嘻哈音乐从旧喇叭里传出来，角落里堆着一些黑色的泡沫垫子。哈立德的思绪突然间就回到了那儿，头脑无比清醒，他又一次回到过去。他记得两个人都在唱歌，身体随着鼓点跳动着，嘻哈着比罗奇代尔更酷的穷街陋巷的生活。火热的心在燃烧，手挥舞在空中——美味

的炸鱼和薯条的味道从厨房里飘了出来。在贫民窟，没错！哈立德刚要开始饶舌，音乐突然停了下来，戛然而止，就像它的骤然响起。或许是在搞什么试播，检测扩音喇叭吗？

哈立德微笑起来，他记得尼科曾写了一段饶舌音乐，叫做“嘿，利昂娜”，纯粹是垃圾。不过尼科唱得不错，但他过于自信了。他刚写的时候就信心满满地认为这是世界上的顶级音乐，甚至还参加了一个在线饶舌音乐比赛。一个名副其实的说唱歌手在听了尼科的演唱之后，评价说这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糟糕的音乐。每个登陆到网站听他们比赛的人也都表示赞同。

第二天，尼科在学校义卖会上买了一把小号。尽管小号的一侧有一处很大的凹陷，但尼科毫不在乎。换成其他人，特别是哈立德，就会很在意。之后他们一说起话来，都会被这个老古董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打断。

哈立德一次又一次地回望他的一生，仿佛第一百万次翻看老相册。几天过去了，几周过去了，哈立德回想着一些还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他一直渴望着回到那儿，按下尼科 CD 播放机的按键，翻看 he 放在窗台上的星球大战模型，还有墙上艾米纳姆的海报。想起这些，哈立德就很难过，甚至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他真的很希望交过女朋友，哪怕妮阿弥能拥抱他一次。他想象和她结了婚，住在一座漂亮的大房子里，屋里装着有平板电视，每个房间都能播放音乐。他们有两个聪明的孩子，球踢得很棒。他越想越好受些。

哈立德的右腿针扎般的疼痛起来，他坐直了身体，对自己发起火来，懊恼自己没像一个男子汉一样跟女孩子聊天。

“首先，凝视她的眼睛，”托尼说，“然后，赞美她一下，说一些好听的话，比如我喜欢你的鞋子，女孩子们总是很喜欢鞋子的，或者说外套很漂亮，想一些事情逗她笑。然后，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明白了吗？”但是哈立德发现这些方法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他喜欢让人觉得他和女孩们相处没问题，但事实上，他和浩吉一样笨拙，而

且缺乏自信。无论什么时候，哪个女孩朝浩吉瞥一眼，他都会脸红不已。

哈立德追溯着，追溯着每个自己看的上眼的女孩，和他在街上擦肩而过，能吸引住他，能让他回头看的每一个女孩，就像去年他在图书馆初次遇见妮阿弥一样。

一年前，妮阿弥一家从爱尔兰搬到罗奇代尔，转到了哈立德所在的学校，那年她十四岁。最初，她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只不过是新来的女孩而已，只是看上去还不错，等等。但那又怎样呢？有一次文科会考学生把他们的一些作品挂在了图书馆，哈立德才注意到她。

哈立德和托尼在图书馆里转悠着，去还他借的英文写作书，于是看到了墙上挂着的图画。有一幅图吸引了他的注意，画上画了一扇大门，门把手上鲜血淋漓。还有另外一幅铅笔肖像画，画的是他们的校长华伦夫人，非常的惟妙惟肖。

“这儿，看看这幅画！”托尼叫着，拉哈立德走到画前。画里是肮脏的游泳池，上面漂浮着一只鹿角虫。

“呃，太恶心了！”哈立德说。他们正要走开，他突然看了一幅画，上面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中间挺立着一株黄色的毛茛，传达出一片宁静，一种特别的美。他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只是站在那儿，他便几乎可以闻到那湿润的青草味。

“‘最后的毛茛’，谁画的？谁是瑞利？作者是妮姆，还是妮依姆，还是别的什么？”哈立德念叨着。

“这个名字读成‘妮惟’，就是新来的那个女孩，你认识吗？”托尼说。“这幅画有点无聊！我跟你说过女孩喜欢鞋子，不知道为什么，她们也很喜欢鲜花。”

哈立德依然凝视着画，被其中的真切意境征服了。而他不知道的是，妮阿弥正靠在他们身后的桌子上，观察着他的反应。

“哥们儿，走了！”托尼说，“数学课要迟到了。”

“嗯，嗯。”哈立德转过身，迎面正好遇见妮阿弥那双碧绿的眼睛。一道电流在他们之间闪过，真真切切。即使现在他也记得那时的感觉。他似乎被催眠了，像是遇到了旧相识，感觉如此强烈。从那时起，无论她在哪儿，是在走廊蹑跚，在学校门口和她的朋友聊天，还是靠在教室门上，他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她。一种强烈的嗡嗡感觉能让他立时把她从人群里分辨出来。如果当时在图书馆的时候，他能够鼓足勇气和她说话就好了。要是他不那么害羞地转身走开就好了。虽然从那以后，他和她说过好多次话，他仍然懊悔浪费了初次相见时的机会。

哈立德感觉自己比想象中的要脆弱，他前倾后仰，身体无法平衡。当他的身体在无助地摇摆着的时候，他无法相信原来自己生活里的乐趣少得可怜。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通宵派对，从来没有亲吻过女孩或者有什么亲昵的举动。现在，他在罗奇代尔的朋友们或许早已经付诸行动了，而他却孤零零地困在这个牢笼里。哈立德想象着与妮阿弥玩转瓶选择接吻对象的游戏，而同时脑子里还闪现着一些小孩子被炸死的可怕照片——希望和恐惧同时在他脑中交替燃烧着。

然后，几个家伙开始大喊大叫，士兵们蜂涌进来，一个牢房接着一个牢房地查看。

“跪下！”他们喊着，镣铐晃动着。

士兵进来的时候，哈立德已经跪在了地板上，头低垂着。就像以前那样，他们把他推到外面，走过一条硬邦邦、坑坑洼洼的道路，到了三角洲营的另外一个区域，走进另外一栋屋子、另外一个房间。这个地方和以前的那个很像，只不过屋子一侧还有一个房间——一个有单独审讯室的牢房。门开着，可以看到里面是一张黑桌子，桌后坐着两个人。

哈立德被锁在了里面，心想，噢，现在这是他们做事的方式了。哈立德认出了他们，就是在卡拉奇审讯他的那个冷酷的女人和那个站在她身后、几乎不发一言的家伙。当时，她和那个时髦的英国家伙询问他在阿富汗的事情。但是这次，因为偶然遇见了马苏德，哈立德清

楚知道自己不是臆想到他的，他决定这次绝不能被他们搞得狼狈不堪。这次不可以那样，不可以。

士兵把哈立德左脚踝的锁链拴到地板上的螺钉上，然后拉出一把黑色椅子，让他坐在那两人的对面。哈立德头昂得高高的，做好准备应付他们。

“我们上次在巴基斯坦见过，对吧？”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又查看了你的供词。你有其他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我就是真正的本·拉登！”话一脱口，哈立德就后悔不该和她开玩笑。看她的表情，她显然没有心情扯皮。

“你参与了一个网络阴谋，计划轰炸好几座城市。这是你签字的供述。所以，现在告诉我们你们预谋轰炸的顺序？”她不耐烦地咬着她的嘴唇。

“我要找个律师。”哈立德说。

“律师？我就是律师，你可以和我谈谈。”她极富耐心地微笑着，“我的名字是安吉拉，这位是布鲁斯，你该记得的。”

“你不是律师！”

“是的，我是律师。”

“不是的，不是的。”哈立德盯着安吉拉强硬的小脸，瞬间变得特别的理智，应着当前的需要，陡然生出了自信，也给了他力量。“我想写信给我的家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判决我有罪的法官在哪儿？快点说，在哪儿，你告诉我啊？我没参与任何恐怖活动，没有受过训练，什么也没有。那么，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布鲁斯插嘴说：“别来这一套！我们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意图。”他滔滔不绝地说，一边面带嘲讽地看着哈立德，后者正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怎么会？你们不认识我。我有什么意图？那么，你们知道我在念什么会考课程？回答！你们不知道，对吧！你们是白痴！一群蠕虫！问我怎么会知道的，快点，回答我！”

“我们有一份你签字的文件，证明你和你的同伙在线密谋轰炸西方国家的多个城市。我们想找出你们计划首先轰炸哪个城市。”安吉拉说。

“嗯，那都是我信口胡说的，我全部收回。你们把我单独关起来，把我逼疯。唔，算你们不走运，我没疯。你们不让我睡觉，不让我收信，不让我见律师，不让我得到帮助。终有一天，你们会为谋杀我而付出代价的！你们等着瞧。”

“你是基地组织已知成员的朋友，我们有照片。”布鲁斯丝毫不为之所动，“另外，你们在英格兰的成员最近被抓获了。”

“什么？什么在英格兰的成员？”

“我们不会告诉你的。我们想知道你们活动的细节，还有你和这些人的谈话内容。”安吉拉补充说。

“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哈立德大叫。

“你会告诉我们基地组织的一切信息！”布鲁斯气势汹汹地说，“就算不是现在，那么等明天，或者后天。我希望你想想，你的行为正在伤害无辜的人。”

“无辜的人？我就是这儿的无辜的人，你们的所作所为会让你们下地狱的！”哈立德用和布鲁斯一样的腔调警告道，“在网上有几百万个哈立德·艾哈迈德。你们抓错了。你们搞什么啊？”

“我们知道基地组织有很多和你同名的成员，从阿富汗和关塔那摩的拘留者那儿，我们掌握了你参与塔利班活动的细节。”

“我在这儿谁也不认识，除了……”哈立德闭上嘴，没有提起马苏德，因为他不确定他们对这个信息作何判断。

“除了谁？”安吉拉的眼睛直视前方，“或许你在想艾哈迈·西迪基？慕拉·什叶阿给鲁？卡马尔·萨达特？他们都是著名的基地组织成员？”

“这全部都是废话！”突然间，哈立德灵光一闪，他明白了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等下，我明白了。你们强迫这些我从来没听说人人说他们认识我，签署文件，就像你们让我签的那样，嗯，然后，你们就得到了关于我的一些东西。那就是你们做的，是不是？”

“你在凭空臆想!”布鲁斯皱起了眉头，看了一下安吉拉征求同意，随后就叫来了警卫。询问结束，安吉拉和布鲁斯秘密通道离开，然后，警卫们把哈立德的脚踝从地板上的螺钉那儿松开。耳边传来安吉拉的高跟鞋咔哒咔哒敲击地板的声音，他们正沿着走廊快速地离开。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哈立德被多次带到隔壁的房间接受审问。有时候是安吉拉审问他，有时候是布鲁斯，有时候是另一个叫做乔的人和一个叫萨尔的女人。每次，他们在他们面前的椅子上坐下，然后疯狂的提问就开始了。

“如果你知道有人在计划一次自杀式袭击，你会做什么?”乔问他。

“我不知道。”哈立德低声说。

“快点说吧，你一定有朋友在谈论这些东西?”他说。

“没有，”哈立德说，“你有吗?”

“为什么不相信我们一次，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哈立德已经非常地疲倦，口干舌燥。

“不要再问了!”哈立德哀求道。

“只要你给我们一些答案，你就可以走了。”

哈立德嘲笑着说：“嗯，好的。这个说法我以前听过。骗子!”

乔继续提问着，想要打垮哈立德，似乎持续不断的重复提问，就会让他记起什么。

哈立德从来不知道，审问什么时候结束，他们什么时候送他回牢房。他很快就觉得他的回答是那么的毫无意义，因为每次审问，都是问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他几乎能预测到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

哈立德烦透了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接受审问，他们连一口水都不给他喝。他训练自己不去听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们的声音依然在嗡嗡作响。在他内心深处的什么地方，他知道这些可怕的轮番审问会帮助他思考，甚至回忆起一些东西，把他短暂地锚定在现实中，而且给他机会让他坐在椅子上，看看这些不同的墙壁，看看真正的鞋子而不是靴子，闻到了霉味和热塑料的味道，而不是陈面包、烂鱼、温水的味道。

第二天，他们施加了压力。这次，没有椅子。哈立德的脸冲下趴在水泥地上，胳膊被撑起来，他的手铐被绑到了一个生锈的铁环上。哈立德的下巴顶在地板上，一个灰发、灰皮肤的男人，闲散地坐在一把黑椅子上，浑身烟草味道，用一个大聚光灯照着哈立德的脸。

在他身后，站着一个高大敦实的女人，穿着海军服，两臂交叉，两根长长的红指甲轻叩着胳膊肘。她的手镯像钥匙串一样叮当响着。

哈立德突然的呻吟打断了叮当声。

哈立德扭动着手腕试图靠近地板上的铁环，借此缓解痛苦，但是疼痛蔓延到了他的胳膊上。他盯着铁环看，弄清楚这是一个连环套的锁链。在一间紧锁的牢房里。在一个布满警卫的监狱，四周围绕着高耸、卷曲的铁丝网。在两片汪洋之间的一座岛屿上，坐落着这个美军基地，一边有天然的海水作屏障，一边密布着地雷。基地上有一座监狱，荷枪实弹的士兵们四处巡逻着。

地板上的那个小点就是他，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从各个角度看着自己，俯看着自己、仰看着自己，从下面看、后面看、前面看。各种画面在他的头脑中前进着、后退着。只有稀薄的空气罩着他瘦骨嶙峋的身体、他的肺、他的心。他能看到他口中呼出的污浊气息。

聚集的光束就像激光一样从他身上反弹回来。

“告诉我们第五名同谋的名字。”

“第五名!”三秒钟。哈立德数着。花了三秒钟来说——第——五——名。是的，三秒。

“承认你是帮凶!”

“放过我。放过我。”这花了六秒钟?六个字，可能是五秒钟，英文字母短一点。

很快，门开了，这个男人走开了。另外一个美国男人加入了进来，他大概四十左右，看上去挺友好。哈立德生出了一丝希望。他和美国女人耳语了一番之后，转向哈立德。

“你计划轰炸哪些其他国际大都市?”

“伯恩利、巴恩斯利、博尔顿、艾宁顿、塔德摩登。在那儿。是啊，托德。托德。”说这番话花了多少秒？哈立德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大笑，歇斯底里到停下下来。这惹恼了这对男女，他们离开了房间，留下士兵们来对付哈立德。他们对他拳打脚踢，急切地折磨着今天可供发泄的对象。哈立德不知道他们的愤怒源自何处，他也算不清楚他们踢了他多少脚。

其他一些时候，他们不给他水喝，把他按到墙上，在他的胳膊上捻熄香烟。他一放声大笑，他们就停手，只是停一会儿，停止折磨他一会儿。

哈立德的脸贴在地板上，彻底迷失了。炙热的灯光把他的脸都烤麻了，他甚至想舔舔冰冷的水泥地上的尘土。他开始觉得自己并没有真的见到马苏德，他那黯淡、呆滞的眼睛被这种感觉一次又一次地折磨困扰着。

他在卡拉奇看到马苏德的时候，他的眼睫毛真的有那么长，那么浓密吗？还是因为那时候屋子太暗了，他没有注意到？哈立德一直被折磨着，绑架时候他的眼睛被打得发肿，但仍然是那张脸，看着又是马苏德的脸。他头脑中的争执暂停下来，他记起了那个暗淡的房间，里面有粗糙的椰垫，还有一个衣着肮脏、双手被铐着的男人，他肿胀的脸上都是淤伤，盘腿坐在地板上。他面色平和，异乎寻常的沉着冷静。是的，那是马苏德，留着灰色的头发和胡子。他把马苏德和洗澡时碰到的那个家伙搞混了。那个家伙说话声音像他，他的头和脸都刮得光光的，但不管他有没有毛发，他和马苏德一点儿也不像。那不是他。怎么可能呢？

“第五个同谋叫什么名字？”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我不知道。”哈立德说。

“你不知道？”这个男人凑近聚光灯。

“没有人。”哈立德叹着气说，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真的没人吗？”他问。

“求求你放过我！让我出去！”哈立德痛哭着说，“我的胳膊痛死了。”

## 第十九章 精灵

哈立德凝视着灯光，记忆的黑洞里面在不停地闪现着画面，一张又一张，是想象中的马苏德的新面孔，他听到斋月的声音响起来。饥饿的人们不吃早餐，不吃午餐。如果晚餐在太阳下山以前送过来的话，那么连晚餐也不吃了。

祈求帮助，祈求和平。一直在祈求着，这听起来不错。

哈立德身体太虚弱了，不能加入祈祷的行列。今天早上，他就觉得连起床上厕所都很困难，虽然他的膀胱已经涨满了。全世界近十亿的穆斯林正在斋月中，正在斋戒、祷告，而他却躺在这儿，什么也不做，不免心里觉得愧疚。除此之外，他明白他的大脑正在受到一种危险的威胁。

在他洗澡的时候，不确定是否看到马苏德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现在，精灵、妖怪们已经开始呼唤他的名字了，就像马苏德那样地呼唤，或许只是他想象中他在那样呼唤。哈立德不能确切地记起什么缘由。当他独自一人待在卡拉奇的一个房间时，他遇见了一个精灵，那时，他正在凝视着地毯。一个精灵不是把他用飞毯带走了吗？带回家、带到家人和朋友的身边。

“哈立德，哈立德。”呼唤他的声音越来越响，然后，随着顶灯暗淡下来，声音轻柔了一点。声音停下来，世界便又倒退回来。哈立德从床上爬起来，来回走动，想要摆脱一切阻挠他的东西。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提醒自己身体的存在。疼痛在一侧的肩膀蔓延，提醒他刚才被拴在地板上过，于是他挺直了脊椎，揉搓着脖子。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此时，哈立德心中平添了无底的恐惧和担心，并觉得他大半辈子都是一个傻瓜，他突然发现自己在流汗、惊慌失措，毫无理由地木立在牢笼的中央。

倾听。

外面无论什么声音停下来，他都听得到。他听到一个士兵咚咚地走过囚室，点名结束。一切结束。靴子声回响的地方，嗡嗡声开始了，

不停地响着，却没有其他声音随之而来，甚至没有叫他名字的声音。当一切都安静下来，哈立德看到一片白色的空间在他前面延展，虽然他知道这一切又是他的想象。

他瘫倒在床上，两手捧头，但更糟糕的是，白色空间挪过来且四处弥散。哈立德禁不住陷落进去，惊恐到流出冷汗。

一种温暖而又愉悦的感觉瞬间席卷了他，同时一股尿骚味也突如其来。

没必要爬起来。哈立德冲着自己摇了摇头。一时间，他既震惊，又有些高兴。他震惊自己的膀胱失控。有些高兴是因为这随之而来的快感，另外，他一弄明白自己身处何方，白色的声音就消失了。

哈立德感觉身体好了些，但还没有恢复到能做祷告或者思考，尤其不能想他的家人，还有斋月该做的事情。

午餐托盘送来时，他还在盯着早上送来的早餐盘看。

“怎么了，伙计？这个地方臭死了。你怎么不吃燕麦片？”黑人警卫看了看托盘微笑着说。他的声音很快变成了一种温柔的耳语。“现在就吃，快点吧，你总得吃点什么！”最后，在他漆黑、糖浆色眼睛的注视下，哈立德回到了现实中。

“我，呃，我，嗯。”哈立德只能这样含糊地说话。他一边相信自己因为斋月跳过了早餐，而一边又在想他怎么一点儿也没听到士兵点名。或许今天早上，他没有喊他的号。或许他失禁的时候，他没有倒在床上。或许他在囚室中央站了几个小时。他刚刚才从床上起来，不是吗？

他为这个想法困扰着。

“快把这个吃光，你听见了吗？我十分钟后回来，希望那时这些饭已经进了你肚子。”

哈立德点点头，假装不是一个结结巴巴的白痴，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心想，他十分钟后回来，我必须吃完这些，否则他们会……如果他不是一个一个地吃光这些冰冷的罐装土豆，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然后，吃光这些豌豆，一个接一个。然后，轮到这个……看起来像鱼，但是闻起来像臭白菜。他十分钟后回来，然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哈立德手里拿着托盘，站在门孔前面，等待着，此时，满屋弥漫着臭烘烘的尿味。

但他十分钟后没有回来。十五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他没有回来。他那么说只是想让哈立德把饭吃光。

哈立德站在那儿，手里拿着托盘，等待着警卫回来。他不要陷入白色的空间，他侧耳倾听着。是的，脚步声在走廊尽头消失。他不想相信自己已经身陷这片白色的空间。他看到它在那边，不在这儿，它紧挨着他的影子。

牢营的各个角落里传来祷告声，哈立德开始想，也许他们给了他一个错误的号码。

哈立德用空闲的手揉着前额，失声痛哭起来。

他的号码是 256，他知道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号码给了别人，因为好长时间没人叫他的号码了。所以，一定有事情发生了。他们过去常喊他的号让他去洗澡。士兵会大喊：“256!256!”哈立德就会知道他们是来找他了。后来，全都停止了。不是吗？

“256!”哈立德大叫着提醒他们，这时豆孔猛地被推开了，另外一个人拿走了托盘，不是那个眼神和善的人。

“你把这个地方都熏臭了!”他叫骂着，豆孔啪地关上了。哈立德听到黑色的靴子向前走的声音。牢孔砰砰地打开，又关上，一直沿着走廊回响着，还有塑料托盘在餐车上碰撞的声音。然后，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他又闻到了弥漫着的尿臭味。

突然，空调开动了，送出了凉风。哈立德退回到小床上，用蓝色的毯子盖住肩膀，把一条白毛巾放在头上。随着最后的祷告声终结，他又陷入了这个白色的空间中，再也无法抗拒。

你永远不知道精灵的想法。

他们能让任何事情发生。

听到空调啪嗒一声关掉，哈立德眨巴着眼睛回过神来，看到自己坐在床上。蓝色的毯子搭在肩膀上，白毛巾盖在头上。精灵在眼前滑落下来。

“来吧，带上你所有的东西。”哈立德说。眼前只有灰色的墙壁。有人被拖着经过门口，镣铐刮蹭着地板。然后，有一个人连声尖叫着，他已经叫了好几个小时了。哈立德觉得他也应该和他一起尖叫。

一想到尖叫着发狂，哈立德就感到一种奇怪的慰藉。无论怎样，这比听别人叫喊要好受多了。他心烦意乱，头脑变成了一台闪烁的摄影机，记录着这个尖声大叫的人的痛苦、饥饿、绝望。哈立德能看到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把头往墙上撞，咬着胳膊。哈立德等待着发生什么事情，来打破纠结着的思绪——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不对劲，为什么有人会花时间来折磨其他人，只因为他们说错了话，在不该笑的时候笑出了声，就踢他们的头。隔开他们，他们是恶魔、穆斯林、武装分子、敌方战斗人员、极端分子、恐怖分子，随便什么称呼。这是一个大骗局。他们折磨完别人后就回家，看电视，吃鸡肉晚饭。

“当心点，不然我们把你的手腕拴到墙上挂起来。当心点，伙计，不然我们往你脸上浇水，淹死你。没错！我们是好人！我们不打孩子，但我们很高兴踢你几脚。下一个，有请。”

废话越说越多。你们怎么能为和平而战？和平根本不懂得战争的滋味。哈立德生气地摇着头。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呢？

“战争根本起不了作用，你们这帮蠢货！”哈立德尖叫着，高声尖叫着，直到他的喉咙开始嘎嘎响，隐隐作痛。这个词“他们”在他脑中灵光一闪。这个词“你们”像抢劫犯的拳头一样敲碎了他的脊椎，让他吓了一跳。哈立德随即明白——没有“他们”，没有“你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确实作恶多端，看看他们大肆杀戮，四处播撒仇恨的种子，因为，到了最后，只有“我们”，只有“我们”。他不再大喊大叫，不再敲打着牢门，躺倒在床上想象着精灵的力量。

蓝色的毯子堆在地板上，白毛巾放在在床上。灰色的墙壁依然竖立在他眼前。

晚饭时间到了，哈立德总能知道什么时候要吃晚饭了，总能听得出晚餐的前奏声，随后，餐车的车轮就开始滚动在水泥地上。

晚饭前，警卫们会在两分钟内来回行进两次，而不是每三分钟一次。六十秒，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哈立德已经数过无数次了。随着牢孔的开起、关上，砰砰声响起来，餐车越驶越近。今天，哈立德准备好好吃晚饭，因为他饿极了。他希望能吃到甜玉米，浸在冷番茄汁里的鸡肉块，那是他唯一吃起来不会想吐的东西。香蕉还不错的，就算是黑皮的也比其他东西好吃。

隔壁铁牢孔砰地一关上，哈立德就开始流口水。他伸开双臂，准备拿托盘。令人讨厌的沙丁鱼的味道飘来，但是，嘿，上面放着一棵香菜，但是，今天没有香蕉。哈立德嚼着香菜，嘴巴里满是浓郁的香菜味，然后他鼓起勇气吃浸在黄汤里的灰鱼片，无论如何都要咽下去，回头再吃皱巴巴的豌豆，四块罐装土豆则被推到了一边。

尖叫的家伙终于闭上了嘴，哈立德能听见塑料勺子从托盘上刮下最后的一点豌豆的声音，这样刮蹭的声音在牢笼间回响着。

接着志愿者过来倒马桶，一天就又这样过去了。其中的一个志愿者名叫沙菲，他有时候会低声跟哈立德讲古兰经。昨天他告诉哈立德，说他们说他和精灵有亲属关系，精灵知道，他们也会被带到他面前的。

哈立德很喜欢沙菲。他的眼睛长得非常大，看上去有点儿像美国说唱歌手 50 分，可他不会说唱。哈立德真希望他会，但是，不可能，他的心思完全在其他地方，句句不离古兰经才是他的本色。

很快，又到了清理马桶时间，门打开了。两个士兵举着枪对准哈立德，以防他突然发疯，就像上周有个男人用拖把柄敲打自己的肚子。他疯狂地攥紧托把，又哭又叫，直到士兵把他拽走。沙菲冷静地继续干活，没用拖把，而是用那个男人的白毛巾擦了地板，他是这样说的。

“两个男人，他们咔嚓。”沙菲的手指像刀一样比划着脖子。

哈立德喘息着，点着头说：“他们自杀了？”

“是的，还有五个人绝食，差点死掉，”沙菲说，“千万别这样！”

“不，我不会的。”哈立德有些同情沙菲，因为他的脑袋不怎么好使，有些不着边际，不过这样挺好的，让你在这个地方安分守己地呆着，否则精灵就会控制你。

沙菲盯着马桶，看着哈立德，转动了一下眼睛，然后轻声说：“征兆完全在于上帝的大能！”

“什么征兆？”哈立德说，看着沙菲把脏抹布泡在脏水里。

“征兆！”沙菲跑开了，拎着滴水的拖把和肮脏的马桶，留下哈立德去思考“征兆”这回事。他想彩虹是不是征兆，因为每次彩虹在罗奇代尔出现，他都很喜欢，虽然那里不常出彩虹。

士兵们在一旁监视着，满脸极度无聊的表情，沙菲很快回来了，带回来一桶干净的肥皂水，他们冲他点点头，然后压低声音聊起天来。

“我还有八天就回家了。”第一个士兵说，找话题和同伴聊天。

“我还有十二天，如果今天不算的话。”他的同伴回答。

牢房的角落里散发出消毒剂的的味道，沙菲轻手轻脚地走了，豆孔啪地关上，又留下哈立德一个人。这些小插曲让哈立德有了短短几分钟的陪伴，些许的欢乐和聊以安慰的精神食粮。

有时候，哈立德能安下心来，想一些平常的事情。

这回，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彩虹，另外还有他们在小学时学习的颜色光谱，回忆起有关颜色的韵文：“约克的理查德在战斗中徒劳无功”，“红、橙、黄、绿、蓝、靛、紫”。彩虹是一种好征兆，他心里断定。再挖掘其他美好回忆，就有些无聊了，于是哈立德转而去想别的东西。在公园的橡树上面，他最后一次看到彩虹，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萦绕在他脑中。

彩虹悬挂在高高的树枝上面，完美的半圆，颜色绚丽，他转过身来，看到在那儿，有人身体后倾着坐在凳子上，那是妮阿弥，她的头发高高地挽在头顶上。她冲他微笑着。她冲他微笑了吗？是的，她在冲他微笑。那是世界上最灿烂的笑容，她那完美的脸庞，还有美丽的嘴唇，让他在那周剩下的时间里感觉像中了头彩。那种快乐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消毒剂蒸发完，整个牢笼又被尿味笼罩着。

她的笑脸突然消失了，他的思绪瞬间幻灭了，知道她确实不在这儿。哈立德像婴儿一样蜷曲在床上，伸手拿蓝毛毯盖在身上，为了不让精灵烦扰他，他把白毛巾拽在脸上。

## 第二十章 放风

哈立德冲着自己大喊大叫了六天，在叫喊之间的静默和停顿之间侧耳倾听着，后来，事情稍有改善，图书馆员威尔带来了一纸箱压缩版旧《读者文摘》。

“伙计，想要什么书看吗？”

“书？”哈立德起初不敢相信。在哪儿？

“是啊，书。”威尔得意地笑着，“你想要吗？”

哈立德点点头，仍然很难相信书从牢孔里塞进来。“要！”他小心地挤出回答来，随后三本小书被抛在了地板上。威尔慢悠悠地走开了，哈立德听到他慢慢地走向每一个牢笼，重复一样的话。

哈立德轻轻地打开一本泛黄的书，把布满灰尘的书页凑在鼻子上闻，手指头在光滑的封面上游走。他把它们当成了玩具，把它们在他的枕头上排成整齐的一行，然后，又放在地板上码在一起，当作小脚凳享受了一会儿，甚至还把一本书放在头顶上，来回走动着。

接下来的几天里，哈立德反复读着每本书中短小精悍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直到里面的角色成为他的朋友。

“出来，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知道你在哪儿！阿提卡斯·芬奇，你想要剩下的面包圈，对吧？你可别想得到。”

大伙听着从哈立德的牢笼里传来相对正常的声音，不管是囚犯还是士兵，都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哈立德叹息着，文字在他破碎的心灵和脑海中点燃了一点愉悦的小火花。渐渐地，白色的声音退却了，故事里的人物来了。哈立德发现自己能够滔滔不绝地说话，思考他读了又读的段落。他内心的空虚被驱散了，书变成了他的家人。

直到……

“放风的时间到了。”士兵叫喊着。这时候哈立德刚准备第四次翻开《杀死一只知更鸟》。会考英语科的书单上有这本书，但他离家前还没读过。

“现在读不了了。”哈立德自言自语。门被推开了，他看到了一堆叮叮作响的镣铐，只好把书丢在地板上，他真想把书放回膝头，真想要回那种阅读带来的特别的宁静感，但是警卫箍紧了他的手腕和脚踝，似乎很高兴带他到外面。他们刚一出去，雨就下了起来。他们带他走过无数个小水洼，走向三角洲营旁边的那栋房子，哈立德唯一能看到的的就是书中人物金·拉德利在水中的倒影。

雨哗啦啦地下着，非常地冰冷，把哈立德的人字拖上的破洞越扯越大。他的脚打着滑，经过国旗杆，上面悬挂的美国国旗湿漉漉地低垂着，而哈立德的思绪漂到了另外的时空：上世纪30年代，阿拉巴马州的小镇，六岁的女童子军，还有她的哥哥杰姆。这个故事正在他牢笼的地板上等着他。

在哪儿洗澡？哈立德搞不清楚。一切东西在雨中看起来都很不一样。很快阴霾散去，空气清新，就像变魔术一样，雨突然停了。脚下传来阵阵湿土味，他们已经走到了成排的淋浴头那儿，消毒剂汇成了细流，他已经完全湿透了，能感觉到脖子上的阵阵刺痛。

哈立德像往常一样地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人和他年纪相仿，他一个接一个地扫视着，没人看上去小于二十岁。

或许那个背对着他的男人比他的外表年轻？哈立德尽量不去看其他人。他的四处观望本身就已经很糟糕了。于是，他专心洗起了脸，但是他的鼻子闻着肥皂的味道感到有些刺痛，于是打起了喷嚏。

“256，时间到了！”有人大喊。哈立德只洗了一半，全身都是泡沫，为什么命令他穿衣服？下一个男人快步上前，抢了哈立德的位置，站在了水流下。士兵拿着两把枪对准他，而不是通常的一把。其他人都被一把枪指着，他为什么会被两把枪指着呢？

哈立德看了一眼那个抢着洗澡的男子。他个子高大，脸色凝重而又宁静，他的左手残破，畸形的手指头只有小孩子那样大小，除此之

外，并无出众的地方。虽然全身赤裸，但他傲然站立着，哈立德猜想他大概是什么重要人物。他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尊的人，他站姿自然而不失尊严，像一个君王，而哈立德反观自己，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乞丐，那么失落、可怜、微不足道。

哈立德沮丧极了，尴尬地转身离开，并且为刚才自己盯着别人看而生起自己的气来，虽然他只不过是想知道为什么有两把枪指着这个人。或许他是一个自杀式袭击者？一个真正的恐怖分子？某个狂热组织的头目？无论他是谁，他有种卓而不群的气质。

士兵没有把哈立德回回囚室，而是把他带到了一处休闲场所，之前一点提示都没有给。那是一个铺着水泥地的露天牢笼。院子四周围着铁丝网，但是在这里看得到舒卷的云，闻得到雨水的气息。士兵们解下镣铐，锁上了铁丝门。

哈立德盯着这片湿漉漉的水泥空地。这个地方大概有二十步宽。虽然他在牢营里已经待了很久了，但是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他思索着，来这里大概有多久了呢？他大概知道他们是 2002 年秋天带他来的，那时他十五岁。开斋节来了又去，没有任何庆祝活动，托尼·布莱尔和布什一起加入到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中。那是什么时候呢？很久以前吧。那么他该十六岁了，三月十一号的生日，但他不知道到底是哪天，因为没人告诉他哪天是他的生日。现在，斋月结束了，已经接近十二月了，所以他在这儿大概待了一年了。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他还没出狱，就要很快地变成一个老头子，躺在棺材里了，而很多事情他还没来得及做，比如蹦蹦跳跳、大喊大叫，做他过去常做的事情，而没有人大惊小怪。

哈立德一想到这就心灰意冷。

他走到围栏空地尽头，研究着这片新地方。铁丝网上纵横交错着闪闪发光的蜘蛛网，太阳突然从蛛网后面照射过来。灰色的云层散去了，露出了一片开阔湛蓝的天空。这时，这片广阔的天地把哈立德带离了这块空地，带到了一处更广大、更深邃的蓝色之源，比他所见过

的任何东西都更加的蓝。这个景象是如此的完美，他几乎可以触摸到它。

哈立德想象着要在这儿走上好几个小时，湿草的香味突然扑鼻而来，他凝视着阳光，享受着新鲜空气给他带来的宁静心情，他的心跳似乎也放慢了。

两分钟以后，踢踏的脚步声让他从恍惚之中回过神来。哈立德睁大了眼睛，看到警卫带着两个人穿过了大门。那两个人来到这儿，也像哈立德那样大吃一惊。他们的镣铐被取下来，他们看着这边空地，眉开眼笑，仿佛这儿是一片足球场。

哈立德感到有点烦躁。他们为什么要来？他独自享受这个地方该多好啊！

警卫把他们关进来后就蹒跚到一边去了。三个人互相对视着，不知道是否可以谈话，有什么规矩。突然他们就能自由走动了，这突如其来的自由让他们有点莫明其妙。

“安塞俩目阿莱依库姆！”黑人家伙先开口打招呼。

“瓦阿莱依库姆安塞俩目！”哈立德和小个子的男人快速地回答。

幸运的是，黑人家伙会说英语。

“我叫阿里·阿巴扎，我来自加纳，但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沙特阿拉伯。”

“我是英国人，”哈立德回答，“我十六岁。”

阿里张大嘴巴微笑着，露出了一排完美的洁白牙齿。“只有十六岁？”

“是的，我叫哈立德·艾哈迈德。”

“贝林卓·瓦沙卜。”小个子的家伙插嘴说，“孟加拉，孟加拉。”他不懂英语单词，所以只是点着头，一边重复他的名字和国家，直到哈立德转过身去。接着，贝林卓迈了几步走到铁网尽头，仰面躺下，他把胳膊放在后脑勺，作了几个仰卧起坐。阿里和哈立德沿着围栏边走边聊，突然传来气喘声和嘭嘭声，让他们觉得有些反感。

阿里瞅着地面，滔滔不绝地讲着，语速飞快。他说他二十七岁了，是一名律师，被他们抓着的时候，他还在工作呢。因为他会讲四五种语言，在西方和中东的许多国家旅游过，所以 9·11 之后，他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却被控告帮助原教旨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制造脏弹，但是他们拒绝说出那些人的名字。

“我连被指控的罪责都不知道，又怎么为自己辩护呢？搬弄是非、流言蜚语、漫天谎言，就是这些把我带到了这儿。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在巴格拉姆是怎样对待我的，你肯定会忍不住哭的。”阿里摇晃着他的脑袋，脸上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这和卖项链的马苏德的表情一模一样。

哈立德看着他强忍着怒火，用手来回摸着被剃光的头，好像头疼似的。

“这儿有其他小孩子吗？”哈立德终于有机会问他。

阿里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一个小男孩和我坐同一班飞机从巴格拉姆营过来。他不会超过十二岁。在沙特的時候，我看到有一个小男孩被带去审讯，他比你还小。那时候，我看到他的嘴巴在流血，他用手捂住眼睛，因为他的脸上满是淤伤。他被这样折磨，仅仅是因为那天早上奏美国国歌的时候，他‘假装’生病。一个警卫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后来发现那个小男孩确实是生病了。”阿里叹了口气。“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一直努力学习。那时我眼看就要结婚了。可是，现在，生活永远地改变了。”

哈立德想告诉他，他不是唯一一个被改变了生活的人。“那么，9·11 轰炸事件的主谋在哪儿呢？”相反，他问了这个问题，“这儿的什么人肯定是恐怖分子。他们在哪儿？”

“哈立德，我希望我能告诉你答案。我当时在研究一个重要的课题，现在我明白这可能把我牵连进去了。我在研究世界各地的秘密监狱，关塔那摩湾是有名的一个监狱，但还有很多其他的，到处都有。就像历史上的诸多事件一样，他们采用酷刑来收集信息。作为一个律师，有关人权的主题是我最最关心的课题。”

空地的一角，贝林卓突然坐了起来，前额湿答答的，他轻拍着脑袋，放轻心跳，嘴里喃喃咕咕的，似乎在祝贺自己做了那么多运动。他的汗水味夹杂着肥皂味，向了他们俩飘过来。阿里身体僵硬地站在哈立德旁边，瞪视着远方，视线超越了围栏，越过了白墙那边监视他们的士兵，穿过水泥地和重重的带刺铁丝网，飞越了古巴的天空和大海，来到了位于沙特阿拉伯的一栋小楼里的二楼，那是他宽敞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书籍，有关所罗门王的神殿、罗马帝国、科尔多瓦的伊斯兰法庭、律法、希腊神学、诗歌、建筑、艺术……”阿里说。

哈立德想象着一间超大的房间，桌子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地板上到处是。阿里回想着过去的一切，阳光照出他静默的身影。

“这个世界是从伊斯兰教中学到了骑士精神和手足情谊。”他停顿了一下，确定哈立德听到这一伟大的真理。阿里看到哈立德点头之后，才开始继续讲述。

“在黑暗的中世纪，‘学习’这个良好的传统经由伊斯兰教传遍了整个欧洲，伊斯兰教不但包容其他宗教，而且允许他们发展壮大。在伊斯兰教的仁慈下，各大宗教都和平相处。你要知道，在那个时期，大批的犹太人被欧洲基督教国家迫害致死。”

哈立德为阿里的学识所折服，他的心开始害怕得砰砰直跳，害怕他们的谈话随时都会被打断，就算不是被贝林卓，也会被警卫打断。其中的一个警卫伸展着胳膊，瞥了一眼正陷入沉思的阿里。

“那个时候，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伊斯兰法庭上，挤满了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数学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连贵族都几乎不会阅读，他们忙着迫害非基督徒。”阿里说着。

“科尔多瓦，我听说过的。”哈立德赶忙说，向阿里表明他不是像他看起来那样愚蠢或疯狂。

“伊斯兰教不是一种中世纪的文化，不像西方人所看到的样子。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里都有证据说明它的多元化，它的多元化被记录在案，而它的根基就是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宽容。”

“嗯，可是怎么解释关于与以色列的战争呢？石刑、斩首、沙埋？”哈立德问，“还有对待妇女的方式？强迫她们戴头巾？”

“伊斯兰文化博大精深，流传至今，但是这些事情和伊斯兰文化毫不相干。”阿里皱起了眉头。

“嗯，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现在正在上演呢？”哈立德必须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无法理解。

“让我来告诉你，几百年来，穆斯林和犹太人和平共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被不同的国家分割，从此变得四分五裂。帝国主义者在地图上划分疆土，根本就不考虑在那儿生活了几千年的民众。新的国家成立了，有了新的名字，比如伊拉克。突然间，库尔德人、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被迫生活在一起，然而，在此之前，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地域生活，有自己的政体。分而治之，你听说过这个词吗？”

“是的，是的，我的历史老师讲过这些！分割民众，于是他们开始混战，因为当国家处在一片混乱的时候，你就能统治他们了。大英帝国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对吧？”哈立德说。能在阿里这样聪明的人面前做出这番回答，就好像他的大脑仍然运转正常，这让哈立德很高兴。

“是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帝国。八十年来，政客们把穆斯林从他们的犹太人邻居和兄弟身边分割出去，现在又把把他们从基督教兄弟身边分割出去。和平、统一是唯一值得争取的东西。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任何行为因为源于心中的愤怒、仇恨、邪恶、和侵略性，而伤害了其他宗教的信仰者，都是不宽容的举动，应该遭到批驳。”

“但是穆斯林有石刑和沙埋的刑罚。或许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觉得愤怒或者邪恶？”哈立德说。

“历史上一直存在这样的行为，但是政治、文化绝对不能和宗教混淆，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让我们不要忘记，哈立德，就在我们谈

话的时候，在美国，就有男人和妇女被判处死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死刑永无尽头。这些死亡的发生是由于他们国家制定的法律。你会因此谴责基督教，还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呢？或许你谴责这些民众？或许你谴责那些拿着报酬、执行死刑的人？很多人认为执行这些处决是正确的。他们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这是政治，对吧。那么，好吧。不，我不觉得犯了什么罪就该被执行死刑。”哈立德说，脑子里充斥着太多的讯息。

“在你的国家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就是参照西班牙的穆斯林学位而建立的。偏见让我们蒙羞，但是我们会重新崛起，让世人知道伊斯兰教是一个崇高的、自始至终爱好和平的宗教。我们不是恶魔。”

“但是，爆炸和其他活动呢？”哈立德问，想知道阿里接下来怎么回答。

“任何人犯下任何恐怖行为，都违反了伊斯兰法律。”阿里说。

哈立德感到困惑，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候，贝林卓突然跑到了他们身边，脸上带着微笑。他呼吸急促，抓住臀部平衡身体。

阿里转过身，也愉快地对着他微笑，洁白的牙齿像珍珠般闪闪发光。

这时候传来了熟悉的靴子吱吱响的声音，他们都转头向围栏看去，两个士兵走上前来，拿着开门的钥。

他们来了，长得和其他士兵一样，中等个子、棕色头发，体格适中，略有些敦实。走动的时候，皮革枪带在他们的肩膀上摩擦着，发出沙沙声。刮胡水的味道很浓重，遮盖了他们身上散发的汗味。

“谨记古兰经，哈立德。上帝还没有软弱到需要一个保护者。”阿里被带走了，完美的身影紧随着他而去。

哈立德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站直身体来改变影子的形状，然后抬头看到云朵又聚拢到一起，一只秃鹫在头顶振翅飞翔。他回想着阿里刚才告诉他的事情，才知道自己的无知。现在，他心中的那盏灯亮了起来，他要去了解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遭受了怎样的误解，

就连自己对伊斯兰教也怀有误解。不同的观点在他头脑中相互争论起来。

他站在正反两方的立场上，看到了彼此的论点，也为双方辩护着。如果他们不同意，就跟他们据理力争。

跟任何愿意聆听的人据理力争。

他想象出许多赞同死刑的人的样子，他和自己争辩着，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与此同时，他也想，这么多年，他怎么就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呢，他只想着在公园里踢球、打电脑游戏、思念妮阿弥，而忽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后悔没有聆听爸爸的教诲。

哈立德情绪激动，强烈得像过山车一样翻滚不停，从一面墙冲到另一面墙。从理智直接坠入疯狂，中间没有过渡。和阿里的一番聊天使得他原本一片混乱的思绪变得更加复杂。只有阅读才能让他忘掉自己，回到一个更加坚实、更加可靠的世界里。中间、开始和结束。别人的问题，别人的一切，都要比他自己的遭遇更加有趣、更容易理解。

## 第二十一章 头发

早上，哈立德躺在床上，双手摸着发痒的黑色发茬。累了，太累了。哈立德想着阿里和他那聪明的脑瓜，想得累极了，自己的脑袋好像被糊上了厚厚的青苔。他很害怕，害怕他们随时又来剃他的头。

“我没有虱子！”哈立德大叫，可是没人回答，只有踢踏的脚步声越离越远。难道不剪头发、不剃光头，他们担心的丑陋的恶魔会从头上长出来，把他们全部俘虏吗？或许，剃光头会让他们容易分辨谁是囚犯、谁是士兵，仿佛橙色的囚服还不足以分辨似的。或许，他们这样做更可能是为了让囚犯们感觉不像人，更像那些做实验的老鼠。

昨天图书馆员威尔又带来两本泛黄的浓缩版《读者文摘》和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可惜不够哈立德看的，到今天早上，他就已经从头到尾把这两本书和《国家地理》杂志看完了。斯里兰卡大象的文章，他已经读了两遍了，另外还把《古兰经》又读了一遍。

威尔下次来之前，这周还能做些什么呢？

“请问能再给我些书看吗？”早餐的时候，他问一个女警卫。

“哥们儿，你已经拿过书了！”她回答。

“是的，但我已经全看过了，要么你把我的书给其他人，和他们读完的书交换一下？”

“你用你的宝贝屁股打赌你全都看完了啊！”她呜哑着说。“你还想要做什么？没有什么啦！嘿，放轻松。好，哥们儿，我会看看能帮你弄到些什么。”

“谢谢，非常，非常感谢！”哈立德用渴求的眼神看着她，一副乞求好运的姿态，指望能拍上她的马屁。她说：“噢，你们这帮家伙，都有点神经质！”

值得一试。

今天，他等着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剃头，他觉得已经逾期一周没剃了。另一件就是希望能拿到几本新书看。他暗想着如果先剃头的话就很好，因为接下来他就可以一门心思期待新书了。

唔，理发师会松开他的衣领，短发茬会掉一些到他的脊背上，搔痒难忍，每次理发都会这样，但是哈立德还是希望再被他剃个精光光。反之，如果书先来了，就会挺难过的，令人烦恼，因为这样的话，在剃头刀把他剃光之前，他就没法好好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要是发现拿到了以前读过的书籍，那就更糟糕了，就没什么好期盼的了。

真是件麻烦事！

哈立德想着今天事情的时间表，心开始扑扑跳，脖子也因为他凭空想象的发茬而发痒起来。随着早餐的临近，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理发师没来，书也没来，也没有澡可以洗，尽管他迫切地需要洗澡。

哈立德尽量不去想残存在头脑里的那些可怕的画面，等待着理发师和书的到来，在焦急和等待中心怦怦地跳动着。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汗水不停地涌出来，等待让人焦虑。在一天最热的时候，空调反而关掉了，这种定时器的运作原理大概只有爱因斯坦才能想得到，现在根本不能指望它能运行了。

午餐过后，脚步声突然在门外停下，有人大喊着：“256——理发！”一听到这响亮的叫声，哈立德的脖子上激起了一堆鸡皮疙瘩。他早就

知道，他知道今天是理发日！只要他在那儿理发，书还没有过来的话，那么一切都棒极了。

哈立德跳了起来，两臂放在身侧，等待着开门的咔哒声和砰砰声。门哐当一声被打开了，他抬起双手，等待着他们打开镣铐。他在心里催促着警卫，想赶快剃光头发，然后尽快回到这儿等着新书过来。他祷告着，书会被送过来。他算准了今天会理发，不是吗？

警卫带着他拖沓地走上走廊，哈立德注意到亚麻油地毯已经被清洗过了。通常，地毯的缝隙中总会粘着细小的污垢和灰尘，但是，今天地毯很干净。随后，他想到他们上次带他去洗澡是在午餐之前，或许他们都是在那之后打扫走廊的。哈立德试图回想起午饭之后的打扫声音。

难道是他自己没注意到他们打扫地板吗？

他决定明天要听得更仔细一点，弄明白日常清扫是不是从傍晚改到了午后早些时候。

他知道追踪这些变化是可悲的，但它们是能被理解的具体的东西，而且搞清楚新的生活秩序是件值得祝贺的成就。偶尔，他甚至觉得自己能读懂警卫的想法。

比如说这个警卫，他个头没有哈立德高，厚实的肥脖子很突兀，走路的时候，脖子上的大静脉扑扑地跳动着。他的眼睛死气沉沉的，一直盯着前方看。哈立德猜他在想他的晚餐——除了牛排之外，是否会多加一份薯条。他觉得这个士兵比其他人都更加的脑残。

哈立德走到阳光下，同样湛蓝的天空迎接着他的再次到来，云淡淡的，不像会下雨的样子。很快地，他全身心地感受着在这片苍白大地上的光影，一个蜘蛛网在卡车镜子上摇摆着，看上去很漂亮，闪闪发光。

光线反射着光线，他的头又被沉沉的、连在他腰部的锁链压了下来。他发现追随照在警卫黑靴子上的闪烁的光线比较容易，虽然不太好玩。远处传来了铁锤声，他知道又一个围栏被竖立起来了。

一队士兵正在把纸箱摆放在屋棚的门旁。哈立德被带领着经过一辆敞开的卡车，里面闻起来有香蕉的味道。他看到许多士兵在围栏周围巡逻，靴子吱吱作响。

远处看得见许多卡车和不起眼的房子，还有许多看不透的围栏，许多岩石。在阳光照射下，哈立德看到了一只蜥蜴，它正趴在一处露天屋子的墙壁上。蜥蜴黏在布满斑点、坑坑洼洼的墙上，它苍白的身体与这面墙非常搭配。哈立德忍不住微笑起来。

几个男人弯腰驼背地站成一排，两边都有警卫看守。有个男人走到了哈立德的身后，他们彼此交换了短暂的一瞥，他就是哈立德在那块空地上认识的阿里·阿巴扎。哈立德拖曳着脚步，扭了下头想看得更清楚。他舒展着身体，试图让他突然的扭头看起来自然点，免得引起站在他身旁的警卫的注意。

阿里抬起了头，快速地点了下头，无言的思想和情感在他们之间流转。从阿里的眼睛里，哈立德捕捉到了他要传达的信息——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了，他希望他能解释发生了什么。哈立德礼貌地点点头。

正在这时候，警卫推着哈立德往前走，挡在了他们两人之间。电动剃须刀的呜呜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给人一种胁迫感，下一个就轮到他了。无言的交流就此遗憾地结束了。

等待的人排了好几排，人影重重。剪刀的咔嚓声和淡淡的微风分散了哈立德的注意力。人影投射在士兵们的枪支和靴子上，人和影子之间仿佛没有呼吸的余地。每个人都毫无生气，如同行尸走肉。

哈立德被推搡着坐在了凳子上，听着奇怪的喘息声，闻着头发烧焦的味道，感到有点困惑。很快，粉红的双手插入了他的头皮，紧接着他看到了一张喜气洋洋的硕大脸庞。一张小木头桌放在一边，桌上放着一桶水，用来清洗刀锋，另外还有一个银铁皮盒子，里面放着备用电池、刮脸刀和三个刀片。哈立德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那个铁皮盒子。

大大的铬合金剪刀开始飕飕地在头顶旋转着，似乎他胆敢稍微动一下，剃刀就要威胁着切掉他的耳朵，剜出他的眼睛。理发师用胳膊

肘顶着哈立德，连带着肩胛骨，完全挡住了他的视线。但当哈立德被迫低下头来，或侧转头让理发师剃脖颈的时候，他能从铁皮盒子表面看到里面照出的自己的眼睛。那是一张陌生的、瘦削的脸庞，涂满了泡沫，黑眼睛就像疯子一样向外凝视着。

他越看，越觉得震惊，他的下巴竟是那样的硕大。难道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吗？随着快速的一声轻拍，他的头被转过来，映象消失了，闪闪发光的刀片闪过他的额头。

这个人享受着把哈立德的太阳穴砍成碎片，似乎要把他的耳朵戳飞掉。刀片在他头皮上来回滑动着，仿佛要把头皮剥离。他非常清楚他的权力，当刀片滑向一条眉毛的时候，他轻轻笑起来，哈立德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但这个理发师抓住了他的下巴，重重地用拳头把他的前额扳了回来。哈立德什么也不能做，全身紧张起来，咬紧了牙齿。

一滴血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滴到了他的嘴唇上。

理发师又一次猛地拉动了哈立德的头，剃完发际线处的头发，发茬从他的背部滑落下来，非常搔痒。理发师用力地刮着他的皮肤，他的头和脖子疼痛而干燥，到处都起了水泡。

哈立德想起了罗奇代尔的理发师罗宾。他理发可快、可舒适了，不会发生任何事故。理发师总是先问他想怎么剪，然后边微笑着边开始理发，又快又轻柔地挥舞几下就结束了，非常干净利索。最后他轻轻地扫落哈立德脖子上的发茬，偶尔会评价说他的头发很浓密，或者新的刮胡水味道不错，然后准备为下一个家伙服务。

理发师把铬合金剪刀抛到铁皮盒子里，转而拿出带电池的黑色剃须刀。他用不着面霜、肥皂或者梳子。剃须刀和剪刀一样，以凛厉的攻势袭击了哈立德脸上稚嫩的胡须。

哈立德被抓进监狱遭受折磨以前，从来没被任何人刮过胡子。十四岁的时候，他在家里开始一星期刮几次。他总是很小心不要刮伤自己，而现在这种刮胡子的感觉就像一种凌辱。三个刀片哗哗地在他脸颊上刮着，仿佛要把他的下巴剁成肉酱。

终于结束了。哈立德回到了他的牢房，全身颤抖、酸痛、凄惨。空调吹出的一浪又一浪的寒风把整个房间变成了一个冰箱。哈立德包裹着毛毯和毛巾，蜷缩在床上，感到悲伤和空虚。虽然把自己包裹起来取暖，但他实际上并不在意自己是否温暖。

那真的是自己的脸吗？哈立德用手摸索着下巴。下巴没有那么大的吧？下巴不会改变形状的，不是吗？为什么他的脸看上去那么长，那么消瘦？他知道他过去比现在好看得多。或许是因为铁皮盒并不是一面好镜子，找出来的映象变得怪异，所以他看起来那么奇怪。

哈立德努力安下神来，他把白毛巾挂在肩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的斑斑血迹，然后，轻轻地摸索着他头上的肿块和伤疤，找寻到侥幸逃脱剪刀蹂躏的三撮头发。他用手指头摆动着像针一样尖锐的发根。

晚饭端来又撤走。书仍然没有送过来。

“你用你的宝贝屁股打赌，白白感谢了！”哈立德重复着早上那个女警说的话，听到脚步声在走廊上渐去渐远，他知道，这微弱的嗒嗒声是那个女警发出的。虽然他现在的生活里没有公平、秩序可言，但是他尽量不去想烦忧的事情，免得头脑发昏。他把酸痛的头靠在手上，没有枕头，脖子很痛，后背也很痛。

薄海绵垫的味道让哈立德想起了小古尔的娃娃，他按着鼻子呼吸着潮湿的气味。随后，他仰躺下来，盯着天花板，渐渐生出力气来做祷告，之后就沉入了梦乡。

晚上的时候，他惊醒了好几次，眼睛红肿着四处张望着，就好像他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幽灵。检查完这个小牢房的每寸地方，甚至检查了他的人字拖之后，他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老是有冷风吹在他流血的头上。

如果爸爸的头脑中也总有挥之不去的映象，他会怎么说？或许他会告诉他，他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他伟大的梦想就跌落在公园的凳子上和漂亮的女孩子身上。听起来正确。妮阿弥总是在他脑中闪现，就好像当他从这儿出去以后，她会多看他两眼似的，又仿佛她曾这样做

过似的。无论如何，有谁在乎呢？她或许痛恨穆斯林，其他人似乎也痛恨穆斯林。她有什么理由不痛恨呢？

哈立德刚刚还想起她，但他记不得她为什么跑开了，只看到她消失的背影，而他伤心欲绝。大波浪的头发随风飞舞着。哦，是的，他曾试图——不要介意——只能是那样了。他永不会尝试的——在现实生活中，一百万年也不会。他不会告诉爸爸。如果爸爸不小心知道了，他会皱眉头的，是的。

“跟孩子们说不要做什么，他们就会忘记，在外面就会做你不让做的事情。”有一次阿达柏捣蛋，他和妈妈这样说。哈立德想起妈妈在厨房里到处追着阿达柏，不由得笑起来。椅子摩擦着地板，阿达柏尖叫不已，一边不停地傻笑着。桌子上放着无核小蜜橘的碗险些滑落、摔碎在地板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几乎想不起妹妹们的模样了，想不起厨房是什么样子的。

哈立德侧躺下来，靠着墙，准备不再想妮阿弥或者他的家人。他想要把他们搁置到一边，因为回想着美好的回忆只会让他更难过、更沮丧、更加的筋疲力尽。他强迫自己倾听着外面最后的门响声，士兵们在一排排地检查牢门是否锁紧了，他则听着自己的心跳声。

他知道书会让他自己摆脱那些声音的牵制，远离白色空间。如果他们迟迟不提审他，他该怎么办呢？

他确实看到了阿里，哈立德确信他看到阿里理发的地方，但他却永远搞不清楚是否曾经真的见到了马苏德。

空调开始嗡嗡地吹出更冷的空气，寒气入骨。薄薄的垫子也变得冰冷。

## 第二十二章 消息

哈立德醒了过来，一只手捂住了嘴巴，突然间听到了呕吐的声音。最初，他以为声音是从他的脑袋里发出来的，但是声音又响起来。哈立德不禁纳闷起来，早餐车还没来，这个家伙怎么就呕吐了呢。呕吐声又忽然停止了，就像它突然开始那样突兀。过去的三天，他一直在床下的墙上划着记号，计算着日子。昨天，他听到一个警卫说：“节日快乐，废物。”所以哈立德知道现在是假期时间，但现在是复活节吗？七月，还是什么时候？

现在可能仍然是十二月。虽然这儿没有冬天，但是早上还是比一周以前要凉得多。上次他去洗澡的时候，碧空万里，他记得过去曾有过类似的天气。那是什么时候？那时是十二月，所以现在可能又是一月了。开斋节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大家大声叫嚷着，声音在铁网之间回响。那是很久很久以前，还是最近的事？他们什么时候送来了这么多书？五天前，还是昨天？

哈立德真希望在他知道日期的时候就开始做记号就好了，而现在他只能随便划拉几道，知道又一天过去了。今天早餐的时候，他决心一定要搞清楚日期，他突然非常需要知道确切的日期，不然就会焦躁不安地在屋子里不停地走动。突然传来餐盘的碰撞声，哈立德猛地跑到门口，把问题浓缩成几个字。

“几号？今天是几号？”这样问就好了，他大声地练习着，准备好问早上碰到的第一个人。他耐心地等待着，想要引起警卫的注意。

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他曾经以为知道日期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一天天过去自然而然就知道了，即使不知道，也是瞬间就能弄明白的。可是现在，这变得极为陌生。如果警卫不理睬他，那他也无计可施。

没过多久，白色的托盘像往常一样从牢孔里推进来。

警卫没有理睬哈立德，向前走去。

“今天是几号？”哈立德大叫。声音淹没在餐盘、勺子的碰撞声和缓慢的脚步声中。餐车在油毡上隆隆地滚动着，无情地离他而去。他又叫嚷起来：“今天是什么该死的日子？”要是问题有了答案，要是，那

么今天就会与众不同。今天就会以胜利开始，而不是迎接又一个失败。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头脑中，他失去了让他执着地站立在牢房地板上的机会。

“什么日子?什么日子?什么日子?”哈立德好像被下了咒语，他一整天重复着这个问题，几乎透不过气来。他迫切地想得到一个答案，只有得到了答案他才能想点别的事情。

“什么日子?什么日子?”

哈立德负气地说着同样的话，一遍又一遍，他孩子气的倔强让这一排牢房的人都抓狂，直到隔壁牢房的人大喊起来：“昨天之后的日子，笨蛋!”

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笨蛋!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这样叫他笨蛋，他难以置信地抓紧了铁网。

“塔力克?”哈立德用全身的力气摇晃着围栏，大喊：“你是笨蛋，表哥!”

“不许叫!”一个士兵呵斥他，“今天是 2004 年 1 月 1 号。”

“不许再叫我笨蛋!”哈立德大叫。

“我告诉过你闭上嘴巴!”一个警卫警告他。

沉默。再没有其他声音响起。

哈立德斜靠在铁网上，只有一堵墙横在他们之间，但是没有一点声音。一个满身镣铐的人畏畏缩缩地移动着，发出隆隆的声音。身材强壮的士兵们在一旁催着他快点走，他们的体味和橡胶鞋味让哈立德几乎窒息。

“塔力克?是你吗?”哈立德对着铁丝网上的一个破洞低声叫唤着，“塔力克，塔力克!”

他倒退到床边，手从他嘴巴上滑落下来。现在，他不确定他真的听到了。

有人喊了“笨蛋”，不是吗?这个声音不像是从他自己头脑中发出的，肯定是从那边发出的，是吗?然后，他又觉得或许是他自己说的，就是这么回事。是自己说的，因为一听到日期就——他……还是有人后

来喊的日期?不对，不对。或许，是的。今天甚至可能是……他在想什么?在想塔力克就在这堵水泥墙的另一边。怎么可能是他呢?就在这儿，在他隔壁?他为什么不回答呢?

“塔力克!”

“别说话了，伙计!”一个女人轻柔地喊着。这给哈立德带来了一点宁静，然后他的思绪又开始倒转了。

是她——身体前倾着——在床上。妮阿弥，嘘。她的手紧抓着头上的头发，波浪般的长发从握紧的拳头中披散下来。哈立德沉浸在梦中，她会永远在的——除非塔力克再叫他笨蛋。那不是很酷吗?他可以介绍他们认识。

但是，塔力克不在这儿，妮阿弥也不在。那怎样呢?哈立德突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他锤打着墙壁来发泄愤怒。

“住手，伙计!”这个声音又在说话了。一波意想不到的平静与甜蜜感笼罩了他的全身，哈立德认真地听着，万一她再叫他伙计。

“别把事情搞糟!”她说着，眨着漂亮的浅棕色的眼睛。

难道我想吗?哈立德心想，突然看到自己肿胀的指关节，不禁惊呆了。他迅速把手塞到嘴巴里，然后慢慢地转过身，看到了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漂亮女人站在他面前，她梳着红色的马尾辫，和善地微笑着，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

哈立德不由得一愣神，昂贵的香水味扑面而来。

“我叫莉·安迪，几天前刚从家乡过来，那是非常遥远的地方，靠近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际线。我猜你不知道那在哪儿，真糟糕。要吃些巧克力吗?”

哈立德眨了眨眼睛，勉强点点头，然后她递过来一个棕色薄纸包装的巧克力棒。她越是微笑，哈立德越觉得怪异。看着她送给他的礼物，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我帮你剥吧，你的手看上去很痛。”莉·安迪剥开了包装，哈立德吃惊地看着。这个巧克力棒涂满了毒药，巧克力味只是一种伪装?

“回见!”莉·安迪对哈立德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离开，哈立德手上的刺痛迅速扩展到了他的胳膊。

“你忘了说新年快乐!”哈立德说。

“哦，天哪，太糟糕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家伙还关心这个。”她的语气不像故意这么说的，哈立德相信了她。她那寻常的善举让他大吃一惊，远超过巧克力礼物带来的震撼。

“没关系。你知道我隔壁牢房的人的名字吗?”他问。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帮你问，”她略带歉意地微笑着，“我早上七点再来。现在，不要再喊了，也别伤害你的手了，否则，他们会把你带你绝对不想去的地方。听到了吗?”

确定那是真巧克力。他慢慢地品尝着每一口，呼吸着香甜的味道，品味着像蜂蜜一样滑过舌头的巧克力，陶醉在丰富细腻的完美口感里。

他吃掉了差不多一半的巧克力才停了下来，然后把剩下的一小块包起来塞到枕头底下，准备过会再吃。他记得以前自己从没有好好地品尝过巧克力，只把吃巧克力当作一件很随意的事情。在回家和上学的路上，他大嚼着各种牌子的巧克力——提子果仁巧克力、特趣巧克力、脆片巧克力、雀巢巧克力、银河系巧克力、棒蒂巧克力，却从来没有好好地品味过每一口带来的美妙快感。

夜幕降临，顶灯略有些暗淡下来，哈立德很快就忘记了他疼痛的双手。他不去听别人咳嗽的声音，用普什图语和乌尔都语道晚安的声音，而是平息静气地捕捉着那高亢、嘎嘎的声音，他曾以为的塔力克的声音，那个混杂在各种声响里的嘹亮的声音。

哈立德使劲地倾听着，希望能听出蛛丝马迹，好知道那是谁。哈立德内心深处知道，那不可能是塔力克，他们不可能把他关在隔壁。但是，从那样陌生的声音里，哈立德能听出什么呢?他听到一辆货车在倒车，哗哗的声响很烦人。

哈立德打开了巧克力包装纸，把它按平放在鼻子上。她给他的巧克力真是太好吃了。哈立德使劲嗅着这张银色的纸片，让自己不要再去想塔力克，甚至也不要再去想他的新朋友，莉·安迪。她永远不会想

到，她的这一小小的善举能成百倍地振奋他的精神，能够改变他对表哥根深蒂固的仇恨和蔑视。

第二天早上，哈立德醒来后，感觉自己不像昨天那样愚蠢了。今天，他期待着一件小事——与莉·安迪聊天。或许她还会给他带一条巧克力来，然后告诉他隔壁牢房关的不是塔力克。

清晨的祷告结束后，哈立德背对着铁网，等着有个士兵会从他门前经过，走近牢门，停下脚步，往牢房里窥视一番，然后继续前行。士兵走开后，哈立德压抑着快要爆发焦急情绪，用胳膊肘砰砰地捶着门，轻声说：“你是笨蛋！我不是！”哈立德聆听着士兵的回答，仿佛他这一生的情绪都要在这一刻汹涌澎湃起来。

“安静点，他回来了！”嘎嘎的一个声音响起。哈立德听到了沉重的皮靴声冲着他们迈过来，但是这个蠢笨的士兵似乎什么也没看到，他只看到哈立德低着头站在那儿，盯着地板，手指头握紧了铁网，大概是在等待早餐。嘎嘎的声音开始哼唱着，好像在祷告。一直到士兵笨重的脚步声远去，他才低声说：“哈立德，是你吗？是我，表哥。”

“闭嘴。”哈立德说，泪水刷刷地奔涌而出。

“你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他们那天也把我们抓起来了，我猜是同一天。”塔力克说。

“我们都？”哈立德问，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他表哥。

“是的，所有的游戏玩家！他们把我带到了伊斯兰堡，那时，我听说那个澳大利亚家伙的事情。他几乎被折磨死，这帮恶棍！你最好别问起他的伤势，一个警卫把事情告诉了我。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你，我拿金表贿赂了他。按照我对整个事件的理解，是那个玩家把我们都陷害了。他说我们计划轰炸国会大厦和白宫。你能相信吗？”

“不不不！”哈立德大喊，怒火中生。远处有脚步声咄咄地朝他走过来，一堆镣铐碰撞的声音回应着他嘴巴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声音。

“是你设了所有的链接，只有你有每个人的真实姓名和地址，所以你昨天不回答我！”

“嘘!昨天我怎么回答你?我那时不知道是你。虽然你叫我表哥,但我从没想到是你。”塔力克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你怎么能指责我?”

“骗子!”哈立德低声说。

“什么?那个女警卫跟我说你问我的名字,她说你叫哈立德,我才知道的。警卫们在听你叫嚷,你那时都快要疯了。如果你真的以为我做错了什么,那你的确完全疯了。现在,他们……”

“不!不!”门被啪地推开了,两个警卫把哈立德向后推到墙上,他的胳膊肘和头撞到了水泥墙上,这让他灵魂出窍。警卫强迫他穿上橙色的囚衣,镣铐就像门闩一样快速地铐上了。然后,他们把他拖出来,走廊上的单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说唱音乐,压倒了所有的声音。这时候早餐开始供应了。

哈立德被他们突如其来的愤怒震惊住了,沿着牢房走过去的时候,他拼命地挣扎着。一两个人哐哐地踢着门,叫喊着表示支持,但是这些噪声都被活泼悦耳的说唱音乐淹没了。他的头被腰间的锁链拖拉着,后脖颈开始刺疼。一种新的剧痛开始刺穿他的肩膀。他步子拖曳着走过白色地毯,而他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对。那边有人迎上前来。这是一个阴谋,要把他的生活一片片地撕碎掉,然后一点一点地毁灭,因为他们痛恨他的胆量。

他身边的警卫非常地着急,不耐烦地把哈立德推到了外面,走过坚硬的泥土地。一个滚烫的拳头推着他的肩膀,哈立德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气,盯着照耀在镣铐上的阳光,就好像穿越在地上的银色的子弹。强烈的光线使得他的神思恍惚起来。

“我们可没那么多工夫。”警卫警告他。

哈立德数着脚步,急急地走了一百步之后,他们把他带到了那栋他来过好几次的屋子。屋子里闻起来有鸡蛋煮过头的味道。

门开了。他们给他解开镣铐,镣铐碰撞着就像一把硬币哗哗作响。哈立德看到了整个房间:没有床,没有毛毯,没有水,没有马桶,没有窗户,没有灯光,也没有空调,但是墙上高高地挂着一个崭新的黑

色扬声器，播着同样单调的摇滚音乐，反反复复地播放着，哈立德终于忍不住对着墙尖叫起来。

很久以前，早餐的时候播放嘻哈音乐，现在，午饭前播放摇滚音乐。他们又要搞什么新玩意？

但是这次的音乐不那么愉悦。响亮的贝斯声砰砰地锤打着他的脑袋，令人无法忍受。他的耳膜好像快要被撕裂成碎片。很快，哈立德就感觉他整个人要发疯了。他坐在地板上，下巴磕在膝盖上，双手捂着耳朵，尖叫着，乞求这个声音停下来，因为这个噪声触动了他意识中那个疯狂的地方。塔力克！白色的声音！精灵！一切又席卷而来。

## 第二十三章 莉·安迪

接下来的几天里，哈立德时不时地觉得听到了塔力克在呼唤他的名字。他表哥高亢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刺伤着他。他蜷曲在床上，头埋在胳膊里。耳中的刺痛让他感觉好像刚被飞偏的板球砸中了。

“对我来说，那只是一个游戏，只是一个游戏！”哈立德呜咽着。当他抬手堵住左耳的时候，他闻到了手后面传来的一股臭味。被关在禁闭室里，左耳在摇滚音乐无情地冲击下，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脸的一侧到脖子也都疼痛难忍。因为疼痛，他坐不起身，也不能去吃冷番茄酱面，眼睁睁地看着番茄酱仿佛变成了红色的固体胶。

托盘闻起来有锡的味道，不是塑料味。

昨天，他被带回牢房以后，莉·安迪给了他一片阿斯匹林。她告诉他隔壁牢房的家伙叫塔力克，并且说她很抱歉没能早点过来，她解释说她也没有办法，因为时间表被搞错了，所以她不得不在别的监区给别人代班。“对不起！”

今天，他痛得更加厉害，所以不关心塔力克有没有叫他的名字，也不关心他是死是活。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着，他没再见到莉·安迪，他感觉糟透了，而现在快到晚餐时间了。那些该死的阿斯匹林在哪儿？叫喊求助毫无意义。他们只会把他带回禁闭室，把他关在那儿。

莉·安迪是他唯一的希望。

晚餐的餐车来了又去，哈立德没有起床来拿递给他的托盘。警卫漠不关心，吹着一个愚蠢的曲子，把托盘放回到餐车架上。

“水也不要？”餐车男问，没听到回答，就继续向前走了。“伙计，是你不要的噢！”

幸运的是，莉·安迪没有忘记哈立德。牢房门打开了，馥郁的香水味随之弥漫整个囚室。他扭转着身体，起身看她。

“噢——天啊！马上回来！”

无论她去了哪儿、和谁说话、做了什么，奇迹就出现了。哈立德此时正紧抱着头，在地上呻吟，两个警卫跑上前来帮他站起身。他们把他带到了外面，第一次没有给他戴上镣铐，然后他们穿过一个被烤的炙热的广场，走到一栋他之前从没见过的大楼跟前。他们噼噼啪啪地走上一条地面十分光滑的白色走廊，哈立德震惊地发现原来这里还建有医院。然后，他被带进一间小病房，里面弥漫着漂白剂的味道，里头还有三个男人。

其中一人的鼻子下面插着一根黄色的管子，他隔几秒钟就气喘吁吁，不停地咳嗽。另一个人全身布满了类似麻风病疮的伤口。而第三个人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双颊凹陷，面色死灰，胳膊上打着点滴。

警卫们等在哈立德身边，而他呻吟着，挺直了身体，不敢在床上躺下。一个军医最后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护士。这个军医年纪不超过三十岁，长着一双深凹的黑眼睛，嘴巴绷得紧紧的。

军医没有介绍他是谁，就突然把哈立德的下巴转到一边，把一个冰冷的工具塞到了他的耳朵，然后弯腰检查。

“耳朵被手上的细菌感染，不要把手指伸到耳朵里去！没那么糟糕，不需要留在这儿。”

他冲着护士点点头说，“照这个用药”，然后就写下了抗生素的处方。

“是那个蹩脚的摇滚歌曲伤了我的耳朵。”哈立德喃喃地说。

医生笑了，说：“你肯定听了不该听的东西！”

他们俩短短地相视而笑。此时，那个打着点滴的、半死不活的人突然笔挺地坐了起来，瞪着房间，然后叹了口气，似乎想起了什么，随后轰然倒在枕头上。这让哈立德想起了电视上的一幕，医院情景喜剧里的一个场景。

没过多久，护士给了哈立德一杯水和三片药，其中一片是强效止痛药。他回到牢房、躺在小床上的时候，止痛药已经发挥了药效，他几乎又有了做人的感觉了。

哈立德面朝着光秃秃的墙壁，揉着自己一侧的脸，遵照医生的话不敢再去摸耳朵。他慢慢地按摩着耳朵周围的皮肤，希望能缓解酸痛、减轻痛苦。他忍不住担心他们会忘记给他下一次要服用的止痛药，想着想着他就睡过去了。

“哈立德，哈立德。”他听到塔力克在喊他的名字，但是他没有回答。

这次，跟踪他的恶魔要后退几步了，因为除了他的表哥以外，哈立德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思考。他渐渐陷入了沉思。

他最先想到的是在医院里看到的那个人：他鼻子里插着黄色的鼻饲管，躺在床上急促地喘息着，枕头上血迹斑斑，身旁没有人握着他的手安慰他。事实上，哈立德注意到，医生匆匆地向门口走去的时候，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这让他觉得这儿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他们为什么要特意检查他那微不足道的耳朵感染呢？他之前的情况比这糟糕多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帮助，或者被带到医院。唯一的理由就是莉·安迪的干预，干预的程度远超他的想象。他们把塔力克关在隔壁的牢房，然后让她来监视他们吗？所以她给他巧克力棒吃？来赢得他的信任？那么，她成功了，即使只有一小会儿。但现在，哈立德依赖着她。一旦哈立德设法告诉塔力克这些情况，他也会信赖她的。

以前，哈立德即使和朋友吵架，过后他们也会不计前嫌地继续交往，继续聊天，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就是那样，就像学期的最后

一天，铃声响了以后，每人都横冲直撞地奔向走廊。吵翻了天，口沫横飞，彼此推搡着，都想抢先出去。

哈立德记得他们那时上二年级，他和皮特、尼科、浩吉被困在了水泥楼梯的人流中。他们互相推搡了几下就从好朋友变成了尖叫着的低能儿，不知怎么回事，这几个人同意一起把哈立德从陡峭的楼梯上猛推下去。他们大笑着，叫喊着，尽管哈立德试图阻止他们，然而他们无比坚定地想在三秒钟之内把他推下去。哈立德拼命地抓住栏杆，用肘顶开他们，让他们住手。但是，他们就像一群野生大象那样，以雷霆万钧之势冲了下来。

地板在哈立德的眼中起伏不定，他们推推搡搡着，加快了速度，浩吉突然松手，让他从好几个台阶上跌落下来，他的肩膀咔嚓一声着地。骨折，这帮白痴。他剧烈地疼痛着，在所有人的面前大叫真主。

拍过 X 光之后，他们给哈立德绑了一个粉色的海绵吊带，他绑了整整六个星期。有好几天他都特意避开浩吉，因为他仍然在生他的气。当然了，他没有到班主任那儿告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状。他们是哥们儿，不是吗？后来，一个周六的晚上，他去了公园，浩吉开始聊罗奇代尔足球队以二比一取胜，这件事情就此结束。

哈立德知道他和塔力克之间的问题与之不同。哈立德开始这样想：他原谅他的机会微乎其微，他现在只是没有力气来继续恨他。然而，很久以前，他因为无法忍受折磨，或遭受更多的痛苦，不是选择放弃伤害，原谅那些伤害他的人了吗？因为他见了许许多多的痛苦了。而现在，他有了第一个机会去原谅别人，他却转身离开，不知为何就是不想回头。

“哈立德，回答我！”塔力克那破锣声比以前更烦人，哈立德突然满腔怒火，决定不理睬他。他把双手放在头上，生气地听着塔力克用人字拖轻轻拍打着牢门。随后是一片沉默。哈立德躺回到床上，听到塔力克低声说“他们是从我家把我抓走的。”

哈立德坐了起来，但没有回答。

“我打赌是和你同一天被抓的！”塔力克补充说。

“什么?”哈立德的身体因为震惊而向前倾。这时候,门嘎嘎地开了,莉·安迪闯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把药片和一杯水,她的马尾辫左右摇晃着。

“你现在感觉怎样?”

哈立德咕哝了一句“谢谢你”,然后盯着她一眨不眨的淡褐色眼睛,寻找她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之外的痕迹。他吞下了所有的药片,眼睛仍然盯着她的脸庞看。

她转头扫视着地板。她的手刚刚抖了一下吗?

“我猜这些药会让你安睡到天亮。”莉·安迪露齿而笑。

“是的,大概吧。隔壁牢房是马苏德吗?”

“马苏德?不,他的名字还是塔力克。”

“塔力克?你确定吗?”哈立德说。

“是的,伙计!”

“就是确认下。”哈立德喃喃地说。

“仅此而已吗?”不知如何应答她那迷人的微笑,哈立德点点头,转过身去。他迫切地希望她离开牢房,这样他就能和表哥谈话了。

莉·安迪显然对哈立德的反应不满意,她挨着他倚在了墙上,侧转身,双臂交叉,就好像他们同在一个足球队,赢得比赛后正要同喝一瓶可乐似的。他不禁大吃一惊。

哈立德跳了起来,吓坏了。

“哦哇!”莉·安迪赶忙离开墙,举起了手,说,“伙计,我只是跟你叫朋友,不要那么惊慌失措,我只是想看看你好不好。”

莉·安迪摇晃着脑袋,显出她的无辜,一边面带愧色,匆匆地走向门口。“对不起了。”

哈立德几乎呼吸不畅,一直到她离开。他鼻子里是令人窒息的香水味,听到她快速离开的脚步声后,他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谢天谢地她终于走了。然后,他整理了一下思绪,鼻子贴近铁网,开始和他从未谋面的表哥谈话。

“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塔力克快速回答，“我等了你好几天了。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做。”

“他们是因为这个游戏才抓我们的，不要说他们没有。”哈立德说。

“是的。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阴谋，意图破坏西方国家。有人，我不知道是谁，那样告诉他们的。或许是这个新的沙特玩家。然后，他们锁定了我们电脑的位置。他们把我关在巴格拉姆一年多。我希望你编了一个好故事，我让他们相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在我老师的牛棚里。”

脚步声传来，塔力克停顿了下来。很快，莉·安迪又出现了，向他招招手，然后点点头。她站在那儿，背朝着他们，两腿分开，双臂交叉，站在两个牢房之间，她苗条的身躯似乎想尽可能多地占据一点空间。很显然她要待在这儿。

哈立德不知道她究竟想干什么。

“午饭前，我想可以在这儿浪费一点时间。”她低声说，“我给你们做掩护，这样你们就可以聊聊天了。”

“什么？”塔力克和哈立德同声问道。

“你们继续聊！”莉·安迪甩动着马尾辫说，“我会在这儿站一会儿。不要担心，我不会偷听的。我在这儿站着，其他人就不会到这排来了。”

哈立德根本不担心她是否会听，因为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呃，谢谢你！”塔力克说，“你刚才在说什么，表弟？”

“这没关系吗？”哈立德问。

“没问题！谈吧！不用在意我。”莉·安迪回答。

“我仍然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抓我！”哈立德慢慢地开始说，他不太确定莉·安迪会不会相信他要讲的，但是他很高兴终于有官方人士乐意听。

“我不知道，但我想他们认为我很危险，因为他们有一张照片，拍到我在卡拉奇的游行队伍里。但我那时是在去寻找我爸爸的路上，被困在人群里了。我打赌我姑姑们的哪个邻居为了拿到赏钱，造了我的谣。”哈立德说，“我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给游戏下定论的。有

很多事情我都希望得到答案。为了不让他们杀死我，我编造了一大堆谎言。我知道他们拿到我的供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要发疯了。他们把我们俩关在相邻的牢房里，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过了这么久，他们把我带到这儿一年多之后？不，不。我相信这是愚蠢，而不是什么怪异的事情。我说你的父亲为极端分子募集资金。我对他们撒谎是为了不让他们打我，把我逼疯。我对他们编造了关于每个人的很多谎言。我请求你原谅我，表弟！”

“你那样说我爸爸？你这条毒蛇！我就知道，你是个浑球！”

这时，莉·安迪转过身来，说：“好了，我现在走了。冷静点，你们这些家伙，否则会有麻烦的。”

塔力克没有理睬她，而哈立德根本不在意有没有人听见。

“至少，我当着你的面认错了。”塔力克说，“他们把我打得很惨。对不起！”

“滚开，卑鄙小人，”哈立德悄声说，“别再跟我说话了。”

突然间，一种空洞的、巨穴般的沉默弥漫在他们之间。哈立德后退了四大步到了牢房的角落里。他把头埋在双手里，心脏愤怒地狂跳着，把自己藏在墙壁伸展的阴影里。

哈立德坐在地板上，背紧贴着床，神思近乎茫然。他的眼睛滴溜溜乱转，就好像他正在看什么可怕的东西。终于，莉·安迪打断了他。

“嘿，伙计，别胡思乱想！你看上去像要疯了，就算是为了我吧，好吗？在眼前打几下响指，别去想那些恐怖电影。要是你刻意去想，恐怖的画面会不断扩张。”

她怎么会知道他在看什么？

哈立德按照她说的做了。她的话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打了几下响指，随着几声响指，墙后退到了它们原来的地方。精灵退缩了。木板挺直了。水壶破碎了。

哈立德转过头，冲着她微笑。

“做得好!希望我能给你弄些橙汁喝。”莉·安迪脚步轻巧地走开了。更多的响指声在旁边响起来。哈立德打起个性感十足的响指，具有嘻哈的节奏感，令人愉悦。

“晚安，表弟。”塔力克小声说。“你听到她说的了。她说得对，不要胡思乱想。我们俩经历了那么多事，有太多理由痛哭流涕了，但是如果我们屈服，我们就完了，生活从此终结。我们必须找到一点尊严来让我们渡过难关。”

“尊严?滚开。”哈立德无法相信塔力克能说出这样的废话。但是，他把话听到心里去了，他内心深处知道他是正确的。无论塔力克说了爸爸什么，他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他只不过是想要终止自己的痛苦。他自己太明白不过了。

第二天，塑料勺子的声音在这一排牢房回响着。每次这样的声音响起，都有一团令人恶心的绿色的鱼被放在了舌头上。

哈立德只吃了香蕉，其他的東西他看都不想看一眼。他靠在铁网门上，盯着灯光，眼睛刺痛起来。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心中感受着久违的宁静。

“我差点就死了。”塔力克低声说，“但那样的话，我的父母亲也活不成了，我不能那样做，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背叛了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经死掉了。我承认我确实有一个朋友，我猜他是一个极端分子。他痛恨西方国家的唯物论和对上帝信仰的缺乏。是这样的，是这样，这我承认。但是，仅仅因为我认识他，我就成了一个邪恶的人了吗?就该把我的头日复一日地往墙上撞吗?我就邪恶到必须用烟头来烫我的胳膊吗?难道因为我有一个那样的朋友，我就是个坏人了吗?”

哈立德被他表哥声音里的悲哀吓了一跳，在绝望了几乎两年之后，一种罕有的感激和幸福感在他心中荡漾起来。听塔力克讲他的沮丧，他最深切的担心，他的痛苦，哈立德感觉似乎他在和一个陌生人聊天。塔力克之前从来不会谈他的感受，现在他一发不可收拾。

日复一日，哈立德紧靠在铁网门上等着塔力克说话，就像一个乞丐在等待着一点面包屑一样，等待着他嘎嘎的声音给他带来慰藉。

“其实，要是我那时知道，就不会把游戏命名为“轰炸机一号”，我现在明白了。”塔力克说，“我很蠢。我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会二号二号地增加，把它变成了一百万零十号。我确定这个世界已经疯了，真是这样，是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哈立德了解到世界已经变得多么的疯狂。塔力克告诉了他自从他们被抓以后发生的各种事情。因为他能说好几种语言，包括一点阿拉伯语，他从伊斯兰堡和巴格拉姆的警卫那，还有其他囚犯那儿，打听到了大量的信息。他理解政治，能从支离破碎的对话里了解到有用的信息，于是有很多可以解释给哈立德听的内容。他热衷于事实，非常乐于分享细枝末节。

“2003年3月，一百多万人在伦敦游行，反对托尼·布莱尔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决定，在世界各地，总共有一千多万人游行抗议，但我问你，政客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这些事情的呢？”

“不知道！”哈立德回答。塔力克对于任何事情都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想法，这让哈立德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奇怪的是，塔力克谈得越多，他越觉得不需要回应，只是塔力克惯于显得自己不那么聪明，甚至有点愚蠢，和阿里很不一样，也许因为阿里比较年长而且经历丰富，而可塔力克只不过比哈立德大两岁。

比如，像现在，哈立德听到塔力克问候那个送早餐的士兵。

“嗨，马文。你今天怎样？你老婆孩子怎样？你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家里一切都安好，是吧？”

“唔，哥们儿，谢谢你的问候，非常感谢你的好意！”马文开心地笑着，继续往前走给哈立德派发早餐托盘。哈立德用怀疑地眼光打量着这个敦实的警卫，实在不能装出他们是朋友的样子，无法像塔力克那样跟他打招呼，短时间内忘记这个人是他的狱卒，而他是一名无辜的囚犯。他们根本不是朋友，为什么要假装呢？太虚伪了。

“他不会给你任何好处，为什么要对他好呢？”哈立德说。

“哈，”塔力克笑道，“这些微不足道的人际交往会让我的生活变得容易点，要是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这样说了，表弟。我在练习英语，当然了，从像他这样的人这儿，我了解到其他地方的很多信息。比方说，美洲印第安部落被迫从他们自己的家乡迁移到俄克拉荷马州，现在俄克拉荷马州是六十七个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家，你知道吗？这是他告诉我的。马文帮我从糟糕透顶的回音营搬到了三角洲营。另外，他给了我一把新的牙刷。他告诉我，俄克拉荷马州的玉米长跟大象的眼睛一样高。总有一天，我会去那儿亲眼看看。”

等到塔力克讲完，哈立德觉得听他讲话像在绝食。谁关心俄克拉荷马州呢？塔力克怎么会有新的牙刷呢？什么样的牙刷？他自己的监狱牙刷，能套到他手指头上的戒指上，只有一小撮牙刷毛了，但他没法插上话。绝食反抗可不是在讲笑话，塔力克继续解释。

“2003年2月，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在绝食，持续了很长时间。”塔力克说，“军方试图遮盖这一切，有段时间，没人承认发生了什么，但我看见饭没动过就拿了回来。另外，一个土耳其人每天告诉我最新情况，他曾经被折磨得几乎无法站直。”

“为什么我不知道呢？”哈立德问。

“也许是因为你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表弟。监狱就是这样摧残人的，你会活得生不如死。当你觉得自己都不存在了，还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呢？什么也没有，没有。他们说我现在是一个好囚犯——超级服从，他们是这样说的。”

“超级服从？”哈立德记得听到过一个警卫用过这个字眼。

“绝食抗议持续了七十一天，”塔力克继续说，“最后军方采用强制喂食，结束了绝食。大概你也知道这是不合法的，这是一种非暴力的抗议，但他们把鼻饲管插到他们的鼻子里，不顾他们的意愿强制喂食。一个警卫说绝食抗议就证明我们是邪恶的。”

有那么多的事情哈立德都不知道，他突然想起了在医院看到的那个人，他的鼻子上插着黄色的管子。这就是他们的暴行——强制喂食，所以医生没有留意他。

“根据日内瓦公约，囚犯有权种花，你知道吗？”塔力克说，“但是在关塔那摩有许多事情不能做，种花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我为什么要种花呢？”哈立德微笑说，“那太没劲了！”他回想起了奥斯沃斯特里路9号前面的小花园。每年夏天，在客厅的窗外，一簇簇紫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花竞相盛开。他能看到自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细长的绿叶子在微风中冲他舒展着。

“有点选择总归是好的，”塔力克说，“你知道这个词‘敌方战斗人员’是特别发明的，用来拒绝给我们战犯身份。”

“啊？”哈立德回答，吃了一惊，虽然没有到震撼的地步。

“但是，最糟糕的是，”塔力克告诉他，“世界各地有上百万的人反对把我们关押在这儿。他们写信曝光这儿对囚犯的虐待以及不公平的审判。现在有了一个军事法庭，有自己的审判规则。”

“为什么我没有被军事法庭审判？”哈立德终于插嘴说。

“军事法庭的法律在这里不适用，因为这里没有陪审团。”塔力克叹了口气。

要是哈立德早点知道这些，他也许会好受些。

“毫无疑问，这个军事法庭会宣判我们有罪！”塔力克说。

“怎么会这样？”

“你告诉我你签了文件，我也签了文件。我们都是屈打成招，被迫签的，但这一事实毫无任何意义。现在，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有罪的。”他说。

几分钟后，哈立德听到警卫们拿着哐哐作响的镣铐，推开了塔力克的牢门，他靠近了铁网。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塔力克，而不仅仅只是听到他的声音。

他身体紧靠着铁网，双手高举着，紧抓住铁网，希望在他表哥出现的时候能够好好地看看他。他先看到马文站在一旁，身躯肥硕，他把塔力克领了出去。他那塞满东西的衬衣口袋里散发出刺鼻的香草肥皂味道。

“洗澡时间到了，哥们儿！”哈立德听到他这样告诉塔力克。

“可不是嘛!”塔力克用一种奇怪的腔调说，不是很典型的美国腔。

马文把手放在塔力克的肩膀上，带他往另一个方向走去，没有从哈立德前面经过。哈立德身体使劲贴着门，大叫：“嘿，我要一个新牙刷!马文!马文!”

“过会儿，伙计!”马文微笑着说。

塔力克侧过身转向他。哈立德认出了他典型的五官，就和网上他名字旁边的照片一样，只是比他想象中的样子要高一点儿，修长一点儿。从侧面看，他有点像妈妈。“嗨。”沉重的镣铐压低了塔力克的头，他努力回头看，哈立德又在一瞬间看到了他的表哥。他们四目相对，塔力克的眼睛又大又黑，温暖的眼神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事情，直接撞击着哈立德的灵魂深处。突然间，他感觉好像他所有的家人都来到了他身边。

塔力克一走，哈立德就瘫倒在地板上。他抽泣着，双手捧头，仍然沉浸在这惊鸿一瞥中，这是他与他曾经非常崇拜的表哥的初次碰面。表哥友好的微笑让他感动，他知道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容。他那被镣铐绑住的手脚，被剃光了的头和脸。他拖沓着走开，显然是被他们之间那种强烈的感情深深震撼了。这一切都让哈立德感动不已。

哈立德一边抽泣，一边明白，自从他们找到彼此，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变化。就算是哈立德在恨他的时候，仅仅知道他在那儿，他也觉得有所慰藉，有了可以期待的什么人，可以期待的什么事情了，还有值得期待的未来。另外，他给了他与家人、与外界的珍贵联系，随时可以触摸到。

不管发生了什么，塔力克已经做了很多解释，帮哈立德从他心中的阴影里走出来。他突然明白仅靠遗忘是远远不够的，他走了好多的路才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决心不让这段经历荼毒他的生活，能有这样的觉悟才行。单凭这个理由，他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原谅塔力克。仅此一次，一如既往。现在，他已经切切实实地见过了他的表哥，想到等他洗澡回来后，他还有机会看到他，哈立德突然间欣喜若狂，他终于原谅自己憎恨过他，误解过他，还有——是的——曾想要伤害他。

哈立德挣脱了井喷般的愤怒和指责的束缚，抹去了最后的眼泪。他摇摆着头，试图摆脱掉他所经历的各种地狱生活的记忆。他的头晃得那么厉害，竟然没有听到莉·安迪快步走向他的脚步声。

“伙计，就是来跟你说声再见。”她说。

“为什么？”哈立德迅速地认定她是个善良的人，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政治吧，我想。谁知道他们脑袋里想什么呢？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哈立德微笑着说。

“你的耳朵怎么样了？”她皱起了鼻子，手放在胯上。

“好点了！”

莉·安迪盯着哈立德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哈立德感受到了她那种不得不离去的失望。

“你不想离开？”

“没有办法。催促文件有什么用？这就是程序。”哈立德想起了他们奇怪、短暂的关系曾帮助他渡过了难关。很显然她是因为烦透了这个地方，才想和他聊天的，或许，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她。

“我一直在眼前打响指。”他低声说，并没有对她说他深深的谢意。

“不要忘了继续这样做。”

“我会努力的。”哈立德说。

“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见到你了。保重，伙计。”她转身离开。

“好的！”哈立德叹着气说。然而，他心中为她这真切的遗憾感到高兴。就是说，现在他有了塔力克，为什么他会关心她怎样了？但他关心她，因为她对他很友好，另外，他永不会忘记那美味的巧克力棒。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关心帮他原谅了塔力克。她并不关心他们两人以前就彼此认识。她在旁边站着，让他们聊天，不，他真的不相信她在监视他们。她让他们聊天，只是因为觉得那会帮到他。

哈立德因为知道莉·安迪要离开这儿，清醒了一会儿，然后就看着她摇摆着红色马尾辫，淡淡地笑着，匆匆走开了。门确信无疑地关上了，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轻盈。莉·安迪走了，哈立德已经神志

清醒。那个没有女朋友的地狱，在他脑中曾像电影般放映着，在他眼前不停闪现，现在已经萎缩了。他脑中一一闪现出他喜欢过的所有女孩，他突然觉得将来会孤独终老。他不由得回想起他喜欢的第一个女孩，那是在小学的时候，他有一次帮她把书包提到了健身房。

“哈，多谢，多谢。”十一岁的阿芮拉在他耳边悄悄说，而哈立德当时还没喘过气来。这是他懵懂岁月的开始，原来女孩是招人喜欢的对象，不是可以随便忽视的。

哈立德自由地决定脑中闪现出哪个女孩的照片，这让他意识到他有能力来改变他的感受，一种罕有的平静在哈立德的心中升起。阿芮拉不见了，其他人也不见了，妮阿弥或许也在其中。要是他能告诉她，哪怕一次，他喜欢她就好了。

哈立德揉搓着自己的脸，终于承认，是的，莉·安迪，他是有点喜欢她的。那又怎样呢？至少这证明他的心并没有成为一井枯水，无论如何，这么久以来，她是他所见过的唯一一位迷人的女性。

听到缓慢的脚步声，哈立德迅速地抓住了门。他拼命地抓住围栏，从粗壮的铁丝网的间隙看出去。他只看到一个脖子粗大、身材矮胖的士兵，背对着他站着。他两腿分开，完全挡住了哈立德的视野——看不到塔力克。

“走开！”哈立德喃喃自语，但是马文没有挪动身体。相反，他慢慢地把塔力克带进了牢房，虽然哈立德看不到他，但从马文那鼓鼓的口袋里，他闻到了香草肥皂散发的味道，于是，一股喜悦像浪潮般涌来。塔力克回来了，仅仅知道这点就让他微笑起来。

## 第二十四章 哈利

哈立德没有机会告诉塔力克他自己的感受，因为所有的这些都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无论如何，这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因为他的表哥对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就好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嫌隙。现在，他们团结一心，彼此支持，像好朋友一样弥补着失去的时间。

那个星期后来的一天，吃过了午饭，马文和另一个警卫抱着一堆镣铐走到了哈立德牢房前，打开了牢门。

“嘿，马文！”塔力克在隔壁喊，他们今天没有进过塔力克的牢房。

“现在不行，哥们儿。”马文回答，他低沉的声音让哈立德觉得他现在有什么要务在身。他想不出会有什么事情。马文和另一个警卫走到牢房的时候，也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他的衬衣口袋今天是扁平的，没有香草肥皂的味道，只有淡淡的香烟的味道，哈立德由此知道这次不是带他去洗澡。另外，他昨天出去放过风了，除非有什么变化，他应该后天才能再去放风。

马文娴熟地给他戴上镣铐，没有把它们绑得太紧。他满脸笑容，表示他毫无恶意。

“我们去哪儿？”哈立德问，在后边拖着脚步，尽力跟上他。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马文郑重地说，哈立德一头雾水，跟着他们穿过院子，走过一个拐角，然后走进一栋小房子。这个地方闻起来有白色涂料的味道，比其他地方要干净点，明亮点。这栋房子狭长而低矮，阳光从屋顶上面的几个小窗户里照进来，照在干净的水泥地上。

马文猛地打开了一个小房间的门，里面有一张黑桌子和两把椅子。

哈立德一看到地板上的两个螺栓就立马想到：噢，耶，另一间审讯室。可是过了一会儿，一个看上去像老师的人走了进来，让哈立德改变了想法。

“嗨，哈立德，我是你的律师。我叫哈利·彼得森。”

“呃？”在过去的两年里，没人像他这样叫他哈立德。警卫打开了他的手铐，示意他坐到椅子上，然后把他的脚踝锁在了地板上的螺栓上。哈立德上下打量着哈利，他以为他听错了。

“你说什么，哥们儿？”从任何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都会让哈立德大为吃惊，更不用说这个家伙，哈利！他长着宽大而又温和的脸庞，浅色的头发不那么清爽。“你是我的律师？”

“是的！”哈利说。他穿了一件宽松的海军衬衫，一条米色灯芯绒裤子，这和塔格先生常穿的裤子一样。他看起来很古板，不够时髦。另外，他总是不住地点头，但他刮胡水的味道很好闻，让哈立德想起他以前在家里用的刮胡水。

“是的，我是你的律师。”

“什么？”哈立德震惊到几乎窒息，这让哈利笑了起来。

“给你这个！恐怕你等这封信等得太久了！”哈利递给他一个白色的信封，是写给在关塔那摩湾的哈立德的。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信。哈立德浑身颤抖着，尽力平息着心里翻滚着的惊喜。

“这是我爸爸的笔迹！”

“是的，是的！”出于对哈立德的尊重，哈利低低地垂下眼睛。而哈立德的双手满是汗水，摸索着黏得很牢的信封的一角。打开信是最普通不过、轻巧的任务，然而对他来说，这是个痛苦的考验。在过去的两年，他甚至都没有系过鞋带。哈立德重叹了一口气，用信封轻敲了下膝盖，然后在眼前神经质地打了几个响指，才准备打开信封。他轻轻地用手指头撕开信封的一边，显然信封曾被打开过，重又用胶水粘得乱七八糟。哈立德慢慢地沿着边撕开，一下一下地撕着，直到里面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信。哈立德的手猛烈地颤抖着，他抽出了信，薄薄的信纸沙沙作响。他小心地打开信，默默地看着。他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泪水已经夺眶而出，刷刷地流了下来。

哈利在一边忙着整理文件，尽量给哈立德留点个人的空间，让他自己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惊人消息——他的爸爸没事。

“我很抱歉拖了这么久才见到你。”当哈立德把信折好，哈利对他说，“你的家人都很好，他们让我告诉你他们非常非常地爱你！”哈利然后解释说他花了好几个月才让美国人遵循法律程序，让哈立德有机会见到律师，甚至家人和朋友。

哈立德垂下了眼睛，他现在什么也不想谈。沉默了几分钟后，哈立德问：“他们指控我什么？”

“嗯，麻烦的是你签了一份供词，虽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的，但是他们凭着这份供词而无限期地拘留你。哈立德，老实对你讲，这或许要花上一段时间。他们对所谓的邪恶恐怖分子，都怀有偏执的态度，很难马上改变。”

哈立德一时难以适应这一切。这是他第一次与一个英国人谈话，而这个英国人的长相、谈吐都像他的一个老师。他大概读过大学或深造过。他谈吐很优雅，待人很友好。对哈立德，他没有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哈立德突然很感激几个星期以来和塔力克的聊天，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肤浅。

“你被绑架的时候只有十五岁，这可能对你有利。”哈利皱起了眉头，慢慢地点着头。

“怎么会？没过多久吧。”

哈利听着笑着回答：“我知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你。为了找你，你爸爸不肯回罗奇代尔，他跑遍了巴基斯坦，终于把事情弄清楚了。等他回到英格兰，官方就没收了你们家的电脑，连续审问了他几天，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

哈利接着告诉他过去两年里发生的事情。爆炸事件在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菲律宾频频发生，以及萨达姆·侯赛因被抓获了。对于大部分事件，哈立德并未去深思，因为他害怕有人会以为他与哈利描述的这些恐怖事件有关。哈立德想象着这些人所遭受的痛苦，这时，一辆卡车从哈利背后的窗口经过，哈立德有些分神。

哈利似乎是用手指头思考的，因为他总是一边轻拍着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一边安慰哈立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他轻叩五指，告诉哈立德，向美国政府申请访问的许可花很多时间，所以这么晚才来这儿。

哈立德一边听着哈利说话，一边把爸爸的来信折好，握在颤抖的手里，心里快乐地想着爸爸的话。

“有什么你想知道的吗？”

“你知道罗奇代尔队的比赛结果吗？”

哈利大笑起来，他仰起头，把两个手指放在前额，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去了解下呢。你爸爸告诉我，你是一个狂热的球迷。我会尽快告诉你答案的。别担心，哈立德，总有一天，这一切会结束的，你会过上正常的生活，虽然会有一段过渡时间，你仍会感觉不那么正常！”哈利直视着他的眼睛，皱了下眉头，说：“你没事吧？”

“并不太好！”哈立德猜哈利会告诉他，律师的出现、这次谈话、还有来信会对哈立德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时哈利抿起了嘴唇，或许他在想哈立德神智是不是正常。

警卫带走哈立德的时候，哈利看着地板，显然他情绪激动，但尽量抑制着。

“明天，我会再来，就相关的事情做一个声明。”他说。

“关于他们怎么折磨我吗？”哈立德大声地说，显然是说给警卫们听。

“所有的事情！”哈利微笑着给他信心和鼓励。

哈立德一回到牢房，金属铁门就哐当一声关上了，声音惊天动地。哈立德把信放到床上，赶紧从门外的士兵手里接过塑料餐盘，上面飘出一股臭鱼的味道。哈立德看都不想看一眼托盘上的小餐包、饭团和混在黏糊糊的番茄酱里的臭鱼，就把托盘放在了地板上。他也顾不上理会塔力克的窃窃私语，就匆忙去读爸爸的来信。

我最最亲爱的儿子：

自从你失踪后，你无法想象我们心里有多么的痛苦，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从最后一次在卡拉奇看见你，我每天都在计算着过日子，生命中的其他事情对我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你在哪里了，我们会尽全力把你带回家。我们不会放弃努力，直到你回到我们的身边。儿子，请你相信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一定做得到！

我先要告诉你我在卡拉奇的遭遇。故事很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在心里想过很多次了，或许你以为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

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你，让你别为我担心。那天我走在街上，一辆自行车朝我冲过来，把我撞倒在地。一个年轻人看到了，把我带到他家里，沏茶给我喝。我觉得这个人还真不错，当然了，当时我惊魂未定，腿很疼，头晕目眩。这个人在茶里下了药，然后，抢了我的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像电影，是吧？但这就是事实，千真万确！

我被关了三天。三天之后那个人回来，他发现我还活着非常惊讶，简直懵掉了，然后就跑掉了。我极度的虚弱、难受，但还是用尽力气爬上了楼梯，然后就彻底昏过去了。儿子，我也不知道到底在那儿待了多久。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姑姑家里了。原来幸运的是，一个邻居从那边经过，无意中向下扫了一眼楼梯，认出了我。当时，大家都知道我因为找房子失踪了。我那时濒临死亡。后来，儿子，他们把我带回家，把我救活了。法蒂玛说，她喂我吃特制的辣鸡咖喱，为了你，我终于好转了。在我的身体好到可以坐起来的时候，她们才告诉我，在我失踪之后不久，你也失踪了。我找遍了每条街道。我走呀走，因为焦虑而病倒了。我吃不下，睡不着，家里没人吃得好睡得香。你可怜的妈妈，她每天都在哭啊，哭啊。

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你怎会被关在关塔那摩，没人告诉过我们任何情况。直到最近（墨水——字迹模糊）有一个人，他有个警察朋友，在和妻子聊天的时候，说起一个叫哈立德的小男孩那时被关在卡拉奇。这样，我们才得以把所有的线索理在一起。这是在我们（墨水——字迹模糊）之后。

哈立德哽咽着，他把信举到灯光下去看被墨水涂掉的字，但是什么也看不清。他们怎么敢破坏爸爸的信？哈立德盯着这清晰圆润的笔迹，相信，是的，这是爸爸写的信，写给他的信。深情的话语勾起了他的回忆，他回想起了他们最后相遇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的这些可怕的事情。但是，现在，他知道爸爸还活着，他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伤害他了，再也不用担心是否有人喜欢他，是否有人觉得他与众不同。除了爸爸的安全，其它事情都不重要了。爸爸还活着，在为他奋战，还有他的家人。

“你去哪里了，表弟？”隔壁牢房的塔力克再次低声问他，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快点答复，“表弟？”

“一个叫哈利的律师从英格兰来见我。”

“什么？为什么？”塔力克惊讶地问。

“他给我带来了我爸爸的一封信，爸爸没事，哈利能帮助我。”哈立德仍然不太能相信这一切。

“可是，为什么这么突然呢？”塔力克问。“什么事情让他突然来这儿？”

“我不知道，”哈立德回答，“我想他们弄明白我的年龄之后，只能让律师来。或许他们读了我写的所有的信，知道我是无辜的。或许莉·安迪帮了我的忙，许多律师正往这儿赶。谁知道呢？也许他们要关闭这个地方，把大家都放了。”

“那不错！”塔力克说，有点泄气，“你能问问他，他能帮助我吗？”

“嗯，当然！今天没时间，我肯定会帮你问的。我敢保证，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他肯定会帮你的，”

“谢谢你，表弟！谢谢！”塔力克听起来有点激动，大概知道有个英国律师来帮他，感到很高兴。

哈立德因为突如其来的兴奋而无法入眠。他睡眼惺忪、身体虚弱，整晚都觉得这一切实在难以置信。终于天亮了，营地上响起祷告的钟声。

哈立德踉跄着起身，洗漱完毕，展开白毛巾，面朝着墙，加入了上百个囚犯的行列，朝着麦加祷告。此时此刻，哈立德全身心地祷告着，感谢他的家人，感谢塔力克，感谢哈利，感谢终有一天他会回到家里，而在很久很久以前，回家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绝望的梦想。

早餐后不久，陈腐的面包味刚在牢房里消散，又发生了一件怪异而又奇妙的事情——马文告诉哈立德：“探访时间到了！”那语气就好像探访在这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已经到了吗？”哈立德非常迫不及待。

“祝你好运!”塔力克低声说。哈立德在塔力克的门前停了下脚步，他眨眨眼，微笑着，就像他们一直对着彼此微笑似的。但是，今天哈立德满脑子想着一堆问题，几乎没注意到塔力克。他真希望之前能有时间把这些问题写下来。

幸亏哈立德还记得一些。

“什么时候能把我弄出去?”

“我希望我能回答这个问题。”哈利叹了口气，把金属椅子朝桌子拉近了点。从他刚刚洗过的头发上，飘过来一股洗发水的味道，填补了他们之间短短的距离。

“我爸爸的来信上，有一部分被涂黑了。他怎么样?我妈妈呢?还有我的妹妹们?”

“直到去年年底，我才第一次和他会面，之后，我们见了很多次。刚开始，他们焦虑不安，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但现在，你爸爸又回到餐馆工作了，你妈妈回学校了。知道了你的下落，他们能更好地应对生活。罗奇代尔的穆斯林社区和其它组织也纷纷声援你的家人，为你的早日获释而奋斗。他们知道我要来探视你，不知道有多激动!阿达柏和古尔非常想拥抱你、亲吻你!”

哈立德垂下眼睛，竭力不让自己一下子瘫掉。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来看我?”他低声说。

“得到许可才能探访关塔那摩，这需要做大量的法律方面的交涉工作。”哈利说，然后快速地解释说，《国际法》，包括《日内瓦公约》，所要求的某些条件，这儿仍然没有达到。其中有一条，儿童囚犯必须和成年人分开关押，在拘留期间需要接受教育。

“但在这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哈立德抹着泪水说。

“我知道。”哈利摇了摇头，“美国的联邦法律有类似的要求，所以你应该拿到过什么学习资料。”

“现在，说这些都是废话，除非我可以起诉他们。”想到这，哈立德有点欣喜。

“嗯，看来他们把你看成了十七岁。”

“十七岁，是的。我是十七岁。那天，我搞清楚那是我生日的时候，我并不在乎。他们现在放我走，是因为知道我年纪小？”

“你不得不这样认为，但是你签了一份口供，说你和一帮同谋计划轰炸世界各大城市。”哈利说。

“但那只不过是一个游戏，我们不会真的那么做。我真是太蠢了，签了口供。”哈立德一想到自己曾经就那样放弃了，不觉得痛恨起自己来。

“是的，那纯粹是个电脑游戏而已。据我所知，你一点儿都不蠢。哈立德，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哈利啪地打开电脑，准备记录他的故事。

哈立德努力地回想着，因为从现在开始，他想让别人把他看成是一个诚实、真诚、勇敢、宽容、友好的小伙子。他清楚地知道一旦他的话被写下来，就不可更改了，他不想再被抓到把柄了。

“我签了供词后，读都没有读过。”哈立德开始讲述，“他们给了我很多文件，大概有八张纸，我本该读一遍的，却只是假装扫了一眼。他们差点把我淹死之后，就把我从房间里拽了出来，文件早就打印好了，只等着我签。这是在他们无数次地问我话之后，我是说审讯之后。他们把我丢在地板上，不给水喝，不给吃的东西。我想好像是在第四次，我觉得要是再不说他们想听的话，我就没法脱身了。我是对的。其实有些警卫人还不错，这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给我吃过口香糖、巧克力，还设法帮助我。但是其他人，在阿富汗的那些人，他们……他们把我绑在木板上倒转，想要淹死我，所以我不得不签了字。”

哈利停止敲击闪亮的白色键盘。

“你愿意跟我说说溺水的事情吗？”

“不，嗯，现在不行，否则我会哭起来。”

“哈立德，也许我告诉你一些情况，能让你放宽点心。有其他的年轻人也被关在这里，有的只有十二岁，他们的状况比你的还要糟糕。我还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我在努力和他们的家人联络。他们的

家散布在中东各地。以我的经验来看，你做对了，这样他们就不会继续折磨你了。”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伙计，我实在无法理解。”哈立德叹了口气，盯着哈利的笔记本电脑看，上面的白色标志熠熠生辉。哈利对自己这么关心，哈立德仍然觉得有些意外。

“我也在琢磨这回事。”哈利笑着回答，他能读懂哈立德疲惫的眼神。

“他们把我绑在了装在地板上的铁环上，把我当成一头牛，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空调开着，寒气入骨，我浑身颤抖。他们不停地拷问我同样的问题，反复地说，诸如‘只要你承认参与了这个阴谋，我们就放你走。’简直把我逼疯了。伙计，他们好几天不让我睡觉，后来我就神志不清了，想要，就像，要呕吐样。那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可以说话。有一次我想要撒尿，可是他们还是不给我松绑。”

“感谢上帝你熬了过去！”哈利说。

哈立德笑着说：“是的，我不那么软弱了，也不那么愚蠢了。”

“嗯。”哈利点头说，“很多人没有挺过去，关禁闭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上周，回音营发生了两起自杀事故。”

“可是，有人关心他们吗？”哈立德问。

“有人关心的，哈立德，有的。”哈利说，“需要记住的是，一旦我们把世界分为善恶两界，我们就必须站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但是你会发现，生活远比这复杂多了。”

“我知道。”哈立德说。

“现在，重要的是需要收集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证据。”哈利坚定地说。

“嗯，他们说他们是在卡拉奇的游行队伍里发现我的，有人在那儿被杀了，他们有一张我的照片，站在他们要抓的一个通缉犯旁边。”

“是的，这点在供词里有陈述。我跟你讲，我读到那儿的时候，忍不住笑了，因为照片里你身旁的那个男人，他是个阿富汗医生，他

参加游行是担心会有人受伤。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个黑人医生的胳膊下面夹着出诊包。”哈利点头说，“可是他失踪了。”

哈立德心里燃起了希望，哈利也许真的能够把他从这人间地狱里救出来。

“那么，那些疯狂的恐怖分子都在哪儿？”

“问得好，哈立德！毫无疑问，是有一些恐怖分子，所以我们有法庭来审判谁有罪，谁无辜。从现在开始，我能要求他们的就是，他们必须每天让你锻炼一下，接触其他囚犯，另外接受教育。下次我来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我带来的吗？”

“那是什么时候？”

“我希望很快。”哈利回答。

“帮我把我的作业和课本带来怎么样？嗯，你会笑话我，对吧？要不是该死的会考，我现在应该学高中课程了。晚了，算了吧，谁在意呢？”

“我会看着办的。”哈利把椅子往后推，小心地收起电脑，夹在胳膊下。

“要么带些糖果来，还有信，或者哈珀·李这个家伙写的什么书，嗯，书，许多书。”

哈立德看着哈利离开，心里非常难过。他是一个好人。他喜欢他温和的声音，还有他那闲不住的、灵巧的手。

“你看过《杀死一只知更鸟》吗？我很喜欢那本书！”哈利微笑着说。

“从旧《读者文摘》上看的。”哈立德解释说。

“啊，我知道。”哈利笑意盈盈，“像你一样，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以为哈珀·李是一个男人的名字，但是，她是个女的，她只写了《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么一本书。有点遗憾，对吧？”

“是一个女人写的？哇，真可惜没有其他作品了。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故事。”

“哈立德，我会帮你拿些书来的，或许还要请一位老师来教你。”

“谢谢！”哈立德微笑着说。

恰好在这个时候，门刷地被拉开了，就好像有人一直在监听他们。哈立德的脚踝一直用锁链绑在地板上，警卫们飞快地松开了锁链，把他带走。

哈立德回到了牢房，才想起来真该让哈利给他带点小巷蛋糕来就好了，哈珀·李在书里提到过的。他坐在床上思前想后，发现还有好多其他事情想和哈利说。

“哈立德，出什么事了？”塔力克又在低声问他。

“过一会儿啊！”哈立德回答，迫不及待地想要自己先理顺下思路。这天最后一次祷告结束后，哈立德把手放到铁网门上，告诉了塔力克哈利的这次访问。

“你和他说了我的事情了吗？”塔力克马上这样问他。

“嗯，嗯，让我想一下！”哈立德踢了自己一脚，他怎么会忘了提塔力克呢。我怎么了？我怎么会忘记呢？太不应该了。

“对不起，塔力克，我忘了，我下次会记得的，我真的完全忘了。”哈立德坦诚地承认。

“表弟，没关系，你一直是个笨蛋。下次不要让我失望，嗯？”塔力克说。

“以我妈妈的生命起誓，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伙计。”哈立德挤出笑容，脸上的肌肉收紧。“我的手放在了心口上，你知道吗？”

“是的，兄弟，我也是。”

## 第二十五章 回音

十天过去了，哈利没有再来，哈立德越来越焦急，他急于把塔力克的情况告诉哈利。可是，没有关于哈利的任何消息，哈立德焦躁不安、愤怒不已，更因为之前跟哈利说表哥的事而羞愧难当。在这样的处境下，聊以慰藉的就是塔力克没有纠缠着哈立德，从不提起他没有帮上忙这回事。

上次见过哈利后，哈立德从红十字会那里收到了妈妈和爸爸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是罗奇代尔的市政厅。明信片告诉他，他们正在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回家。爸妈没有提任何具体的细节，因为他们知道军方首先会查看信件，然后决定是否送达。这张老式的卡片传达着欢迎回家的讯息，哈立德把它放在床上，整天盯着它看。有一次，他透过牢孔让塔力克看明信片，塔力克也觉得市政厅是一座“宏伟的建筑”。

哈立德已经很久没有写信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所以，写信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现在，他每天写啊写啊，写给他所有能想起的人，每封信都提到塔力克。有一些信他交给红十字会的人邮寄，但是，时不时的，他会把信交给士兵们，反正他们也知道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在猜信有没有被寄出，塔力克说没有，因为信被销毁了。

尽管如此，哈立德确信肯定有些信被寄出了，可是他心里无着无落的，每天等待着回信。但是，没有来信，没有明信片，也没有来看望表哥的律师。尽管塔力克从不流露自己的情绪，但是哈立德还是觉得很难过。

“我敢肯定，我的家人一定以为我死了，直到叔叔，你的爸爸，把你的遭遇告诉他们。然后，他们会哭着说‘啊，塔力克大概碰到了相同的遭遇，他很可能还活着，和哈立德关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这样想。’”

“很快就会有办法了。”哈立德试着宽慰他。

“我相信，”塔力克说，“但是，会是什么呢？我们只能相信真主。”

多亏了塔力克，哈立德现在能说一点阿拉伯语。他表哥无比耐心地教了他祈祷文。天亮的时候、中午时分、下午、日落，还有晚上，哈立德和塔力克打开洁净的朝拜用的白毛巾，面对麦加，向真主祷告。

一种平和的感觉降临到哈立德的身上，他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他意识到以前觉得伊斯兰教是陈旧的玩意而加以忽略、回避，而现在却给了他最大的慰藉，给了他依赖。他也由此原谅了自己，原谅自己曾经伤害过妈妈、爸爸、妹妹、老师，还有其他人。当他记起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他也不想再觉得痛苦，或者把这种痛苦强加在别人身上。他日复一日地回想着发生过的每个事件，从中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于是他感到了深沉的安宁。他也学到了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一块口香糖、一条巧克力棒的价值。善行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每当祷告的钟声响起，哈立德就转向后墙，从喉咙里发出了圆润、长调的回音，仿佛他这辈子一直是这么做的。他半途停顿下来略微降低了点声音，之后又开始了一个更长、更高的音调，突然升起的音调让他觉得备受恩典。诵唱的调子高得仿佛带走了他的呼吸。他仔细地拖着每个 n-nnnn-n 音和 mmm-m-m 音，把 r-rr-r-rrr 音呼到灰色的墙上，而突然的 kk-k 音拍打着潮湿的空气，在他的血管里创造出了一种化学反应，让他感觉天堂朝他走来。

几分钟后，哈立德卷起了毛巾，放在床尾，准备迎接下个祷告。他俯身坐下，和营地里的每个人，无论是囚犯还是狱卒，分享着片刻的沉默。无论他们是否知晓，他们都是为着和平而信奉和平。哈立德心中一片祥和，这个监狱给他带来的痛苦、苦涩和愤怒已然走远。所以，当两个警卫过来带走他的时候，他觉得分外地惊讶。

“你要被转移到另一个区。”大块头的警卫宣布，“拿好你的东西。”

“不！”哈立德万分恐慌，“我要待在这儿！”

“哥们儿，走！这是命令！”警卫一脸堆笑地发出命令。

哈立德跳起来，去收拾爸爸的信和明信片，他抓起了图书馆的书，又转身拿起了古兰经，另外还有马文带给他的新牙刷，是塔力克拜托他给的。哈立德想象着如果他落下任何东西，那么那件东西就会永远

留在这儿了。哈立德没有其他东西要拿了，除了几张纸和蓝色的圆珠笔，那是昨天红十字会的那个男人分发的。

很快，哈立德被套上了一件橙色的衣服，头罩也被蒙上了，然后，镣铐被箍紧了。门在他后面关上，他全身拖拉着哐哐作响的镣铐。

“塔力克，他们要给我换地方！”他大叫着，知道现在来不及轻声细语。

“我听到了。别担心，表弟。再见。”塔力克温柔地回答。

哈立德的头被蒙住，心中充满了绝望，他跌跌撞撞地走过塔力克的牢门，突然间感觉到了他表哥的吸气声，这让他无比震惊，猛然间觉得孤立无援。

“我不会忘记你的！”哈立德喊着。他不知道两人何时才会再见，想到这里，他的心都碎掉了。

哈立德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空虚。他被带上了一辆车，像是面包车。车内非常热，他觉得头晕。他坐在硬车座上，为了不让自己昏厥，身体前倾着，而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沮丧的感觉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在他瘦弱的肚子里翻江倒海。

面包车慢慢地开动了，开了一小会儿就停了下来。警卫拉掉了哈立德的头罩，露出他汗水和泪水混杂的脸。一个警卫刚把他从面包车上领下来，就开始打嗝，紧接着他们到了一个布满铁丝笼的地方，铁丝笼里面挤满了人。

一排排囚室矗立在哈立德面前，里面关着许多人。就在这时，关着的人透过厚厚的网格墙开口说话。每个人都掉转头和哈立德打招呼，大喊着：“日安。”这些囚室比以前的那些稍微小点，最后的那个是哈立德的。囚室笼罩在纵横交错的阳光下，抬头可以看到几小块蓝天，哈立德顿时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头上罩着热铁。周围的人用普什图语和波斯语唠唠叨叨着，而他一点也听不懂。这里每个人都比他年纪大，比他活泼，但是，在他们当中找不到他的表哥。

肯定是哈利要求军方把哈立德从那里转出来，本想让他摆脱孤寂，没想到他在这儿更加觉得孤独，被一群陌生人包围着，而之前塔力克

就在隔壁。哈立德坐在角落里，两手抱膝，拼命地想要是他提起过塔力克就好了。透过铁网，哈立德看了看两侧和对面的人。对面的人朝他回看了一眼，但是哈立德没理会他。

一个警卫信步走过，黑色的靴子反射着阳光，杯子的形状。他行走的时候，每个完美的圆圈都像一枚金币那样，在苍白的大地上滑动着，给沉闷的牢笼带来了片刻魔幻的感觉。几乎每隔一会儿，在哈立德右边的人就会看看他，嘀咕着几句听上去很友善的话，要是他听得懂就好了。

这儿的氛围似乎更轻松一点，囚犯们可以彼此交谈，而不会被呵斥，很多人都公然和警卫聊天，其他人似乎喜欢没事就朝别人挥挥手。但是，哈立德没有因此觉得舒服。他听不懂他们讨论的内容，但似乎是关于《古兰经的》，因为他们把书翻到某个篇章，然后，把圣书紧贴在胸口上。哈立德观察着他们，但心里一直想着自己忘记向哈利提及塔力克这回事，于是压抑不已。他被痛苦扭曲着，又开始沉浮在脑中的喋喋声中。

只不过这次干扰太多了。

哈立德看到旁边那个看不清脸的人把床单挂在了铁网格上，免得别人看见他上厕所。哈立德也不由得起来撒尿，然后用旁边的一小桶水冲洗了身体。

哈立德说不清楚这种连续不断的干扰让他有多么心烦。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看到钢制地板上有菱形的光线在闪烁，他暗自希望精灵会带他回到原来的那个囚室。

傍晚时分，一只秃鹫飞到头顶。日落之前，又飞来了一只。祷告的钟声响起，哈立德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身体，绕着囚室走动，看到对面的人向他挥舞着他展开的毛巾。一个士兵调整了下他的步枪，发出低沉的咔哒声，哈立德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开始等待已久的祷告。他跪了下来，祷告着。

祷告声传遍了整个营地，听起来比以前更亲近、更嘹亮，他回响着的祷告声很快融入了暮色四起的天空，可是塔力克看不到这样的天空。

第二天一早，哈立德又被带去审讯，他惊讶不已。他的脚踝被绑在了地板中央的铁环上，他又陷入了那种熟悉的沉沦的感觉中。审讯室里有两个看似来自军方的人物，他们穿着休闲白衬衫和米色长裤，装作是他的朋友。靠哈立德最近的那个人开始问话。

“《哈利·波特》，你读过吗？”

“我一直在学波斯语。波斯文化非常迷人。你了解吗？”另外一个人问。

他们试着和哈立德闲聊，但这种场面哈立德见多了。终于，他们才动真格，开始问最想问他的问题。

“关于基地组织，你知道些什么？”

“你和基地组织的什么人说过话？”

“我的律师不在这儿，我任何问题也不回答。”哈立德这样回答，觉得听起来像哪部法律剧集里某个人物说话的口气。

第一个男人叹了口气，说：“你想保护你的家人吗？你帮助我们，我们就会帮助你。”

“对你们这些骗子，我无话可说。哪天我离开这儿，我会起诉你们，让你们赔偿百万美元。”哈立德威胁他们。他自我感觉好极了，弄得那个瘦弱的家伙恼火地地前倾着身体，粉红的鼻孔气得鼓了起来。

随后，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双臂交叉，摆出严肃认真的腔调，于是哈立德也挪动了下身体，摆明他的态度也很认真。“现在，我有律师。”他慢慢地吹起口哨，仿佛他之前从未吹过口哨，于是问话没法继续下去。这是对他们没有认真听他说话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对给他的家人造成的巨大痛苦的一个小小的报复。

警卫们最后不得不把哈立德带回囚室。他终于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他的自信在一点一点增长。塔力克会为他骄傲的。要是能告诉他，或者起码通知他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哈立德又被审讯了好几次，他很快明白这就是他们把他搬到这儿的原因。但和上次一样，审讯者很快就知道他们不会有任何进展。哈立德成了一个半吹半唱的音乐家，他用双脚敲打着熟悉的节拍，开始唱阿姆和 50 分的歌。他希望这些美国人知道歌词，他们脸上露出了被惹烦的表情，这让他想起了他的爸爸。现在，他的爸爸知道他在这儿，许多其他人也知道了；哈立德觉得有人在保护他，于是有了自信去反抗他们。

今天上午，审讯者又被惹得非常生气，但是不得不掩饰着情绪，所以哈立德被带进来两分钟后，他就叫警卫们把他带回去了。

“嗯，受够我了，因为我也受够你们了。”他们带他走的时候，他这样告诉他们。

哈立德一回到了囚室就坐在地板上，开始给塔格先生写一封长信。此时，他的头顶上飘过长长的一条流云。哈立德想象着塔格先生一边认真地读哈立德写的每个字，一边心生怜悯。一种细腻的愿望从哈立德心里涌了出来，他多想把他的感受告诉全世界，向全世界讲述他过着怎样的生活。

现在听听真正的说唱音乐只会让事情更为圆满，哈立德微笑地想着。但是，在这儿没有什么事不会带来伤害，很快，他就觉得他的粗鲁行为会让他受到惩罚。时间过去了很久，最后的祷告也结束了，哈立德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从这儿出去。他们在等待什么呢？哈利在做什么呢？

夜幕降临，人们用各种语言互道晚安，哈立德担心天亮前他们又会来找他。围墙周边传来的狗叫声更加增添了他的不安。他闭上了眼睛，就像以前那样和自己争辩着，然后慢慢地睡去，一种潮湿、腐烂的味道悄然而至。这让他想到阿达柏有一次从花园里捧着两只青蛙跑进来，把这两只嘎嘎叫的家伙凑到他的眼前。

“和它们打声招呼。快点！”她恳求道。

“呃，臭烘烘的！快把它们扔出去！”哈立德厉声说，阿达柏立即放声大哭起来。那时候，他才不在意妹妹哭不哭呢，但现在，她甜美的小脸在他眼前皱起来，他的心听着哭声碎成了两半。

## 第二十六章 归途

第一次祷告响起前，一个警卫在哈立德的囚室外停下脚步，他身体硕壮，眼睛长得像圆月，钥匙在他手中颤悠悠地晃荡着。他早上冲过澡，头发还湿答答的，闻起来有浓烈的杏仁的味道，但是看上去心情很差。哈立德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哥们儿，你的头发像婴儿那样短。”他说。

“难看，是吧？真遗憾。”哈立德摸了下头上稀薄的头发，确认下他们仍然在生长。“那么，怎么了，嗯？”

“收拾好东西！”他说，然后补充了一句，“剪剪头发！”

“你让我回去？太棒了！”哈立德抓起了纸笔、没有寄出的涂鸦，还有爸爸寄来的明信片 and 珍贵来信。然后又拿好《古兰经》，快速地检查了下整个囚室，确认没有忘记任何东西。噢，嗯，差点忘了他的人字拖。

“我们的时间可没那么多。”警卫催他快点，但哈立德快不了。

“等等，我的平板电视和 iPod 哪儿去了？”哈立德非常开心能离开这儿，他蹦蹦跳跳着，忙着几乎要把菱形的铁网拆开，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他们走到到了囚室外面，哈立德的怀里满满地揣着纸张，这时候，他才开始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你忘了镣铐了。”他告诉警卫，“你有麻烦了。”

“是吗？”他微笑着说。

哈立德只有在自己的囚室里，还有那次因为耳朵痛去医院，才能不戴着镣铐走路。自从他被挪到这儿，双脚不戴镣铐，踏上三步半，就能从囚室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现在，他不得不迈着八字脚往前走。

哈立德向经过的每个人点头再见，他步伐细碎，像一个老头子那样怪异地走着。其他人深情地问候他“日安”，用各种语言问着问题，

看他没被镣铐捆着，都想知道他要去哪儿。哈立德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但他只能朝他们挥手，专心致志走路，不要把自己绊倒了。他被带到了旁边的一个区域，然后被领进了一个小房间。

“嘿，这儿没水喝！”哈立德大叫着，而警卫关上门走了，沉重的皮鞋声逐渐远去。哈立德无事可做，只好坐在一把蓝色椅子上，把东西放在大腿上，等待着会有什么人过来。

房间里没有空调，又热又闷。哈立德盯着对面的桌椅，听到门开关的声音、纷扰的脚步声、卡车在外面发动的声音，还有狗叫声，后来祷告的钟声响起来。没有给他水喝，他们不会把他在这儿关很久吧？他想得越多，就更加相信，是哈利要求见他，他才会被带到这儿的。他们让他拿上他的东西，一定是回头要把他带到其他区域，或许他们正在和他玩心理游戏。哈立德现在口渴难忍，他没吃早餐，也没吃午餐，他现在坐的椅子粗糙劣质，感觉像是块地毯。听到又有脚步声传来，他立即跳起来哐哐地敲门。

“嘿，水在哪儿？水在哪儿？”

门打开了，一个女兵递给他一瓶温水，她眼睛乌黑，眼眶凹陷。接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她点头说：“对不起，今天早上早就该给你水的。”

真是不可思议！

哈立德大吃一惊，接过瓶子，站在那儿盯着她看。自从他被绑架以后，没人和他说过“对不起”。当然了，除了莉·安迪。还有这次，真的。

门关上了，哈立德坐下来喝水，他意识到，因为有律师聆听了他的控诉，所以，他可能，只不过是可能，第一次得到了这种特殊待遇。

深夜，两个警卫过来把他带走了。一个收起了他的古兰经、纸笔，另一个用根本不必要的大力气拴好了镣铐。从昨天起，哈立德就没有吃过东西，所以被热气闷得头晕，根本不在意要被带到哪里去。但他们只不过带他到走廊上走了十步，来到了另一个房间，而这个房间和他刚离开的那个很相似，这让他又很诧异。

只不过这一次，有两个美国军方的人在等着他。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一副自负的模样。

“我是唐纳森上校，这位是利特上校。”一个人开口说话，抬手介绍着站在他身边的人，似乎这个人身份更重要。两个人瞥着哈立德，就好像他们是他们迫不及待想要解决掉的又一个麻烦。门口站着的警卫密切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我们在这儿告诉你，256号……”唐纳森上校停顿了一下。

哈立德不寒而栗。什么？什么？

“你要，”利特上校插嘴说，“是的，你要回家了！”

“什么？”哈立德几乎昏厥，全身一阵发冷一阵发热。罗奇代尔的一切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仿佛近在咫尺。这是真的吗？

“我们会给你一个包来装你的东西，跟着警卫走。”唐纳森上校点头说。

“这就是你所有要说的吗？”哈立德眯起了眼睛。“这是我听说过的最蹩脚的谎话了。”这个白痴显然是一个机器人。作为一个上校，他一无是处，这点确信无疑。“你们怎么会突然放我走呢？他们会把我关在英格兰的监狱里吗？快点，告诉我！”

“我们只能说，你不再被视为威胁。”唐纳森上校回答。

“伙计，你才是威胁，我可不是。我会起诉你们的，就如你所知的那样。”哈立德说。

“我想你会发现你从来就没被逮捕过。”利特上校得意地笑着，这样告诉他。

“是的，对的。我是被绑架的，不是吗？你们这些压榨者最好为折磨我而道歉。”

此时，警卫抓住了他的肩膀，把他推了出去。

“等等。我要先对一个人说再见。”哈立德请求道，“我可以吗？”

“把他直接送到出口。”唐纳森上校交给警卫一个封好的信封，随后就关上了门。

“再见!感谢!”哈立德大叫，用胳膊肘顶开警卫。他的眼里集聚了两年的愤怒。

“嘿，伙计!”警卫叫哈立德，虽然警卫不太懂怎么一回事，但是他想让他平静下来。哈立德扬起了眉毛，说：“没事的，放心。”

“嗯，最后他们说的是实话。”他们走出了这所房子，哈立德的心中涌集了太多矛盾的情感。现在，他们想做什么?他去哪儿?他怎么回家?会有人相信他吗?想到不用再被镣铐束缚着，没有倒刺的铁丝网，没有士兵。他害怕得都不敢去想象了。自由?自由意味着什么呢?

曾经日复一日，他想象着回到罗奇代尔，回到家里，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去上学，去见妮阿弥，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地想象过，有一天他会从这儿走出去。

“我不知道去哪儿。我一点儿钱都没有。”哈立德颤抖着说。

“还没完呢。”警卫微笑着说，“不要担心。”

“嗯，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警卫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说：“要看你想要我帮什么忙。”

“找到 372 号，告诉他我走了，告诉他我会努力斗争，直到他也获得自由。你会帮我吗，伙计?”哈立德恳求道，他一心想让塔力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好的，没有问题。”警卫看着乌云穿过夜空，躲过了哈立德的注视。他们走过聚光灯照耀下的基地，在路上留下了布满尘土的脚印，而不信任感则像一堵墙把他们隔开了。他们穿过几座混凝土大楼，经过一些忙碌的士兵，沿着一排停着的卡车和一群狂吠的狗走过去，铁丝网在微风中嘎嘎作响，突然间头顶上方传来一只飞鸟展翅高飞的声音。

他们从厨房外面经过，里面传来烤香肠的味道，哈立德不由地想起了家乡罗兰路上的烤肉店：一片片羊羔肉从笔直的烤肉架上被切下来，放在切片面包上，再加上番茄、生菜、洋葱，淋上辣椒酱。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垂涎三尺。

哈立德想起迈克尔站在柜台那儿，冲着那一团软面包大喊“我爱你！我爱你！”而托尼·班达则伸手去拿他的特色素食餐——薯条、放着番茄和切达奶酪的切片面包，再浇上辣椒酱和蛋黄酱。

“给我留一点蛋黄酱。”尼科会这样叮嘱他。

哈立德的神经有些紧张，肚子早就饿空了，他跟着士兵到了另一栋房子里。三个男人在那里等着他。紧接着镣铐被卸了下来，扔到了地板上。一个人按了他的指纹，另一个人给了他一件海军 T 恤衫，袜子和牛仔裤。最后的那个家伙指了指桌子上放着的四双蓝运动鞋。

哈立德一言不发，穿上了式样老土、高腰的牛仔裤和肥大的 T 恤衫。这些衣服适合大块头的美国人，而不是一个瘦弱的孩子。哈立德突然闻到了牛仔布的味道，便转而想起了自己家里的那一堆干净衣服。妈妈每个星期都会帮他折好放在床上。但是他却因为妈妈进来不敲门，每次都冲她拉长了脸。他再也不会那样做了。他想象着在家里的厨房帮忙，特别地尊重、爱护妈妈，而妈妈上班前会做好苹果馅饼，他似乎闻到了上面散发出来的肉桂和丁香味道。一看到妈妈拉起白色防雨外套的头罩，他就会赶忙给她拿伞，为她开门，让她开心地微笑。

他会早起给爸爸擦鞋，把奇伟鞋油的盖子向后扭好，给他个惊喜，告诉爸爸：“没问题，爸爸，等我有钱了，我会照顾你的，不要担心！”

送妹妹们上学，他会心存感激，而不再抱怨他自己会迟到。他会鼓励浩吉说他是他们中最好的球员，他确实也是。

然后，另一个士兵走过来，怀里抱着崭新的镣铐。哈立德最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了。

“这是做什么？”

“以防不测，”警卫回答，“不会很久！”

细碎的解脱感慢慢地在哈立德心里累积起来，他们给他蒙上头罩，把他带到等在外面的车里。他终于要离开关塔那摩湾了，他感觉像是在里面已经待了三十年了。

妮阿弥，他能为她做什么呢？

一开始，他可以告诉她，他喜欢她画的那幅《毛茛》，比其它所有的画都要好得多。当他站在图书馆里盯着它看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时间，他沉浸在那片绵长的草地上。一种纯粹、跳动的愉悦感突然从他的肚子里跳到了喉咙里。嗯，他要做很多美妙的事情。他等不及了。

哈立德不知道这次他们会把他带到哪儿，但是他又回到了车里，闻到了夜晚的气息和汽油味。他们开了一小会儿，就停了下来。他听到士兵们打开了铁门，然后车开了出来。车再次停下来，他被带到一条船上。船在水面上行驶着，哈立德感觉很平稳，他猜测这是一条大船。不久，他们就到了岸边。很快，他被拖曳着上岸，松了镣铐，头罩也被扯了下来。这是他最后一次戴镣铐、蒙头套了吧？

哈立德盯着眼前的这架军用飞机，对着古巴夜空闪烁的成千上万的星星，默念了一声谢谢，然后默默地为那些仍然被关在里面的人祷告。被带到飞机上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雨声。一个士兵递给他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子，里面放着他的古兰经、信、明信片 and 纸笔，另一个士兵给他指路。没有再见，没有美好的祝愿，什么也没有，只有枪口对着他。

哈立德吃惊地看到飞机上有很多人，有几个警察，还有穿着便服的人。随后，他看到一个他在卡拉奇见到过的家伙，那个家伙说起话来腔调优雅。他经过时，有些家伙冲他点头微笑。有一个看上去像刚被释放的囚犯，他的T恤衫有一半露在了裤腰外面。他一边读《每日镜报》，一边飞快地吃着一包咸醋味薯片。

“哈立德……最后，终于。”哈利从他的位子上跳起来迎接他，笑得合不拢嘴。

“嗨呀！”哈立德因为睡眠不足、极度饥饿，觉得有点眩晕，他挨着哈利坐了下来。

“你想过你会回家吗？”

“没有。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哈立德说，眼泪在眼眶里滚动。

“不，不。等你回到家，你要感谢你的家人和朋友！罗奇代尔是个好地方！为了把你救回来，整个社区都在为之努力。你爸爸发动了一场请愿活动，数千人签了名。《罗奇代尔晚报》全程报道了这个案件。你出名了！吃点吧？”哈利递给哈立德一包奶酪饼干和一瓶水。

哈立德从昨天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他尽情地享受着每一口咀嚼。他要回家的狂喜慢慢地弥漫了他的全身，一直到他最终确信他的回家之旅不可逆转。但是，他觉得罗奇代尔发生的事情难以置信；从现在起，人们会觉得他与众不同，但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只是因为他被关在了那个监狱里。

飞机呼啸着滑行到跑道末端，终于起飞了。

就是这样了，噩梦真正地结束了！哈立德还没来得及体会自己重获自由的感觉，哈利就给了他一个惊喜。

“我差点忘了！”他弯下腰，小心地在前面座位下面摸索着他那鼓鼓囊囊的黑色公文包。终于，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啊，找到了！”他递给哈立德三个闪亮的信封，信封用松紧带绑在了一起。“你的家人给你的。”

哈立德打开第一个信封，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红色数字 17，还有一句“生日快乐”。其他两个是阿达柏和古尔手工制作的花鸟卡片。

“祝你三星期前的生日快乐！”哈利说。

“嗯，3月11号。我都把我的生日忘了，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谢谢！”

“成千上万个人给你寄来了卡片。”哈立德说，“你妈妈都为你保管着。”

“真的？”

“是的！”哈利笑起来。“我也送上一个迟到的生日祝福。我为什么没送你礼物呢？等一下。请问！”哈利朝值班的士兵喊，“有没有新鲜橙汁？”

哈利和哈立德碰撞着小塑料杯来庆祝他十七岁的生日。巨大的蓝色足球卡里面装着妈妈和爸爸的来信，哈立德开始埋头看信了解家人

的消息。他的姑夫艾米尔去世了，姑姑们搬到了卡拉奇的小公寓里。阿达柏开始在体育俱乐部里练习体操，古尔之前害怕靠近任何有水的地方，现在喜欢上了游泳。一家人中，妈妈第一个通过了驾驶考试。读着他们写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哈立德会心地微笑起来。

然后哈利跟他讲起了反恐战争和三星期前马德里火车站发生的爆炸事件，还谈到了引渡的事宜，移交囚犯的所有程序，而哈立德也是其中之一。

哈利显得比哈立德还要激动，哈立德猜那是因为他好好地睡了一觉，而自己没觉睡。

“我作了一些关于关塔那摩湾的笔记。这儿，看看，有些非常令人震惊的内容。”

哈立德扫视着笔记，读到一个英国上帝正义组织大肆抨击关塔那摩湾的军事法庭，称它为“私设公堂”。他读到了有关未成年人的部分，心情愈加压抑。

2004年1月，五角大楼的一个发言人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三名十一岁到十五岁的阿富汗青少年被释放后，关塔那摩就没有在押的未成年人了。

“嗯，啊，那时我还在那儿。”哈立德说，把这点指出来给哈利看。

哈利点点头，说：“慈善缓刑组织的一份报告说，很多未成年人被关押在基地，没有得到过公正的审判就被定罪。”

哈立德把笔记还给哈利，说：“我看不下去了。”

“肯定会看不下去的。”哈利说。

一个警察沿着过道走过来，在哈立德身旁停下脚步，对着他温暖地笑了笑。哈立德吓得往后缩，以为他会大声呵斥。但是，警察什么也没做，只是递给哈立德一瓶水，对他说：“好好享受这个旅程，需要其他什么东西吗？”

“嗯，不用了，不用了，谢谢！”然后哈立德把头转向哈利，急切地问他那等待了很久的问题。“我的表哥塔力克·瓦吉·哈希姆现在还被关在关塔那摩。他只比我大两岁。你能帮助他吗？”

哈利立刻很关切地回答：“你的父亲提到过他几次，但是我们无法从当局那里得到确认，塔力克被关在那儿。”

哈立德慢慢地、详细地讲述他表哥的故事，和他自己的经历大致很相似。他告诉哈利，塔力克当时正在玩“轰炸机一号”，就被从家里绑架了，他先被带到了伊斯兰堡接受审讯，然后转移，他受了残酷的折磨，不得已作了供述，后来又推翻了供述。一讲完塔力克的故事，哈立德就瘫坐在座位上，突然间感到疲惫不堪。

“现在有你的证词，我们就能更好地帮助他了。”哈利说，“你看起来很疲倦，我们回头再谈吧。我还没有告诉你接下来的事，对吧？”

“在我昏倒前，我还有两件事情要跟你说。”哈立德说，“在卡拉奇的那个女人说他们有我的护照。”

“不可能。你爸爸去报警的时候，他拿着你的护照，然后去了各家报纸，证明你失踪了。”哈利咧嘴笑道，“你爸爸给我看了你的护照照片，我还记得照片上你那无忧无虑的笑容。他说那张照片是你喜欢的为数不多的一张，所以不会介意他给其他人看。那么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要去洗手间。”

哈利大笑了起来，说：“不用告诉我，右手边往前的那个门就是。”

哈立德想到要从那么多警察身边经过，有点焦虑，几乎要决定忍忍再说，但是哈利冲他一笑，鼓励他，于是他鼓足勇气走了过去。这是他遭受磨难以来，第一次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行走。哈立德磕磕绊绊地走在过道上，他旁边的那个警察跳起来护送他，然后等在门外送他回来。哈立德不得不觉得，整件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

遗憾的是洗手间里没装镜子，里面只有一个镀铬的马桶和水槽。他本来想着要看一下自己现在的模样，看看他现在有多糟糕。

哈立德在水槽那找到了一块椰子肥皂洗手，随后他回到了座位上，手上仍能闻到甜甜的肥皂味。他问哈利：“他们会关闭这座关塔那摩地狱吗？”

“会有这么一天的，哈立德，会的。但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关在那儿的人，他们中有很多是无国籍的难民，无处可去。”

想到有些人没有家回，哈立德的心都提了起来。在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只想着自己的问题，活在他自己的，小小的，忧伤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别人。至少，他还是一个国家的子民，他还有一个家，还有家人，还有哥们儿。在那一刻，哈立德对这一切珍贵的拥有充满了感恩之情。

## 第二十七章 着陆

飞机的副翼弹开了，哈立德从甜蜜的长眠里惊醒。他的头扭到肩膀一侧肯定好久了，因为他觉得很难受。他试着坐直身体，双手揉着疼痛的脖子，透过机窗看出去，他望见了惊人的灰色云层。云层延绵不绝，看不到一丁点儿蓝色的天空。

厨房那边传来一片噪音，好像是骨头碎裂的声音，但是没有尖叫声，反而有人在大笑。面包卷温热的香气飘了过来，哈立德愉快地呼吸着。

“感觉好点了吗？”哈利微笑着问。

“嗯，就是觉得饿死了。”哈立德说。

“哦，饼干并不耐饥。”哈利点点头。餐车正朝着他们推过来，很快，餐盘就有序发放到位了。一个新鲜的面包卷，一块金灿灿的黄油，还有煎蛋和一份烤豆子。这是哈立德这辈子吃的最棒的一顿饭了。他狼吞虎咽地吃掉所有食物，哈利把他的餐盘推给他。

“把我的也吃了吧，我一点儿也不饿。”

“谢谢，哥们儿！”哈利非常享受地看哈立德吃东西，他胳膊肘悬在半空，每吃一口就开心地哼哼着，他抓起一小块巧克力牛角包舔着，那是他特意留到最后吃的，然后一整块吞了下去。吃完后他靠后坐了一点，开始揉起了肚子。

“现在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

“嗯，恐怕你不能直接回家。我们会在英国皇家空军诺索尔特机场降落。”哈利停顿了一下，挠了挠下巴，“还有几个手续要处理，会

有许多面谈之类的事情。另外，会有人找你谈心，帮你在经受磨难后更快地适应现实生活。这会花上几天时间，然后你就回家了。”

“几天？”哈立德原本想象着飞机降落在曼彻斯特机场，而不是在英格兰其他地方的英国皇家空军诺索尔特机场。

“三四天吧。最多一个星期。”哈利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次会让你住舒适的房间，配有浴室。”

“那我的家人呢？”他问。阿达柏和古尔？她们现在长得多高了？哈立德突然想知道。她们想让他回来吗？没有他，她们生活得更好吗？他以前对她们不太好，她们会很高兴再见到他吗？

“哈立德，他们只能等着你被带回家，但他们知道你在回来的路上，大家都知道。着陆后，你可以用我的电话和他们通话。”

“我本来期待着见到我的哥们儿，还有……”哈立德说着，安全带指示灯闪烁起来，飞机开始降落了。

“不会很久的，我保证。”哈利宽慰他。

家。英格兰。这儿是英格兰了。他向着窗外看飞机下降，无尽的灰色云层带来了冰冷的雨水，仅仅看着云层下面的郁郁葱葱的绿色田野、川流不息的公路和低矮的房子，哈立德就感觉到无比的祥和。但是，他们刚一降落，一个穿着普通海军服的警察就登上飞机，向他走过来。

“只是例行公事。”哈利轻声对哈立德说。警察弯下腰冲哈立德冷静地说：“根据恐怖行为预防条例，我现在逮捕你。”然后另一个警察很快上来给哈立德戴上手铐，接着，他们继续对刚释放的其他人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上次的三个人回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可担心的。”哈利说，“我们回头见。”但哈立德的心里翻江倒海，刚吃过了美味的食物，看到了英格兰的景象，两年没有回来了，现在离家这么近，可是居然又来这一套。

几分钟后，一辆黑色面包车从后面的空地开到飞机边，哈立德被领到车门口。随即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哈立德全身都冻僵了。

另外一个囚犯的身体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接着，他们被带着坐上了面包车的硬座位，然后车门被猛地关上了。

“真是糟糕，嗯？经历了这么多悲惨的事情，我们最终还是要冻死在一辆该死的警车后座上！我叫阿什温·奥·阿玛瑞，我来自伯明翰。飞机上的那个家伙说我们必须过这一关，因为美国人正盯着我们呢。那又怎么样？让他们盯着好了！”

“在后面安静点！”一个警察呵斥道。

阿什温扮了个鬼脸，咳嗽起来。

“原来你是，那个在三角洲营整晚咳嗽的家伙！”哈立德悄声问。

“他们不给我用药，说我假装哮喘，我差点死在那儿。”

“安静！”警察命令道。

后来他们从面包车上下来，冒着倾盆大雨走到一栋狭长的灰色房子里，但是就此哈立德和阿什温分开了。一个蜘蛛网从门上垂下来，摇晃在英格兰的春风中，空气干冷，闻起来却很清新，哈立德的心中突然充满了希望。

阿什温被带进一间房间，而哈立德被带到走廊远处的另一个房间里。那个房间比他家的客厅要大点，角落里放着一张不大不小的单人床。另外还有一堆式样老旧的新衣服、一本新的《古兰经》、报纸、薯片、水。比不上旅馆的客房，但比他之前的牢房要好几百倍。护送他的警察在一旁微笑起来。

“你或许想要把身体擦干，洗个澡，换上衣服。”他说，“你的律师很快会到这儿的。你想要喝什么热饮吗？我们什么都有。”

“嗯，茶。不，等下，请给我热巧克力，放两块糖。”

哈立德欣慰地看着警察转身离去。两分钟以后，他照着浴室里的镜子，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自己的脸，从各个方位检查自己的身体。他很惊奇地发现，他并没有想的那么糟糕。他的脸看上去比他印象中要柔和点，带着点哀伤。他相信下巴比以前宽阔了点，肩膀比以前圆润了，脖子似乎向前探着，也没原来那么直挺挺的了。他背对着门，把

手放在头上面，想量一下身高，然后转过身，惊奇地看着头顶到地板的距离。

“嗯，这大大超过了六英尺，”哈立德大声地说，“大概六英尺三。”

哈立德尽情地享受着喷涌而出的热水，然后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开始感觉有点儿人样了。这时，传来了敲门声，而他做好了面对这个世界的准备。哈利大笑着，把一个银光闪闪的手机递给他，说：“你爸爸在电话上！”哈立德震惊了。

“爸爸！爸爸！”哈立德抓起手机，从哈利的身边跑开，他把听筒靠近耳边，耳边传来了爸爸温柔的声音，他全身心都涌动着快乐——那种渴望已久的、纯粹的快乐。

“我很好。我刚刚冲了一个舒服的澡，爸爸。”哈立德坐在床上，沉浸在爸爸的声音里，感受到罗奇代尔家中的温暖，另外，背景中可以听到他的妹妹们叽叽喳喳的声音。

“我知道，爸爸，他们也没有告诉我，我也很震惊。你没事吧？爸爸，不要哭。你会把我弄哭的。嗯，让妈妈听电话。我也是，妈妈。不要。现在大家都哭了。嗨，阿达柏。不，我知道你不会哭。你长大了，嗯，当然了。你听起来长大了点。哈瑞娜是你新朋友吗？听上去不错。古尔，我也爱你。什么新自行车？”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哈立德被提取了指纹，两个看似警察的人简短地审问了他。

“姓名？地址？你是什么时候去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的？你在那儿的时候，你去了哪儿？”都是一些普通的问题，没有提到游行、电脑游戏、同谋以及其它的一些事情。另外，他们把回答写了下来。当他们让哈立德解释绑架的时候，他们做出倾听的样子，也把内容写了下来。哈立德觉得所有的这一切像是在进行一场谈话，而不是审讯。

哈立德和家人通了几次电话，大多数时候都在说：“是的，我很好。不，实话，我没事，没问题的。”而大部分时间都是家里人在说话，告诉他罗奇代尔的人们为解救他做出的努力，慈善机构诸如慈善

缓刑组织、伊斯兰人权委员会、关塔那摩人权运动、大赦国际以及许多其他团体，都在一直为解救他而努力。

第二天早上，一个警察带着哈立德沿着走廊到了另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个小厨房，还摆着舒适的扶手椅和一张灰色的桌子。

“请坐！”警察对哈立德说，这儿似乎是士兵们读读报纸、放松一下的休息区。哈立德瞧见放在水槽边工作台上咖啡机正在嘟嘟地冒着泡。他着迷地看着米色的泡泡，这个警察看他这样笑了。

“你想要喝点吗？”

“呃……”哈立德犹豫了一下。这时门开了，另外一个人冲了进来，他穿着灰裤子、白衬衫，胳膊下面夹着一堆蓝色的文件夹，看上去像一个上班族。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是沃尔夫森教授。我的工作帮助你尽快地适应正常生活。”

“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哈立德问。

“大概明天。”沃尔夫森教授说，面带微笑，“让我们现在看一下，是的。”他把蓝色文件夹放在咖啡桌上，直视着哈立德的眼睛，“好，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他向警察打了一个手势，警察向厨房那边走过去。

哈立德很快点点头，扬起了眉毛，说：“请少放点牛奶。”

“大多数人和你一样经受磨难，”教授说，“之后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讨论一下，看看该如何解决，好吗？”

“嗯，当然。”哈立德觉得这不是件难事，听到明天就能回家，他急于取悦这个和气的教授，想尽快地把事情处理掉。

“即使是简单的事情，比如人们说话的声音，最初也会很难应对。”他开始说。

“嗯，这个我明白，可能会感觉怪异。”哈立德喝了一小口咖啡——近乎黑咖啡，味道苦不堪言，他不由得感到惊讶，自己过去真的喜欢喝这个吗？

“不只是怪异。”教授说，“你可能会经历一种生理反应，感觉头晕，想逃离他们的噪声。只要记住，你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绝对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预见到的。”

“我想我不会逃开的！”哈立德猜教授对此有点反应过激。他的意思是，他看起来没那么疯狂，不是吗？

“你可能会逃避家人对你的关爱，仅仅因为你现在不习惯了。他们的手搭在你的肩膀上都可能会让你突然觉得受到了威胁。”

“嗯，可能会这样。”哈立德承认。但是，一点一点的，沃尔夫森教授和他谈起在家的寻常日子，他怎么应对平常的事情，比如自己第一次单独去买东西。哈立德意识到，等他回去以后，他会面对很多事情。他突然想起了很久以前去纳瑟的杂货店买东西，那时他是那么的无忧无虑。他只关注自己的想法，毫不顾忌过往的车辆、行人，以及其他的东。他还记得穿过小路去公园。

“假如我突然碰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呢？会把我吓坏吗？”哈立德突然害怕他将无法处理任何事情，无法和父母、朋友相处，没法一个人单独外出。

“或许会，但是你可以事先考虑一下，准备好如何应对。”教授耐心地说，慢慢地和他谈起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

之后哈立德被带到院子里放风，两个警察一边一个站在紧锁的门旁。哈立德心里仍然非常担心将来要面对的情况。这个院子很大，微风吹拂，雨水湿透了地面，四周被高高的铁栅栏围起来，阻挡了视野。

哈立德把手放在口袋里，沿着围栏走了一圈，这花了不少时间。他飞快地走着，白色运动鞋被压得咯喳咯喳作响。走了一圈以后，他加快了步伐，假想突然的一记头球，随后踢了一脚，然后，一个跳跃，快跑，他变身成球场上跑得最快的足球运动员，在前进的路线上跑得越来越快，然后顺利地攻进一球。哈立德在空中一个飞跃，拳头击向空中，头摇晃着，痛彻心扉地大喊一声：“是的！是的！”他要回家了。

## 第二十八章 回家

哈利的旧菲亚特车驶入了奥斯沃斯特里路，哈立德心里想着许多事情。远处的车辆川流不息，噪声比他记得的要吵很多。

一辆红色的迷你库珀车疾驰而过，里面是四个少年。他模糊地认出其中的一个。马丁·维克斯？不，不可能是他。他卷曲的黑发不会那么狂野，是吗？突然间，哈立德焦虑起来，他担心自己也许认不出他的哥们儿了。过去的两年里，他们变了多少？他们仍想做他的朋友吗，还是会憎恶他？他们会觉得他有罪吗？或者他们假装一切都很好，但是在他背后谈论他，就好像他是一个恐怖分子？一想到他们会那个样子，哈立德就觉得不舒服了。想到要如何面对他们，哈立德的喉咙就开始紧绷。

车在家门外停了下来，哈立德惊讶地看到隔壁麦克家的花园里，新品种的花儿朵朵怒放着，橙黄两色的花儿越过了毗邻的矮墙。他家装了一个新铁门，米色的窗帘整齐地束起，白色的纱网在抖动着，显而易见麦克全家都在看哈立德回来。哈立德不由地微笑起来。他冲着窗户挥挥手，知道他们看得到，知道麦克对他会一如既往，他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家伙。

“麦克没有一点立场。”爸爸总是这样说。

哈立德的家看起来一点没变，水泥路还是那样地狭长，上面草木稀疏，同样的白漆前门，台阶上放着两个空牛奶瓶。门边，放着一辆新的粉红自行车。

他回家了——他想象了那么久的一件事——现在他终于回家来了，但是哈立德的心中涌起了一种奇怪的疏离感，对他知道会发生的一切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隔膜。

几个邻居拥出来站在门边，看着哈立德和哈利走上门前的小路。很快，门打开了，阿达柏……不，长大了点儿的古尔先冲到了路上，跳到了哈立德的怀里，后面紧跟着阿达柏，她长高了，变瘦了，光泽的头发几乎垂到了腰间。然后是妈妈，她冲着哈立德走过来，她穿着漂亮的海军裙和一件长袖白衬衫，她张开双臂，毫不掩饰地哭泣着。

但是阿达柏和古尔挡住了她，她停了下来，他们终于在门前小路上相见了。妈妈把手伸向哈立德的肩膀，哭泣着，但她并没有拥抱哈立德，因为作为一家人的，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表现得过于亲密，所以爸爸笨拙地站在后面，假装扶着门不让它哐当关上，他自豪地看着哈立德向他走过去。大家立刻说起话来，相互微笑、点头，他们嘴唇颤抖、眼眶湿润。邻居们热切地注视着这一家人的一举一动。

哈利低下了头，手放在嘴巴上，跟着哈立德到了屋内。门一关上，一家人都激动地挤在狭窄的门厅里，嘈杂地谈笑着。

阿达柏和古尔用力地拉着哈立德的牛仔裤，想引起他的注意。

“我透不过气来了。”哈立德说，把妈妈泪水涟涟的脸从他的脖子上挪开。两年了，他没有被这样的抚摸了，温柔的抚摸，这让他很不习惯，他感到了窒息，心理脆弱，就像突然患上了幽闭恐惧症。

“先让他喘会儿气。”爸爸抓住了哈立德的手肘，把他领进了厨房，他棕色的皮鞋吱吱叫着。

但是即便是这样小小的举动都让哈立德感觉奇怪，他挣扎着说：“谢谢，爸爸。新鞋吗？”

“是的！为了欢迎你回家，我特意去买的，但鞋的颜色和裤子不是很配，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是你穿过的最好的皮鞋，爸爸！”哈立德的眼眶湿润了。

“他们搭得不太好，我本该退回去的，但和你沾满泥巴的运动鞋比起来，我的皮鞋还是不错的。”

然后，哈立德做了一件他好多年都没做过的事情——他双手捧起爸爸微笑的圆脸，亲了一下他的鼻子。

有那么一小会儿，爸爸惊讶万分，但是随后就笑了。“你过去一直觉得我的鼻子有意思！”他说。

“我现在还是这样觉得！”哈立德咧嘴笑了。

等大伙儿把茶水和又大又甜的欢迎蛋糕消灭之后，哈利准备走了。

“给你，哈立德，你都把这个给忘了。”哈利递过来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他离开开塔那摩的时候带的东西——《古兰经》、信、

明信片，还有几张纸。这些是他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拥有的几样东西。恍惚间，他又回到了那儿的床上，双手碰头，等着餐车推过来，他浑身颤抖着——厨房似乎在离他越来越远……

“哈立德！”爸爸叫他，“哈立德！”

“啊？”他眨了几下眼睛，突然注意到自己正紧抓着桌子。不，他在这儿，在家里。内心的伤痛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希望的感觉。

邻居们也都拉开了椅子，跟哈利和哈立德告别。在门口，哈立德握着哈利的手，像他那样点着头。此时，邻居们又涌到他们的门前，想要好好看看，每个人都挥着手，挥着手，直到哈利的车消失在马路尽头。

哈立德第一个回转身走回屋里，看着写给他的成堆的祝福信件，它们都被整齐地堆放在大厅的地板上。他正要打开其中的一张卡片，突然间就无比震惊地听到了客厅里的电视上播叫着他的名字。新闻报道里，他的脸整个地布满了屏幕。新闻播报员说他已经回到罗奇代尔的家，这时他的家人都开心地欢呼起来。

哈立德觉得有点受不了了，迫切地想要从别人身边逃开，从沙发上爬起来想要逃开。

“不，让他走。”爸爸告诉阿达柏，她冲过去堵住了门，一脸的生气，她说：“我们等他回家等了那么久，他得多和我们说点什么。”

“我说让他走，因为哈立德已经累坏了，你看不出来吗？”

“嗯，累了！”哈立德点点头，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浅蓝色羽绒被铺在他形状奇怪的床上，他坐在被子上面，此时此刻，他才开始感觉到自己又是原来的那个自己了。罗奇代尔足球俱乐部从2002年来的排名表仍然贴在对面的墙上。他的足球鞋放在白色衣柜旁的红地毯上，蓝色帽子仍然挂在他离开时的地方。很久没有待在这个房子、这个房间了，他感觉很怪异。突然间，他想起了塔力克和其他六百多个仍被关在关塔那摩湾的人，而他自己却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儿，卧室的门大开，他随时可以进出。厨房里堆满了蛋糕、饼干、切达奶酪、炸土豆片和橙汁，他随时可以吃。想着等会儿就可以吃到真正自家做的咖

喱晚饭，有喷香的米饭、发酵面包，哈立德就开始流口水，虽然他的肚子还被蛋糕塞得满满的。

一辆汽车从窗外飕飕地飞驰而过。阳光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投射出一道光影，然后慢慢地从远处的一排屋子那儿落下。一直到闻到了厨房里飘来的煮米饭的味道，哈立德才终于接受了他已经回家的事实。一时间感觉这一切既美妙又难以置信。

之后的几天内，总有人日夜登门拜访。当地的阿訇、穆斯林领导、记者、朋友和邻居，还有爸爸工作的餐厅的老板。哈立德听着他们那持续不断的说话声、欢迎回家的问候声和礼貌的询问，感觉疲惫不已，甚至头都痛起来了。

“求你了，爸爸，告诉他们我已经受够了！我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些什么了。”但爸爸对来访的人很客气，虽然有时让他们在门口等得太久了，他们也就厌烦了、回去了。

总有些难熬日子，哈立德睡不着觉。他总是从睡梦中惊醒，梦到了高耸的铁丝网，听到了尖叫声，然后就起身在卧室里来回走动。窗口和门总是敞开着，但他不敢看，害怕真的回到了那儿，再受到伤害。他总是试图鼓起勇气去看看他的哥们儿，他也迫不及待地希望碰到妮阿弥，再看看她漂亮的脸蛋，但是哈立德心里难过，因为他们都没有来看望他。这时，他想起来他们总是在公园或商店里碰面。事实上，自小学开始，就没人到家里找他玩，他们通常在尼科的家里碰面，因为他的妈妈和爸爸总是不在家。在内心深处，他知道他们正在等待着他迈出第一步，而这也正是他最害怕的。

又过了两天，哈立德才鼓起勇气在半夜里起来，走下楼。回家后他就一直刻意回避晚上到楼下。他穿着睡觉时穿的白色T恤衫，戴着红色拳击手套，感到稍微有点冷，于是在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连帽衫，然后侧耳倾听，他听到睡在隔壁的爸爸在打呼噜。

厨房里只有冰箱在嗡嗡作响，哈立德在门口站了很长时间，一直盯着一个角落看，那儿的桌子上放着他的电脑，他在犹豫着，不知是否有勇气打开它。

随着一声点击和叮的一声，屏幕亮了起来，运行得比哈立德记得的要快。他敲击了下搜索引擎，登录到了他的电子邮箱，然后就非常惊讶地发现数百人给他发了信息。

但他想看到的名字——妮阿弥——不在那儿。

“有空顺便过来一下，哥们儿。”尼科说，“我昨天想要去见你，但是有个疯子挡在了你的家门口，问我的名字，所以我就闪了。”

“嘿，坏人，你很酷。”浩吉说。

从邮件列表中看下去，哈立德看到他认识的几个讨厌的孩子也给他发了信息，夹杂在那些善意的信息当中。

“你不应该回家，你这个混蛋恐怖分子。我希望你在地狱中腐烂。”

哈立德突然紧张起来，腹部的肌肉收紧了，喉咙变得很干，一阵眩晕向他袭来。他的脑海中勾勒出一个镜子，映射出一个黯淡的橱柜，而哈立德在玩“轰炸机一号”，他跳了起来跑去厕所。他笑咪咪地冲了回来，牛仔裤刚拉上了一半，然后从大厅里有声响传来……那个声音他以为会是爸爸，但是，出现了几个黑衣人，他们让他向后走，把他逼到厨房里，然后在那儿冲着他的脸挥舞着手枪。

“不！”哈立德大叫一声，从椅子上滚下来，两手捧着头，紧接着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向他走过来。

“儿子！儿子！”爸爸温暖的手搂住了他的肩膀，把他拥入温暖的怀里，哈立德闻到了爸爸身上的柔软的棉布的味道。爸爸穿着米色睡衣站在那里，跟他一起流泪，像抱着婴儿一样，亲密地搂着他。

“他们……那些人……”哈立德抽泣着说，“他们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他们毒打我，把我扔在一辆卡车里，就这样把我带走了。”

“我知道，儿子。我知道。”

过了一会儿，哈立德冷静了下来，他开始和爸爸说话，谈起了监狱的事情，还有聊了足球、女孩，以及他的希望和梦想。他们一直聊到天光放亮，晨光从厨房的窗户照射进来，此时，让他睡不着觉的恐惧才暂时离开了他。

第二天傍晚，哈立德走出了家门，他穿着一条宽松的黑色牛仔裤，兜里装着一部新手机。他把手放在肚子上，安抚了下里面那反胃的感觉。他检查了下路线，直行下去，然后右转，第二个路口左转。他绕着小路来到了公园里，想象着尼科和其他哥们儿已经在那儿等着，几个类固醇脑袋的家伙正在网球场旁打闹着，或许妮阿弥和她的朋友们正在远处的门口抽香烟，分享着那些看上去很恶心但女孩子似乎很喜欢的饮料。

哈立德拼命地跑着，越过荡秋千的小孩子，冲向橡树下的长凳，然后突然停下来，他看到灌木丛都被剪短了，破凳子已经被换成了绿色的新凳子。鸟屎、砸扁的品客薯片罐、啤酒罐也都不见了。一些橡树枝也很遗憾地被砍掉了，他们的秘密地点就暴露给了辽阔的天空和后面嘈杂的马路。

他认出了几个闲逛着抽烟的学生，他们比哈立德印象中长得更加丑陋和粗鲁了。他们从哈立德身旁走过去了一段路后，其中的一个人大喊道：“哈立德，哥们儿，我们以为你死掉了呢。”

“最好不要轰炸这儿，不过也许很快就炸到了。”他的哥们儿大笑着说。

哈立德没有理睬他们，他向相反的方向走去，走出公园大门，往尼科家里走去。

马路上车来车往，哈立德穿不过去，就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眼前的车水马龙和轰隆隆的声响突然把他催眠了，他头脑嗡嗡地响着，看着交通灯从红色变到黄色，变到绿色，然后又从黄色变到红色。巴士和货车的轰鸣声如雷贯耳，灰尘吹到了他的新运动鞋上，而他身后的薯条店里飘来了炸鱼的味道。他透不过气来，他就要昏倒了——就要昏倒了。

“是你吗，哈立德？嗨呀，哥们儿。嗨呀！”浩吉突然出现了，他眼睛大睁着，突然站在了他面前，把他从车辆的轰鸣声中拉了回来。浩吉开心地咧嘴笑着，笑着。他现在比哈立德高了，下巴的毛发疯长成一圈，正好和疯长的鬓角对接。

“你怎么样，哈立德？到处都是你的头像。我总是和人讲‘我认识他，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我是有点儿闻名全市了。”哈立德垂下了眼睛，身体颤抖着，竭尽全力不让自己昏倒。

“嗯，可不是吗？”浩吉叹了口气，按了下按钮准备穿过马路。

“那么，你干吗去？”哈立德长吁了一口气。

“我要去六年级学院。那里你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浩吉开心地说，“你应该来看下。”

“可是我没有会考成绩，对吧，浩吉？”哈立德说。

“那又怎样？有两个老太太在那儿读高中课程，她们也没有会考成绩。不管怎样，你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嗯，哈立德？顺便说一下，我现在叫亚森，没有人再叫我浩吉了。我对那种全息图的垃圾东西早就不感兴趣了。”

“好的，亚森，没有问题。”哈立德点点头，感觉好了一点儿。在那所监狱里，我有时候感觉像一个全息图，他心想。

他们一起穿过马路，亚森告诉了他每个人的近况。

“迈克尔和他的家人搬到澳大利亚了。他拿到了十一个会考成绩，八个 A，我们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个。就像我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嗯？”

“托尼呢？”哈立德问。

“托尼·班达一满十六岁就离开学校了，在英国天然气公司当学徒。他就是那块料，他一直想去那里干活，你记得的吧？”

“不记得。”哈立德一点儿也不记得这点。

“嗯，是真的。他摔断了腿之后，就不踢球了。你失踪以后，整个球队就解散了。”亚森说，“而且，你没想到吧，他现在还在和莱克茜交往。”

“真的吗？幸运的家伙！尼科怎么样？”哈立德说，不敢向他打听妮阿弥。

“尼科还在学校，他妈妈不让他去六年级学院，说如果他去了那儿，他就再也不会做作业了。他妈妈的想法大概是对的。他和我的成绩差不多，七科成绩，大部分是 A 和 C。不是很差，也不是很好，但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很用心，对吧？”

到了尼科家的连排房子前，亚森对哈立德说：“很高兴再见到你，哈立德，随时过来玩！我们很想念你，哥们儿。你失踪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那，哦……？你见过——嗯……不，没关系。回头见，好吧？”

“再见！”亚森沿着马路向后走去，用他的手指做着疯狂的说唱手势，高喊着：“东是东！”

哈立德在尼科家外面站了很久，然后才踏上门前的小路，他上前敲门，但是屋里没人。他转身回家，感到很难过、很失望。他思索着他是否该走向通往学校的马路，那也许有机会碰上塔格先生。那么，他就能知道他需要申请学院的哪个年级，要不然，他也许会像老太太那样，没有考试证书也去上学。

哈立德一回到家中就发现有一个惊喜在等着他。塔格先生似乎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正在厨房和爸爸聊天，向窗外吞吐着烟圈。

“欢迎回家，哈立德！”这个有点邋里邋遢的、头发乱七八糟的历史老师对哈立德说。他穿着牛仔裤、红色的 T 恤衫，披着棕色的皮夹克。爸爸递给他一个蓝色的条纹碟子，他在上面把香烟掐灭了。

“谢谢！”哈立德看到他的老师站在水槽边，冲着他点头微笑着，一脸再见到他很高兴的样子，哈立德突然间变得不好意思了，有些忸忸不安，甚至有些害羞——他突然又变成了十五岁，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保存着你寄给我的信。”塔格先生从他的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了一页纸，递给了哈立德。纸已经被撕破了，上面字迹潦草。哈立德看着那页纸，立刻认出了那天在那狭小的牢笼里写的语句，非常吃惊塔格先生真的收到了信。再次读到它，哈立德心中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又让他回想起那种促使他写信的黑暗和痛苦。终于，哈立德把

目光从皱巴巴的纸上收回，看到爸爸关切地看着他，他勉强笑了一下，调整好情绪。

“谢谢！我正想问您六年级学院的事情呢！”哈立德咽了口唾沫说，“我想要参加考试。”

“我非常乐意帮忙。”塔格先生点头说。

“好极了！可是，我想会有些难度的吧。”哈立德猜测道。

“我会和校长谈一谈，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大问题，除非出现什么不可预见的情况或者其他事情。”

“是的。好，嗯……哦，谢谢！”哈立德此刻发自内心地微笑起来。

“塔格先生，我替我们全家人谢谢您！”爸爸插嘴说。

塔格先生又坐下来，喝完了一大杯茶，他看上去若有所思。

“那是我的荣幸。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哈立德。你愿意来帮我开一次集会，和大家谈谈你待过的那个可怕地方吗？目前反对穆斯林的情绪甚嚣尘上，我们不希望学校和罗奇代尔置身其中。”

“嗯。为什么不呢？”哈立德咧嘴一笑，“我会参加的。”

“我们和你一样痛恨恐怖分子。”爸爸赞同地说道。

两天后哈立德才撞见尼科。那时尼科一路奔跑着，一边听着从耳塞里传来的说唱音乐，在铃响之前冲进校门。哈立德听不清歌词，但尼科显然很享受强劲的低音节拍。

“嘿！”哈立德跳到了他面前。尼科无比震惊地狂笑着，一边把耳塞从耳朵里扯下来，然后想把他的老朋友哈立德举到空中，可惜现在的哈立德长得太高了。他们两个都高兴得手舞足蹈。

“哈立德！哈立德！哈立德！”尼科搂着他跳着，转了一圈给所有人看，“妈妈叫我别打扰你，等你安顿好。你怎么样？老朋友？”他终于放开哈立德。

“你会知道的，今天上午我要和塔格先生开一场集会！”哈立德笑着说。

“噢，不，他的集会要开好几个小时。你必须去吗？”尼科叹息着说，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 第二十九章 集会

“这个善良的年轻人，哈立德·艾哈迈德，他在过去的两年里生活在地狱，现在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他同意读一读他从关塔那摩湾的牢房里写给我的信。这只是他写给我的很多信中的一封，但只有这封被送到我这儿。就像你们所知的，关塔那摩湾坐落在古巴岛的东南角……”

在他身后坐着一帮老师，在椅子上晃动着。一些人脸拉得很长，面容疲倦，头发零乱，半睡半醒的样子，其他人的鞋子擦得锃亮，身体前倾，带着热切的目光倾听着。

最后，塔格先生停下来，点头示意坐在台上的哈立德从座位上起来，哈立德于是不再拨弄衬衫袖口，紧张得浑身冒汗。

哈立德把他的椅子往后推，手里拿着信站了起来，看到下面人山人海，都在看他走向麦克风。哈立德喘着粗气，每走近一点，心就怦怦跳得更快。当他握住麦克风，自己越发颤抖得厉害，他都觉得很恼火了。他看到过去常常一起踢足球的孩子都扬起脸来看着他，仿佛他是一个英雄，他知道他们认识他，理解他所遭受的一切，顿时哈立德就觉得很坦然了。他扫视着人群寻找妮阿弥，渴望她那漂亮的脸蛋从人群中跳出来。现在，他就想见到她，看到她的棕色鬃发在身后飞扬起来。一想起她的微笑，哈立德瞬间就被催眠了，他的头脑变得一片空白。漫长的两年以后的现在，前排有个女孩子长得有点儿像她，正冲着他微笑，但她不是妮阿弥，对他毫无意义。

塔格先生冲到麦克风边上帮助哈立德，而哈立德的身心仍然沉浸在回忆里，想着妮阿弥那美丽的脸庞，她的笑颜帮他熬了过来，直到现在。

“咳，一、二。是的，没问题。来吧，哈立德！开始吧，孩子，说话！”

随后，坐在后排的尼科突然欢呼起来，大家都转过身去看他，哈立德笑了起来，停顿了片刻，紧接着就开始读信。

“亲爱的塔格先生，”哈立德开始有些害羞，声音有些颤抖。“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完成历史课作业。”大厅里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这突然让哈立德增强了信心。笑声一平息，哈立德就清了清嗓子，继续读信。

“这个故事讲起来有点长，就像有人说过，乞丐不能挑肥拣瘦。我已经拜托我的爸爸向你解释了他们编造的关于我的所有的谎言，所以我现在不想再重复了。但我知道一件事——即使我是一个邪恶的人，也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力淹死我，把我头冲下倒挂过来，把水倒在我的鼻子上。他们毒打我，踢我，把我像动物一样拴在地板上。他们整晚整晚地不让我睡觉，用震耳欲聋的音乐把我的鼓膜几乎震碎。一些人被折磨得更惨，他们被各种手段摧残得奄奄一息，你不会想知道他们的手段有多残忍，我的表哥塔力克也被关在这儿。他们毫无理由地指控我。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永远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孩子们在座位上扭动着，捕捉着每一个字，窃窃私语和拖曳鞋子的声音充斥着大厅。震惊、恐怖、怀疑，在他们惊讶的脸上展露无疑，哈立德快速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读信。

“受伤就是受伤，危害就是危害，威胁就是威胁。每个人都想要同样的东西——仁慈。在我离开这儿的时候，我想要看到更多的仁慈，因为我厌烦听到轰炸，看到人们死去，而恐怖分子却在制造各种事端。我只不过是一个孩子，想要通过高中课程，去上大学，做一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想无所事事，等着别人施舍我。但我确实希望再次看到罗奇代尔的雪景，和我的哥们儿在公园里踢足球。关在关塔那摩的牢笼里，我每天都这样梦想着。我希望你能帮我重新开始。有一天，假如他们会让我走的话。”

“塔格先生，我知道有一天，你会问我学到了什么。嗯，如果我能给什么人建议话，我想说停止暴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停止使用暴力，停止恶意地揣测别人，停止伤害别人，停止说谎和欺骗。为什么这个世界就不明白这些呢？我希望有一天有机会去威尔士的斯诺登山，或者湖区，或者在英格兰北部山谷那儿漫步，游览那些有着漂亮石屋的

美丽村庄。我希望有那样的自由。但你知道吗？我还没有勇气去那儿，因为人们或许会盯着我看，店里的妇女也许都会觉得我可怕，让她的丈夫来招呼我。

“英格兰有树林、溪流和很多漂亮的地方，但我的家人却从来没去看过，因为人们对长得不一样的人总要刨根问底。人们那样做的时候，我就会退却，尽量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怪人。我掩藏自己的脸，假装寻找一家店铺，或者朝着一条特别的人行道看去。

“我写信给你是因为我没有胆量当面对你说这些话。嗯，抱歉没有检查拼写，写得不太恰当。我打赌这封信绝不会被寄到学校的。顺便说一下，你真的应该戒烟了。我看到你还没走到大马路就已经抽了两根香烟了。

“我知道我经常胡扯，抱歉，我只是想赶快回家，吃顿像样的饭，和我的哥们儿玩耍。我想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仇恨改变不了一切，因为这只会让已经存在的仇恨升级。被痛恨的人可以选择忽视它，仇恨者却永远被他的暴力情绪影响。所以，谁是输家？是那个总是伤害他人的人，他满口谎言，到处欺骗，我永远不会变成那个样子，因为若是那样，那我就什么也没有学到。

“哈立德·艾哈迈德敬上（4G班）（写自两年前）”

他一读完，整个大厅立刻欢呼起来，掌声四起。尼科开始吹口哨，然后大喊：“关掉关塔那摩！”然后又迸发出欢呼声、鼓掌声、口哨声和跺脚声。声音雷动，震撼着整个大厅，每个人都加入其中，甚至包括那几个工作人员。

“关掉关塔那摩！”声音响彻屋顶，在屋内回荡着。哈立德回到了座位上，他全身颤抖。塔格先生焦急地拍着手安抚大家，同时冲着哈立德自豪地点着头。

“读得很好，哈立德！干得好！谢谢你！”但他的声音被另一波跺脚声淹没了。

“词不达意。”哈立德低声说。他厌倦了他们高涨的正义感，抗拒着自己沉浸其中而让自己的心随之波动，担心忘记自己曾经决定要把这一切忘掉。

有些事情是这个屋里的人永远不会理解的。他怎么会被他们的颂扬冲昏头脑呢？他们的话语远不足以表达他所遭受的炼狱折磨。

塔格先生搂着他的肩膀离开了主席台，哈立德瞥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在冲他微笑。这一幕让他后来的许多天都容光焕发。

慢慢地，哈立德习惯了平常的声音：电视的噼啪声、洗衣机的嗡嗡声、阿达柏唱歌的声音、厨房里聊天的声音。他也习惯了平常的颜色：绿色的袜子、红色的汽车、妈妈放在椅子上的紫色的羊毛衫。

随着窗户和灯的开关，他习惯了客厅里的明暗转换。他也习惯了手机，日常生活中的好玩的东西，诸如塞满了食物的冰箱、冰盘、自来水龙头、卖巧克力和彩票的商店。晚餐时，厨房里总是备着爱心烹制的新鲜美食。

哈立德不再像以前那样走在罗奇代尔街头——头高昂着，兜帽挂在肩膀上，现在更像一个庄重而又害羞的年轻人，他穿着黑色牛仔裤和蓝色T恤衫，总是会毫无必要地多看几眼人行道，担心会绊倒、撞到别人，或者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会有什么冲着人大嚷大叫。

今天，哈立德盯着新开的洗衣店看了好一会儿，这里曾经是纳瑟的杂货店。他把手放在口袋里，想起在这儿，他曾帮一个跑步经过的女人从类固醇脑袋那儿抢回手机，然后大汗淋漓地站在那儿。纳瑟想给他穿旧羊毛外套，还警告他巴基斯坦发生的事情。

他在哪儿，纳瑟？

现在，哈立德看不到卷心菜和葡萄柚，听不到雨滴落在绿色帆布帐篷顶的声音，只听到洗衣机转动的刷刷声。他看到店里有一个穿着白色连体工作服的女工，正把蓝色塑料筐里的衣服放进洗衣机。这个女工突然朝他招手，然后一摇一摆地走到门口。

“年轻人，我猜是你，我从电视和《罗奇代尔晚报》认识了你。他们做了这些该死的事情，真该枪决。你根本就不像一个恐怖分子，傻子都能看得出来!真该死!”

“谢谢!”哈立德来回蹭着脚，“以前那个杂货店老板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嗯，年轻人，我知道。”她咧嘴笑着说，“前一段时间，有人在他的信箱里放了一个汽油弹，差点把这个地方烧光了。所幸这个家伙和他的家人不在，他老婆的朋友病了，他们都在医院。不久以后，他就从这个地方搬走了。一些人说他们回到了巴基斯坦。可怜的家伙!”

哈立德点点头走开了，心里很难过。纳瑟那和善的脸庞仍然萦绕在他脑中，他低头沿着马路走，想看看还有什么变化。他在报摊前稍作停顿，想买一些巧克力。哈立德排在一个女孩后面。这个女孩头发很长，眉毛处有穿洞，穿着短裙和高筒靴。她把三本杂志扔在柜台上，随后又加了一包口香糖和一块庞特弗雷特牌蛋糕。

“稍等会儿，我这儿有零钱，就在这儿。”她在大皮包里摸索着，拿出来一把硬币和一根折断的香烟。

哈立德被她胳膊上的锁链文身吸引住了，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身后飘来的香喷喷的香水味。

“嗨呀，哈立德!你没看到我吗?”妮阿弥拍了下他的肩膀，“我在隔壁的宠物店看虎皮鹦鹉，正好看到你经过。”

哈立德目瞪口呆，身体僵住了，脸上一时血色全无。妮阿弥穿着一件白色毛边短裤和一件黄色亮闪闪的套头外衣。她和以前不一样了，头发剪成了短短的波波头，金色的眼影有点儿浓，脸和印象中也不一同了。她很漂亮，但不像以前那样被他惊为天人。她现在太瘦了，而且他以前从来没注意她的微笑是多么虚假。

“你在集会的表现得棒极了。”妮阿弥说，“大家齐声呐喊很酷，是吧?我当时想，嘿，哈立德，你该获得这样的欢呼。可吉莉说‘可他肯定做了什么坏事，否则的话，他怎么会被关在那儿?’”

哈立德盯着她的脸，看着她浅绿色的眼睛，看着她闪动的睫毛，上面的睫毛膏有点散掉，看着他在梦里亲吻了一遍又一遍的粉红色嘴唇。

“你没事吧，哈立德？”她问。

哈立德颤抖着说：“我，嗯，我刚……”

文身女孩把杂志塞到了她的大皮包里，直瞪瞪地注视着他，再看妮阿弥，然后飞快地跑开了。

“你要买什么，小伙子？”报摊贩问，他盯着哈立德神思恍惚的脸，看上去哈立德极有可能就僵立在那里，堵住柜台。最后，妮阿弥抓住了他的胳膊。

“来吧，哈立德，我们走吧！”

他们一起穿过马路，汽车废气的臭味熏了他一脸。

“不管怎么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吉莉那样说，我们都狠狠地说了她！”妮阿弥微笑着说，“我打算和她断交了，因为她想要勾引我的男朋友。你能相信吗她竟然是这种朋友。”

男朋友？她说男朋友了吗？哈立德的胳膊向前撑去，抓住了一根黑色的栏杆，稳住自己。汽车的轰鸣声消失殆尽，致命的寂寞笼罩了他。

“我想你需要坐下来，”妮阿弥皱起了眉头，“那边有个凳子。”

此时，一只空垃圾袋被一阵风吹起，飘过他们身边，落在大街上。汽车又轰鸣而过，哈立德记得他是在罗奇代尔的家，不是在做梦。妮阿弥抓住了他的胳膊肘，把他带到了药房外面的长凳上。

“坐下！你在想什么，哈立德？你看上去像突然生了病一样。”她说。

“没事。”哈立德说，但他内心深处记起，他曾长久地期望一旦有机会，他要对妮阿弥表白。现在他有了机会，却说不出话来。

“怎么了？你可以告诉我！”妮阿弥说。

“嗯，我刚在想，哦？”哈立德开始说。

“嗯……”妮阿弥点头说，“说吧。”

“嗯，哦……我猜我，是的，我一直很喜欢你画的那幅《毛茛》，呃，我喜欢你，一直都喜欢你。”他能感觉到他的脸微微泛红，但他并不在乎。现在，他终于说了出来。

“噢，谢谢！我也真的很喜欢你，哈立德，所以很棒，是不是？”她一点儿也没明白他的暗示，“如果我没有和乔希·帕克交往的话，我肯定会和你在一起的。是的，我会的。”

她的话像一记重锤猛砸向他的心，又狠又快，哈立德痛苦地弯下腰，咳嗽起来。

“你的状况很不好。”她抓住了他的胳膊，“你需要我去药店帮你买点什么药吗？”

“不用，我刚刚只是嗓子发痒，没事的。”哈立德捂住胸口，指着体育用品商店。“我要去那儿，要再去买一顶帽子。这顶戴了太久了，我戴它来藏住我刚长出的头发。”

“让我看看……”哈立德犹豫了一下，然后拿下帽子给她看他那一头疯长的短黑发茬。

“哈立德，不难看！”

“嗯，谢谢！回头见！”他跳起来，快步从商店的玻璃门内走进去，抬手向她挥舞着，和她挥手告别，确保她没有跟上来。哈立德走到一排挂满了红黑色帽子的架子那儿，难以置信地摇晃着头。

妮阿弥在和那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乔希·帕克在交往？

因为那个家伙，他们和伯恩利的联赛比赛失利，他连一个球都踢不好？她怎么会喜欢他呢？他的妹妹，嘉森德·帕克，不是告诉全班她的胳膊被他扭得痛死了，为了让他住手，她会说任何事情吗？哪个人和那个家伙约会都要好好检查下她们的脑袋。脸上长满粉刺的售货员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哈立德快速地试戴了一顶很酷的黑色帽子。他突然间忘记了一切——商店、手里的帽子，还有那个愚蠢的店员。

一种不可抗拒的虚弱感袭来，哈立德不得不靠在灰色展示板上，免得晕过去。他举起右手，想打个响指，在眼前打响指，但他浑身颤抖，手也无法保持平静，他透不过气来。一道阳光照在一个金色的工

具包上，两个丰满的精灵从摇曳的灯光中跳了出来，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哈立德的喉咙收紧，大汗淋漓。他全身陷入了恐慌，没有注意到他小学时候的朋友，纳迪姆和萨毕，正从清真寺往回家的路上走。纳迪姆打量着橱窗里拉了一半拉链的衬衫和黑白运动鞋，然后突然紧盯着店里，示意他的伙伴也上前看看。此时，店里哈立德浑身颤抖，根本没有看到两个朋友在注视着他。两个店员小心翼翼地站在他附近。

两人急忙一起穿过玻璃门走到他身边。“哈立德！”纳迪姆和萨毕喊着他的名字。

“我们会照顾他的。”萨毕说，冲着店员点点头，而纳迪姆弯下腰，把哈立德颤抖的双手轻轻地从他湿乎乎的额头上拿开。看到哈立德爆裂的眼中流露出恐惧的神情，纳迪姆大吃一惊，他拍了拍哈立德的肩膀。

“嘿，哈立德。你没事了，哥们儿。我们带你回家。”

但是哈立德没有回答，他几乎无法直着走路。

## 第三十章 家

今天，阳光透过打开着的厨房窗户，洒满了整个厨房。通往市中心的近路由于施工而封闭了，所以现在奥斯沃斯特里路上车辆轰鸣，川流不息，但是哈立德毫不在意。他一个胳膊肘支在餐桌上，嘴巴里叼着一支圆珠笔，思索着还要写点什么给塔力克，他现在已经写了两页纸了，但不知道他会不会收到。

他告诉塔力克，他在全校师生面前，读了写给塔格先生的信，孩子们反响很激烈。另外，他总是被陌生人拦在路上，询问他被关在关塔那摩湾的那段经历，大家都希望他说点什么都行。他现在都无言以对了。

他们必须明白，他宁愿忘记那个地方，他宁愿谈论一下罗奇代尔队最近打的胜仗。一想到人们会一直谈论这个话题，每次都要被更加沉重地打击一下，哈立德就觉得厌烦不已，于是坐下来给表哥写信。他快速地描述了下昨天看到的那伙无知的孩子。

“这就是那个想要炸毁伦敦的恐怖分子!”其中的一个家伙大喊，哈立德不寒而栗、愤怒不已。

只有当所有的一切都平息下来，他或许才能继续自己的生活，好好地度过每一天，不必被恐慌纠缠，不再为错失了这段岁月而感到绝望。

他还提起他见到了妮阿弥。她竟然在和乔希·帕克交往，难怪那天在别人搀扶下他才回了家。他心里曾把她想象成一个完美的、深爱着他的漂亮姑娘，一见到他，她就会跳到他怀里。大多数时候他是因为绝望才这样想象的。她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凭着对她的思念，才坚持了下来。他现在仍受着她的激励而往前走，虽然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样子。现在，他看着她的脸，看到了她真实的模样：她是一个不错的女孩，不是一个梦幻的女神或者什么救世主。她的明眸和微笑曾陪他度过很多寂寞的时光，他会永远感谢她的。

他环顾着厨房寻找灵感，看到餐刀擦得闪亮，整齐有序地放在刀架里，蓝色的条纹抹布干净地折叠在碗盘架上。一条粉色肥皂放在透明的新塑料盘里。哈立德看着厨房里这一切，不禁微笑起来。妈妈穿着她喜欢的一件海军蓝衣服，在厨房里忙着往鸡胸肉上撒肉豆蔻、盐、胡椒，看到他就停下来冲他微笑着。

古尔坐在他对面，闪亮的头发在她的肩头和手臂上四处飘动着，她正在画一条陌生的街道。哈立德给塔力克描述着她如何快速地给空中的飞鸟涂上颜色，然后听到餐盘和餐具被碰得哗啦响，蜡笔像弹珠一样在桌子上滚动着，啪啦啪啦地掉到地板上。她疯狂地把田野里的马涂成棕色，草涂成绿色，把房子和夏天的太阳涂成同一个颜色。

蜡笔掉落的声音又让哈立德想起监狱餐盘的噼啪声音，还有塔力克瞪视着空调机的一幕。他独自一人，弯腰倒在床上，等待着祈祷的钟声响彻整个牢房，一边听着脚步声，或许要带他去和什么人谈话。又一个二十四小时的空虚在他眼前伸展开来，不知何时结束。哈立德已经不在那儿，现在塔力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期待了。

“古尔，我能把这幅画寄给塔力克吗？”哈立德问，“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你知道的，他原来有一个叫阿德华的妹妹，和你一样大。”

“我记得，”古尔微笑着，“可我不给他我的画。”

“他和你提到过阿德华吗？”妈妈突然面朝着哈立德问道。

“没，从来没，可是他总问阿达柏、古尔好不好。”

“真羞耻！”妈妈摇了下头说，“我不知道塔力克在这乱七八糟的事情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妈妈！你都不了解他，也不了解那些和他聊天的人。他只不过发明了一个愚蠢的游戏，而有些人认为这个游戏很危险。他现在被困在那儿，和我一样无辜。”

“这些我理解，你知道的，哈立德。我替塔力克难过，为所有发生事情感到难过，可是他说了你父亲的谎话，不能被原谅。”

“妈妈，你不知道所有的事实，不要对他妄加批评，好不好？我也犯过错。”哈立德说，但是看到自己让妈妈内疚了，便试图逗她高兴起来。“妈妈，你会做松软的薯条，和咖喱一起吃吗？”

妈妈的脸变得柔和了，微笑着说：“好的，儿子，柜子里有很多土豆。对你叫声儿子我感到很开心，是的，我的儿子又和我们一起了。”

“别伤感了，你答应过我你不会再伤感的。”

“伤感？我？我不会的，儿子，从来不会。”

哈立德看到古尔正在往她的图画上添加一抹橙色烟雾，便咧嘴笑了。

“古尔，不要让那糟糕的橙色烟雾把你的画毁了。”

“为什么不呢？”她傻笑兮兮地说。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仅此而已。”哈立德对古尔皱起了眉头。他看到妈妈遮掩着眼泪，装作在最高的柜子那儿找东西，他有意不让古尔看到妈妈流泪。

“表哥，我没有其他事情和你说了。”哈立德飞快地写着，“我想那种完全悲惨的感觉不会真的就此消失。很快，我保证，你会回家的。”

但每次我想起那所监狱，我就停下来提醒自己，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麦克，我的好邻居，他会教我开他的车，我告诉过你吗？免费！很棒吧？”

前门啪嗒一声响了，哈立德听到爸爸在门厅里停下脚步，挂起他的棕色拉链夹克。他走了进来，看到哈立德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温暖和幸福。

“嗨，爸爸，你在路上看到周六东方地毯展销会的海报了吗？”哈立德问。

爸爸微笑着，默默地脱掉棕色皮鞋，露出灰色的条纹袜，他把用锡纸包着的肉豆蔻蛋糕放在了餐桌上，然后才回答哈立德。

“看到了，早上七点开始，会持续一整天。”他把椅子拉开，坐了下来。

“嗯，那我们去看看吧！别那么惊讶，就当是我的一点善举吧。”

“噢，好的，好的。”爸爸笑了起来。

妈妈、阿达柏和古尔也一起去。

只有家才是全世界哈立德唯一想待的地方……

哈立德看着爸爸放在地板上的新鞋，想起了什么事情。“爸爸，把你的鞋子给我，鞋子上都是灰，看上去一团糟。”他一个箭步蹿到水槽下取出了纸箱。

哈立德在地板上铺了一张报纸，盘腿坐下，爸爸凝视着他，觉得很有趣。他把抹布和刷子整齐地摆在报纸上，就像爸爸以前无数次地那么做。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深棕色奇伟鞋油，用刷子轻拍了一小块，然后握紧拳头放在鞋里，再均匀地抹开鞋油，一点一点涂抹着。他先集中精力擦着鞋底的边缘，然后开始擦鞋头，耐心地擦得很亮。在辛苦擦鞋的同时，他闻到了香喷喷的鸡肉味，是和烤杏仁和蒸粗麦粉一起烧的，嘶嘶作响，香气四溢。一把小火不但照亮了哈立德的眼睛和肚子，更照亮了他的心。

爸爸赞许地在一旁观看，哈立德知道这份小小的善举对他意味深长，远超过他的想象。

此时此刻，哈立德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擦着爸爸的皮鞋，内心的悲哀升腾起来，过去的幸在微小幸福中土崩瓦解。爱意融融的家庭赋予了他这种幸福感。